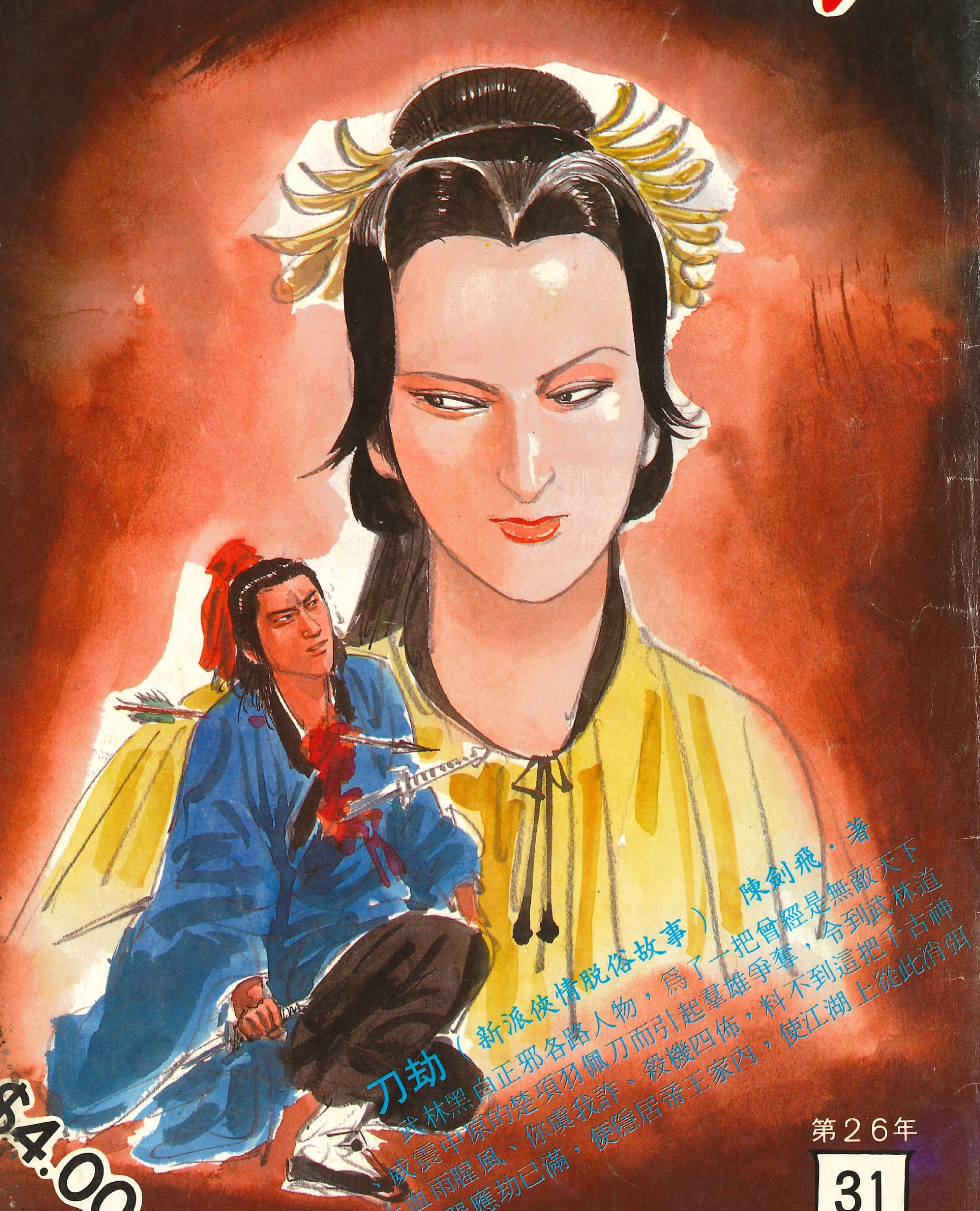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世界


刀劫（新派俠情脫俗故事） 陳劍飛．著
武林黑白正邪各路人物，爲了一把曾經是無敵天下
、威震中原的楚項羽佩刀而引起羣雄爭奪，令到武林道
上血雨腥風、你虞我詐、殺機四佈，料不到這把千古神
兵利器應劫已滿，便隱居帝王家內，使江湖上從此消弭
浩劫……
$4.00

第26年

31

編者話

今期的巨型小說「刀劫」是由新秀作者陳劍飛君担綱執筆，他不但對該故事的構思有獨特的脫俗風格，而且文筆流暢，描叙精簡，對故事中人物性格刻劃入微，由他娓娓寫出，令你愛不釋卷。故事的序幕展開是由一把曾經是天下無敵的佩刀說起，也許這是一柄神兵利器，大有來歷，於是引起了武林道上黑白正邪人物羣起爭奪，造成連場惡鬥，血雨腥風………過程曲折離奇，刺激緊張，希望各位讀者閱後給予置評。

* * *

馬雲先生由下期起繼「快樂島」後另篇千門故事「縱火者」開始刋出。這個故事集我們先後已刋出多篇了，故事內容篇篇獨立，對時下社會發生的光怪陸離的事故描述得淋漓盡致，敬希屆時購閱。

* * *

馬騰先生下期替本刋撰著的巨型小說是一部倫理哀艷故事——「魔孽情障」，內容充滿哀艷悱惻氣氛，賺人熱淚。講述一個糊塗的母親，竟然一厢情願，爲償兒女的痴願，幹出不可饒恕的糊塗事來，到頭來白費心機，好夢成空，下期隆重刋出。

督印人：羅威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鄭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
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
H八一六一七一六
營業部：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
H八一六一六四六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444 DES VOEUX RD. W.
18TH FL. FLAT 'D'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	$114.00
一年港幣	$228.00
澳門·台灣：半年港幣	$135.00
一年港幣	$270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182.00
一年港幣	$364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　電話：5110086
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　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　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1400半年26期NT.$710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新系機構廣告部
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
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
電話：H八一六〇二六一

武俠世界

第26年
第31期
（總號1319）
1959年3月創刋
逢星期一出版

·每册港幣四元·
H.K.$4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

刀劫

文·陳劍飛
圖·可飛

故事／新派俠情脫俗

護血刀雪嶺亡魂

雖是重陽剛過，但塞外已是一片隆冬景象。

武威城外的官道，除了官兵的馬隊和馱運糧草的騾羣，行旅客商外，人跡稀少的近乎絕跡。

由古浪城關高望，蜿蜒曲折的長城，在滾滾的風沙之中，宛如一條黑色的鐵綫蛇，順着風勢，在叢山枯草之間，扭曲顫動。

牆梁裏的黃土，在凜冽的西北風中，像冰雹般飛起落下，打在荷戈巡邏的戍卒身上，拍拍直响！

午時過後不久，沿着龍清鎮外的官道之上，突然揚起大片塵土，一隊約有四五十人的車馬隊伍，正艱辛的向着烏鞘嶺爬行。

雖然這兒巳然人迹稀少，但領先的幾名趟子手，却仍然不時敞開喉嚨，照例的呼喝着「天龍威武」四字。

敢情這正是一隊保鏢的車隊。

吆喝的趟子手，打着兩面黃色大旗，旗上繡着「天龍」兩個斗大的朱紅大字，使人一望而知，這是號稱天下第一鏢局，金陵皇甫世家的「天龍」鏢局所走！

此二輛鏢車，每車之上也插了個三角形杏黃鏢旗，「天龍」兩字，在西北風中，來回搖擺！

緊跟在鏢車之後，是一匹渾身欺霜賽雪的大宛良駒，意態豪壯，昂首踢蹄，得得而行。

這匹龍駒的背上，坐着一位年約四十六七的中年壯士，生的是濃眉環眼，虎背熊腰，雖然穿的不是緊身衣衫，不容易看出他身形結壯，但那份威武之姿，彷彿在顧盼之間，自然流露出來。

他那青色的衣衫，在寒風中不時飄起，打衣擺刮起之處，向上飄去，可見他長衫之內，斜斜的掛了一口寶劍。

保鏢的鏢師，身掛寶劍，也非甚麼不通之事，但奇就奇在他除了腰間那支寶劍之外，他長衫右肩之上，正冒出了一支劍柄。

此刻這一隊鏢車正在前拉後推之下，向烏鞘嶺前進，除了馬上押鏢的那位壯士，和兩名年約六十出頭的老鏢師而外，連趟子手也停止了吆喝，帮着車夫挽車。

烏鞘嶺山路險峻，在祁連山中素有斷魂嶺之稱，別說鏢車難行，就是一般行旅，也莫不視爲畏途，只因到了半途以上，便是終年積雪不化的山徑，有時連徒手之人，都不易平安走過去，尤其是入冬以後，更是少見人烟，這隊鏢車却趕在這等時日，穿越此間，只怕這十二車貨物必是甚麼貴重之物！

那兩名老鏢師，巳經下馬步行，其中穿着葛布短襖，藏青棉褲的那位，忽然抬頭仰望高聳的山巒一眼，大聲向身後的馬上壯士道：「大公子，天黑之前如果上不了嶺，事情可就有些痲煩啦！」

原來這位壯士，竟是皇甫世家的大公子，號稱「一劍鎮江南」的皇甫英。

「天龍鏢局」名爲江南七省聯鏢，但實際上的主持人，仍然是皇甫英和皇甫雄昆仲，皇甫世家，在武林中名列四大豪門之首，老主人「無敵劍神」皇甫長華，在武林中受盡萬人尊敬，出道以後，一直未曾遇過對手，雖然老人家向未曾過問鏢局之事，但餘蔭所及，「天龍鏢局」四字，幾乎與「無敵劍神」的「天龍府」同樣响亮，休說綠林中無人敢動「天龍」字號，甚至連黑道巨擘們也莫不震於皇甫長華劍神之名，遇到「天龍」鏢旗，便自當作不曾瞧見，放過一馬。

是以，「天龍」鏢旗所到，不亞代替了一路平安四字。

但眼下這趟鏢，顯然大不平凡了！

以「天龍鏢局」的威名，居然會由鏢局總鏢頭，皇甫大公子親自出馬押鏢，足見這十二車貨物，縱非天材地寶，那也是朝貢天子的貴重禮物了！

「一劍鎮江南」皇甫英濃眉一揚，笑道：「武兄之意，莫非怕這祁連山中，藏有不法之徒，打咱們的主意麼？」

原來這位葛衫老人，乃是福建鎮遠鏢局的總鏢頭「子午筆」武一藩，自從天龍鏢局連絡了江南七省的另外四大鏢局走鏢以來，他們也經常住在金陵，遇到貴重之物，他們也少不得出動，這回不但皇甫英親身押鏢，而且，還帶了江南四大鏢局中鎮遠的總鏢頭和「武安鏢局」的總鏢頭「奪命刀」邊志豪一起。

那另外的一位老鏢頭，自然就是邊志豪了。

武一藩笑道：「大公子，强人雖有，他們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只是……這烏鞘嶺天寒夜凍，大公子和老夫以及邊兄皆不妨事，那些車夫和趟子手，倘要露天過夜，第二天再行趕路，十之八九不大可能……」

武一藩話音未巳，那位走在冰雪地上，一身依然是白綢短打，背跨一柄金刀的邊志豪巳然回頭笑道：「武兄，這可是你多慮了！大公子若無安排，又豈肯冒險過嶺？」

皇甫英環目向四週一轉，敞聲說道：「邊兄過奬了！眼下的處境，倒是大出兄弟意料之外，看來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！」

邊志豪一聽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大公子，此言當眞麼？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兄弟以往不曾來過祁連，雖然聽說過烏鞘嶺有着斷魂之稱，但也未曾想到這般兇惡，邊兄如有高見，兄弟倒是正待指敎！」

邊志豪皺眉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大公子，這車中的貨物，不知可否挑挽？」

皇甫英遲疑着道：「邊兄之意，要把十二輛鏢車丟棄不用麼？」

邊志豪道：「老朽正有此意……」

他語音一頓，指着山巔又道：「這段路雖是十里不到，但如想把鏢車推上嶺去，天黑之前，决難辦到，唯一可行的方法，便是棄去車輛，且等過了這一帶山路，到了蘭州，再行打造幾輛鏢車上路，不知大公子意下如何？」

皇甫英略一沉思，接道：「邊兄所見甚是，這些鏢車只好暫時丟棄了！」

敢情這「天龍」鏢局自從建立以來，休說未曾失過鏢，連這等因道路不妥，棄車之舉，也還是頭一遭碰上，是以皇甫英心中大爲感慨！

邊志豪、武一藩立即喝停車隊，着那些車夫和趟子手將車上的貨物取下，拆散了車槓、車軸，當作扁担使用。

皇甫英這時也下了白馬，自己動手，帮着那些車夫們卸貨、拆車。

總鏢頭親自動手，可眞是莫大的鼓勵，那消半個時辰，十二車貨物均已卸了下來，擺滿路旁。

武一藩此刻正用一把單刀，削那車槓，改爲扁担。邊志豪也拔出背上的金刀，帮着拆開鏢車。

突然，打那烏鞘嶺絕頂之處，傳來一陣長笑！

皇甫英聽得笑聲，不由得臉色一變，就在這頃刻之間，那笑聲巳然飛快傳近在黑林之內。

皇甫英失驚道：「啊！這人好快的身法……」

武一藩和邊志豪不由停手，目光射向山徑。

也不過眨眼之間，車隊的右側丈許之內，突然有一條人影，如同流星一般，直落皇甫英身前。

皇甫英心中雖然驚駭至極，但表面上却是十分鎭定，轉眼望去，只見那飛墮的人影，乃是一位在七旬開外，身高不滿三尺，形貌枯瘦，有似猿猴般的怪老人。

這老人身穿上了一件短僅及膝的褐衫，雙臂雙腿，全露在外面，枯黑的直似四段枝椏一般難看！

怪老人兩眼却是光彩逼人，有如冷箭一般犀利！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皇甫英半晌，怪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可是皇甫長華的大兒子？」

皇甫英在這怪老人現身之後，便巳感到不妙，心中吃驚不巳，此時聞言，不由得定下心來，笑道：「不錯，區區正是皇甫英！老丈一身輕功之妙，不在神行大俠南宮逸之下，想必是武林中大有名望之人了！」

怪老人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可是想知道老夫的名號麼？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正想請教！」

怪老人搖了搖頭道：「說不得！」

皇甫英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不爲什麼，不說就是不說，你再多問，那也是枉然……」

皇甫英只聽得大爲奇怪，冷冷一笑道：「尊駕之意，那是瞧不起皇甫英了？」

怪老人大笑道：「錯了！老夫若是瞧你們皇甫世家不起，早就說出了名號了，相反的只因老夫知道，一旦說出姓名，那時老夫對你就不便下手了！」

皇甫英心中一震，暗自忖道：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但他口中却道：「尊駕那是冲着在下而來的了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不錯！」

皇甫英皺眉道：「在下與尊駕素昧平生，但不知你爲了何來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其實，老夫也不是完全是爲你而來！」

雙目寒光四射，在那十二車貨物中轉來轉去，終於停在一隻長約四尺、寬僅尺半的鐵箱之上，接道：「大少爺，這一箱裝的是什麼事物？」

皇甫英心中暗道：「他莫非是爲了鏢貨而來麼？但他從何得來的消息呢？」

心中轉念，口中却道：「這一隻鐵箱裝的什麼，在下也不知曉！」

怪老人驀地怪笑道：「老夫不信！」

皇甫英微微一笑道：「尊駕不信那也沒有法子的事了！咱們幹鏢局這一行的朋友都明白，客人的箱籠等物，如是上有封條簽號，咱們向來不作與向托鏢的客官查問的，尊駕問我，區區自然不知道了！」

怪老人兩眼一翻，道：「走鏢的人，竟然不知所保何物，天下寧有是理？老夫不信！不信……」

皇甫英道：「尊駕此言，未免大錯特錯了！」

怪老人冷笑道：「老夫錯在何處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尊駕錯在不知江湖的慣例！」

怪老人沉吟了一下，接道：「就算老夫甚少在江湖走動，不知你們那些什麼慣例吧，倘是老夫要想看看這鐵箱中裝的何物，你皇甫大公子可否將其打開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此事在下無法應允！」

怪老人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爲什麼不能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箱籠不是在下之物，在下豈可擅作主張，尊駕這等强人所難，豈非過份了些麼？」

怪老人忽然身形一閃，直向那鐵箱撲了過去。

皇甫英濃眉一轉，急道：「你想作什麼……」

飛身追了過去。

但那武一藩與邊志豪江湖老練，都高人一等，怪人現身以後，兩人雖是未插一言，但早巳全神貫注在他的身上，故而怪老人向那鐵箱撲去之際，武、邊二人便巳搶在先頭，護在鐵箱之前。

怪老人一見二老擋住去路，頓時大怒道：「你們是誰？竟敢擋住老夫？」

邊志豪嘿嘿一笑道：「天龍鏢局的鏢貨，向來無人胆敢覬覦，閣下冒險而來，可是受了什麼人唆使麼？」

怪老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？天下又有什麼人能夠唆使老夫的？」

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老小子，你是誰啊？」

邊志豪怒道：「老夫邊志豪！」

怪老人兩眼一翻，道：「邊志豪？這名號老夫倒似聽人提過！」

忽然一指武一藩，道：「你呢？」

武一藩沉聲道：「老夫武一藩！」

怪老人忽然呵呵笑道：「老夫想起來了！你是子午筆，他是奪命刀，是麼？」

邊、武二人怔了一怔，互望一眼，武一藩大聲道：「閣下是誰？居然知道老夫等名號？」

怪老人冷冷一笑道：「要想知道老夫是誰不難，只消你們將這隻鐵箱送給老夫便可！」

邊志豪一揚手中金刀，大聲道：「尊駕是爲了刼鏢而來麼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！」

邊志豪一楞，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鐵箱見贈，老夫對其他物一概不取，天下那有刼鏢之人，只取一物件呢？兩位想想就知道老夫說的當是實話了！」

武一藩這時也探手取出一對長約尺半的鐵筆，冷哼道：「不論如何，閣下此舉，已是誠心砸天龍鏢局的旗號而來，老夫就伸量伸量你的能耐……」

右手鐵筆一揮，一招「鳳凰點頭」，直取怪老人眉心。

邊志豪金刀一揚，大喝一聲：「你也嚐嚐老夫的奪命神刀……」

「唰」的一聲，金刀一式泰山壓頂，狂劈而下。

怪老人呵呵笑道：「你們早就該動手了……」

但見他雙臂一分，矮小的身軀一擰，便自鐵筆金刀之下，穿行而過。

邊、武二人剛自一楞，怪老人雙手巳反向他兩人後心敲來。

邊、武二老大吃一驚，急急騰身，橫移三尺。

怪老人趁此機會，忽然閃身向前一衝，那隻大鐵箱巳然到了他的手中。

邊、武二老不禁臉色大變，同時怒聲大喝道：「放下……」

怪老人鐵箱巳然到手，這時要他放手，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

這時，皇甫英巳經大步走了過來，眼見鐵箱落入那老人手中，反倒顯得十分鎭靜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尊駕果然是爲了這趟鏢而來的了！」

怪老人這時右手巳然提住那鐵箱的銅鎖，聞言笑道：「不錯！老夫正是爲此而來……」

只聽得卡察一聲脆响入耳，箱上的銅鎖業巳碎裂。

皇甫英冷冷喝道：「閣下此舉，必將遺憾終身！」

怪老人道：「不見得……」雙手一抖，巳將那長形鐵箱掀翻在地，一陣嘩啦啦之聲入耳，衆人眼前頓感一亮！

只見那箱中滾出的全是十両一顆的金元寶！

一箱之數，幾乎不下千両出頭，但那怪老人看在眼中不但沒有喜色，反倒大爲失望的一脚將那鐵箱踢到丈許之外，大喝道：「皇甫英，把所有箱籠給我打開！」

顯然，這怪老人要的不是黃金了。

皇甫英嘿嘿一笑道：「閣下口氣不小啊！」

唰的一聲，肩頭長劍巳然出鞘，接道：「要他們打開箱籠不難，閣下得勝過我之手中長劍！」

怪老人兩眼一翻，大笑道：「你要跟老夫動手麼？」

皇甫英冷冷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怪老人道：「看來不讓你見識見識老夫武功，你也不會心服口服的了……」

突然舉手向皇甫英當胸一掌拍去。

邊志豪全力一掄，刀上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，湧向怪老人身前，口中大叫道：「憑你也配和總鏢頭動手麼？還是老夫打發了你罷！」

武一藩鐵筆一揮，也搶上前來，一刀一筆，將那怪老人團團圍住。

皇甫英眼見二老巳然出手，自己便收回寶劍，退開了兩步！

但他只看了一會，便知道今日之事不妙！

怪老人武功之高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雖然邊、武二人手中皆有兵刃，但二十招下來，竟是落得守多攻少！

皇甫英明白，再有二十招，兩人非但要敗，而且可能敗得十分凶險……

他迅快的轉動着念頭，心知只有自己出手，或許可以擊退這位怪老人，但究竟自己能否成功，却也沒有多大的把握！

沉思間，邊、武二人的刀筆招式，業巳到了施展不開的地步！

皇甫英担心二老會受害，當下不再猶疑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兩位老哥哥，快請退下……」

這一聲暴响，直似晴天霹靂一般，震得動手中的三人，同時一怔！

邊、武二老不約而同應了一聲：「遵命！」刀劍猛出一招，迫的那怪老人無法在急切間痛下煞手，便自雙雙向後躍開！

皇甫英長劍一舉，一招「仙人問路」直指向怪老人眉心，而口中喝道：「小心了……」

怪老人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皇甫英，你早就該自己出手了！」

雙掌一錯，反手向上一揚，直切皇甫英的執劍腕脈，左手却凌空一指，點向皇甫英「華蓋穴」部位。

這出手一式，便自威力不凡，迫得皇甫英撤劍變招，閃身斜滾五尺。

不過，皇甫英號稱「一劍鎭江南」，在劍上的造詣，雖是比不上他父親「無敵劍神」，但功力之深，却也非同凡响，一退之後，立即揮劍再攻，劍勢凌厲，威力幾及丈許遠近。

怪老人臉色一變，失聲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當眞有兩手，老夫倒是小看了你！」

應對之間，兩人巳各自搶攻了五招三式。

邊志豪目光一轉，低聲向武一藩道：「武兄，咱們趁大公子牽制這老兒之時，叫夥計們快把排子弄好，免得再躭誤上路的時光！」

武一藩笑道：「兄弟正有此意……」

他們對皇甫英似是極有信心，怪老人武功雖高，兩人却連看都不看，儘自招呼着車夫趟子手，收拾鏢貨諸物，隨時可以

上路。

那怪老人和皇甫英交手五十餘招，似是覺出情況不妙，突然大喝一聲道：「住手，老夫想說幾句話！」

皇甫英爲人，就跟他父親一般，從來不作過份之事，聞言立即收劍後退接道：「閣下有何見教？」

怪老人問道：「老弟，那柄刀呢？」

皇甫英聽他忽然改了稱謂，心知這老兒已然不敢再小看自己了。

但是，皇甫英這時臉色反而大變，沉聲道：「什麼刀，在下一概不知啊！」

怪老人冷冷的掃了他一眼，喝道：「老弟，咱們明人不說暗話，你這趟由大漠運送往中原的鏢貨，除了這些金銀珠寶之外，還有一件紅貨，別人不知，但却瞞不過老夫，不過……」

老人語音頓了一頓接道：「就老夫適才觀察，這柄古刀，彷彿不在這批箱籠之中，老弟，你把它放在何處？只要你說出地方，老夫拔腿便走，並且保證此後不會再有別人打擾你，老弟意下如何？」

皇甫英淡淡一笑道：「尊駕好說，區區接運的貨物，全在此處，什麼古刀不古刀，恕區區完全不知！」

怪老人先是怔了一怔，但他立即大笑道：「老弟，你騙得了別人，决騙不過老夫！」

忽然笑聲一歛，怒道：「血刀流落在大漠之中，老夫早就聽說過了，十多年來，老夫一直隱居在天山附近，只是仍未查出此刀下落，直到半年之前，老夫才風聞血刀落在一位老僧手中……」

皇甫英心中暗暗吃驚，但口中却道：「既是當代古刀的下落，尊駕已然查出，爲何閣下不去取到手中？」

怪老人冷笑道：「老夫自然是去找過了！可惜的是，老夫去遲了一步，血刀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有這等事，什麼人取走那血刀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星星峽的大風堡主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閣下這番應是取到手中才是！」

怪老人道：「老弟，你雖然明知故問，但老夫却不能不說將出來，否則，你必然還要推賴……」

他略一沉吟，接道：「想那大風堡主人尹放，與老夫本是舊交，當老夫前去向他查問之時，他原也不知那把古刀是唐代神物，只是當作一柄寶刀，送給寧遠伯李成梁的四公子……」

皇甫英越聽，心中越驚，但口中却道：「閣下說的倒是頭頭是道……」

怪老人道：「老夫說的句句實言，你如不聽，那也是沒有法子，但李四公子得劍之後，却不知此刀貴重，而順手送給了他的一位紅粉知音，肅州大豪『河西神叟』穆古聲的女兒穆蘭花！」

皇甫英大笑道：「閣下就該找那穆古聲去才是！」

怪老人冷笑道：「老夫自然去了！」

他目光忽然在皇甫英身上一轉，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，只聽得他接道：「但那血刀已然不再在河西神叟的府中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

怪老人道：「別人不識血刀，但穆兄却是識得，像這等千年以上神物，非有大德大智之人，不足以居之，穆兄深知其中厲害，自是不會讓他的女兒因爲持有此刀，終於招來殺身之禍了！」

皇甫英大笑道：「不錯，閣下這幾句話倒是很有一點兒人味。」

怪老人道：「你諷刺老夫，老夫也不與你計較，只是那把血刀的下落，你若不肯說出，老夫就不會善休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區區根本不知此事，尊駕豈非是無中生有，誠心和天龍鏢局過不去麼？」

怪老人冷笑道：「你這趟鏢是什麼人所托運的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肅州將軍府的管事！」

怪老人道：「這就是了！」

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接道：「老弟把那血刀放在何處？」顯然，怪老人是一口咬定了。

這時連邊、武二老都聽得心顫神馳，震悸不已！

他們在接鏢之時，便已知道，這一趟鏢乃是扎手的事，但却不會料到，竟然扎手到這等地步。

須知幹鏢局這一行，不怕押送金銀珠寶之類的値錢物事，只因這些事物，乃是有價可計，眞是有了什麼失閃，頂多不過是照價賠償了事。

但像這等武林異寶血刀之類的貨物，非是萬不得已，鏢局是不願接下的了。

當邊、武二人獲悉居然保的是這等鏢，兩人心中便自大爲不安了。

不過，他們却是相信，倘是這趟鏢當眞是保的這等千古神兵，皇甫大公子也早已有什麼特別的安排了。

皇甫英這時却十分鎮定，仰天大笑道：「老夫，那肅州將軍府的管事，交押的貨物，全在此地，如是其中眞有那唐代古刀，究竟裝在什麼地方，連在下也無從知曉，老丈如是要看，要找，不妨先勝過區區再說……」

怪老人看了皇甫英手中寶劍一眼，忽地仰天長嘯一聲，飛身而起，橫移八丈，如飛般向一側的山野奔去。

這老人來得突然，去得也如此突然，一時之間，倒叫皇甫英等人大大不禁爲之一楞。

皇甫英目注怪老人去處，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，說道：「邊兄，咱們早些上嶺罷！」

邊志豪大聲道：「不錯，咱們若在天黑之前上嶺，也好早些安頓妥當……」

敢情那烏鞘嶺的嶺上，除了有着幾家客棧，還有着一位千總級的武官鎮守，少說手下也有千兒八百的戍勇、武林人物就想劫鏢，碍着官府兵丁面子，也不方便下手！

皇甫英一行急於上嶺，正是爲了這等原因，但他們却未想到，事實與他們所料想的事，相差何止千里？

日落之前，一行人已然上了烏鞘嶺，並且在靠近千總營壘的那家招商客棧落了脚。

邊志豪把趟子手分成了三批守夜，自己和武一藩則分別守住店前店後，皇甫英

便在鏢貨的旁邊打坐。

這等安排，自信是天衣無縫，何況皇甫英走入店之後，便將血刀偷偷取下，用一塊舊布包起，塞在柴房之中，即使有人前來劫鏢，那也無法找出古刀下落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劫鏢的人，終於在三更時分趕來了。

邊志豪守在前屋，自然也首當其衝，不過，出乎他意料的，倒是來人之中，並無那位猴子般的怪老人。

邊志豪用事先約定的暗號，告訴了皇甫英和武一藩，武一藩招呼了守夜的趟子手，移向堆置貨物的廂房，皇甫英則急急趕到了前院。

此刻前院已是燈火輝煌，亮得如同白晝一般。

店家連影子也沒有見到，兵營方面，更是闃無聲息，皇甫英目睹這些人竟敢如此明目張胆，心中便知不妙！

但他身爲劍神之子，又是江南七省聯鏢的總鏢頭，遇到任何大變，也不作興張惶失措。是以，他凝目打量了站在院中的對方首腦三人一眼，便自拱手道：「朋友，深夜造訪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果然很有氣派，那三位老人不由得互視一眼，同時點了點頭，彷彿對皇甫英的出奇鎭定功夫，甚表讚揚。

皇甫英在暗暗皺眉，心中着急道：「瞧他們的神態，頗似武林中極有地位之人物……」

他轉念未已，那三位老人之中的一位已大聲笑着道：「老弟可是皇甫英大公子麼？」

皇甫英抱拳道：「不敢，在下正是皇甫英，不知三位老丈怎麼稱呼？」

那當中的老人笑道：「老夫是大青山林不寒，大公子可曾聽人說過？」

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，脫口道：「老丈就是大青三老的『刀狂』林老前輩？」

他目光在另外的兩位人身上一轉，接道：「不消說，這兩位必是『劍毒』歸老，和『拳怪』于老了！」

左首的那黃衣老人大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正是歸不雷！」

右首那位禿頂胖老人道：「大公子，你居然知道老朽的名號，少時老朽倒要領教一下大公子的劍上功夫，比老朽的拳上眞力，究竟孰强了！」

敢情這三位老人正是大青山山主「劍掌雙絕」羅而衣的三位結拜兄弟，在武林之中，輩份之高，不在六大門派的掌門之下。

皇甫英只感今夜之事，非但不妙，八成自己的一世英名，就要栽在這烏鞘嶺上了。

他心中雖然不安，口中却是朗聲笑道：「于老好說，晚輩螢火之光，怎可與于老相較？」

語氣雖然是謙遜，但手中却掣出了佩劍。

「拳怪」于不邪呵呵一笑道：「大公子果然不愧劍神之子，就冲着這幾句話，老朽也不能藏拙了！」笑聲一頓，接道：「不過，在考較武功之前，老朽等還有幾句話，想向大公子請教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三位有什麼指教，請說無妨！」

「刀狂」林不寒那清癯的臉上，露出一絲沉重的容色，低聲道：「老弟台，那血刀可在這批貨物之中？」

皇甫英心中暗道：「果然乾脆，不愧一代高人的口吻……」

儘管他心中十分欽佩，口中却道：「不在！」

這兩個字回答的如此斬釘截鐵，倒是大出林不寒意料！怔得一怔，道：「不在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說的乃是實情！」

林不寒轉頭看了「劍毒」歸子雷和「拳怪」于不邪一眼，皺眉道：「老弟台，這事關係極大，尚望你莫要等閒視之，誤人誤己！」

皇甫英說道：「老前輩是不相信在下了？」

林不寒道：「老夫知道那血刀落在肅州的將軍府內，而且，也確實知道那血刀交由天龍鏢局保送京城，老弟此刻矢口不認，叫老夫怎能相信？」

皇甫英心中大大一震，忖道：「看他說得如此頭頭是道，必是肅州將軍府中早就有他們手下之人了……」

但皇甫英口中依舊來個不知，笑道：「老前輩，那血刀確確實實不在這批金銀之內，老前輩若是不信，日後必可求得證實！」

林不寒沉吟道：「何從證實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在抵達此間之前，曾經遇到一位形如猿猴的怪老人打擾，他也是爲了血刀而來，結果却是未曾查出，空手而去……」

于不邪聞言，臉色一變，失色道：「那老人可是姓袁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他不肯說出名姓，是否姓袁，晚輩不曾問明白！」

歸不雷長嘆一聲道：「嗯……準定是他了……」

林不寒忽然大聲道：「皇甫老弟，那矮老人的輕功可是高明得很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不錯！」

林不寒驀地臉色一沉，接着：「老弟，此人乃是『無影矮叟』袁化風，身爲天魔教總護法，老弟聽說過麼？」

皇甫英臉色一變，皺眉道：「原來是他麼？」

林不寒正色道：「老弟，天魔教主軒轅剛身爲當代第一大魔頭，血刀若是落在他的手中，就不啻如虎添翼，即使令尊出山，恐怕也制他不住啦！」

皇甫英點點頭道：「老前輩說得不錯，只是……那血刀委實不在這批貨物之中啊！」

林不寒臉上轉現失望之色，看了皇甫英半晌，方道：「老弟，茲事體大，你可千萬莫要自誤啊！」

皇甫英也知道林不寒說的乃是實話，這件事既牽涉到天魔教之人，確實不是自己所能担待的了，當下沉吟了好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不瞞老前輩說，那血刀現下雖不在晚輩身上，但是此刀下落，晚輩却是知道……」

于不邪大叫道：「在那裏？」

皇甫英微笑道：「一個十分安全的所

在……」

他話音未巳，突然不遠之處傳來一陣輕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終於招認了……」

人影一閃，皇甫英身前已多了一個矮老人！此人非他，正是那「無影矮叟」袁化風！

林不寒等三老臉上變色，大喝道：「袁兄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」

袁化風冷冷一笑道：「老夫胆子不大，又怎敢前來烏鞘嶺生事？別人不怕大青山羅山主，但老夫倒要忌憚一二！」

他這番話顯然是充滿了諷刺！

于不邪第一個怒火上衝，怪叫一聲道：「袁化風，你且試試于某老拳……」

呼的一拳，直搗而出。

袁化風一閃身，早沒了影子。

但四周的瓦面之上，忽然同時露出了數十條人影！

存機心奪取血刀

袁化風的聲音，忽地從那屋後傳來道：「天魔敎巳將烏鞘嶺團團圍住，你們如想不死，最好束手就擒……」

于不邪只氣得哇哇怪叫道：「放屁！袁矮子，有種就出來試試，老夫鐵拳……」

任由于不邪怎生叫罵，袁化風却眞的如同化了風一般，不肯現身！

但是在正面的屋脊之上，這時却有人笑道：「于兄，你怎的火氣如此之旺？」

于不邪抬頭望去，只見那說話之人只是一位身高七呎，相貌威猛的白袍老人。

此時，心中一震，抱拳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天魔敎玄冰堂的堂主慕容美親自光臨，眞是幸會得很！」

原來這白袍老人，乃是「烏杖神翁」慕容美，在天魔敎中，可以列爲第一高手，除了那位敎主軒轅剛外，天魔敎無人武功高過於他！

慕容美手中烏木神枴一頓，飛身直落而下，笑道：「于兄，有句話兄弟說將出來，只怕不大中聽，尙望于兄和歸、林二位莫要見怪！」

于不邪冷冷哼道：「什麼事？你既然想說，那也不用婆婆媽媽了！」

慕容美微微一笑道：「血刀出世，天魔敎勢在必得，大青山方面，兄弟希望莫要介入其中。」

于不邪雙眉一揚，朗聲大笑道：「慕容兄眞是要將咱們趕走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敢，爲了不傷及彼此的和氣，兄弟只希望三位不再插手！」

于不邪想都沒想，喝道：「不走！」

林不寒却是笑道：「慕容兄，血刀是千古神物，人人皆想到手，天魔敎亦有心取到手中，本屬人情之常，但如就憑慕容兄這幾句話，想把林某等趕走，貴敎也未免太小看了天下豪傑之士了！」

慕容美沉吟道：「三位是不肯聽兄弟的勸告了？」

林不寒道：「各憑手段，誰先取到手中就是血刀的新主人……」

慕容美驀地大笑道：「大青山羅山主一身武功不弱，這一點兄弟並非不知，不過，兄弟要告訴三位，合你們大青山之力，想與天魔敎作對，那可是不智的事！」

歸不雷忽然接口道：「天魔敎在武林中勢力很大，歸某早有耳聞，江湖六大門派，沒有人胆敢招惹你們，那只是他們胆小怕事，但慕容兄莫要忘了，大青山不吃這一套，天魔敎只消劃下道來，歸某等隨時隨地候敎！」

慕容美目光在林不寒等三人身上一轉，笑道：「三位豪氣得很，兄弟十分佩服！」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只是，兄弟爲三位這等妄逞匹夫之勇，大感不値！」

于不邪右手一揮，呼的一聲，搗了過去，口中喝道：「慕容美你且嘗嘗老夫一拳！」

慕容美白眉聳動，擧手一揮，將于不邪拳力化開，冷冷笑道：「三位當眞要和天魔敎作對麼？」

于不邪號稱拳怪，拳力之强，自是過人一等，但慕容美隨手一揮，就將他拳力化解，武功之强，果眞驚人，于不邪雖然生性怪癖，但遇到這等高手，他也不願再冒失出手了。

林不寒適時接道：「慕容兄，血刀大青山決不放手，天魔敎如要强取，至少得先將兄弟等擊敗！」

這話說得十分明顯，慕容美不由仰天大笑道：「很好，林兄既是決心一戰，兄弟只好奉陪！」

笑聲一歛，只見他烏杖一揮，從那屋脊之上，立即縱落五人，袁化風也從另一角落走了過來。

慕容美向那五人揮手道：「有勞丁兄五位接下林不寒三老，那皇甫英公子，由老夫自行料理了！」

那五人應了一聲是，各自取出兵刃，向大青三老圍了過去。

袁化風則目光灼灼，逼視在邊志豪、武一藩身上，防着他們暗中搗鬼。

皇甫英橫劍在手，凝視着「烏杖神翁」慕容美，臉上充滿愼重之色！

慕容美微微笑道：「皇甫大世兄，那血刀放在什麼地方？大世兄可否見告？」

皇甫英抱劍一禮道：「慕容前輩好說，那血刀的下落，在下委實不便說出來，尙盼前輩見諒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大世兄，老朽與令尊相識多年，若是爲了此事得罪了大世兄，老朽心中實在有些不安。」語音略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敎主之命，老朽又無法推諉，只望大世兄看在世交的面上，告知那刀下落，非但老朽感激不盡，今後但凡大世兄鏢局的鏢旗所到之處，天魔敎定將全力保護……」這番話果然十分誘惑人，以天魔敎的實力，倘如眞肯維護天龍鏢局，那眞是鏢局之福，換了任何人，八成也將一口應允的了！

但皇甫英却搖搖頭，大笑道：「前輩高誼，晚生十分感謝了！」他話音一頓，接道：「至於血刀的下落，恕晚輩無法說出！」

慕容美臉色一變，嘆了一口氣：「大世兄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今日之事，你不說出來，將有何等結果，大世兄還看不出來麼？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前輩不用多講了！晚生不能說出血刀的下落，前輩雖然殺了我，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了！」

慕容美雙眉一揚，沉聲道：「大世兄這般固執，倒敎老朽好生爲難……」

皇甫英却是笑着道：「前輩不必爲難，即令是軒轅敎主親臨，晚生也是這般回答！」

慕容美呵呵一笑道：「大世兄這話，老朽到是相信的過，只是軒轅敎主並未前來，大世兄如要說，那只有請你去一趟大雪山了！」

皇甫英聞言一怔，道：「要我去大雪山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

皇甫英沉聲的說道：「晚生如是不去呢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只怕由不得大世兄不去了！」

皇甫英驀然怒道：「前輩可是要動强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敢，老朽奉命前來，如果取得到血刀，那自是不必勞動你大世兄了，但若大世兄不肯將血刀交出來，老朽少不得只有煩請大世兄移駕大雪山一行了！」

皇甫英一抖手中寶劍，仰天大笑道：「前輩之意，果然竟在刧持在下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朽誠意相請，大世兄怎可說得那麼難聽呢？刧持二字，不妥得很！」

皇甫英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前輩如要晚輩前去大雪山，那也不難，除非前輩將晚生一杖擊斃，抬個死屍去見那軒轅敎主，否則，在下決不前去！」

字字有如斬釘截鐵，只聽得慕容美心中一震。

若就武功而言，皇甫英自然不是慕容美的對手，但慕容美却是明白，自己除非打算與武林中的幾大豪門世家反臉成仇，否則，絕對不能下手！

他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「大世兄似是逼得老朽別無他路可走了！」

皇甫英哼了一聲，却是未予置答。

此刻，那姓丁的五人，已和大青三老動上了手，雖是以五對三，一時却也未曾佔得半點先機。

袁化風和邊、武二老並未動手，但情勢上也甚爲緊張。

四周的屋面之上，人影綽綽，這正顯示出天魔敎來的人，尙有不少，不曾現身下來。

慕容美目光橫掃院中各人，突然似是下了極大的決心，向皇甫英低聲道：「大世兄，老朽不願與你爲敵之意，你莫非尙未瞧出麼？」

皇甫英楞了一楞，心中尋思道：「不知他這話是什麼意思，難道他竟敢背叛軒轅剛麼？」

轉念之間，暗道：「我不上他的當，說不定他用的乃是苦肉之計……」

一念及此，當下搖頭道：「前輩不用多說了，那血刀的下落，晚生決不會說出來！」

慕容美大爲着急的聳動雙肩，突然改用傳聲道：「大世兄，老朽與令尊的關係，非比尋常，天龍鏢局的事，老朽不能不管，但軒轅敎主方面，老朽一時也不能不虛與應付，大世兄最好是想一個什麼法子搪塞一番，或者將血刀先行交出，老朽負責不讓它落到軒轅剛手中便是！」

皇甫英見他改用傳音之術，心想，他這番話八成不會是假的了！不過，他却也顧慮到一點，設法搪塞，未嘗不可，但如要自己將那血刀交出，可就萬萬不能了！

當下大聲道：「老前輩，那把刀仍在肅州地帶，區區並未帶來，你要我交出，又怎生能夠呢？」

慕容美怔了一怔道：「還在肅州將軍府中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不錯！」

慕容美沉吟道：「大世兄，那肅州將軍府中，並無武功高强之人，那血刀如是仍在府中，眼下豈不是也十分危險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這……不是區區職責所在，恕區區無法爲他們設想了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大世兄，你此話當眞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生豈是說謊之人？」

慕容美點頭道：「如是別人這麼說，老朽是絕對不肯相信的了！但此話出自大世兄口中，自然有些不同……」話音一頓，接道：「老朽這就前去肅州一行，但願大世兄不會欺騙老朽！」

一揮手，向那丁氏五兄弟道：「丁兄，咱們不用再打下去了！」

那丁氏五兄弟，在哀牢山原是一方霸主，號稱丁氏五雄，自從軒轅剛在三十年前把天魔敎玄冰堂設在哀牢山之後，丁氏五雄便投入了天魔敎中，充任護法之職。

慕容美話音一落，那丁氏五雄中老大丁忠，立即猛攻一劍，大喝道：「咱們退下……」同時收招而退！

大青三老却也知道，丁家五兄弟絕非易與之輩，他們既然不再打了，三人也就收招住手！

袁化風似是不大願意，但在天魔敎中，他雖然身爲總護法，但說權勢、武功，在在都比不上慕容美，因此，慕容美一旦下令退走，他即使不願，那也沒有辦法！

他狠狠的盯了皇甫英一眼，冷笑道：「皇甫英，倘然那肅州將軍府中，無那把刀的話，老夫會叫你明白，天魔敎對付敵人的手段，是何等可怕……」話聲一落，當先飛身而去。

慕容美抱拳向皇甫英一笑道：「大世兄，保重了！」

皇甫英回禮道：「多謝前輩關懷。」

天魔敎一干人等，在慕容美招呼之下，刹那間走得一個不剩！

林不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夫沒有想到，丁氏兄弟的武功，數年不見，竟然高出如許之多，看來這天魔敎果然不容小視了！」

拳怪于不邪搖頭道：「不對啊！」

林不寒一怔道：「那裏不對了？」

拳怪道：「他們來時的氣勢，似乎不得那把刀決不會罷手，此刻却去得如此輕易，寧非十分奇怪麼？」

林不寒笑道：「大公子巳將那把刀下落說出，他們爲了取刀，自然就要退去的了！」

于不邪搖頭道：「林兄，這事如是換了你我，試問咱們會不會因爲大公子一言，便自相信？」

林不寒道：「這個……兄弟不會輕易相信！」

劍毒歸不雷笑道：「林兄，于兄之意，似是說那天魔教另有花招呢！」

林不寒說道：「兄弟也是這麼想，但是……」

皇甫英忽然笑道：「林老不必疑慮，他們此去肅州，不過空跑一趟而已！」

林不寒說道：「大公子，莫非你騙了他們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那也不全是……」

他略一沉吟，一笑接道：「那把血刀在區區離開肅州之時，果然仍在該處，不過，鏢車啓行之後，血刀便也離開了肅州了！」

于不邪道：「老夫明白了！敢情那血刀乃是另由別人保護，送去京城了麼？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林不寒將信將疑的道：「大公子，那護刀之人，可是天龍鏢局中的鏢師嗎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雖是鏢師，但此刻乃是扮成一個單帮客商模樣，是以天魔教中之人，決然查探不出！」

林不寒聽他說的頭頭是道，而且，這等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也正是一般鏢局走鏢時常常安排的方式，心中也就相信了八分，笑道：「大公子這等仔細，倒是老朽放心不少！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林老過獎！」

但那劍毒歸不雷却搖頭一嘆道：「大公子，你這番安排，雖然十分嚴密，但此時此地，却也不該說將出來啊！」

皇甫英一怔，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歸不雷道：「那袁化風根本未曾離去，大公子之言，他已聽去，血刀想要平安送到京城豈非萬難？」

皇甫英故作駭然之狀，道：「那袁化風眞的未走？」他語音未落，只聽得一陣長笑之聲，由近而遠，眨眼之間，竟巳去了三里左右！

果然歸不雷沒有說錯，那袁化風直到此時，方始離去！

皇甫英心中暗喜，但口中却是連連自責道：「三位前輩，區區一時不察，果然把事情弄壞了……」

林不寒白眉雙鎖，長嘆道：「大公子，事到如此地步，你自責也沒有用了！只是那貴局鏢師去往京城的道路，大公子可曾預作安排？」

皇甫英搖頭道：「沒有！區區只要他隨機應變，每日改變路綫而行……」

林不寒聽得沉吟不語！

于不邪却是大聲道：「如此一來，咱們想搶先一步，相助那鏢師一臂之力，也行不通了？」

皇甫英苦笑道：「可不？連區區此刻也找不到這位鏢師的下落了！」

歸不雷沉聲道：「爲今之策，咱們只有釘在天魔教的人身後，也許可以阻止他們奪取血刀！」

林不寒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咱們綴上袁化風等一行，不怕他下得了手！」

語音一頓，向皇甫英抱拳道：「大公子，老朽等這就去將護血刀，深宵打擾之過，尚望大公子莫要見怪！」

皇甫英朗朗一笑，深深施禮道：「三位前輩此去，可得小心一些……」

林不寒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公子不用放在心上，至少，老朽必可使袁化風等人得不到血刀……」話音未已，領着屬下之人，疾步而去！

皇甫英刹那間如釋千斤重担，看了邊、武二老一眼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他們都走了！」

邊志豪道：「走了！」

皇甫英彷彿放下了千斤重担，步履輕快的向屋內行去，邊志豪、武一藩跟在他身後，也似喘了一口大氣。

皇甫英入室之後，交代了邊志豪、武一藩招呼屬下的趟子手，車伕們安息，自己便向店後的柴房行去！

他剛自一步跨入門檻，頓時覺出情況不妙！

只見一名身穿白布短打的禿頂老人，端端正正的坐在那一堆枯柴的乾枝之上！

皇甫英大吃一驚，手中的燈火，險些兒跌落地上！

但他究竟是劍神之後，略一定神，便自大聲道：「老丈是什麼人？坐在柴房之內，莫非想偷竊店中客商麼？」

禿頂老人淡淡一笑道：「你可是皇甫長華的兒子？」

老人一句話反問出口，頓時使得皇甫英心中狂震，暗道：「糟了，這老兒只怕也是爲血刀而來的了……」

不過，他心中却說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正是皇甫英！」

老人打量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皇甫兄有子如此，倒是叫老夫高興得很！」

皇甫英聞言，心中又是一驚，忖道：「這老人如此口氣，莫非是我的父執之輩麼？」

轉念之間，口中却說道：「老前輩何方高人？聽你老的口氣，想必與家父相識了！」

禿頂老人呵呵一笑道：「何止相識？皇甫兄生平在劍道之上，從未遇過對手，是以常感胸中鬱積不快，不過，只要他去到老夫寓所，那不快之心，便巳經去了大半……」

他話音一頓，忽然改了話鋒，接道：「老夫托大，叫你一聲賢侄如何？」

皇甫英心想，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，你居然就以長輩自居，這事要是傳聞出去，豈不叫人笑掉了大牙麼？轉念至此，不由皺眉道：「老前輩名號，可否賜教？不然晚輩稱呼錯了，那就大大不敬啦！」

老人答非所問的答道：「賢侄，那血刀可是尙在這烏鞘嶺上麼？」

皇甫英一怔，忙說道：「怎麼會？晚輩……」

老人不容他分說，又說道：「如是老夫猜想得不錯，那柄血刀八成已不在你身上！」

皇甫英暗道：「他可是在詐我麼？」有了這等想法，頓時心神稍定，笑道：「不錯！那血刀此刻應在千里之外！」

禿頂老人笑着道：「那可是遠在天邊了！」

皇甫英呆了一呆道：「果然不近，倘若晚輩局中的鏢頭，按照預計行程，此刻應巳到了大同！」

禿頂老人忽然呵呵一笑道：「賢侄咫尺天涯四字，你可知道怎麼解釋？」

皇甫英驀感心中一凜，脫口道：「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禿頂老人陡然沉下臉來，喝道：「老夫看在你爹爹面上，叫你一聲賢侄，同時爲了你爹爹那劍神二字，才一再拿話點醒於你，用意無非爲了叫你明白，少年人在長者面前，千萬不可撒謊，孰料你居然執迷不悟，信口胡說一通，怎能敎老夫心中不火？」說話之間，忽然從柴堆之中取出一個包袱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咫尺天涯，就是這等解釋，你懂不懂？」

敢情這禿頂老人取去之物，正是皇甫英用舊布包起的那把血刀。

頓時，皇甫英腦中轟然一聲，幾乎立足不牢，眼望着那把血刀巳然捧在禿頂老人手中，心中正有如千軍萬馬一般奔躍，但却想不出一個適當可行之對策。

禿頂老人臉色逐漸緩和下來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賢侄，你藏起血刀之舉，倒也不失甚爲機智，但你却忘了一樣，螳螂捕蟬，還有黃雀在後，你藏劍之時，早巳落在人家預先佈置的眼綫之中，若非老夫親自趕來，這把血刀早巳到了軒轅剛的手中去了……」

他左手一揚，只見丈許之外的一堆柴草立告飛開，赫然露出了一具店小二打扮的屍體！

皇甫英臉色一變，失聲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？」

禿頂老人道：「天魔教主的屬下！半月之前僞裝爲孤身行旅，迫於無錢給付伙食住店之錢，自願充當店夥一月還帳！軒轅剛手段之高明，老夫深感佩服！」

皇甫英大驚道：「他眞是天魔教屬下麼？」

老人大笑道：「老天豈是騙人之人？賢侄，直到此刻，你還猜不出老夫是誰來麼？」

皇甫英呆了一呆道：「晚輩見識淺薄，委實想不出前輩來歷……」

老人搖頭一嘆道：「這也難怪，老夫隱居大青山，少說也有廿年不曾踏入江湖，你不知道，那也怪不得你的了……」

皇甫英陡然失聲道：「老前輩可是羅布衣羅大俠？」

老人點頭一笑道：「不錯……」

原來這禿頂老人，正是「大青山主」，號稱劍掌雙絕的羅布衣！

皇甫英不由得心中暗叫慚愧，早在他提到自己爹爹一生未遇對手，是以心中不樂，只要見到了他便可一抒愁懷之際，便該想到武林中只有劍掌雙絕，才能在劍道之上，與自己的爹爹一較長短了！無奈因爲羅布衣現身的太過突然，自己又關心血刀得失太過，方致弄得心智矇蔽，黑白不清，此刻說明白了以後，便連忙雙膝一曲，拜倒在地，口中說道：「小侄叩見羅大叔，尙請大叔莫怪小侄適才失禮……」

羅布衣淡淡一笑，揮手道：「起來吧，老夫豈是那拘謹之人？」

一股極大的潛力，將那皇甫英托起地面尺許！

好强的內力！皇甫英簡直不敢相信！

羅布衣一笑又道：「賢侄，令尊這一向可好？」

皇甫英恭恭敬敬放下燈火，肅容應道：「家父一切如常，多謝大叔關懷！」

羅布衣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不與令尊論劍說道，倏忽已有十年之久，尊大人想必又創出不少絕招了！」

皇甫英搖頭道：「這個……小侄却未問過……」

羅布衣閉目凝思了一會，忽然睜目說道：「賢侄，這血刀你還要取回麼？」

皇甫英心想，官人托我保鏢，我當然是要取回了……只是，他口中却道：「這個小侄一時倒打不定主意，是否應該取回了！」

皇甫英如此回答，顯然大出羅布衣意料，他不由得皺眉說道：「賢侄，這是何意？」

皇甫英失笑道：「小侄忽然發覺，以小侄之能，已然無法安全護送神劍了，是以小侄有些遲疑不定……」

羅布衣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笑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難事，如是你信得過老夫，何不將神刀暫交老夫保管，三月之後，老夫再在京城振武鏢局當面交回此劍如何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勞動大叔，叫小侄心中怎安？」

羅布衣呵呵一笑道：「不妨事，老夫與那振武鏢局的主人『七絕魔刀』史光漢老弟有點事要交代，正好要去一趟京城，順道之便，算不得什麼，只要賢侄信得過老夫，血刀就暫由老夫保管三個月吧！」

皇甫英心中明白，如果「大青山主」羅布衣有心奪取血刀，自己就是不答應，出手也是枉然，是以倒不如索性大方一些更好！

當下答道：「小侄自然是信得過大叔了！」

羅布衣點點頭說道：「就這麼辦，賢侄依舊押鏢緩行，咱們三月之後在京城見面……」

話音一落，飛身直上，斜斜的由後面轉身回到前屋！

但他尚未走出後院，只見眼前人影一閃，凌空竟如流星疾墮，飛瀉來一人！

皇甫英暗叫道：「啊！今晚怪事眞多啊……」

後退一步，凝目望去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，敢情這飛來之人，竟是那「烏杖神翁」慕容美！

皇甫英怔一怔道：「老前輩怎麼去而復返？」

慕容美長眉一挑，沉聲道：「大世兄，你把血刀可是藏在柴房之中麼？」

皇甫英一呆，問道：「老前輩怎會知曉呢……」

他突然發覺自己漏了嘴，雖然及時忍住，但慕容美巳然冷笑道：「大世兄，你太把老朽不放在眼中了！」

皇甫英皺眉道：「前輩何出此言？」

慕容美怒道：「老朽看在與令尊的交情，才設法成全於你，免去你下不了台，但你却不僅設詞搪塞，反倒存心騙我去那肅州，這中間的道理，你該怎麼解釋？」

皇甫英長長的吁一口氣道：「老前輩之意，那是怪我不該當那袁化風隱在暗處

之時，故意說出血刀還在肅州之事了？」

慕容美說道：「不錯！你這是爲了什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莫要動怒，這是爲了那軒轅剛的爲人，太過霸道，晚輩不得不謹愼行事了！」

慕容美說道：「老弟，你這話未免太籠統了吧？血刀乃是千年古物，等閒不可隨便放置，你既藏放柴房在先，又復輕易的交結了那位羅布衣在後，老弟這也算是謹愼麼？依老朽看來，你只怕是大錯特錯了！」

皇甫英沉吟道：「羅布衣一代隱俠，晚輩將血刀暫時交在他身邊，又有什麼不妥呢？」

慕容美搖搖頭道：「老弟，羅布衣隱居大青山，目的是爲了什麼，你可曾知道嗎？」

皇甫英一怔，說道：「莫非還有什麼緣故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，他隱居大青山，就是爲了想得到血刀！」

皇甫英頓時楞住了。

這可是叫人難以相信的事！只是，出自慕容美的口中，使他又不得不信！

皇甫英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前輩此話如果當眞，晚輩倒是眞的做錯了！」

慕容美長長一嘆道：「老弟台，你這個當可就上大了！羅布衣獲得此劍，只怕就要引出武林一番大變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羅布衣難道也是不安本份之人麼？」

慕容美忽然笑道：「老弟，武林中人物，能有幾個眞正能把名利看得那等恬淡呢？」

皇甫英也笑了！他却想起武林中當眞有幾個人能把名利之心看得極淡，是以他笑了一笑，立即接道：「慕容前輩，就晚輩所知，武林中有幾個人便十分恬淡！」

慕容美脫口道：「誰？」

皇甫英笑着說道：「九華山的三位高人……」

慕容美呆了一呆，問道：「九華三聖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不錯！」

慕容美大笑道：「老弟，杜公僕、丘玄機，和千愚大師三人，在武林中已被人呼作三聖，名氣之大，自然不必再提了，不過，老弟如說他們不再與世爭名，那也不一定呢！」

皇甫英皺眉道：「前輩這等口氣，莫非也有所指麼？九華三聖決不會再爲名利二字，出山惹事吧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他們自己自然不會出山了，但他們三人却是造就了一位非凡的傳人，好像連令尊那一身武功，也不見得比這少年人更强哩！」

皇甫英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晚輩怎的未曾聽人說過？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這不過是月前發生之事，老弟不曾回轉金陵，自然是不知道的了！」

皇甫英被他說得好奇心大起，脫口道：「前輩可知那三聖的傳人是誰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夫聽說，此人名叫祝華揚，一月之前，曾經以師傳劍法，在老弟的府中，擊敗武林中五位頂尖高手的圍攻……」

皇甫英奇道：「在晚輩家中？」

顯然，他有些不相信。

慕容美笑道：「老弟，這事千眞萬確，當時若非令尊和西湖萬花宮主人柳迎楓在座，那五位高手，至少有一半以上非死即傷！」

皇甫英心中有些悲哀，黯然一嘆道：「前輩之言果眞屬實，這位姓祝的少年，豈非是：天下無人可以與他相較了麼？」

敢情皇甫英一向以爲自己乃是四十上下年紀的武林人物中第一高手，但此時聽到慕容美說出三聖已有傳人，而且一身武功，不在自己爹爹之下，頓時大爲洩氣！

慕容美目光一轉笑道：「老弟，那祝華揚所使刀法稱作『霸王刀法』，倘若那楚王的佩刀能够被他得去，正好相得益彰，只怕到時這位祝老弟要變爲刀神了。」

皇甫英搖頭道：「刀在羅布衣手中，這姓祝的是取不到的了！」

慕容美淡淡一笑道：「很難說，羅布衣和那丘玄機的交情，非同尋常，他如果把血刀送給姓祝的少年，那也不是做不到的事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所謂羅布衣可能在得到血刀之後，惹起武林大變，就是指這個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只怕過慮了！晚輩認爲，以九華三聖爲人，教出來的弟子，似乎不應該是個引起武林糾紛之徒！」

慕容美冷笑道：「這話可很難說，老弟，有一件事，你可曾想到過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那祝華揚一身武功，已可擠身當代十大高手之列，如果有人鼓動他，說他可助其成爲天下第一高手，祝華揚難道還不會動心麼？」

皇甫英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……倒也可能！」不過，他語氣一轉，又道：「前輩之意，那是羅布衣存下鼓動這位祝兄之心了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，八成他借去血刀，就是爲了勸那祝華揚……」

皇甫英沉吟道：「倘若如此咱們又該如何？」

慕容美說道：「找到羅布衣，追回血刀！」

皇甫英搖頭道：「羅大叔與晚輩約定，三月之後，在京城振武鏢局還刀，此刻又去何處找得到他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羅布衣離去多久了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盞茶時光，前輩便已趕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一盞熱茶的時光，羅布衣再快，諒也去不了多遠，咱們要追，自是不難……」

皇甫英道：「羅大叔未曾言明眼下去到何處，咱們如何追法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這倒不勞你費心！老朽只消傳下令去，方圓百里之內，便可有人相助你我查探。」

皇甫英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晚輩遵命行事……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弟，這趟鏢，你可放

心交給他們，一路之上，天魔教自會有人代爲開道，你就伴同老夫去找那位羅布衣吧！」

皇甫英心中明白，事到這般地步，自己不同意那也是不成的了！

當下笑道：「好，晚輩這就去交代一聲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朽先去那兵營中一行，頓飯之後，老朽再來……」話音一發，人已騰空而去。

皇甫英心中百感交集，神色不安回到客房，叫過邊志豪、武一藩，說明自己要陪慕容美去追尋羅布衣，鏢車交由他們兩人押運，並且要他們到了適當地方，差人快馬回到江南，向二弟皇甫雄報個訊。

他沒有提到求救，但邊志豪心中自然清楚，皇甫英言下之意，便是要向金陵求助了。

當下低聲道：「大公子之意，此事要不要向老太爺說明呢？」

皇甫英沉吟道：「家父久已不問武林中事，最好是不向他老人家說出！」

武一藩忽然接道：「大公子，兄弟有一句話，說出來，萬望大公子莫怪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武兄但說無妨！」

武一藩道：「血刀關係武林殺刦，此事最好是向老人家說明……」

邊志豪道：「武兄說得不錯，大公子雖然不想驚動老爺子，但是兄弟認爲，這事如是只對二公子說，那也沒有多大的作用……」

皇甫英道：「邊兄，你莫要忘了，舍下還有位武功極高的前輩高人啊！」

邊志豪一怔道：「那兩位？」

皇甫英說道：「家父兩位身邊摯友，『天音醉客』楚狂人和『地煞狂叟』裘不邪……」

邊志豪一怔道：「原來是這兩位高人麼？兄弟眞是不曾想到了！」

皇甫英說道：「邊兄只消差人告訴舍弟，要他約了楚大叔和裘二叔趕到京城振武鏢局，餘下的事情，就不用向他們多說了！」

邊志豪道：「大公子放心，兄弟一下烏鞘嶺，就會差人前去！」

武一藩道：「大公子，老朽有意陪伴大公子同去，不知大公子意下如何？」

皇甫英搖頭道：「不必了！」

他沉吟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兩位一路之上，如是遇到大青三老，不妨告訴他們，就說兄弟獨自回到了金陵！」

邊志豪問道：「如是遇到天魔教的人呢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那就不妨直說，告訴他們，兄弟和他們的堂主慕容美是一道！」

邊志豪眉頭一皺，似是想起什麼，但皇甫英却已站起身子，長長的嘆息一聲道：「一切都仰仗二位兄台，天龍鏢局是七省聯鏢，兄弟頭可斷，血可流，但天龍鏢局的旗號，却是不容人砸！」

邊、武二老悚然一驚，望着那滿臉憤憤之色的皇甫英，不由得同時呆了。

武一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公子，你……不可消沉啊！」

邊志豪却道：「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，大公子，你要保重了！」

皇甫英淡淡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兩位放心，兄弟再笨，也不會拿性命作兒戲……」話音一轉，向二老略一抱拳，接道：「一切偏勞兩位了……」轉身大步而去。

恰在此時，那慕容美也到了門前，兩人招呼一聲，便自顧向前奔去。

兩人一路不曾停留，第二天中午時分，就已抵達了蘭州城內。

慕容美領着皇甫英住進一家名叫「一品香」的大客棧，胡亂的吃了些東西，慕容美便獨自出門而去。

過了約莫兩個時辰，皇甫英打坐方罷，慕容美便已匆匆的趕了回來。

不等皇甫英查問，慕容美已低聲道：「大世兄，咱們可以動身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査出羅大叔的去向了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査出來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就是這蘭州城外……」

他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老朽有一句話，不能不先行說明！」

皇甫英一怔，道：「前輩如此愼重，莫非此行危險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前輩都有了顧慮，只怕這凶險當眞是不同凡响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陝甘一帶，乃是臥虎藏龍之地，羅布衣眼下藏身之處，就是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武林絕地！」

皇甫英皺眉道：「什麼絕地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弟，蘭州城外不遠，有一處所在，喚作金家崖，武林之中，你可曾聽到有人提過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不曾聽人說過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老朽說將出來，只怕你老弟不大相信，這金家崖比那大雪山天魔教總壇，幾乎不相上下，這險凶兩字，老弟認爲當得起麼？」

皇甫英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朽知道你不大相信！但老朽却早已知道，這金家崖乃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地方，雖然到目前爲止，老朽不知道這金家崖首腦之人是誰，但主持其事的人一身武功，老朽却是略知一二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照你老這麼講，此人武功定然很高了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他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本教總護法袁化風曾經前往崖上探査過一次，當日若非袁化風見機得快，加以他輕身功夫過人一籌，可就難以全身而退了！」

皇甫英心中一凜，暗道：「這人武功，果然不弱……」

但他心中却道：「袁化風的武功，晚輩已然見識了；他雖然敵不過那人，也並不見得表示金家崖主事之人的武功，不在軒轅教主之下啊！」

慕容美說道：「老弟，袁化風那次探山，並未見到首腦人物，據袁化風說，他當時所遇到的不過是崖上的一名當值弟子而已！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一名當值弟子，便可擊敗袁化風，那麼這金家崖果然是不簡單了！」

慕容美忽然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老弟，羅布衣竟然去了金家崖，眞是對咱們大大不利之事……」

皇甫英問道：「咱們可是要去金家崖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他語音一頓，道：「不過金家崖何等凶險，你我是非去不可了！」

皇甫英雙眉一揚，笑道：「前輩不必担心，大丈夫生亦何歡，死也何懼？咱們就仗着這一身武功，闖闖這等奇絕之地，至少也是生平一樁快事！」

他說得豪氣干雲，倒叫慕容美大感意外。

慕容美笑道：「老弟不愧劍神之子，當眞是豪邁過人……」

皇甫英抱拳道：「前輩過奬了！」

慕容美略一沉吟道：「老弟，咱們這就前去金家崖，你……可有什麼事要交代一番？」

言下之意，乃是要皇甫英準備後事一般。

皇甫英呵呵一笑，說道：「不必了！有前輩同行，諒那金家崖還傷不了你我性命！」

慕容美笑笑道：「老弟如此相信老朽，倒叫老朽不得不捨命與他們一搏了……」當下兩人便自出了「一品香」直奔城外金家崖。

三十里不到的路程，在兩人看來，有如轉顧之間，頓飯時光不到，便已抵達了崖下。

慕容美沿着一條窄窄的山徑，向山上行去，只見他走了約莫里許，便自停下步來。

皇甫英心中暗覺奇怪，正想探問爲何不走，只見打左側一處山石後方，迅快的轉來一名大漢。

此人急步走到慕容美面前，十分恭敬的說了幾句話，便又隱向巨石之後。

慕容美眉頭微微皺起，沉吟了半刻沒有說話。

皇甫英有些耐不住，低聲道：「前輩爲何兀自沉吟不語了？」

慕容美長長一嘆道：「老弟，這金家崖果然不大好對付。」

皇甫英詫異的問道：「前輩何出此言？咱們總不能就此退去吧！」

敢情他此刻担心，血刀眞被羅布衣送給了祝華揚，是以反倒比慕容美更爲着急了。

慕容美笑道：「咱們自然不能退走！只是……」他忽然低聲接道：「老朽在來此之前曾經獲悉本敎的一位護法，已然先行上崖而去，適才本敎派來此間的弟子來告，那位護法已然被他們擒去了！」

皇甫英暗道：「天魔敎的護法，在武林中必然也是大有名望之人，對方竟能將他活捉了去，無怪慕容美心中有些不安了！」只是，他口中却道：「貴敎派的是那一位護法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雙手劍蕭樂生！」

皇甫英怔了一怔道：「蕭大俠麼？他……不是武當的俗家長老嗎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正是這位蕭兄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蕭大俠雙手使劍，武功在武林中也算得上一流高手了！對方眞能將他生擒而去？莫非……蕭大俠有意如此吧！」

慕容美聞言，不禁一呆道：「有道理！若非老弟提醒，老朽眞要被他們嚇住了！」語音一頓，笑道：「走，咱們就先闖上去瞧瞧！」

忽然展開身形，宛如星丸跳擲的，眨眼去了十丈。皇甫英也不怠慢，急急跟了上去。

穿過了三處山脊，兩人已然停身在一座削立的危崖之上！

慕容美舉目打量一番，指着危崖對面的一片林木，道：「老弟，那片樹林之中，似是建有房屋，八成就是對方聚居的所在……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咱們直走過去。」

原來由這面危崖，到對面林木之間，乃是一座深可百丈的深澗，雖然兩面相距不過兩里遠處，但如攀下危崖，再向對面山崖攀去，設若對方在山壁間設有埋伏，自己兩人可能十分危險了。

皇甫英忽然發問，也正是看出了這一點，慕容美聞言，不禁笑道：「咱們由側面繞行過去！」

皇甫英沉吟了一下道：「前輩之意，咱們由原路退回，再繞行過去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……」他忽然壓低了嗓門，又道：「但咱們還有一個辦法可走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露出自己身份求見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之話，要對方接引我等過去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正是如此！」

皇甫英自踏上這片危崖，就覺出有些不對勁，因爲此處叫金家崖，雖然這片危崖，便是對方重地，怎會自己等現身以後，對方一直沒有動靜呢？

此刻聞言，不禁笑道：「老前輩，晚輩有件事甚是不解，尙盼你告知所以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覺得，這片危崖，似乎便是那金家崖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很可能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倘若這兒便是金家崖，即令對方是住在對面那片森林之中，此處多少也該有人看守啊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弟之話，可是說對方太大意了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不止於此，晚輩倒認爲，對方可能是安排了什麼陷阱，等你我前去誤闖……」

慕容美冷笑道：「諒他們不敢！」

餘音未巳，突然一陣冷笑，傳入兩人耳中。

皇甫英心中暗道：「果然有人隱在一旁。」

慕容美却是立即沉聲大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冷笑之聲，應聲斂去，只見右側崖壁之下，冒出來兩條人影。

皇甫英凝目望去，只見來的乃是一男一女，年紀約在廿四五歲間，舉止從容，一副自高自大的模樣。

慕容美一見這一雙男女，如此年輕，

彷彿覺得有些意外，接口喝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那身穿紫衣長衫的少年，一剔雙眉，冷笑着說道：「尊駕亂闖金家崖，自應先行報出名號才是，那有客人先問主人的道理？」

他這兩句話，說得甚爲合情合理，使得慕容美一時爲之語塞，不好反駁，當下笑道：「說得好，老夫複姓慕容，單名美字，你們可曾聽說過？」

那少年男女似是吃了一驚，互望了一眼，由那黑髮披肩的白衣少女輕啓朱唇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黑杖神翁慕容美前輩，妾身等眞是失敬了！」

紫衫少年抱拳一禮道：「晚輩馬長青，這是在下的師妹花玉茹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兩位的師長，不知是那位高人？」

花玉茹恭聲道：「家師就是此間主人，武林中稱作『寒山玉茹』……」

慕容美失聲道：「金二娘麼？」

紫衣少年馬長青道：「不錯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這麼說，那武功山的飛雲洞主雷震聲，不就是你們的師公麼？」

花玉茹笑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慕容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了？」

慕容美搖頭道：「令師與老朽倒是未曾謀面，但你們的師公雷震聲，與老朽倒是多年故友！」

馬長青雙手抱拳道：「慕容前輩，這位兄台旣與你老同來，必然也是一位武林中大俠了！」

慕容美大笑道：「不錯！這位老弟複姓皇甫，單名一個英字，武林中稱爲『一劍鎭江南』，兩位不會不知吧！」

馬長青劍眉聳動，目光在皇甫英身上連轉，笑道：「天龍鏢局的總鏢頭，劍神皇甫老人的大公子，果然是名氣極大，馬某失敬了！」

他口中雖是一片推崇之詞，但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心中决無半點佩服之意！

皇甫英自是心中不快，但他可是甚有涵養，只是淡淡一笑道：「馬兄好說，區區賤名能蒙看重，實是在下之幸了！」

花玉茹嬌笑一聲道：「你是皇甫大公子麼？劍神老前輩的那套無敵劍法，不知大公子學過沒有？」

皇甫英突然大笑道：「家傳武功，在下自然也學習過的了！」笑聲一歛，不禁心中動疑，接道：「但不知姑娘問這個爲了什麼？」

花玉茹格格一笑道：「聽說劍神的劍法，擧世無敵，妾身只不過想見識見識而已！」

皇甫英怔了一怔，忖道：「這丫頭莫非是要向我挑戰麼？她胆子果然不小！」

但他口中却淡淡一笑道：「姑娘，武林中傳言，不可盡信，無敵二字，只是他們對家父抬愛而已！」

這等口氣，聽在那花玉茹耳中，倒不好意思硬要逼他出手了，只得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大公子謙遜得很啊！」

皇甫英心中不由得苦笑了一聲，暗道：「放過今日，我又幾曾這等謙遜過一次呢？」不過，他口中却是不會說話！

馬長青目光一轉，向那慕容美道：「慕容前輩聽說榮任天魔敎玄冰堂堂主之位，今日怎得有空來了金家崖？可是奉了軒轅敎主之命，有何貴幹來此間麼？」

慕容美心中暗道：「好刁蠻的娃兒，這等明知故問的手段，又怎能難得倒老夫呢？」

當下笑道：「不錯！老夫正是有事而來！」

馬長青笑道：「前輩有什麼事，何不說出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老夫此來，一則想拜見令師，二則想查明一下，本敎一位護法，是否誤闖貴崖……」

馬長青聞言笑道：「不巧了，前輩的第一個心願，只怕無從得償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馬長青道：「家師向例，非特別邀請之人，一概不見，前輩縱然相訪，家師也不會應允的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原來如此老夫的第二樁呢？」

馬長青道：「前輩所問的第二樁事，晚輩倒可以相告，貴敎果然有一位護法闖上本崖，被在下的一位長輩擒下，關在地牢之中了！」

慕容美眉頭一皺，沉聲道：「蕭樂生一身武功不弱，貴崖是那一位能夠將他生擒活捉了？」

顯然，慕容美有些兒不相信！

馬長青笑道：「像蕭樂生那等武功之人，金家崖能夠將他生擒活捉的人，至少有十名出頭！」

慕容美只聽得臉色大變，怒哼了一聲，一話不發。馬長青轉向皇甫英道：「皇甫兄到此，莫非也有什麼貴幹麼？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在下此來，也想打聽一人！」

馬長青道：「巧得很啊！但不知皇甫兄找的那一位？」

皇甫英回答道：「劍掌雙絕羅布衣山主！」

馬長青臉色陡然一變，脫口道：「羅山主麼？皇甫兄何以知他來了此地？」

他如此反問，不啻巳然承認了羅布衣在金家崖了。

皇甫英笑道：「在下與羅山主分手不過三日，他去了何處，在下自然是知道的了！」

馬長青沉吟了一下，接道：「羅山主在此，皇甫兄只怕一時見他不到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爲什麼？羅山主乃是在下長輩，在下求見，他不會拒絕的，但望馬兄能代爲傳禀一聲……」

馬長青搖頭道：「此事兄弟不敢担待，尙望皇甫兄莫要强人所難！」

皇甫英說道：「馬兄不敢通禀，不知當有何法，可使羅山主知曉在下巳然抵此呢？」

馬長青道：「據兄弟所知，只能等到羅山主離去之時，皇甫兄再行求見了！」

皇甫英皺眉道：「這個……在下只恐等他不及了！」

馬長青笑道：「皇甫兄你如沒有耐心，那只好暫時不見羅山主了！」

皇甫英略一沉吟道：「馬兄，在下乃

是專程前來見羅山主，不想開罪令師，馬兄執意不允代爲通稟，說不得兄弟只好硬闖了！」

馬長青冷冷一笑道：「皇甫兄要硬闖麼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事在兩難，兄弟只怕要得罪了！」

馬長青雙眉一揚，尚未答話，花玉茹忽然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大公子，你想動武，妾身正想領教，這倒妙得很，公子何不拔劍一試？」

皇甫英心中暗道：「在下乃是堂堂男子，豈肯與你這女流之輩動手？」轉念之間，接道：「姑娘，在下並非爲了較量武功而來，最好是兩位通融一下……」

花玉茹忽然冷冷一笑道：「沒有什麼能通融，金家崖向來不在武林中行走，你們找上門來欺人，還說不想動手，這話有誰相信？」

她話音一頓，伸手拔出肩頭長劍，喝道：「要想見羅山主，公子先勝了妾身再說！」

皇甫英大感爲難，望了慕容美一眼，苦笑道：「慕容前輩……」

慕容美淡淡一笑道：「老弟，那位姑娘說得不錯，咱們如想入內，恐怕非得動手不可呢！」

皇甫英本想要他解圍，誰知他說出這等話來，豈非是火上加油了麼？

馬長青這時也道：「不錯，皇甫兄若是要想入內，大概只有勝了兄弟才成！」

皇甫英心中千迴百轉，一時竟拿不定主意！

不過，忽然念及，只要能夠入內見羅布衣，自己即使得罪了金二娘弟子，諒也不會有多大的關係了！頓時，他豪氣大發，取出佩劍，向馬長青一拱手道：「馬兄，在下迫於無奈，只好獻醜了！」

他不但存下速戰速決之心，也存下避開和花玉茹動手之意，是以語音一頓，立即唰的一劍，向馬長青刺去！

馬長青決未想到皇甫英身爲劍神之子的身份的人，竟然毫不謙遜的說打就打，一時迫得大爲狼狽，只見他又要退讓，又要拔劍，弄得幾乎一招之下，就敗在皇甫英手中！

花玉茹大大的一驚，櫻唇一撇，右手銀劍一擺，竟是半聲不响，直向皇甫英的後心刺了過去！

慕容美白眉暴剔，大喝道：「姑娘豈可暗劍傷人？」

他雖然出聲喝罵，但是却並未出手攔阻！

不過，皇甫英已即時有了警覺。如欲傷敵，就將難以自保，兩害相權，寧取其輕，皇甫英左肩一斜，橫踏兩步，花玉茹的劍鋒，堪堪由他左肋穿了出去，不過是毫厘之差，未能觸及自己。

而馬長青也適時壓力大減，喘了一口氣。

皇甫英冷冷一笑道：「兩位聯手最好，免得在下多費一番手脚……」

花玉茹冷哼道：「憑你也配要我們聯手麼，妾身一人就足夠打發你了！」銀劍一舉，當胸刺來。

皇甫英原就不想與她動手，才會對那馬長青驀然出手，此刻却終於逃不過與她一戰，心中自是大大的不快！

一臉怒意，全都打四面八方擁來，却一下子集中在右手寶劍之上，只見他大喝一聲道：「姑娘自找無趣，休怪在下心狠了！」

寒光電閃而起，一招「驚濤拍岸」，洒起百朵劍花，將那花玉茹罩在無邊劍光之下。

這一招威力之强，倒是花玉茹生平僅見。

她陡感自己的銀劍竟是遇上了千斤重壓一般，休說施展不開，甚至連抽回都已不大可能！

刹那之間，她粉面花容失色，發出一聲尖叫。

敢情皇甫英這一招乃是「無敵劍」法中的要命三式之一，一旦出手，勢必傷人，花玉茹的功力本就比不上皇甫英，又怎能避得開皇甫英這一劍？

但皇甫英總算手下留了一點香火之情，長劍僅僅將花玉茹的右臂劃一道長約七八寸的傷口而已！

鮮血點點滴下，花玉茹嚇得一連退了五尺！

馬長青更是不曾想得到，眼見花玉茹負傷流血，頓時忘了利害得失，一振寶劍便向皇甫英攻來。

皇甫英雖然一招傷了花玉茹，手中的劍勢並未撤回，馬長青攻了過來，正好引發了他的下一式劍法，只聽得「噹……噹……」兩聲脆响，馬長青悶哼一聲，也自向後踉蹌退出數丈！

執劍的右手，慢慢的垂了下來，右胸的前方，衣衫裂開尺許，雖然他左手業已按向傷口，但大量的熱血，却從指縫之中漏出。

皇甫英一招兩式，連傷對方兩人，慕容美看得在旁不住點頭，笑道：「老弟，令尊無敵劍法，你已盡得精髓，克敵收功，可喜可賀！」

皇甫英臉上未現喜色，反倒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家父曾經交代過晚輩，錯非遇上過强的對手，不許我施展這等招術，晚輩一時怒極，竟然無意中使了出來，傷了馬兄和這一位姑娘，倒叫晚輩心中好生後悔……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妨事，老弟若不抖露一兩手，咱們又怎能見得到金家崖的主人？」語音一頓，目光轉向馬、花二人，喝道：「兩位如再拖延時光，老朽可也忍耐不住了！」

馬長青此刻正在敷藥止血，聞言却是不曾答話，花玉茹大眼睛眨了兩眨，恨恨的頓足道：「你們跟我來……」

嬌軀一擰，便向崖下行去。

慕容美發現，花玉茹正是朝着適才現身之處行去，便已料想到，這崖下必然有一條通往對面的秘道！

當下和皇甫英舉步緊緊相隨，順着條蜿蜒曲折的石徑，攀下崖去。

三人走下不及十丈，花玉茹轉身走進一個石洞。

皇甫英雖是覺得奇怪，但慕容美既然不說什麼，他也不再多問，兩人竟是一步一趨，隨着花玉茹而行。這石洞高約一丈

，寬約八尺，但向內的深度，却是一眼無法瞧盡。

花玉茹進了石洞，便舉手向左面的一處石壁按去，兩人耳中聽得一陣噹啷之聲傳來，花玉茹手按之處，已現出一扇可容一個人進出的門戶。

花玉茹冷冷的向兩人道：「由此下去，可達谷底，兩位請吧！」

聽她的口氣，她是不打算下去的了。

慕容美淡淡一笑，沒有說話，但皇甫英却道：「姑娘不去麼？」

花玉茹道：「妾身今日當值，自然不能回莊了！兩位如是不敢入內，那就不如回到崖上，也許再過三五日，羅山主就可出山了！」

她口氣很平靜，但言下之意，却是極不友善！

皇甫英聽得忍不住大笑道：「刀山劍海，在下也不懼怕，諒這小小石洞，又豈能嚇得倒我？」

竟然當先舉步，向洞內走去。

慕容美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弟說的是，咱們好歹也得冒一點危險才成！」

兩人走入石洞，耳中却聽到花玉茹冷笑道：「大公子，一劍之仇，妾身遲早要找回……」

皇甫英大笑道：「區區隨時候教……」說話之間，兩人已斜斜走下十丈。

洞內經年不見陽光，是以十分陰暗潮濕，但兩人均是武功高强之士，故而行來並不覺得怎麼費力。

深入約有百丈，地勢忽然轉爲平坦，慕容美極目向前望去，遠處已然露出一綫天光。

當下兩人脚下加勁，轉眼之間已然出了山洞。

花玉茹沒有說錯，洞外果然是一處深谷。

但花玉茹不曾說明這谷中有否別人等候引路，人立身洞口，却是一時打不定主意，怎生攀上對面的峭壁。就在他們遲疑之際，忽然一條人影，由右側的山角一閃而至。

原來這石洞的出口，所見谷中地方不大，這時忽然有人由右側山角處轉來，頓時使得兩人明白那金二娘的莊院，八成不在對面的懸崖之上，而是在這深谷之中。

皇甫英舉目望去，只見這現身之人，乃是一位年約七十出頭的禿頭老翁，褐衫赤脚，面色紅潤，行動之間，不見一絲老態！



古方笑道：「兩位駕臨敝莊，未知有何事故？」

寒山玉女尋俠踪

這位禿頭老人站在兩人身前，仔細看了一眼，忽然大笑道：「我道是那方的高人，原來是天魔教慕容堂主，眞正是失敬了！」

慕容美聽得一驚，暗道：「這人怎的一眼就能認出了老夫？」

敢情慕容美却是認不出這老者是誰，是以心中吃驚！

皇甫英眼見慕容美的神色，便知這老者的來歷，慕容美不曾認出，當下笑道：「區區皇甫英，隨同慕容前輩拜訪貴莊，不知老人怎麼稱呼，也免在下失禮！」

禿頂老人雙眉一揚，接道：「噢！閣下原來是皇甫大公子，無怪那兩個孩兒不堪你們一擊了！」

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老夫古方，大公子只怕沒有聽人說起過吧！」

皇甫英眉頭一皺，心中正在尋思，武林中幾時有過古方之名！

但慕容美赫然一震，笑了一笑，抱拳道：「九轉金輪古兄的大號，兄弟則是久已耳聞，但古兄三十年前在江湖露面，想不到却是在此深山幽谷享那人間清福，眞正叫人欣羨得很！」

「九轉金輪」古方呵呵一笑道：「慕容兄好說了，兩位駕臨敝莊，不知爲了何故？」

慕容美一笑道：「兄弟和皇甫兄弟特來拜訪貴莊主人，尙煩古兄代爲引見！」

古方沉吟道：「敝莊主人，向來不見

外客，但慕容兄乃是當代高人，敝莊主人，自是不便堅拒了。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古兄抬舉了！雷夫人現在何處靜坐！古兄能否即爲引見？」

古方道：「引見不敢當了！對慕容兄而言，雷夫人還不能這般托大！」

語音一頓，接又說道：「金家莊藏在深谷，多年來從無他人前來，但連日來却是佳賓迭現，倒叫老朽感覺到有些兒不尋常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貴莊還有什麼高明在座麼？」

古方笑道：「不錯，慕容兄，老朽三十年不履江湖，近日江湖之上，是否又發生了什麼變故不成麼？」

慕容美淡淡一笑道：「三十年人事滄桑，武林中的變化，自是不少，不過，驚天動地之事，倒也不曾有過！」

古方見他答得不費思索，自然不會料到，他把眼下最是重要的一件大事，瞞得乾乾淨淨的了！

當下笑道：「慕容兄既是這麼說，倒敎老朽釋去了不少疑慮了！」語音一頓，伸手肅客，又道：「轉過此處山峽，即可見到金家莊，兩位請隨老朽入莊……」

側身舉步，向山角行去。

慕容美在古方轉身之際，暗用傳聲向皇甫英道：「老弟，記住出入路綫……」

皇甫英心中一動，立即傳聲應道：「晚輩記下了！」

兩人跟在古方身後行去。

轉過那處突出的山峽，兩人只覺眼前一亮！

敢情這山角的後面乃是一處綠草如茵的花園。

目光所及，在那花園的盡處，竟是一片莊院，大大小小的房舍，不下百餘間之多。

那片房舍，分佈在花木之中，顯得十分幽靜！

古方站在花草中，指着那一爿房舍，笑道：「這便是金家莊了！」

慕容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果然是一處世外桃源，古兄隱居此間，這三十年必然武功精進極多了！」

古方笑道：「不敢，慕容兄請啊！」

三人迅快的穿過那片綠茵草地，來到一間極大的房舍之前。

原來這金家莊因是修建在深谷之中，故而並無一般莊院的圍牆和正門，那些房舍看來是零零落落的隨便搭建，但慕容美却已一眼瞧出，每棟房舍，都有一定的位置，雖然他一時還弄不明白，這些屋宇是否按照某一種陣法的排列，但其中必然有什麼蹊蹺！

皇甫英心中也覺出這些屋宇的怪異，當下眉頭一皺，正待出口相問，那古方已呵呵一笑道：「金家莊的房舍，乃是按照兩儀六合陣所修建，這也不過是防止一般武林人物前來騷擾，在兩位行家眼中，自然是不值一笑了！」

皇甫英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他爲何自己說破了呢？」

慕容美却是大笑道：「古兄盛情，眞叫兄弟十分感激，憑着古兄這份心意，兄弟決不會與那雷夫人作對了！」

古方淡淡一笑道：「多謝慕容兄這句話，古某爲金家莊的千餘男女慶幸……」

皇甫英聽得兩人對答，心中有些納悶，但口中却又不便動問，只好看着他們發楞。

慕容英這時却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古兄，不瞞你說，天魔敎在武林中雖然聲名不好，但兄弟却還知潔身自愛之道，甚至連軒轅敎主，也不失一位雄才大略之士，其所以弄得武林朋友一聽天魔敎之名，便自側目，原因正是在那些不知長進的下屬之人……」

古方笑道：「慕容兄所說，兄弟信得過！」

說話之間，已引着兩人，走進那間房舍。

皇甫英擧目四望，只見這是一間很大的廳房，屋內的陳設，除了一張八仙桌，四條長櫈和弍張木椅而外，竟然是別無一物。

古方沒有在這間屋內停下，却是領着兩人，由屋後穿了過去，沿着一條白石小徑，轉向一處小小的白石砌成的閣樓。

這棟閣樓連在一道小溪之旁，繞樓均是梅林，老梅枝椏之間，却可見到四五棟涼亭水榭。

古方指着閣樓笑道：「雷夫人一向住在這棟石樓之內，兩位且在亭中稍待，老朽這就前去告知雷夫人……」

慕容美抱拳道：「有勞古兄了！」

古方淡淡一笑，飛身直奔向那小小閣樓。

過了沒有多久，只見古方又急步而回，但臉上却是充滿了笑意。

慕容美低聲向皇甫英道：「老弟，少時見到那金二娘時，非到萬不得已，咱們可別口出粗言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這個晚輩省得……」說話之間，古方已到身旁，他抱拳對兩人一笑道：「雷夫人有請兩位入內一敍……」

他話音一頓，遲疑了一下，又道：「慕容兄，兄弟有一件事甚是不解，不知慕容兄可否見告？」

慕容美被他問得一怔，心想，他是有什麼花樣出麼？口中却道：「古方有何見敎？」

古方道：「雷夫人隱居此處，已有整整三十年，最近十年之中，從未在她靜住之處，接見過任何客人，兄弟一說慕容兄和皇甫大公子求見，雷夫人便立即傳言相請，這中間想必另有什麼道理，但不知慕容兄今日求見，究竟爲了何事？」敢情他正是問的他們眞正來意。

慕容美自是不願解說明白，當下借題發揮道：「古兄，雷夫人此擧究竟爲了什麼，兄弟也胡塗了，至於兄弟來此之意，無非是拜望雷夫人而已！」

任何人都可以聽出他避重就輕之意，古方那有不知之理？不過，像他們這等身份之人，輕易也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，只好一笑道：「此事雖然奇怪，但兄弟相信，雷夫人必有主張，兩位請啊！」

三人當即向那閣樓行去。

到了近前，皇甫英由於發現了這樓梯上的扶梯，竟然裝在石樓的外沿，並非是由那正門入內，再行上樓。

古方領先而上，皇甫英暗暗一算，這扶梯沒有十二級，足見樓高不及五丈。

上得樓來，乃是一條黑黑的走廊，沿着走廊去，皇甫英發現一共經過了四扇緊閉的門戶，方始轉到一間佛堂般的正門。

金家崖正對着這間廳屋，由內望外看，金家崖上的一切，依稀可以瞧得清楚。

慕容美一步踏入這間佛堂，不由得面色一變，雙手抱拳，朗聲道：「老朽慕容美，冒昧打擾夫人清修，罪過得很！」

原來在那佛龕之下，一隻草編的蒲團之上，正盤膝坐了一位白髮老婦人。

慕容美語音一落，那白髮婦人雙目緩緩抬起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身避居山野，原只想圖個六根清淨，不料三十年於茲，江湖朋友仍不肯讓老身淡忘，眞正是意料不到得很……」語音一頓，目光轉向皇甫英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位可是皇甫大公子麼？」

皇甫英已然從對方的口氣中聽出這位老婦人便是當年名震一時的「寒山女」金二娘，當下那敢怠慢，連忙一躬到地，大聲道：「晚輩正是皇甫英！」

金二娘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令尊好嗎？三十年中不見劍神丰采，料必他那無敵劍法又創出了不少絕招啦。」

皇甫英道：「多謝前輩關懷……」

金二娘伸手一指兩側的木椅，向慕容美道：「慕容兄和大公子請坐啊！」

兩人告了罪，坐定。

金二娘看了古方一眼，又道：「古兄，那雙手劍蕭樂生現在囚着何處？」

古方道：「囚在地牢之中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有勞古兄走一趟，將那蕭樂生放了。」

古方皺眉道：「嫂夫人不打算追究他冒犯之罪了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看在慕容兄面上，放他算了！」

慕容美一見金二娘這等看重自己，心中大感不安，連聲謝道：「承蒙夫人看得起老朽，老朽感謝得很……」

古方笑道：「可要將他帶來此處？」

金二娘搖頭道：「不用了！但要限他立即出山！」古方應聲而去。

金二娘這才向慕容美道：「慕容兄，你今日來此，可就是爲了蕭樂生之事，老身已將他放走，慕容兄大可安心了！」

慕容美抱拳道：「多謝夫人賞光了！」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不過，老朽還要向夫人打聽一個人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那一位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羅布衣羅兄，他可在此處？」

金二娘聞言，忽然沉默不語。

皇甫英接道：「老前輩，晚輩今日便是專程前來要找羅大叔，羅大叔如在此處的話，萬望老前輩容許晚輩見他老人家一面！」

金二娘緩緩的嘆息了一聲，道：「羅布衣果然在此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他恐怕不敢見人……」

皇甫英一怔，脫口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羅兄果然在此，老朽不信他不肯出來一見吧！」

金二娘苦笑道：「慕容兄，羅布衣是老身的甚麼人，你可知道？」

慕容美也不由聽得一呆，道：「這個……老朽倒是未曾聽人提起過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羅布衣乃是老身的姑表之親，算來他是老身的表嫡親兄！」

慕容美似乎微微一震，暗道：「看來今日想從羅布衣手中取劍，只怕不大容易了！」

但他口中却道：「原來羅山主乃是夫人的表兄，難怪羅兄會趕來金家崖了！」

金二娘略一沉吟，道：「慕容兄，你找老身的羅表兄，究竟是爲了甚麼？」

慕容美聞言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他尙未想到金二娘會如此單刀直入的問將出來，竟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！

皇甫英眼見慕容美怔怔的不曾說話，當下脫口接道：「晚輩和慕容美前輩同來，不過是爲了向羅大叔取回一柄晚輩的兵刄！」

金二娘皺着眉道：「哦？大公子的兵刄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不錯！」

金二娘長嘆一聲道：「大公子，你這位羅大叔已然身負重傷，躺在床上，要想見他，只怕不大方便吧！」

羅布衣身受重傷之事，只把慕容美和皇甫英聽得臉色大變，呆了半晌！

慕容美看了皇甫英一眼，沉聲道：「金夫人，羅兄的傷勢可是很重麼？」

金二娘說道：「傷在肺腑，自然是很重。」

慕容美道：「夫人可曾查出是甚麼人傷了羅兄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羅表兄一身武功之高，已非一般高手可敵，能夠傷他的人，武林中更是屈指可數，老身雖然尙未瞧出，但等老身找到那種武功家數，自然你可知道他是傷在何人手下了。」

慕容美道：「是掌傷還是劍傷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是掌力所傷。」

皇甫英道：「羅大叔號稱劍掌雙絕，不論是劍是掌，武林之中又有何人能夠傷得到他呢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大公子說的不錯，老身也正是爲了此點不解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羅兄武功高絕，倘是他並非受人暗算而傷，這位傷他之人的武功，豈不十分可怕麼？」

金二娘沉吟道：「老身說過，武林中能夠在激鬥之中傷了羅表兄之人，屈指可數，慕容兄如果想上一想，也許就可想出一些眉目了。」

慕容美道：「聽夫人之言，羅兄可是受人暗算了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羅表兄並非爲人暗算，他身受掌傷，乃是被人以重手法擊中了前胸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傷在前胸麼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不錯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人武功，較之你我所想還要高出多多了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老身也是這樣想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雷夫人可曾猜想過，這是那一位高手所爲麼？」

金二娘說道：「老身曾經細數武林高手，有着這等功力之人，大概不會超出六

位。」

皇甫英脫口道：「那六位？」

金二娘回答道：「九華三聖中的杜公僕。」

慕容美道：「杜公僕與羅兄乃是至交，他定然不會下手了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老身也認爲他不會下手！」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還有就是貴敎的敎主軒轅剛和慕容兄了。」

慕容美道：「軒轅敎主倒是有此能耐，但老朽自信無此功力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慕容老前輩與晚輩一直在一起，那自然是不會下手的了！但不知還有甚麼人有此等武功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老身的外子，或者有此功力。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飛雲洞主雷兄，當然有着這等本領，但是老朽相信他不會下得了手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外子遠在武功山，並未離開，他當然下不了手的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還有兩位呢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那就是祁連二位老魔頭了。」

皇甫英一怔道：「可是那書魔靑虛老人和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麼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正是他們兩人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聽得這兩位老人個性十分怪癖，介乎正邪之間，如是他們下手，倒有可能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老身先前把這六人涉嫌可能，作過一番比較，除了外子和杜公僕，其餘四位，似乎都有可能，但慕容兄既然和大公子一直在一起，當然是可以剔除了。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是三人可疑了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不錯。」

慕容美說道：「敝敎敎主，此刻尚在大雪山之中，只怕傷了羅兄之人，並不是他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那也不一定，慕容兄焉知他不曾在你離開之後，便自跟着進入陝甘地帶呢？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軒轅敎主向不輕易出山，一旦下山，本敎弟子必然接到信息，老朽離山以後，尙無跡象顯示敎主已然下山，此事八成不會是敎主所爲了！」

金二娘冷冷一笑道：「慕容兄最好莫要這等自信，且待羅表兄可以說話之後，咱們一問便知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羅大叔竟然連話也不能說了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羅表兄重傷之後，勉拚餘力，趕來此間，幾乎已到油盡燈枯之期，老身已用上乘療藥救治，眼下藥力剛剛行開，尙在昏睡之中，只等羅表兄醒來，這許多問題，都可迎刄而解了！」

慕容美點頭道：「正該如此，只不知羅兄要到幾時方可醒來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羅表兄已然睡了三天，至遲今日黃昏時分，就該醒來了。」

皇甫英看了慕容美一眼，說道：「老前輩，咱們可是要在這兒等那羅大叔醒來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當然要等！」

金二娘接：「兩位既然來了，自是應該等到了老身的表兄醒來了。」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大公子，老身還有一件事想向你請敎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前輩有何見敎，　說無妨！」

金二娘說道：「大公子說是要找老身的表兄取回一柄兵刄，但不知那是甚麼兵刄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一把寶刀！」

老二娘皺眉道：「羅表兄抵此之時，身上並未携帶寶刀啊！」

慕容美呆了一呆道：「沒有寶刀？莫非……莫非那傷他之人，已將血刀搶去了麼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慕容兄，那……把寶刀，可是甚麼神物利器麼？」

慕容美回答道：「可不是一支千年神物，否則，羅兄想必也不會身受這等重傷了。」

金二娘臉色一變道：「老身明白了，古兄前幾天曾經說過，那楚項羽的佩刀，已然在肅州露面。莫非皇甫公子交給羅表兄的，便是這支神物寶劍嗎？」

皇甫英苦笑了一聲道：「晚輩……正是將這刀交給了羅大叔……」

他似是對羅布衣身負重傷之事大感抱歉於心。

金二娘忽然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這眞是意外之災了！但不知大公子怎會將寶刀交到羅表兄手中？」

皇甫英道：「晚輩乃是在烏鞘嶺見到羅大叔，他眼見天魔敎有人覬覦此刀，便要晚輩將血刀交給他携往京城，誰會想到，竟給羅大叔帶來了這番災禍呢？」

金二娘目光在慕容美身上一轉，沉聲道：「慕容兄，你也是天魔敎中的一位堂主，那天魔敎既是也想奪取此刀，慕容兄又怎會和皇甫大公子走在一起？」

慕容美嘆息了一聲道：「說來只怕雷夫人不相信，老朽雖是奉命奪取血刀，但是暗中却有將護皇甫公子之心，否則，老朽也不會與皇甫公子走在一處了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大公子想必是相信了慕容兄之言了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本敎之人，曾被老朽當着皇甫老弟之面喝退，他怎會不信！」

皇甫英接道：「晚輩果然信得過慕容前輩！」說話之間，只見古方領着幾名靑衣小婢，走了過來，那小婢們手中，捧了不少食用之物。

金二娘微笑道：「兩位遠道而來，荒山沒有甚麼山珍海味接待，粗茶淡飯還望兩位莫要見怪。」

那四名小婢，已將飯菜在佛堂左側的八仙桌上擺好，金二娘語音一頓，便和古方肅客入座食用。

末後四人用過了飯，古方已然知道了兩人來意，但是他却未作任何表示，只是吩咐立在一旁的小婢，通知全谷，小心戒備。

敢情，他防着有人跟在皇甫英身後潛行而來。

四人在佛堂中略爲調息了一陣，只見一名少女走來，在金二娘耳邊低低的禀告了一會兒，金二娘臉上驀然變色，揮了揮

手，道：「知道！」

那名少女，立即轉身而出。

古方白眉聳動，低聲道：「宛姑娘匆匆而來，莫非是有甚麼事故麼？」

金二娘道：「後山附近，似乎有人在那兒走動，老身已暗示他們，任何人硬闖後山，均爲格殺勿論。」

古方沉吟道：「這會是甚麼人？」

金二娘看了慕容美一眼道：「倘若老身猜得不錯，這些人只怕是慕容兄的屬下了。」

慕容美微微一驚道：「這個……只怕不是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據小徒相告，他們之中，有一位便是以往來過本門的袁化風，慕容兄，那袁化風在天魔敎中可是担任護法之職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他話音一頓，接道：「不過，他們此刻該是去了肅州才對啊！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袁化風爲人，何等奸詐？慕容兄是相信於他，準會上當的了！」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咱們先去看看羅表兄吧！」

當先起身，向佛堂後面的一扇小門中走去。

慕容美、皇甫英兩人，在古方陪同下，隨着金二娘走進那扇小門。

此刻，金二娘已然不見踪影。

原來這小門之後，乃是通往樓下的扶梯。

三人沿着扶梯而下，走到一處佈置的十分雅素的客廳，客廳的兩旁，各有一道門戶。

靠右的那一間，雪白的布帘正在晃動，顯然，金二娘已然是進了那一間臥室之中。

古方引了二人，果然是向那臥室內跨入。

皇甫英抬眼望去，只見這間臥室，原是一間練功的靜室，在那靠裏面的石榻之上，正盤膝坐着一人。

此人臉色十分憔悴，但他一眼就已看出，正是數日之前見過的羅布衣。

金二娘站在石榻之前，正在低聲問道：「表哥，你……的傷勢怎樣了？」

羅布衣雙目已慢慢睜開，聞言却是苦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好多了，只是，愚兄一身功力，恐要損却了一半。」

金二娘大大的喘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只要眼下無碍，重練功力，那也不是什麼難事……」

皇甫英大步上前，深深一禮道：「小侄拜見羅大叔！」

羅布衣忽然臉色一黯道：「賢侄，愚叔一時自信太過，竟然中了他人之計，將那把刀失去，眞是沒有面目見你了。」

皇甫英道：「大叔，這可怪不得你，但不知是什麼人傷了你老？」

羅布衣長嘆一聲道：「傷我之人，與愚叔乃是有數面之交的好友柳宏平！」

慕容美失聲道：「果然是他……」

羅布衣目光在慕容美身上一轉，冷笑道：「這位可是烏杖神翁慕容堂主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敢，兄弟久聞山主之名，但却甚少盤桓，今日算是幸會了。」

羅布衣道：「慕容堂主好說！羅某一介村夫，那裏還會放在天魔敎朋友的眼中，慕容兄抬舉兄弟了。」

慕容美臉上有些不是味道，但是却笑道：「羅兄這麼一說，眞叫兄弟無地自容了！」

羅布衣冷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慕容兄，羅某身受重傷，說來是拜你們天魔敎所賜哩！」

慕容美一怔道：「羅兄這是何意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說穿了十分簡單，錯非你們天魔敎要奪取皇甫英賢侄的血刀，老夫又何必多此一事？追根究底，關鍵不正是出在爾等身上麼？」

慕容美這時不由得心中大大不快，也自沉聲道：「羅兄不嫌這話太過嚴重麼？天魔敎就算有那奪刀之心，但慕容美却是不可算在其中，別人不信，皇甫老弟就能相信得過老夫。」

很明顯，兩人有些動火了。

皇甫英一見，覺得不好，此時此地，要緊的是道出血刀落在何人手中，倘若兩位老人竟是吵得翻臉，結果豈非要弄得不歡而散麼？

敢情他已然覺出，慕容美眼下才是眞正有以相助自己之人了！

至於羅布衣，他身負重傷之後，功力大損，縱然想相助自己，那也是有心無力了。

是以，他連忙笑道：「羅大叔、慕容前輩與那軒轅敎主的用心不同，大叔千萬不要怪他！」

話音剛落，金二娘已大聲道：「表哥，你不可動怒，血刀既已被那柳宏平取去，不知表哥知不知道他去了何處？」

羅布衣嘆了口氣道：「祁連二魔之中，青虛老人雖然怪癖，但除了古書之外，他却是一介不取，但這位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却有些不同，此人最愛的只有兩樣，一是古琴，古樂曲譜，另外就是像血刀這等神兵利器了。」

他沒有回答金二娘所問，却是道出了那琴魔紅塵修士柳宏平的嗜好，自然等於盡覆了金二娘，那血刀正是被柳宏平奪到手中去了。

金二娘皺眉道：「表哥，柳宏平奪去那刀，不知去了何處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這魔頭沒有說！但……」他忽然沉吟不語。

金二娘急問道：「表哥，你爲何沉吟呢？」

羅布衣歇了一會兒，方道：「愚兄未曾遭他毒手之前，也問過他爲何下了祁連，據他回答，他乃是新近悟出一招武功，想找到書魔青虛老人較量一下……」

金二娘又問道：「青虛老人不在祁連麼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愚兄也在聞言之際，大感奇怪，須知那青虛老人生性好靜不好動，生平很少下山行走，他如離開祁連，那必然是有着什麼重大的原因了！」

慕容美插口道：「不錯，青虛老人出山，定然是有着重大事故！」

羅布衣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事不用閣下說出，別人也會知曉！」

慕容美被他頂撞得大爲怒惱，但却不

便發作。

金二娘道：「表哥可曾問過那柳宏平來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問過了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柳宏平怎麼說了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柳宏平告訴愚兄，那青虛老人的行踪，可能在洞庭一帶，只因他曾接到九華三聖中丘玄機之約，要他下山一行，帮助一位武林後起之秀，敉平武林中的一股邪惡勢力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羅布衣道：「那柳宏平若是要尋找青虛老人，八成就是去了洞庭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大叔，柳宏平會不會將血刀也携去洞庭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這等神物，他不惜傷了愚叔取去，自然要隨身携帶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小侄意欲前往洞庭一行，大叔認爲妥不妥當呢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不妥！」

皇甫英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羅布衣嘆息道：「賢侄，那魔頭武功太高，賢侄前去，結果必遭不幸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不錯，你去不得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血刀乃是晚輩所保的鏢貨，如是不能取回，晚輩又怎能放得下心來！」

羅布衣沉吟一會，道：「賢侄，此事可要從長計較才是……」

慕容美忽然笑道：「羅兄，那柳宏平是怎樣傷了你的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此事不勞過問！」

顯然，羅布衣對慕容美一直不肯相信了。

慕容美臉色一變，似是想發作，但皇甫英這時已然插口道：「大叔，那柳宏平武功很高麼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當然是很高了！不過，就憑他那一身功力，倘是想要傷我，那也不易！」

慕容美這時似是找到了反擊的機會了！他忽地大笑道：「但羅兄却是傷在了他的手下了……」

羅布衣陡然雙目神光暴射，冷笑道：「慕容美，你敢辱笑羅某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敢！老夫只是實話實說！」

羅布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可想試試老夫的武功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大青山主的武功，老夫早有耳聞了！不試也罷！」

他雖然說得十分客氣，但聽在羅布衣耳中，簡直比刀劍穿心還要難受，頓時只見他臉色大變，怒道：「慕容美，羅某雖然是傷在那柳魔頭手中，但他用的不是武功，而是見不得人的詭計！」

慕容美原已不想激怒他太過，當下大笑道：「羅兄，以你爲人，兄弟若不激你一番，你定然不肯將對方使用詭計之事說出來了！」話音一頓，又道：「羅兄，適才冒犯之罪，尙望羅兄莫要見罪啊！」

羅布衣聞言，不由得呆了一呆。

半晌方始長長一嘆道：「慕容兄，你……這等關心，眞叫羅某感激不已了！」

慕容美也不禁嘆息道：「羅兄，像你我這等武功之人，不說對方用的何等詭計，一旦落敗，自然只有自覺慚愧的了！兄弟設身處地而想，知道羅兄一定不願把對方用計之事說出，免得被別人認爲藉詞推諉，不肯認輸，但是……今日之事，主要的是在找出柳宏平究竟武功是否比你我高明，所以，兄弟只好略施一策，迫得羅兄說出眞相，這樣一來，咱們對付這魔頭之時，也就方便多了……」

羅布衣道：「慕容兄雄才遠見，兄弟佩服得很！」他略一沉吟，接道：「那柳宏平的武功，與兄弟相較，似是要高出一籌，但兄弟所以會落得重傷丟刀，皆因兄弟根本不曾與他動手相搏之故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哦？表哥未曾與他動手嗎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沒有！」

古方忍不住笑道：「羅兄既然未與柳宏平動手，怎會被他擊中了一掌？」

羅布衣說道：「他趁着與兄弟用飯之時，打了兄弟一掌，不過，到現在兄弟還不明白，他爲何不曾眞正的取了兄弟的性命？」

金二娘一呆道：「是啊！這可是奇怪了！」

慕容美輕輕一笑道：「祁連雙魔，行事向來使人捉摸不定，他不取羅兄性命，也許是他不想傷人性命……」

金二娘冷冷一笑道：「慕容兄，這話等於沒有說，他若不怕傷人，自然是不會讓羅表兄留下性命了！」

羅布衣沉吟道：「表妹，此事愚兄百思不得其解，看來只有找到柳宏平才能問明白了！」

皇甫英道：「大叔，你要去找柳宏平麼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當然要去！這一掌之仇，是我終生大辱，焉能不找他報復？」

金二娘聞言一怔道：「表哥，你重傷未癒，怎可找那柳宏平呢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表妹，別的事愚兄也許可以放得下，但柳宏平暗算愚兄之事，兄弟決不放過……」

他語音一頓，接又說道：「何況，愚兄的傷勢，並不如想像中嚴重，眼下不過功力損去一些，其實對付柳宏平這等高手，即令愚兄功夫未折，那也不易勝得了他的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表哥是一定要去麼？」

羅布衣笑道：「當然要去啊！」

金二娘略一沉吟道：「表哥既然决心已下，我也不敢攔阻，不過，老身只好陪你前去一趟了！」

羅布衣大感意外，皺眉道：「表妹已然退出武林是非，又何必爲我奔波？此事若是讓雷賢弟知曉，他定然大爲不快！」

金二娘冷冷的哼了一聲道：「表哥，你此行太險，老身豈可不去？」

她回頭向古方道：「古兄，此間一切，要偏勞你了！」

古方呆了一呆道：「不要老朽一同去麼？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不用了！只叫小芬與我前去便了！」

古方說道：「宛姑娘既在後山當值，老朽這就差人前去替她……」轉身大步而去。

金二娘微微一笑，向慕容美道：「慕容兄想必也要前去的了！」

慕容美點頭道：「嗯……老朽自當前去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慕容兄臨行之前，可否爲老身做一椿頗積陰德之事？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雷夫人有命，老朽敢不遵從？但請吩咐便是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那袁化風眼下正在後山留連不去，慕容兄最好要他退去，否則，老身這一回可不像上次那般輕易而將他放過了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這些小事，老朽這就去告誡他們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慕容兄果然豪爽痛快，老身這就差人引路！」

只見她輕輕擊一下掌，立即由外間奔來一名女婢，金二娘指指慕容美，向那小婢道：「你可領着慕容老人去到後山，並且在老人事完之後，引他回到此處！」

少婢恭聲應是，便自領着慕容美出室而去。

金二娘容得他們已去，這才向羅布衣道：「表哥，咱們幾時動身？」

羅布衣一跳下了石榻，笑道：「今晚便走！」

金二娘道：「表哥的身子當眞不碍事麼？」

羅布衣大笑道：「表妹，你可是用那千年雪蓮丹外加這塊萬載溫玉榻，助我療傷的麼？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羅布衣說道：「表妹，愚兄之傷，得一顆千年雪蓮丹，便已可痊癒了，外加這萬年玉榻三日打坐，此刻愚兄只感到內力中氣，不但不見絲毫受損，反倒更見充沛呢！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然則表哥爲何適才故作尙未全好呢？」

羅布衣笑道：「那是因爲慕容美之故！不過，眼下既知慕容美並非眞如軒轅剛那等作惡，自然又當別論了！」

皇甫英祇聽得心中一震，暗道：「原來像他們這等大有名望之人，竟然也要爾虞我詐麼？」

思忖之間，金二娘已笑道：「表哥既然眞的全好，那就今晚動身便了！」

羅布衣等金二娘走後，便向皇甫英笑道：「賢侄，這張石榻，乃是萬年一塊溫玉，趁着這一段時光，你何不好好打坐一回？」

皇甫英知道，萬年溫玉乃是人間至寶，聞言道了一聲謝，便自移身上了石榻，閉目靜坐，眨眼之間，便已進入人我兩忘之境！

容得皇甫英打坐醒來，已然過了足足兩個時辰，當他睜開雙眼，只見金二娘、慕容美、羅布衣以及先前見過一次的宛小芬四人，正在室中談笑，皇甫英暗叫慚愧，連忙跳下石榻不停的向幾人告罪。

羅布衣大笑道：「賢侄，這兩個時辰打坐，對你的益處不少，縱然要我等多一會兒，那也沒有什麼關係！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大公子，咱們打算立即下山，你還有什麼事沒有？」

皇甫英笑着道：「晚輩隨時可以動身了。」

金二娘笑着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慕容兄，老身前頭引路，不過，出了陝甘地帶，追查柳宏平行踪之責，可就要靠你來設法了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老朽自當效勞……」

當下一行五人，便自連夜離開了金家崖。

血刀浩劫藏帝家

十天之後，一行四人抵達了長安。

慕容美自從踏入陝西境內，便不斷與天魔敎屬下子弟有所接觸，進入長安，慕容美便自先行獨自離去，足足過了半天時光，方始回到幾人約定之處。

柳宏平的行踪，天魔敎果然已經查出，他對羅布衣說的不是假話，取了血刀後，當眞奔向兩湖地帶。

據慕容美得來的消息，柳宏平的踪迹，只不過是比自己等一行人早上一日，如是五人晝夜不停的追下去，應可在宜昌，江陵之間，趕上柳宏平。

羅布衣和金二娘略一商量，决定暫時不必日夜不停的趕路，只要慕容美能夠掌握柳宏平的動向，等他見到書魔青虛老人之際，再行下手，也許更爲有利。

只因這祁連雙魔本身，便是一對互不服輸的寃家。

當晚，他們歇在長安。

由第二天起，他們忽然加快了脚程，顯然要在抵達洞庭湖前，趕到柳宏平不出十里範圍。

六天之後，一行五人已過了江陵。

根據天魔敎眼綫的報告，紅塵修士柳宏平已在前面不遠，雙方的距離，業已不及一日的路程。

皇甫英顯得十分焦急，他一心一意，只想立即趕上那柳宏平，合幾人之力，將那血刀奪回。

但是，金二娘却是十分愼重，她堅持等到柳宏平找着青虛老人後，再行動手。

敢情，她乃是想借那青虛老人的武功，壓制了柳宏平，使其不敢孤注一擲，否則，自己等五人即令聯手與他一戰，結果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。金二娘的心意說出以後，慕容美首先極力讚同。

羅布衣雖然有些不大願意，但也不曾再說，他似乎隱約的感覺到，金二娘這等安排，其中恐怕另有深意。

羅布衣猜想的事，抵達了岳陽時，果眞獲得了答案。

原來金二娘離開金家崖之際，便已交代了古方，另用飛鴿傳書，通知了武功山飛雲洞，那飛雲洞主雷震聲居然是親自下山，趕來了洞庭。

金二娘進了岳陽城門，便領着他們直奔那江邊的岳陽樓，而飛雲洞主雷震聲已獨自一人，守候在岳陽樓上。

羅布衣發現自己這表妹夫在隱居多年之後，竟然爲了此事親自下山，心中自是甚爲感激，是以見面之後，羅布衣一迭連聲的向雷震聲致謝！

皇甫英打量這位名列當代罕見高手的飛雲洞主一眼，只見他滿頭白髮紛披，三綹長髯過胸，面貌淸癯，雙目如電，慈祥

的笑意，使人看着飄飄然有那出塵之概。

金二娘大約是夫君在座，故而很少說話，倒是雷震聲說的話特別多，尤其是他對皇甫英，問了不少有關劍神的近況。

慕容美和飛雲洞主本是舊識，奇怪的是，雷震聲對他却是不大假以辭色。

皇甫英、羅布衣都暗中覺得納悶，深覺雷震聲此舉，似乎顯示了什麼不平凡之處。

只是，他們並未問出口來。

幾人的座位，乃是靠窗的一桌，俯視下去，可以瞧見八百里洞庭，遠在天外，沿江碼頭上的一切動靜，也歷歷在目。

這時候不過是午時過後不久，碼頭上的人伕，倒也不太擁擠，故而那廂有着些什麼人行動，他們在樓上竟可看得甚爲明白。

雷震聲目光一直盯在碼頭之上，此刻忽然一笑道：「五湖帮在江湖上的名望，已然不在丐帮之下，咱們來到岳陽，老夫不信五湖帮中子弟，竟會不知……」

他突然冒出這幾句話，不竟使得幾個人同時爲之一呆。

金二娘笑道：「夫君何以想到了五湖帮？莫非……」她語聲未已，一縷細細的笑聲，突地自遠處傳來。

皇甫英凝神細聽，原來那隱約的笑聲，却是來自江邊的碼頭上。皇甫英劍眉微皺，暗道：「這人居然練就千里傳聲的功夫，武林中奇人異士，當眞不少。」

沉思之間，那縷笑聲已然消失。

但他耳中却又明明白白的聽得有人笑道：「雷兄過獎，陳長庚慚愧得很……」

皇甫英大大一震，忖道：「這陳長庚不就是五湖帮的帮主，號稱『七海神龍遁天叟』麼？」

雷震聲聞言，驀地呵呵一笑，大聲道：「陳兄，你上樓一敘如何？內子也在此處呢……」

陳長庚應聲道：「兄弟遵命……」語音寂然而逝。

經過了不到盞茶時光，一位白髮垂肩的老人，已在樓上現身。

雷震聲站起身子，抱拳笑道：「陳兄，老朽在樓上候駕半天了！」

陳長庚疾步上前，施禮道：「雷兄好說，兄弟屬下發現雷兄行踪，立即馳報，兄弟連忙趕來，怠慢之處，尚望雷兄莫要見怪……」

雷震聲大笑道：「不敢……」語音一頓，立即爲陳長庚介紹在座諸人。

陳長庚除了慕容美而外，另外的幾人，都曾見過，是以他特別向慕容美表示歉意。

岳陽樓主人，一見五湖帮主對這幾位老少如此客氣，不等吩咐，便撤下殘餚，換上了一桌酒菜。

陳長庚一一的敬了幾人一杯，這才笑道：「雷兄、大嫂，竟和羅山主、慕容大俠等同時光臨敝地，莫非武林中又有什麼大事發生了麼？怎地兄弟彷彿一點也不知道呢？」

雷震聲笑道：「陳兄身爲五湖帮主，享盡江湖威福，按理對江湖上的動靜，應是瞭如指掌才是啊！」

陳長庚訕訕一笑道：「雷兄教訓得好！兄弟果然是昏瞶得眼，尚望雷兄不吝賜教！」

雷震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陳兄，血刀業已出世之事，你可聽說了麼？」

陳長庚搖頭道：「這……兄弟尚未聽說！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此事祇怕尚未傳入中原呢！」

陳長庚皺眉道：「聽雷兄和慕容大俠之言，莫非血刀已然落在三湘地帶了？」

雷震聲笑道：「不錯！」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陳兄帮中子弟極多，近日可曾當心，那祁連雙魔中的紅塵修士，已然來到此間？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柳宏平麼？」

羅布衣大聲道：「正是他，陳兄，他眼下就在岳陽！」

陳長庚搖頭道：「羅兄，柳宏平不在岳陽了！」

羅布衣等人，聽得同時一呆，不由得齊齊拿眼光射向慕容美臉上。

慕容美頓時大感不安，訕訕一笑道：「陳帮主，兄弟接獲教中屬下報告柳宏平昨日尚在岳陽！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不錯，他昨日果然在此！只是，今晨業已離去了！」

慕容美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原來今晨才走的啊！兄弟的屬下，總算並未欺哄於我……」

顯然，他不安之心，已然一掃而盡。

羅布衣沉聲說道：「陳兄，柳宏平本是來此尋找青虛老人，爲何忽然又要離去呢？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青虛老人不在，他自然不願多留了！」

雷震聲道：「青虛老人到底去了何處呢？」

陳長庚道：「青虛老人前些天尚在本帮作客，但他爲了別事，却在半月之前去了金陵。」

羅布衣道：「柳宏平呢？」

陳長庚回答道：「自然也是去了金陵了！」

雷震聲略一沉吟道：「羅表哥，柳宏平不過今晨動身，咱們此刻趕去，也許可在半路上遇到。」

羅布衣道：「不錯！」他望了陳長庚一眼道：「陳兄，那柳宏平可曾與陳兄碰過頭？」

陳長庚道：「沒有，不過……」他微微一笑，又說道：「他獲悉青虛老人前去金陵之事，却是在本帮一位長老口中探出的。」

羅布衣道：「但不知柳某人是走那條道路？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自然是水路了！」

雷震聲忽然大聲道：「陳兄，五湖帮在長江之上，可有舟楫行駛？」

陳長庚呵呵一笑說道：「雷兄之意，想必是要找一條快舟，以便追上那柳宏平麼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正是如此，陳兄可有辦法？」

陳長庚道：「有！只等雷兄等用過酒菜，咱們就下樓上船如何？」

雷震聲點頭道：「就依陳帮主！」

幾人很快的用過了飯，便在陳長庚陪同下離開岳陽樓！

五湖帮果然不愧當今第一大帮，陳長庚引着五人下得樓來，剛自走到碼頭，便見那碼頭上匆忙的脚夫等人，竟是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垂手肅立一旁。

緊靠着碼頭旁邊，這時正停了一隻三桅巨帆。

陳長庚伸手肅客笑着道：「雷兄，請啊！」

雷震聲呵呵一笑道：「陳兄領袖三江五湖，果然是雄才大略之士，兄弟隱居這麼多年，就沒有聽說過大江一帶有什麼武林糾紛發生，足見陳兄的人望，何等受人仰重的了！」

陳長庚大笑道：「雷兄誇獎了！」

一行人上得船來，不由同時在心中稱讚，敢情這隻巨舫中艙陳設之雅，大大出人意外！

除了兩側長窗之外，每一處牆壁之上都掛滿了唐宋名家的字畫，琳瑯滿目，使人心胸爲之一寬。

船中正面，懸掛了一幅「溪山漁隱圖」，兩側却各自掛了一張瑤琴，和一把寶劍。

八張太師椅，分別擺在三面靠着艙壁之處，每兩張之間，放了一隻柚木茶几。

通往後艙的門戶，被一面長可丈許的朱簾遮住，身入此艙，却是絲毫感覺不到人在船上。

羅布衣脫口讚好，慕容美也連連地點頭。

陳長庚分別請五人落座，巨舫船身一震，似是巳然離岸了。

皇甫英望着窗外的景色，發現舟行之速，簡直可比奔馬，自信生平之中，乘坐的船隻，不下千次，但能走得這等奇快，眞正是頭一遭遇上。

最使皇甫英奇怪的，却是江中舟楫還在數十丈外，眼見這巨舫駛來，便自先行讓開航道，是以駕駛這巨舫之人，根本不用担心會碰上他船的危險。

皇甫英又那裏知道，五湖帮主的座舟，在駛離碼頭之後，已然插上了一面小小的黃旗，就憑着這面旗幟，凡在三江五湖行走的船隻，都得讓路。

江上行舟，雖然無聊，但他們却因談論及血刀的來龍去脈，是以並不覺得寂寞，何況陳長庚準備的酒菜，又特別豐盛，故而大夥們都十分滿意。

這一日黃昏時分，巨舫已然到了安慶江邊。

一路行來，大船並未靠過岸，但陳長庚此刻忽然要操舟子弟，將船在安慶的江邊靠了岸。

雷震聲笑道：「陳兄，咱們可是要上岸一遊麼？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雷兄如是有興，倒是可以上岸，不過，倘是那紅塵修士尚未離去，也許咱們可省却去那金陵了！」

羅布衣大感興趣，笑道：「這倒好，陳兄忽然靠岸，莫非巳知柳宏平正在安慶麼？」

陳長庚道：「不錯！兄弟巳接獲屬下報告，那紅塵修士的快艇，巳在此間靠岸了！」

慕容美忍不住笑道：「陳兄身在江上，怎會知曉那紅塵修士的行踪呢？兄弟根本不曾見到有什麼人上船來報信啊！」

皇甫英也正在尋思，陳長庚怎會知道了那紅塵修士的行踪呢？慕容美這一問，可正是問的恰到好處了！

陳長庚笑道：「兄弟雖然身在船上，但本帮另有傳訊之法……」

金二娘突然笑道：「陳帮主，老身聽人說過，貴帮有一種傳訊之法，叫做水上傳書，陳帮主知曉了紅塵修士的行踪，想必是貴帮屬下利用了水上傳書之法，告知於你的了！」

陳長庚笑着說道：「雷大嫂料得不錯，兄弟的屬下，果然是用的水上傳書之方法……」

說話間巳自懷中掏出一支竹管，打竹管之中，取出一張紙箋，接道：「據他們說，那紅塵修士巳在半個時辰之前抵達，並且在上岸之後，便去了金沙寺，看來今夜似是不會離開了！」

雷震聲道：「如此甚好，金沙寺的鎮江塔，素有萬塔之王的稱謂，兄弟正想上去瞧上一瞧！此乃一舉兩得之事，咱們就上岸去吧！」

陳長庚道：「船巳經靠岸了，幾位請啊！」

雷震聲首先踏上岸去。

羅布衣笑道：「金沙寺方丈慈雲和尚，兄弟與他有過數面之雅，咱們何不直接去找他呢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那就煩表哥上前通名求見了！」

一行人穿過長街，轉向右手江邊的金沙寺。

那金沙寺的廟宇並不算大，但却因了鎮江塔之故，十分出名，羅布衣來到山門，便取出一張大紅名帖，遞給了當值接待的僧侶！

那和尚一看到羅布衣三字，頓時臉色一變，連忙堆下笑容道：「老施主快請到客堂小坐，貧僧便去告訴方丈大師……」

引着七人，來到一間十分雅緻的精舍落座後，便迅快的退了出去。

小沙彌剛自送上了熱茶，只見先前那僧人巳然走了回來，雙手合十向衆人道：「方丈有請……」

羅布衣道：「帶路！」

那名僧侶倒是十分聽話，恭敬的應了聲是，轉身引導七人，直向寺後而去。

穿過了兩重殿宇，到了一處小小的庭園中，只見一排三間禪房，掩映在花木假山之間，顯得大爲幽靜。

禪房的飛簷之下，掛着一方金匾，寫着「方丈」兩個斗大的硃字。

那僧人尚未走進方丈室，只見一名白鬚老和尚巳然出現在那金匾之下。

皇甫英暗暗忖道：「莫非此僧便是方丈慈雲大師麼……」

尋思之間，那白鬚老僧巳雙手合十，向羅布衣朗聲道：「老施主仙踪駕臨，貧僧失迎了！」

羅布衣呵呵大笑道：「大師，老朽來時匆忙，冒失得很哩！」

那老和尚笑道：「不敢，施主快和這

幾位高朋貴友入內……」

羅布衣道：「正要入內一敍！」

幾人在老和尚邀請之下，進了那間方丈禪室。

羅布衣容得各人均已坐定，這才分別介紹雙方相識，果然這位老和尚正是金沙寺方丈慈雲大師。

慈雲大師對於這幾位武林高手忽然出現，顯然大感意料之外，神情也爲之緊張起來。

雷震聲目光在慈雲大師身邊轉動不停，突然大笑道：「方丈大師，貴寺鎮江塔，素有塔王之稱，區區有意瞻仰一番，不知何時可以上去？」

慈雲大師笑道：「鎮江塔平日只是白日裏開放！但雷洞主要去，自然隨時可去了！」

雷震聲哈哈笑道：「大師倒優待得很了！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施主乃是武林高人，本當例外啊！」

金二娘皺眉道：「夫君，遊塔之事何不等正事辦完再講呢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夫人說的是……」

慈雲大師接口道：「老施主有何見教麼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正是有事要向大師請教……」語音一頓，說道：「柳宏平現在何處？」

慈雲大師臉色大變，但一瞬間便又恢復了原狀，微微一笑道：「紅塵修士柳施主怎會在此？老施主說笑了……」

羅布衣忽然沉聲道：「大師，你與柳宏平可是有什麼特殊關係麼？」

慈雲大師合十道：「羅施主這樣查問，却是何意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那柳宏平明明來到金沙寺中，方丈却說他不在，這叫老夫怎能不怒？」

陳長庚這時忽地呵呵一笑道：「大師，你在這金沙寺內當了多久的方丈了？」

他突然這麼相詢，而且口氣也是不客氣，只把皇甫英聽得呆了一呆，暗道：「看來這位陳帮主很狂傲……」

他念頭剛轉，只見那慈雲方丈神色有些陰暗不定的冷冷一笑道：「陳帮主，五湖帮雖然在江湖上聲勢浩大，但金沙寺還不是貴帮的屬下，施主說話最好是客氣一些才好！」

陳長庚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師說的不錯！不過……」他然一頓語音，不往下說。

慈雲方丈聽了忍不住問道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陳長庚道：「不過，兄弟之意，是非常奇怪大師昔年應是與兄弟見過幾次面，爲何今日竟然裝作不識？」他話中有話，雷震聲等人那有聽不出來。

雷震聲立即接道：「陳兄，你想必是知道這位方丈的本來身世了？」

他不說本來面目，乃是給慈雲留下一點面子。

陳長庚笑道：「不錯，要是兄弟說的不錯，眼前的慈雲大師，應是長白三魔中的『天煞書生』沈寒松了！」

雷震聲不禁一呆，道：「他是沈寒松麼？」

慕容美也爲之一楞，說道：「沈寒松幾時落髮出家了？這事倒是出人意外得很了！」

羅布衣陡地臉色一沉，喝道：「沈寒松，三十年前你在中原站不住脚，退出關外，老夫只道你從此隱居長白，不再踏入中原，不料你改頭換面，竟當起金沙寺的住持方丈來了！而且……」他語音略停，接道：「十多年來，你與老夫交談多次，却是不曾露出絲毫破綻，足見你用心定然不善的了！」

慈雲大師雙眉一揚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羅施主好說，沈寒松乃是貧僧當年姓氏，二十年來，貧僧早已忘却，施主何必再提，但願各位只把貧僧當作慈雲便是！」

他已然承認了自己是那「天煞書生」沈寒松。

雷震聲道：「很好，大師既是不願再提往事，咱們就暫時揭過便了！」

羅布衣却道：「大師，那柳宏平何在？怎地不請他出來一見！」

慈雲大師搖了搖頭道：「老朽無此權威了，幾位如要見他，恐怕得要親自前去了！」

羅布衣道：「他在何處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鎮江塔內！」

雷震聲笑道：「那可好，老夫正要逛逛名塔，那紅塵修士已在塔中，倒眞是省却不少手脚了！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沈兄……大師，有勞你領路一行了！」

慈雲大師忽然苦笑道：「陳施主，貧僧不便前去！」

陳長庚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貧僧自當派人引導各位前去……至於貧僧不便之處，日後諸位便會明白！」

羅布衣見他說甚爲誠摯，却也不再堅持，當下道：「如此有勞大師派人帶路也可……」

慈　大師道：「貧僧已然命人在塔底等候諸位了！」

雷震聲道：「大師倒似是早就準備好了一般啊！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洞主誇獎了，貧僧在知曉諸位前來之後，便已想到和那柳宏平施主有關，而且，貧僧也深有自知之知，決然無力阻攔各位，所以貧僧才先行派人在塔底相候！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大師才智過人，這一番安排，果然甚爲妥當，至少對雙方都不會得罪……」

慈雲大師突然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陳帮主不用諷刺貧僧，金沙寺千名僧侶的性命，貧僧不能不爲他們設想，帮主易地而處，只怕也要這麼做了！」

陳長庚微微一笑，沒有再說什麼，一行七人，在知客僧引導之下，繞到寺後的鎮江塔下。

古塔的鐵門，此時已然上鎖，但仍有兩名灰衣僧侶，在鐵門之前打坐誦經。

引路的僧人，向那二僧低語了幾句，其中一僧，更自懷中取出鎖匙，將那鐵門打開，並且引着幾人入內，盤旋而上，到了第三層門外，那名引路的僧人便合十躬身，自行退去。

金二娘低聲道：「夫君，這和尚爲何不再引路了？」

雷震聲笑着說道：「三層以上，如屬禁地，他們不敢更上一層，那也不足爲怪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當先舉步進入門內。

鎮江塔共有七層，三層塔樓，正是由地至頂各半的高度，幾人跨入門內，只見四壁僅有兩盞昏暗油燈，看來情景十分淒切。

羅布衣流目四顧，沉聲道：「這一層之中，不見人影，柳宏平八成是在那頂層之上了！」

雷震聲道：「不錯！」

他忽然向金二娘道：「夫人，你和羅表哥等人由下而上，循房上去，愚兄却要搶先一步，由塔外飛登塔頂，咱們來個上下夾擊，那柳宏平只要在這塔內，咱們準可將他擒下了。」

金二娘道：「就依夫君……」

但陳長庚忽然笑道：「雷兄，兄弟陪你由外面攀上塔頂……」頓時，分成兩批行事。

但是，結果却大大的出了他們意料之外，雙方在第六層塔上會合之後，却是不曾發現一絲人影。

皇甫英第一個念頭，便是想到，慈雲方丈沒說實話！那柳宏平根本不在此塔。

他正要說出這等疑慮之際，慕容美已然敞聲大笑道：「各位，咱們上當了！」

陳長庚沉聲道：「不錯，那沈寒松果然奸詐不改……」

羅布衣臉面大變，怒道：「咱們這就去找他算帳，看他還有什麼花樣可出。」

語音未落，人已打窗口向塔外飛躍而去。

雷震聲、陳長庚等也緊隨着羅布衣跳下來了。

金沙寺內的燈火，此刻竟已全部熄去，除了三重大殿之內，各自留下了一盞長明燈，其餘的僧舍，依然一片烏黑，半點聲息皆無。

羅布衣一馬當先，闖進那方丈禪室。

這棟精舍倒還亮着燈，那慈雲大師也還端坐在禪床之上，與他們適才離去時的光景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羅布衣等闖入來，尚未開口，慈雲大師已高宣佛號：「諸位和佛祖有知，請恕貧僧打了一次誑語之罪！」

這可妙得很，他先發制人，自己承認了說謊一事，頓時，羅布衣一腔怒氣，彷彿找不到可出之處，連雷震聲諸人，也不由得爲之大大一楞。

陳長庚移步上前，冷笑道：「沈兄，你說的倒是輕鬆啊，那柳宏平眼下只怕已然不在金沙寺中了吧？」

慈雲大師皺眉道：「不錯，他已離去了。」

羅布衣只氣得臉色泛白，大喝道：「你爲何帮他哄騙老夫？」

慈雲大師長長一嘆，道：「貧僧迫於無奈，倘若當時不將諸位哄離方丈，金沙寺數百名僧人性命，必將在十日之內失去了！」

金二娘冷哼道：「怎麼會？誰能要了你等性命？」

慈雲大師說道：「柳宏平便有這等能耐……」

雷震聲沉吟道：「這麼說，那是柳宏平在暗中迫你作出此事的了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可不？各位施主突然駕臨本寺，而且來得十分快捷，柳宏平便逼令貧僧設法將諸位施主調離方丈，好讓他有機會脫身……」

羅布衣大怒道：「你爲何答應了？」

慈雲大師長嘆一聲道：「羅施主，貧僧昔年也是魔道出身之人，對於魔道朋友的心腸，貧僧尙知一二，若是貧僧不應允於他，除非諸位能夠立即置他於萬刧不復之地，否則，貧僧個人也許不怕他傷害，但全寺僧侶，恐怕就要無一倖免了！」

金二娘忽然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就不怕我們報復麼？」

慈雲訕訕一笑道：「貧僧深信諸位的爲人，即使此時甚爲憤怒，但怪罪只會怪在貧僧一人的身上，決不會遷怒到寺中弟子……」

雷震聲扭頭長嘆道：「這眞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了！」

慕容美却是大聲接道：「大師，那柳宏平他去了那裏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諸位剛來到了寺後，柳施主便飛身出了方丈室，他究竟走往何處，貧僧是眞正的不知道了！」

羅布衣氣得連連頓足：「和尚，你誤了我們的大事了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表哥，此時多埋怨也沒有用！咱們還是趕快去尋找柳宏平吧！」

羅布衣似是怒極，脫口道：「那裏去找？安慶城這麼大，咱們還能挨家挨戶清查麼？」

金二娘笑道：「表哥，有着陳帮主和慕容堂主在此，老身相信必能很快找得到他！」

羅布衣怔了一怔，回頭看了陳長庚和慕容美一眼，大聲道：「不錯，看來只有偏勞慕容兄和陳帮主兩位了！」

陳長庚道：「老朽本當效勞……」

陳長庚隨即出外令屬下外出打探消息，慕容美則獨自一人離去，直到三更過後，方始回來。

羅布衣甚是焦急，慕容美尚未坐定，他便大聲道：「慕容兄，你查問的怎麼樣了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本教屬下之人，並未發現紅塵修士，但是，他們却發現了另外一人！」

羅布衣道：「甚麼人？莫非與柳宏平有關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正是有關……」

陳長庚突然笑道：「慕容兄，可是那青虛老人也在安慶城中露面了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！」

他略一沉吟，又道：「據兄弟接獲報告，那青虛老人乃是和皇甫劍神的二公子，以及一位二十出頭的少年豪客，在今日黃昏過後抵達！」

皇甫英笑道：「哦！那是舍弟同來此間了……」

金二娘道：「那另外的少年又是什麼人呢？青虛老人的弟子麼？」

慕容美搖頭道：「不是……」

陳長庚突然笑道：「那位少年豪客，

兄弟倒是識得！」

雷震聲道：「陳兄快講！」

陳長庚道：「此人姓祝名華揚……」

皇甫英道：「九華三聖的傳人麼？」

陳長庚急問道：「大世兄認得祝老弟麼？」

皇甫英竟是現出了敵意搖頭道：「不認得！」

陳長庚笑着說道：「這位老弟既然來了，以他那一身武功，柳宏平決非他的對手！」

皇甫英聽得臉色微變，但羅布衣却呵呵大笑道：「陳兄見過這孩子麼？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不但見過，還盤桓了甚久時間，而且……」

他忽然長長一嘆，道：「兄弟與他還動過一次手！」

雷震聲大笑道：「陳兄忽然嘆息，只怕動手之際，你吃了敗仗了！」

慕容美顯得甚是留心的傾聽，這時却道：「那位祝公子怎能强過五湖帮的帮主啊？雷兄恐是料錯了！」

陳長庚大笑道：「慕容兄，祝老弟已得三聖眞傳，兄弟不曾佔先，那也是算不得丟人了！」

他笑聲一頓，又說道：「除了兄弟不說，連那青虛老人在初次見到這位祝老弟時，也吃了癟，算起來，兄弟却也無所謂了！」

經他這麼一說，幾位老人不禁都爲之發呆。

慕容美則更在暗地裏皺眉。

皇甫英只覺得有些不安，他担心護刀之事，又將發生波折了！

皆因那祝華揚果眞武功如此高明，則他如是有了奪刀之心，自己決然無法保存此刀了！

羅布衣這時却道：「慕容兄，他們現時停身何處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據本敎屬下子弟相告，他們在大觀樓用過酒菜，便出了集賢門，似是奔往集賢關方向去了！」

羅布衣沉吟道：「莫非那柳宏平已然差人通知了青虛老人？」

雷震聲接道：「很有可能……咱們何不去那集賢關查看一番！」

慈雲大師這時忽地想起什麼似的，失聲道：「雷施主料想得不差，那柳施主果然提到過集賢關三字……」

雷震聲笑道：「反正此去不遠，以咱們脚程，頓飯之間，便可往返，便是去看一看那也無妨！」

陳長庚擊掌道：「兄弟正有此意。」

慕容美看了慈雲一眼道：「大師不去麼？」

慈雲大師搖頭道：「貧僧發誓再不涉入江湖恩怨，恕我不好奉陪了！」

這時，羅布衣已然搶先出了方丈室。雷震聲、金二娘緊緊相隣在後，宛小芬則是走的最後。

出了山門，陳長庚突然向雷震聲低語了兩句話，閃身直向一旁黑暗的巷道中竄出。

慕容美看得呆了一呆，脫口道：「陳帮主不去麼？」

雷震聲笑道：「當然要去！不過，陳帮主先去代咱們約兩名帮手……」

慕容美沉吟了一會，却是不曾再問什麼。

奔行了約有十里左右，只見陳長庚健步如飛一般，由後面追了上來。

慕容美一見他僅是獨自一人趕來，心中便已料到雷震聲說的不是眞話，不過，他依然忍不住問道：「陳兄約請的帮手，怎的不曾同來？」

陳長庚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他們隨後便到。」

一陣疾奔，不過半刻之間已然抵達集賢嶺下。

雷震聲仰頭上望，夜色中只見山上的關隘，一片烏黑，久已頹垣的碉堡，在殘月之下，顯得甚是凄涼！

這時，羅布衣已飛身直向山上行去。集賢嶺不足百丈之高，那消眨眼時光，大夥兒業已上了關頭。

七人的身影剛自在那破敗的關門之後閃現，突然間，四周燈火暴亮，照得那關門內的僅有二十丈不到的荒石地面，宛如白晝一般！

皇甫英刹那間大大的吃了一驚！心想：這怎地好像是有人在此等着我們呢？

但雷震聲等人却是顯得什是鎭定，燈光一亮，他竟然首先仰天發出一陣長笑，道：「柳兄，看來你倒是煞費苦心了！」

一縷冷冷的笑聲，打燈亮後面的黑暗中，傳了過來道：「你們自投羅網，可怪不得柳某心狠手辣了！」

一個人影，緩緩的在燈前出現！

皇甫英凝目望去，只見這人不是別人，赫然竟是那位慈眉慈目的慈雲大師！

頓時，皇甫英呆了！但雷震聲和羅布衣並無什麼驚奇的神色，只聽羅布衣冷冷一笑道：「柳宏平，你的花樣已經耍得很夠了，一掌之仇，盜刀之恨，羅某即將討回，不過，在動手之前，老夫還先要向你說幾句話！」

那慈雲大師伸手在臉上一抹，立即變成了一位兩目陰沉，臉色蒼黃的中年人！

皇甫英暗道：「想不到這個魔頭居然這等年輕！」耳中却聽到柳宏平冷冷一笑道：「羅布衣，柳某手下留情，未曾取你性命，你可知爲了什麼？」

本是羅布衣有話向他說，此刻却反倒變成了他反問羅布衣了！

羅布衣聳肩道：「爲什麼？你倒是說說看！」

柳宏平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夫不過是看在你那師弟『劍毒』歸不雷的面上而已！」

羅布衣一怔道：「歸賢弟與你有什麼關係？」

柳宏平笑道：「柳某的師弟！」他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老夫一生殺人無數，多殺一個，少殺一個，却也並不在乎，不過，老夫昔日在歸師弟與你們結拜之後，也曾親口應允過他，對你們各給一次貨命的機會……」

羅布衣冷笑道：「你口氣好大啊！」

柳宏平大笑道：「老夫口氣很大麼？羅布衣，你當知道，設非老夫手下留情，你那裏還能站在此處講話？」

羅布衣大怒道：「柳宏平，老夫恨不

得立即跟你拚上一次你死我活……不過，那金沙寺數百名僧侶的性命，老夫還不能無動於衷，你最好快將解藥取出來！咱們就好早些作個了斷！」

敢情這柳宏平果然在金沙寺僧侶身上做了手脚，而這也正是陳長庚爲何單獨留下的原因之一。

柳宏平陰陰的一笑，道：「羅布衣，你把柳某看成什麼人？老夫豈是下毒之人？金沙寺的僧侶，並未中毒，你要那姓沈的方丈放心吧！」

羅布衣有些不信，陳長庚却道：「柳兄，那慈雲大師曾經暗中查過體內眞氣情形，確是中了暗算，你既不曾下毒，那是什麼人做的手脚？」

柳宏平笑道：「老夫不過在暗中點了沈寒松一處穴脈，十二個時辰之後，便可自解，老夫又那來解藥呢？」

羅布衣問道：「尊駕當眞不曾下過毒麼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哼……老夫自是不屑爲之……」

雷震聲大聲道：「柳兄，血刀現在何處？」

柳宏平淡淡一笑道：「哦？你也想要麼？」

雷震聲喝道：「天材地寶，雷某雖然不配佔取，但那也不能落在似你這等老魔頭的手中！」

柳宏平冷哼道：「依你看，什麼人才配佩用此刀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反正不是你……」

皇甫英冷眼旁觀，却見那四周的燈火，正逐漸向衆人立身之處逼近，頗似想把衆人四周的空地縮小。

陳長庚臉色微變，低聲向站在他身邊最近的宛小芬姑娘道：「姑娘，快快告訴令師，對方可能想下那毒手，咱們最好分開一些！」

宛小芬應了一聲是，果然走到金二娘身邊，兩人接談了幾句，便見金二娘迅快的向那身後手執火把之人行去。

突然，柳宏平大喝一聲道：「雷大嫂子，你想作什麼？老夫勸你千萬莫要輕擧妄動……」

金二娘的右手，本來已經探了出去，柳宏平如此一喝，可就把她驚得又縮了回來。

羅布衣嗔目大喝道：「柳宏平，血刀呢？」

敢情，羅布衣這才發覺柳宏平身上並未携血刀。

柳宏平笑道：「羅兄，血刀不會失落的，只要你們能夠活着離開……」

聽他之意，果然不善了！

雷震聲怒道：「柳兄，你……好似想一網將老夫等人打盡麼？」

柳宏平冷笑道：「是又如何？」

雷震天尙未答話，皇甫英却是忍不住大聲道：「在下皇甫英，有幾句話，想向閣下請敎！」

柳宏平皺眉道：「你就是皇甫長華的大兒子，是麼？」

皇甫英不置可否，却道：「血刀乃是在下鏢局客人托保之物，閣下巧取豪奪而去，不怕天下人恥笑於你？」

柳宏平笑道：「你……不夠資格跟老夫說話，最好是退開一些，否則，皇甫長華可就要嚐嚐老年喪子之悲了！」

皇甫英陡然臉色一變，拔出肩頭長劍，大吼道：「還我刀來！」

唰的一聲，擧劍直刺而去。

他忽然動手，大大出了羅布衣意外，正待出聲喝阻。却見柳宏平隨手一揮，一股莫大的潛力，山湧而來，皇甫英竟是手中寶劍掌握不牢，脫手飛出丈許之外。

皇甫英出道以來，兵刄脫手，還是頭一遭遇到，刹那間驚出了一身冷汗。

同時，他也明白，柳宏平的武功之高，似乎高在自己父親皇甫長華之上，無怪那羅布衣會吃了大虧了。

皇甫英此刻心中千迴百轉，只在深思，要不要逞那匹夫之勇，再行與對方拚命呢？

不等他有所決定，羅布衣已經適時出手了！

究竟是一代名家，柳宏平雖然功力極高，但羅布衣一輪狠攻，迫得他已有些手忙脚亂！

這時陳長庚突然向慕容美笑道：「慕容兄，那青虛老人等一行，怎地不曾見到呢？」

慕容美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陳兄，兄弟也在奇怪，怎的不曾見到他們現身……」

陳長庚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慕容兄，你那屬下之人的報告，可是不大正確麼？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不會吧……」他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此事只消問那柳宏平一聲，便可知道爲了什麼啦！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不錯……」

他附耳在雷震聲耳邊說了幾句，雷震聲點頭道：「是了，老夫險忘記這檔子事了！」

他語音一頓，立即大聲道：「羅兄，你們暫時住手，兄弟有一句話要向柳兄查明！」

羅布衣猛攻一掌，收手後退，大叫道：「柳宏平，反正你是逃不了的啦！」

柳宏平嘿嘿一笑，不曾理會羅布衣，却向雷震聲喝道：「你有甚麼話要問老夫的？」

雷震聲喝道：「那位青虛老人現在何處？」

柳宏平陡然一呆，說道：「秦兄來了麼？」

雷震聲聽得大大一怔，皺眉道：「怎麼你……那青虛老人已抵此間之事，莫非柳兄並不知曉麼？」

柳宏平沉聲道：「甚麼人說青虛兄來了？」

雷震聲道：「慕容兄接獲屬下的報告，自然是不會有錯的了！」

柳宏平目光閃電般掠過慕容美，突然沉聲道：「慕容美，你……爲何要欺騙你們同行之人？」

慕容美笑着說道：「兄弟幾時騙了他們？」

柳宏平冷笑道：「老夫早在江夏便與青虛兄有過連絡，他們已然去了京城，你却諉稱他們來了集賢關，想必是有着什麼特殊的居心了！」

慕容美淡一笑道：「是麼？那是老

夫屬下的人看錯了人……」

柳宏平這時忽然冷冷一笑道：「慕容美，你……」他餘音未巳，只聽得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長笑。

這陣笑聲來得十分飄忽，突兀，初聽之時，遠在百丈，但不過眨眼之間，笑聲巳到耳前。

雷震聲笑着道：「什麼人輕功如此之好？」

皇甫英接道：「八成是那袁化風……」他料得不錯，當先一人忽地出現，果然是袁化風，不過，袁化風的身後，却出現了慈雲大師和丁氏五雄。

慕容美這時突然飛身一躍，落在袁化風身旁，口中却向慈雲道：「沈堂主，血刀到手了麼？」

他這聲沈堂主，只把皇甫英聽得心中大大一震！不禁心想莫非這位慈雲大師也是天魔教中的一位堂主？

慈雲大師却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到手了！」

羅市衣眼見這一下突然的變化，心中巳經明白了七八分，連柳宏平在內，大夥兒都上了天魔教的大當！

雷震聲白眉一揚，沉聲道：「慕容美，今晚集賢關頭的這一場血戰想必是你一手安排的了？」

慕容美突然仰天大笑道：「不錯……」他笑聲一頓，接道：「可惜的是，你們明白的太遲了一些了！」

羅布衣這時却盯着慈雲大師手中的刀，喝道：「沈寒松，你手中的刀，可是血刀？」

慈雲大師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羅布衣大喝道：「還給老夫！」閃身上前，探手便抓！

慈雲大師略一側身，慕容美却是抬手一掌，將羅布衣來勢迫退，喝道：「血刀到天魔教手中，誰想奪刀，誰便是本教的仇家……」

羅布衣怒道：「老夫就要奪刀，你又把老夫奈何？」

慕容美冷冷的掃了在埸諸人一眼，道：「不瞞各位，集賢關今晚不啻是鬼門關，各位如想全身而退，只怕是不大可能的了！」

柳宏平却是淡淡一笑道：「慕容美，你好像是十拿九穩，可以置老夫等人於死地了，是麼？」

慕容美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想不出你們有什麼辦法能夠離去……」他略爲一頓，接道：「但你們如是願意同老夫到天魔教總壇一行，老夫可以保證各位毫髮不損一根！」

陳長庚眨眨眼道：「慕容兄，你是想把兄弟等人網羅天魔教中麼？」

慕容美大笑道：「老朽正有此心，尙望諸位賞光……」

皇甫英不由得大聲道：「慕容前輩，你……一直是在欺騙晚輩麼？」

慕容美笑道：「兵不厭詐，爲了達到目的，老夫少不得只好欺騙你們！」

羅布衣這時向雷震聲看了一眼，兩人突然呼哨一聲，分爲兩側向那慈雲大師搶去。

慈雲大師一抖手，血刀巳然落在慕容美手中。

袁化風身形一轉，接下了雷震聲。

慕容美雙目精光四射，突然停在柳宏平身上，大喝道：「柳兄，你若願意前往天魔教，軒轅教主定將請你充任副教主之職……」

柳宏平笑道：「是麼？你們很抬舉老夫啊！」

柳宏平餘音一落，慕容美立即接道：「柳兄可是不信兄弟之言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相信……」說話之間，金二娘巳然暴叫一聲，揮手向那丁氏兄弟攻出三掌四指。

宛小芬、皇甫英也同時揮掌進擊。

只有陳長庚不進反退，負起雙手，在旁觀戰。

慕容美回顧了戰局一眼，笑道：「柳兄，你可知道這些手執燈光的僧侶，都是天魔教的門下麼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先前不知，此刻自然明白了！不過……」他突然大笑道：「慕容兄不用得意，今宵之戰，到底鹿死誰手看來你也沒有多大把握呢！」

慕容美道：「柳兄還有什麼奧援在後麼？」

柳宏平笑道：「不一定……」

慕容美突然想起那陳長庚曾說過請兩位帮手之事，當下忍不住看了含笑而立的陳長庚一眼，道：「陳帮主，你的帮手呢？爲何尙未抵達！」

陳長庚仰天大笑道：「誰說沒有抵達？慕容兄埋伏在四處的毒箭手，眼下只怕早巳死光了呢！」

慕容美陡然一驚，說道：「老夫不信……」他一面說不信，一面却抖手發出一支信火，有如一縷烟花，飛舞在十丈高空，半晌方始熄滅。

慕容美等了一陣，竟是不見燈火之外有什麼動靜，刹那間，他臉色忽地大變，斷喝一聲道：「表兄、沈兄，咱們快下殺手……」

但是，他竟然遲了一步！

只聽得兩聲龍吟般長笑，由山野中傳來，「刀狂」林不寒和「劍毒」歸不雷，有如天神般凌空而降。

林不寒向陳長庚抱拳一笑，道：「陳兄，兄弟這一回是眞正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了！」

陳長庚笑道：「林兄好說了！如非兩位即時與本帮長老連絡，兄弟雖有此心，却也找不到像兩位這等武功高强之士，今夜之戰可就不太樂觀了！」

原來這林、歸二人乃是打烏鞘嶺退去之後正要回轉大靑山，忽然接得山中子弟告訴，山主巳然爲血刀之事下山而去，當下兩人便要拳怪回山照應一切，他們兩人一路追蹤下來，直到過了江西，方才與五湖帮的一位長老駱秋弘遇着，得知羅布衣等到了安慶之事，就在他們趕到安慶之際，認出了陳長庚坐舟，恰好陳長庚獨自離開衆人，一來打聽慈雲大師爲何庇護柳宏平，二來便是想找人在暗中除去對方在集賢嶺可能安排的埋伏，千巧萬巧，林、歸二人一到，便接下了這趟差事了！

羅布衣眼見兩位拜弟趕來，心中大喜，突然一連攻出三招，把慈雲大師迫得險

象環生！

慕容美却是臉色大變，狂吼大聲，道：「沈兄，你再不施展煞手，咱們可就上當了……」

慈雲大師此刻巳被羅布衣迫的連喘息都巳來不及，那裏還能再施展什麼？

適時，柳宏平忽然冷笑一聲，舉手拍出一掌。

慕容美心中一凜，揮動手中血刀，便向柳宏平五指削去。

柳宏平雙目陡地寒光暴現，大喝一聲，食中二指駢立如刀，剪在慕容美寶劍的劍身之上。

陳長庚只看得大吃一驚，喝道：「柳兄小心了，那可是寶刀啊！」

柳宏平怪笑一聲，道：「嘿……不妨事……」

但聽得卡察一聲，慕容美手中的寶刀，竟被柳宏平的指力夾斷了！

血刀竟然會禁不起指力一夾，那還算得什麼神物？在埸的高手，沒有一個不看得呆了！

動手的人，全歇了下來。

但其中一個人沒有停下，他趁着衆人發呆之際，雙肩一搖，便向山下撲去。

「劍毒」歸不雷陡地大喝道：「袁化風，你想逃麼？」喝聲末巳，人巳追了過去。「刀狂」林不寒則行動更快，只見他斜刺裏如飛一躍，便將袁化風去路擋住。

袁化風狂叫一聲，揮拳便向歸、林二人攻來。

林不寒右手一抖，金刀電掠而起，指向袁化風胸前。適時，歸不雷長劍一揮，袁化風左肩巳然挨了一劍。慕容美却在此際向那化名慈雲大師的沈寒松道：「沈堂主，血刀現在何處？」

沈寒松皺眉道：「慕容兄問我，叫兄弟又去問誰？兄弟一切均照慕容兄安排行事，柳兄身上只此一刀，兄弟遵囑取來，是不是此刀，那可怪不得兄弟了！」經他這麼一說，眼下的局勢，忽然變得十分明朗了！慕容美才是這一夥人中的首腦人物，而柳宏平的行動，則令人莫測高深。

雷震聲白眉閃動，沉聲喝道：「慕容美，今晚這集賢關前的一切陷阱，只怕你是自作自受了！」

敢情，此刀任何人也可明白，血刀眼下絕對不會在這集賢關頭了！

柳宏平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夫將它丟在長江之中，叫它永遠不會再在人間露面！」

羅布衣失聲道：「你怎可如此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爲什麼不可？你可知道，這把血刀眼下巳給我們弄來了多少厖煩麼？」

皇甫英大聲道：「老前輩，此血刀乃是晚輩的鏢貨，你老將它丟到大江之內，叫晚輩怎生向貨主交代呢？這……豈不壞了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大公子，你最好先想想今宵處境，倘是能活着離開，只怕巳是大幸了！」

羅布衣大怒道：「柳宏平，你還有什麼花樣好出？難道咱們這些人鬥不過你一個？」

柳宏平大笑道：「羅兄，你以爲今夜要想傷害諸位的乃是老夫麼？」

羅布衣道：「除了你還有誰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錯啦……」目光轉在慕容美身上，接道：「慕容美，天魔教恐怕不止安排了一些毒弩毒箭吧！」

慕容美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閣下果然才智過人，本教在這集賢關上，確是還有不少埋伏……」他語音一頓，又道：「但如果諸位衷心相信本教延攬諸位之心，則本教一切埋伏，均將不會發動！」

陳長庚冷冷一笑道：「慕容兄，你最好死了這條心吧！第一個，陳某就不會答應！」

慕容美大笑道：「很好，陳帮主不願，天魔教自會安排對付貴帮的方法！」話音一落，却轉向柳宏平道：「柳兄，那血刀眞的被你丟入大江之中了？」

柳宏平道：「老夫豈會騙人。」

慕容美哼了一聲，插手入懷，取出一根類似爆仗般的信火，正待發出，却是耳中傳來了袁化風一聲慘叫，使得他楞了一楞！

雷震聲身形一動，快得有似一陣輕烟，伸手向那慕容美右腕抓去。

慕容美臉色一變，左手反擊過去，身形向後直退三步，便要躍上破損的牆頭。

但雷震聲豈容他退走，怒吼一聲，揮拳擊出。

羅布衣却在這時搶向了柳宏平。

但金二娘却嬌叱一聲，道：「表哥，先拿下慕容美……」羅布衣怔得一怔，但他却是甚是聽話，一閃身，竟向慕容美奔去！

慕容美獨對雷震聲一人，巳然十分吃力，此刻再加上羅布衣相助，頓時臉色大變，暴喝道：「沈兄，快快下手……」

他喝叫之時，那支信火巳然凌空拋了出去！

但他却未料到，陳長庚如飛躍起，追向那支信火，探臂撈在手中。

如此一來，慕容美的原定計劃就行不通了！

沈寒松這時雙手向後一揚，兩股白色烟霧直向那身後手執火把的大漢射去。那大漢右手一伸，火把迎向白霧，只聽得嗤的一聲，化成一縷輕烟。

金二娘一見，失聲叫道：「沈寒松，你……」

沈寒松呵呵一笑道：「天煞毒霧，中者無救，你們認命了吧……」

那一股白烟，巳四下飛散開來！

沈寒松厲嗥一聲，雙手齊出，白霧不斷地向那四週的火炬發出，只見白烟四起，手執火炬的灰衣僧人，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。

原來天煞書生沈寒松的「天煞毒霧」，乃是用十七種不同的毒物，滲入蠻荒毒瘴之內調治而成，毒性之烈，舉世無雙，試想那批僧侶並無解藥，又復首當其衝，自是無一可以倖免了！

這批僧侶，本是沈寒松的屬下，但在這等關頭，沈寒松爲了要置在場大批高手於死地，便連自己的屬下也在所不顧，魔頭中人的天性凉薄，只把皇甫英看得搖頭長嘆！

此刻那片黑霧却不再向白烟罩去，反而向當中羣雄所立之處移來，黑霧之中，傳來了拳怪于不邪喝聲道：「星星峽尹堡主的破毒神幃，只可護住八丈範圍，各位快快聚在一處……」

慕容美眼見羣雄方面已有護身之物，這時又從衣襟之下，取出一支信火，揚手就待發出！

「紅塵修士」柳宏平怒吼一聲，伸手取出袖中的一把僅尺許的鐵骨扇，拉開那宛如魚網般的黑幃，對準慕容美後心刺了過去！

慕容美手中的信火剛剛舉起，鐵扇便已穿心而過！耳中但聞嗤的一聲，慕容美的身軀突然向前一栽，手中信火竟然在他胸前爆裂！血夾雨着衣衫骨肉，刹那間飛洒了一地！

沈寒松大吃一驚，招呼那尚能行動的丁氏兄弟，就要向山下奔去！

但丁氏兄弟不過走了不足丈許，便一個接一個的摔倒地上！

沈寒松呆了一呆，大聲道：「你們怎麼了？」

那走在最後的丁忠長嘆一聲道：「沈兄，是你殺了我們……」

敢情他們乃是吸入了「天煞毒霧」而亡！

沈寒松剛自應了一聲：「不妨事，老夫這裏攜有解藥……」陡然間一條人影如飛而來，五指迅若轟雷一般，擊中了沈寒松口中噴出一口鮮血，哼都未哼，便已死去。

那人隨即左手一帶，却將他屍體抓起，一晃眼，便又退回到黑幃之中。這不過是眨眨眼之間的事，直到那人將沈寒松屍體拖入黑幃之中，皇甫英方始看出，又是「紅塵修士」柳宏平！

他這才明白，祁連雙魔中的柳宏平武功之高，果然當得一代高手之譽！

柳宏平這才呵呵一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只要有了沈寒松，那麼天煞毒霧便不關緊要了……」

他伸手在沈寒松衣襟之內，摸出了一隻白玉小瓶，又說道：「有了這瓶解藥，咱們不必再等毒霧散去啦……」

每人分了一顆解毒藥丹，于不邪便抖手收起那「破毒神幃」，大聲說道：「柳兄，兄弟往日對你雖然尊敬，但並不見得由衷的佩服，今日而後，兄弟對你可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！」

羅布衣聞言一怔道：「于兄弟，你這是何意？莫非這一切都是柳兄早就料到的麼？」

于不邪笑道：「可不，否則兄弟又怎會趕家星星峽去借來破毒神幃呢？」

柳宏平却微微一笑道：「羅兄，你們也許對慕容美的爲人不太清楚，但是老夫對他，可是明白得很，天魔教想奪血刀的事，老夫是在軒轅剛口中得知，試想這等千古神物，若是被他們得去，那還了得？是以老夫兼程趕上皇甫大公子！不料他已將血刀交給了你，老夫知道，慕容美一身武功，遠在你老弟之上，所以，不得不另施狡猾重傷於你，奪走血刀！」

羅布衣一怔道：「原來……你們做圈套麼？」

于不邪苦笑道：「大哥，兄弟們不過爲了大哥好……」

羅布衣長長一嘆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柳兄這一掌之仇，我是永遠也找不回來了？」

柳宏平大笑道：「羅老弟，你如心中有氣，打我一掌便是……」

羅布衣搖了搖頭，道：「算了！該我倒霉，應受一掌之厄吧……不過，那血刀莫非眞的被你丢入大江之中麼？」

柳宏平笑着回答道：「沒有，老夫已差人送到京城，交到天龍鏢局京城分局去了……」

皇甫英忽然如釋重負，雙膝一曲，向柳宏平大禮參拜道：「老前輩　你給晚輩恩惠太多了……」

柳宏平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公子，此刀一入京城，便收藏諸大內，强比落在江湖，引起無邊殺刦好得多了，老夫不是爲你，無非是爲武林中貪得之人，消一浩刦而已，你又何必言謝言恩？」

陳長庚呵呵一笑道：「柳老哥說得不錯，此刀若無有德之人佩用，那就不如由他們藏在帝王之家的好！但是柳兄今日弭此大刦的功德，眞該是五十年來的第一大事了……」

柳宏平淡淡一笑道：「老夫一生，從來不曾做過好事，今兒做了這麼一樁好事，你們又何必讚揚不已？毒霧已消，兇徒已死，咱也該回山啦……」

一行人踏着殘月，歡笑着大步下山而去。

（全文完）

印度童話故事

鸚鵡公主

劉武斌‧編繪



① 國王的大女兒美麗而善良。她的母后不幸去世了，國王又結了婚。繼母對大公主十分嫉恨，總是想方設法爲難她。



② 一年後，繼母也生了一個女兒，這二公主相貌丑陋，性情粗暴，動不動就打人罵人，侍女們都不敢吭氣，但王后卻百般袒護她。



③ 大公主越長越美，二公主越長越丑。遠近的國王和王子紛紛來向大公主求婚，二公主卻無人理睬。

④ 國王親自替大公主選中了一個年輕英俊的王子。舉行婚禮那天，人人都讚賞她的美麗。



⑤ 婚後第二天，大公主要隨同丈夫回國。繼母爲她梳妝，偷偷將兩根小魔棍插在她的耳邊。



⑥ 大公主立刻變成了一只鸚鵡，從窗戶飛出去了。

⑦ 王后趕忙將自己的女兒喬裝成"新娘"，給她蒙上一層厚厚的面紗，叫她在洞房之前不要揭開面紗。



⑧ "新娘"出發上路了。



⑨ 路上，一只鸚鵡總在新郎頭上飛來飛去，叫個不停。新郎命隨從捉住鸚鵡，放進籠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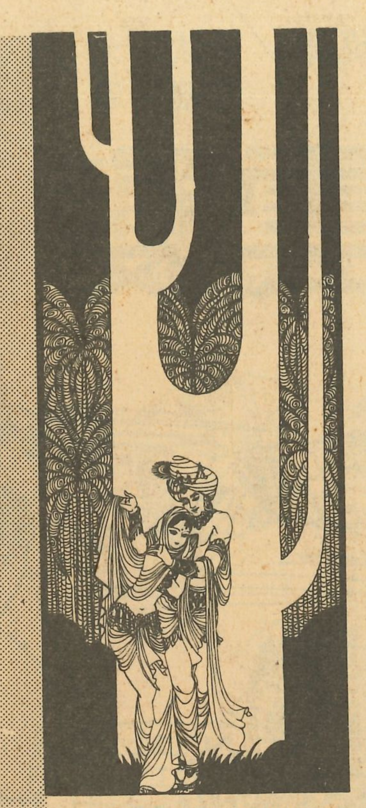
⑩ 到了王子的國家，宮廷裏張燈結彩，大擺酒宴，慶賀王子新婚。但是"新娘"甚至在拜見王子的雙親時，也不肯摘下面紗。



⑪ 晚宴結束了，新郎"新娘"進入洞房。這時不斷傳來鸚鵡的叫聲，好心的王子打開鳥籠，放它出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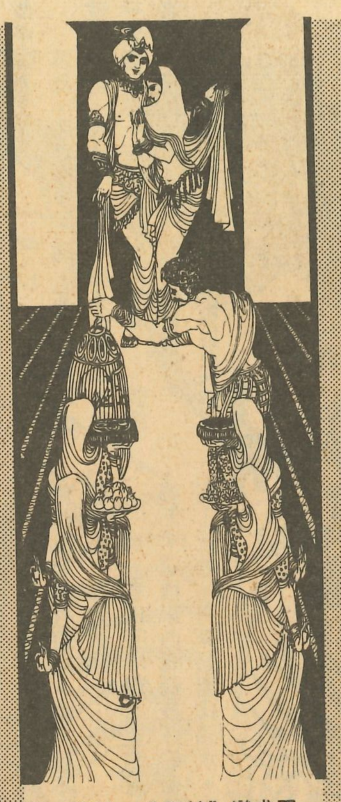
⑫ 兩根小魔棍從鸚鵡的耳後滑落下來，大公主恢復了人形，王子一看呆住了。



⑬ 大公主含淚說了前後經過。王子安慰她說："別難過，我有辦法……"



⑭ 王子拾起小魔棍，奔向洞房，他把小魔棍插在"新娘"的耳後。



⑮ 頓時，"新娘"變成了一只鸚鵡。王子命人將它給岳母送去。

⑯ 王后收到鸚鵡，仍以爲是大公主所變，就把它放到花園一個最冷落的地方，每兩天才給她吃丁點東西。 一



⑰ 一場暴風雨襲來，花園裏許多樹木被連根拔起，那只鸚鵡頭上的魔棍也被摔落，二公主露出原形，象一只落湯鷄似地出現在花園裏。



⑱ 王后見了，大吃一驚。聽完女兒的哭訴，她咬牙切齒想要報仇。可是，大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另一個國家，狠毒的王后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風幻雲變

湖海恩仇錄／凌波．文　可飛．圖



誠實查牛頭

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，好似無所事事，而活着祇不過爲了所謂愛……其實，說穿了是愛一個所謂有沉魚落雁之容的美女。然後，他爲了她，做盡了傻事，出盡了洋相……奇怪的是，沒人會覺得討厭，也沒有人會說一句：你這是在幹什麼……

還有，爲什麼不想一想，人，能不能做這些悖乎人情的事……當然，我們不妨再想一想；他會不會爲一個醜丫頭做這些傻事呢？

當然，所謂情之所鍾，不可以言詞道理規範之，那麼，爲了一個美女而做出荒乎大唐之事，而謂之情聖，情眞……這或者是一種錯見。

人，必需得其眞。人，必需見其誠，但是，必需的是，所謂俠義道中，人，必需以俠義衡量其胸襟，否則，又算得上什麼俠義道？

年少顯英豪

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，冒着極猛極烈的太陽在奔……時值正午，太陽當頂，連隻狗也在找個涼蔭所在，伸出舌頭在喘氣。人，那會揀這麼個時辰在路上奔。熱，是熱得——簡直可算是可怖！平時能走一百里，今天，這樣的日頭，至少得打個八折九扣……而少年，他又是爲了什麼？即使他看來身材粗壯，唉，也不適宜在這樣個日子，奔走跋踄……

哦，看他手中還有隻葫蘆。嗯，山中鄉下，這種東西是個最好的盛水傢俱，是啊！此地，可算是窮山惡水，能用來飲食的水，却是不多。不過，憑此一葫蘆水，也解決不了什麼大事……至少，不該爲此一葫蘆水而奔走個氣喘吁吁的吧……

總算，少年走進了一條山道。漸漸的，漸漸的，走着長草沒脛的路，一踏一步的，走近了個小石屋，他喘了一回氣，然後，他推開了門，走進了個石客堂。哦，看來客堂就是個臥房呢！一個破衣落索的白頭老婦，還有一個臥倒的，面如金紙，看來十五六歲的，醜陋不堪，也窮困不堪的少女。

老婦一見少年，她是面露笑意，可憐，不笑還好，越笑，越顯示了她的難看：

「少爺，酒打來了？」

「打來了。」

「你保證及晃動過？」

「一半分也沒有。我，還能有這個耐性，那怕是墜了手臂，痛入心髓，我能咬牙挺過來……」

「好，」老婦是十分小心的接過那只葫蘆，又小心翼翼的打開葫蘆。首先，她喝了一口，然後閉目闔瞌，酒、在她口中打了個响，骨咚的嚥了下去。半晌，面上露出了笑意，更難看的笑，透出十二萬分的舒服，嗒嗒有聲的說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啊……」她張開眼，對少年打了個滿意的眼色道：「這一來，她有救了。」

「她該有救，否則，天，可眞讓我掌門師叔說中了，沒個天理，天性——」少年的說話是樸實中，透有眞正的深情在。

老婦是不理少年的說話，她首先將病得金銀七彩的醜女扶起，將個葫蘆咀對準了少女的嘴，一口又一口的灌酒。一方面用她那黑髒瘦尖的手指，撚起了放在桌上的黑黝黝的藥末子，抹放在少女的唇邊，由酒冲入了口，冲下了肚。過了一頓飯光景，少女的呼吸漸漸由沉而粗，由粗而急，由急而平。少年可比她還緊張呢，當少女的面色一變，他也是個極明療毒治傷的人，他是看出來了，少女已將命保住了。而自己，一陣倦意襲上了心頭。

這裏離城市有七十里，最後這三里得走崎嶇的山路，一個來回一百四十里、何況；上面已聽老婦的問詢；葫蘆半點不可晃動！不晃動祇有一個辦法，手平直，捏緊葫蘆平穩前進。這七十里，走得更吃力，何況；在時日正午，毒太陽當頭照的情形下——饒是少年的身子好，可也得想想他不停步的走，在大太陽底下走……試問；他，還能不倦？還有，他心事已去的情形下，他坐下了，他打呼嚕了。

睜開眼時，一片漆黑。可是，他依稀看見有兩點星光在照住他，他打了個呵欠。突然，他盯緊了這兩點星光，更想起了這四週的黑暗，他站起身來，手一掏，掏出了千里火，這是他門中特製。四週一片光明，他這才看清了，兩點星光是少女的眼睛。現在，她已能坐起，不過，面上蒙上一層憔悴之色……嗯，自己腹中空空，應該，少女也是賊去城空之時，該吃些東西。可惜，不知她在毒去傷治之後，可以吃些什麼？還有，這兒又有些什麼可供吃的？

他走了一個圈，微微一笑，透着些苦味。此地，破得可以、更窮得可憐。連鍋灶碗筷……不是簡陋，就是破損。他奇怪

，有了這好的本領，並且，心腸更好的人，會受着這個窮……透骨徹底的窮！

「姑娘，你，想吃些什麼？」

「少爺，你看，什麼時分了……」她指了指天空，憑星辰的指示，屋中能見天象，屋的破毀也可想而知了。天，已在黑夜，是睡覺的時分。除非你家中有陳糧可煮，否則，忍一忍吧！朋友！

「你餓了？」

「我捱慣了，」平淡，一些不動意氣，也好像她的捱餓，天公地道，不必出奇的，更可敬佩的是，她面上一些也沒不平，憤慨之色。反而，她露出了一口白牙，顯示她在笑，這可令少年更爲感慨……

「姑娘貴姓……」

「我，唉……」這一聲嘆息是極長的……

「我，幾乎已忘了我的姓。自居此山中，我，從來沒人問過我……十年來，你是第一個。」

少年不禁有些忸怩之感了。因爲，少女的說話，好似說明了他，是個好探人私秘的，說實在，他決無此意，他，也祇有他是目睹她，爲了救幾個獵戶，她是引使山中最可怖的毒物三星琵琶蜮——又名射工，誅殺。看來，她是十分了解此物之毒性與噴霧伎倆。爲了幾個愚昧無知的獵戶，她不得不首當其衝，將毒物的噴霧，由其殘殺各種毒蛇、蜈蚣所凝聚的丹毒，向其本人一人。然後，她是不得不施展本人家傳的姑射刀，脫手七刀，將琵琶蜮釘住了毒囊、咽喉，還有、最令人担心的尾部。一隻道家奉之爲天下毒物排之爲第七的三星蜮，爲她殺了。而她自己，却爲毒物之射霧射中……

其實，她大可以讓那幾個驚出毒物之蠢物獵戶去擋箭！自己去從中取利。當時，她如果採取這一個步驟，她非但不會受傷，幾乎送命，她更可取得毒物之噴霧毒囊，這是一件天材地寶，此物可煉成幾件兵刄所須的淬鋼液汁，更可以令兵刄有制命而不可解除的毒性在。

但是，她分明是可以不受傷，得毒囊，不！爲了救人，她以身試法，爲了救人，她寧可換了寶物……她……幾乎死……即使不死，她也差不多脫了一身皮！

她的一舉一動，其實，少年是明明看到！他是個比較鈍、而反應慢的人。當他發覺了，少女已面如金紙，倒了地。可是，那幾個獵戶，一些也不在乎少女爲他們而受傷，山中獵戶所最重要的目標是；獵物。他們在這個窮山惡水的苗蠻山區，他們是已看得出那個三星蜮是個怪物，能賣得出大價錢，他們一窩蜂的去搶，這可引起了少年的火氣，你們，唉！漢人，眞是可惡……人，那能不理恩人？他一聲怒吼，將隻三星蜮就此一脚，踢下了山崖。

少年的做法，引起了獵戶的不滿，石矛、石槍、石箭、石刀，一窩蜂的向他招呼，少年是一心在少女身上，他又是一聲怒吼：「你們是人不是？還好意思出手。」一邊說，他是一抄手，已喀喀聲中，連接了幾柄矛、槍，又見他雙手一迸一搓，好厲害的手勁，將收來的矛、槍，不是砸斷，就是搓成粉渣……

那幾個獵戶可嚇傻了眼，再也不敢再多說其他，走的走，溜的溜了……至於，

少年去看少女時，少女已奄奄一息，氣息也顯得不太順……少年是更不怠慢，他一手抵住了少女的後背——事實也祇有後背可容他着手。少年並不吝惜自己本身之眞元，漸漸的輸入了她的體內。

「你這是救她？」

也不知的從那裏走來了一個也是難看醜陋的老婦！少年是心靈……除了反應慢，見事鈍，其實他是個內秀的英才。看出來，老婦與少女有些相似之處。他心神一放，「大娘……這……看來是您的親……人……」

「我問，你這算是在救她？」

「我是迫不得已啊，大娘……」

「你想不想救她！」

「衷心希望！」

「不說假話？」

「我，素不喜說口與心違的話……」

「很苦，也很難。至少，會令你苦不堪言！」

「她能不顧一切，爲救人而毀己身，我何懼於苦、難纏身……」少年的說話是沉着而有力——所以，就有了來回一百四十里之奔走，買酒！

少年自以爲是她的朋友，一對經過患難的朋友。，因此，他問，問得十分自然。可是，現在，他恍然有些明白，他其實不該問。

「我姓風……小名叫難兒！」

非但報了姓，更報了名，風難兒，少年在思索着，江湖上的前輩，姓風的有幾個？再說，風是個僻姓，師父對自己十分看重，因此，自己小小年紀，對中原武林道，腹中却有一本細帳，不過，姓風的，祇有江南梁莊，有一位姓風的前輩，他決不會到此來的啊！更不會熟悉山中一切，毒物啊，制毒之法啊，至少，不該抖出刀，而手法却依稀是天罡北斗宮中的姑射刀——他有些呆住了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我的出手，姑射刀？姓風的狂風十三筆鳴世，而我，在山中打獵……」

「風姑娘，你睡下，你不該多說話，你——」少年的千里火幾乎燒完了，但是在跳動的火光下，他已看出來風姑娘有些亢奮的現象，這決不是個好現象，如果餘毒未清的話，這會令傷者餘毒潛經，然後，貽患終身……

不能，這是個極可愛的姑娘，她決不能因一時興奮，而令她有毒纏身，少年是十分殷勤的勸她睡下。

「可是，我想吃東西的啊！」

「等，等……我包保第一個去敲開，不，可能有早市的酒舖，食物店？我去買，我跑得極快，眞，你放心——啊……酒——不，我不知你，目下能不能飲酒，不過，唉，大娘呢——她，又走到什麼地方去了——」

「我，中毒？你眞知道的？」

「我，看見了，眞，風姑娘，我，查牛頭，反應慢，見事鈍，你無論如何得原諒我，但，你……我相信，天，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「是嗎？你看見我中毒？那你是明白這毒虫的厲害了，中了牠的毒，祇有一個解毒的方法，用最好的酒，還得取得丐帮中的大黑狗散……」

「丐帮？呃，那麼……那個大娘，她是丐帮中人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啊，至少，我現在是祇覺得倦，還有，不能運氣透脈而已，我什麼也可以吃，除了無物可食——」

「那麼，酒……」他提起葫蘆，發現葫蘆中早巳空了，分明巳讓大娘全部餵了風難兒了。他有些恨自己了，爲甚麼不沽些酒回來，不，自己簡直是不會過日子，沽酒又爲甚麼不買些吃食回來呢？自己堂堂一個大男子，奉師命到此辦事，第一次的出外，嘿，就顯示了自己的嫩，乏，不濟，無用。他幾乎想撲擊自己的頭了。

風姑娘在笑，奇怪，她笑得極美，牛頭以爲風難兒是充滿了少女的美，而她的美，是眞誠，慨然，視死如歸，捨己爲人，還有，在平時，在困苦、危難面前，她的樂觀，俠義道，也祇有她，才配當之而無愧。

爲她辦事是天經地義，不可或改之職責了，牛頭在想，也因此他向她保證，向她請求饒恕，不過，風姑娘笑了：「我捱慣了，我是担心你啊，少爺。」

「我不是少爺……風姑娘，我是叫牛頭。」

「牛頭。」她又笑了。

「是啊，我是叫牛頭嘛。」

「那會叫你牛頭的？你，頭上有沒有角？」

「或者，我，有些牛犢子脾氣，也或者，我喜歡看牛，眞，我家中根本養不起牛，記得爹生前，時時抱了我上山，看山下，看，遠處有牛牛，有牛牛……」說着，說着，牛頭的聲音有些凄然了……

「你不喜歡講，就別講吧，唉……親情深似海，本來，我根本不懂，祇會撒嬌，撒潑……天，是有她的報應，十年了，我沒一個親人了，我想念親人了，可惜，親人全死了，我不明白啊，人，爲甚麼一定得不見了親人，才會想起親人，叨念着親人……」

沉默了，火光一爆一亮，又黯了，千里火熄了，四週更黑黯了。

× × ×

「閣下是查相公……」一聲嬌滴滴的說話，聲到人到，阻住了牛頭的去路。

天微明，牛頭巳一口氣由城中走了回來，他手中拿着大包小包……有剛出籠的包子，也有鹵鷄、牛肉、醬肉、鷄子等等——目前他必需先趕回那個可以看天文的石屋中，因此，有人阻路，對他來說是件不知趣的事。

但是，面前站着一個也是十五六歲的青衣少女。她穿着打扮是既合身，色澤更配得耀人眼目，她生得美，且有三分霸爽英風，當得起長身玉立四字之考語。不過，她對查牛頭是有些低聲下氣。

可惜的是牛頭他是連定也不定，祇是雙手虛拱了拱，道聲：「容後再見！」一閃身就避過了此女直走。少女不由眉頭一皺：「追，看他急些什麼……」

牛頭是步入了看天文的石屋，祇見少女在灶前生火，他不禁上前勸阻：「風姑娘，你餘毒未清啊，要生火，要燒水，我會啊，別以爲我是個什麼少爺，眞，如果不是怕你嫌我煮得不好吃，我啊，滿可以煮三餐飯的啊……」

「你不是少爺，難道，難兒我又是什麼小姐了？」她又笑了。牛頭想，能笑，多好啊，他再不怠慢，他首先取出包子，他要少女嘗嘗——少女取了一個……又一個，實在，她巳好久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包子了啊！當她發現自己竟然吃了卅四隻，四十隻包子祇剩下了六隻時，她不禁面紅了！

「吃啊，吃啊，風姑娘，我巳經吃過了——」

「你眞的吃過了——」冷冷的說話，那個半路碰見的美女走了進來：「你對這位女子，可算是死心一片啊！」

即使是個醜陋女子，她也不能忍受別人的誣衊的啊。何況，說的是男女間之事——不，少年男女最犯忌諱的事，她，也不禁面紅了。

牛頭，也感到那位不速之客有些口沒遮攔，可惜，他的確說了些言不由衷之語。少年人面嫩，那能讓她直揭其謊？他不禁有些惱了！

「小姐，咱與你素不謀面！」

「是嗎？又說謊話了！你該說一面之緣，決不可說素未謀面。至少，剛才，我們不是見過了？並承你訂以後約的啊——」少女是微笑的說着，言中分明有奚落之意。

牛頭可面紅耳又赤了。

少女又道：「你不必紅面赤耳的啊，說實在話，我們是友非敵，我們希望你與我們合作……」

不明白了，在此地合作，合作些什麼？自己是別有任務在身。還有，他根本不想與人合作，即使是風難兒，由於她是個俠義仁慈之人，他見到了，所謂有緣啊……能不隨緣援手？至於目前的少女，他有些搖頭了。

「我說的話，是律令。」少女冷冷的，傲然的說着。

好，犯了牛頭的性了。什麼？你說的話，是律令？他冷笑了：「姑娘啊，或者，你不知道我叫什麼……」

「牛頭。」

「哈哈哈！那麼，你却又不會知道，我、是隻不可理喻的蠻牛，更是不可以律令來束範的人。小姐，我你是道不同，不相爲謀——請便！」

青衣少女也犯了性，好個牛頭，你敢當面與我頂撞，我倒要看看你，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！哼哼，我如不將你扣住，押住，要你乖乖的聽我之令，我就不姓雲。

雲姑娘出手了——！好手法，祇見她身形似進似退，不即不離，但是，每一掌，每一手，就似飄雲斷絮，將牛頭團團圈住了。

牛頭是個年才十九歲的少年，可是，你不可輕視他，說實在，他的十幾年的修爲，簡直可以與一般人卅來年的用功。何況；他用功極勤，專而且猛，還有，他對人對事，反應看來慢，見事看來鈍，但是，在武功一道，他可是別有悟性，蚩尤宗的功夫，除了必需煉得身强力壯之外，悟性也是一個主要關鍵。牛頭的師父更是無私的傳授，他，早巳是一個江湖上一流之好手。

雲姑娘的飄雲斷絮掌法展開，將她的玄女功烝，帶動大天宇掌法，重重尅壓住牛頭，總以爲牛頭勢必得發掌反擊，那麼，她應可乘隙覓縫的，補天掌展開，將個對手活活扣緊扣煞。

那想到你錯了，牛頭是立了個門戶，雙手打拱，面凝冷笑，看住了雲姑娘——這分明是武學至上對式；以靜制動的玄旨要訣啊——因爲，你要在他出手抗禦時，尋隙覓縫，用補天掌傷敵，可惜，牛頭一個魑魅問訊式，就此將飄雲斷絮，玄女神烝卸化於無形，這明顯的表示出，牛頭不是隻蠢牛蠻畜，自己一個不小心，大有可能爲其所敗。

雲姑娘是個一步百計的人物，一瞬眼之間，她也能想出幾個對敵制勝之策，現在，她是倏有所見的，一聲斷喝，人，似一朶彩雲飛墜的，向牛頭近身出擊。

牛頭是冷笑依然，他的大蚩尤翻天九式出手了，他的雙掌就是兩柄大斧……一揚一砍之間，全都挾帶令人震驚的巨大勁力而臨。並且，雲姑娘的大天宇神掌，依飄、靈、輕、逸四字而發揮。她人本美麗，再用上這樣的輕靈掌法，簡直可以說是兔起鶻落，人難捉摸，不想，牛頭的大蚩尤翻天九式，看來比其鈍、比其慢！不知什麼攪的，雲姑娘如此善於鑒察他人破綻之能手，可也無法在拙、笨、慢、鈍的手法中，取得半分便宜……

但是，幾朶彩雲疾飄，又聞風難兒的苦笑。牛頭可發了怒……本來，他祇不過是逼使對方知難而退而巳，現在，他眼視八方，看到了對面的青衣少女，別有黨羽，別有打算，他心中明白啊，難兒餘毒未清，她不能運氣入脈，她等於是個廢人。何況出手對付難兒的，有四個之多——他火了，對付我，應該，風難兒與你們又有什麼過不去了？

「刑天三式」想出手了。屋外却傳出一聲又啞又厲的難聽聲音：「琦兒速退！——」雲姑娘本來還想一試「刑天三式」之眞正實力——可是，一聞命令，她是面露不豫之色的，抖手一朶黃雲飛起——一股極强極勁的熱力中，將朶黃雲擊成朶朶碎雲，而人，巳一個不見了。

牛頭不輕易發火，一發火，可也決不能輕易的熄滅，當其看到了鹵鷄，醬肉、牛肉、鷄蛋，還有餘下的六隻包子……他怒嘯了……

「嗖」一聲，來人了。他是一掌推出，耳中却聽得有個老婦人驚叫：「你發瘋啦！」看一看清，是那個老婦人。啊！對了，老大娘，你到了那裏去了？

「我？去討飯啊？唉！走了半天，大多數人說我是上早班……唉，聽了話，又看了面色，瞧，才討來幾個餅，什麼餅我也說不上來……不過，墊墊肚子吧……」

突然：「啊！」她吸氣了，哈哈——好啊……嗨，我啊，眞是個又蠢又笨，又沒腦子的老傢伙啊！你是少爺，你還能不買些東西來孝敬我？哈，鷄，我巳幾年未吃過了啊……醬肉……牛肉……鷄蛋……」她啊，說一樣，抓一樣，可憐，牛頭祇有乾瞪眼的份。

本來，他是會讓老大娘吃些——可不

能這樣的饞相畢露的啊……還有，這樣一來，試問，他們……風姑娘還能吃？他想吼叫，回心一想，他不禁流下了淚……慢慢的，走出石屋，他想找出些痕跡，他想追索，救回風難兒……

老大娘抓住了兩隻鷄爪出來了。看她吃得津津有味的，嘴裏還塞滿了其他東西……突然，他可想起來了，他自己還沒吃東西……又是一百四十里，可憐，練武人可不能餓，也挨不起餓的啊！現在，她是咭吧咭吧的吃！眞能引人的饞虫……口涎來……

「你不想吃些？嗯，我看出來了，你哭過了啊……」

「不！我不想吃了，至於哭！那是恨！那是光火──人，他們是爲什麼啊……還有，風姑娘對他們又有了什麼仇怨？對付我，何苦麻煩她！」

「因爲──呷醋──」

啊，牛頭幾乎眼前發了黑。什麼……呷醋？再看看化子大娘，他苦笑了。唉，大娘是個半瘋半癲的人，她的說話，眞，也沒幾句能聽。她是想到了那裏，就說到那裏，其實，她是爲了開心。

「你不信？唉，小子，看你本來是只通靈的青牛，能上九天兜率宮，現在，細看之下，也是只可憐的蠻牛，並且，眞可能一步又一步的進入了屠場，乖乖地受縛，乖乖地讓屠夫開刀。」

「你說什麼啊！」牛頭雙目圓睜，看來，又得發火了。

「睜大了眼，你以爲我怕你……我才不怕！蠻牛、蠢牛、奸牛、癲牛……」

「你該住口了──」牛頭吼了。

「啊……嘩……」哭了，老丐婦說哭就哭，並且，一哭不可收拾。不對……坐倒了──躺下了……打地滾了──哭聲震天，哭得牛頭可莫明其妙──什麼？你：「老太太，你該別哭了，收聲──請你別哭──」

「那是你求我的？」

「唉──是……是我求你──是我求你──」

「那你承認了──是呷醋了──」

牛頭眞想一頭撞死了算數。

「如果您承認，我啊，我就帶你去找她！」

「找誰？」

「找風姑娘啊！」

呃！對了，她，看來有幾分與難兒相似的啊！初時，他以爲她是難兒的師門尊長，否則，她那會取出丐帮重寶大黑狗散？現在，看來……她──

「前輩貴姓──」

「想問我與風姑娘有無瓜葛？嘻嘻嘻，傻瓜，風奇君是姑射刀的傳人，請問，姑射刀幾時與丐帮有關連了？」

「那，你怎會取出大黑狗散……」

「這，該問你啊──」

「我！」牛頭可又糊塗了？自己與丐帮有什麼交情？師門或者與他們幾個長老有往來，至於自己……唉！想不出，他是個誠實小伙子，他想不明白了，他祇有搖頭。

老婦却不理，祇是笑，「走啊……」她命令着，奇怪，他可是十分的聽話，毫不怠慢，跟了老婦就走：「小心，可能會將你引進了屠場，你怕不怕？」

奇怪，即使那老婦的說話是冰冷氣出，又且是隱含譏諷，但是，牛頭他是毫不在意，這可表示了，他那怕被帶入了地獄吧，他也不會在乎──因爲，從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，就算在地獄中吧，他也會有辦法，從地獄中打出來。他不是不怕死，而是他有把握他死不了。

老婦在笑，牛頭也在笑。

一個是諷刺的笑，而另外一個則是冷笑。

至於風難兒又如何？她被扣住在四個少女手中，本來，她是不會怕這幾個女的，並且，她根本不會落在她們的手中。祇因爲她受毒不輕，三星琵琶蜮的射霧，不是一般人能忍受。事實上，她如果不是讓牛頭的代輸眞氣，那麼，她是早已爲射工之毒毀了。尙幸牛頭的輸入眞氣，又接着讓丐帮的鎭帮療毒妙藥──大黑狗散祛毒，她也是無法可以脫出大厄……

現在，命之危是沒有了，但是，要復原決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，所以，她被扣了。

她並無半點不滿之意。江湖上，優勝劣敗，她是司空見慣。可是，而今她是受到了苛待，這是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！

這四個少女，看來是婢女之屬。當然，大富人家的婢女丫頭，也勝過平常普通的小戶人家的小姐。風難兒是名符其實的難中女兒，他根本不會對窮富之分生閒氣。她也根本不會窮硬頂的，自命不凡。不過，祇少，自己的忍氣吞聲，應該換來對頭人的同情才是，無論如何不該讓她們對自己如此的折辱，和難堪的啊！

「你有什麼可誇贊的？」

當人家指指鼻子問她時，她自己也對不上來。至少，她幾時誇贊自己了？她祇有啞聲不語──但是，人家又大叫大嚷的問她；爲什麼自視過高，而不言不語，所以不言不語，分明是輕視她們──那更是寃天下之大枉啊！風難兒幾乎是啼笑皆非，哭笑不得了。

「這位姊姊，請問，你們究竟是意欲何爲？」

「我們要你自認爲低賤──不，其實，不比，你自己也該知道的啊！你生得又黑又醜，一頭黃髮，一口白牙──」

風難兒更加明白了，自己生得醜是擺得一清二楚之事，不用你們描述，自己也一直是個醜女子。說實在的；自己不認也不成的啊──因此，她們說一句，她是點了一點頭，默認了。就在這個當口，遠處傳來了一聲極難聽的擊柝聲，可將她們的批評中斷了。非但如此，有人更在風難兒的耳邊說了聲：「肅靜！」果然，四外肅靜了。

× × ×

冰一樣的週圍，冰一樣的氣氛。本來，即使是罵聲，囂鬧，總還可顯示出些生氣。現在，連生氣也沒有了。一聲肅靜，將此地宛如從天而降一陣大冰雹，將四週冰成了一片。非但自己，連那幾個吱喳叫鬧的四個青衣，也似被凍住了。

身後有人步聲，極輕，但是風難兒可是能聽出，來人極莊嚴，極肅穆的走着端

穩的步伐，並且，人，不只是一二個。

不知從那裏來的光芒，四週驀然的現出了耀人眼目的光芒……光芒中，風難兒是過了好一陣，才算習慣了，她可以看清了面前，坐着一個美貌、却又帶着三分冷酷之色的美婦──左右亦有一個年約卅七八的婦人；左的手執麈尾，右的手托一柄耀目生輝的綠玉如意。至於在各婦之前，則是一個長身玉立，豐鬟盛鬋的少女。少女生得極美，不過兩眼生得太冷，也顯示出她的性情極剛、極固執。

「你是風奇君的女兒？」老婦的詢問，又冷又直！聽起來令人萬分的難受。本來，風難兒決不是貪生怕死之徒，並且，她更不會在盛勢凌人輩之前低頭。現在；她突然有了種自憐自賤之感覺。鞠大叔費盡了千辛萬苦，又是裝死，又是捱打──將自己由千災百難中救了出來。然後，他令自己看見了莊外的世界，令她明瞭了世情。可憐的鞠大叔，終于在傷重難挨下而死。

全仗山中的獵戶苦人，代爲發辦，從中，她又看到了窮人的仗義與眞誠；不錯，他們可能爲獵獲物而引起貪心，這，因爲他們窮，他們需要活下去。打獵、種山田、實在是難有個準則，他們不想死於凍餒，他們祇有見多了，就攫取多少。不過，逢到任何一戶，發生了大事，他們可以不顧一切的出物出力出錢的相助。

鞠大叔要自己好好的冷眼旁觀，令難兒她看出了不少人情世故。然後，她分析、比較，她明白，必需跟山中人學，學他們的樸實，眞誠，間中的狡猾！

風難兒早已不是梁莊的難兒了啊。所以，她不會發火，也不會逞無用的英雄，她是實說實話，直認是風奇君的唯一後人。如果，對方是仇人，來追殺，她笑了，本來，她活得是毫無趣味，死，也沒什大不了的。

「果然是風奇君的女兒？聽說風奇君一代英雄，他那會死的？」

「誰殺了他？」

「給人巧計所算……」

「唉，我爹死的時候，我才七歲，有許多大人的事，一個小女孩子能懂得多少？依稀聽說，爹是中了天女門的暗算──」然後她是一聲苦笑：「或者，爹是該死的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」美婦有些愕然。

「聽說，爹風流自賞！這風流自賞四個字，可就要了他的命……至於爲什麼？我到現在還弄不明白──」

「哈哈哈」一陣長笑，笑得冷，冷得驚人，美婦是突然的向難兒道：「風家秘籍在你手中？」

難兒不禁又是一個愕然，那會一個轉彎，轉到了自己家傳秘籍的身上？是的，鞠大叔對自己再三說明：風門三絕，可惜你是個女兒身，即使你化盡了百倍之力，你是永難獲得登峯造極之境。學是不能不學，退而求其次，才將自己帶到了苗山蠻峒之間，希望憑仗山川苦厄之助，令自己能取得十之七八的成功。

不過，決不可爲人所知，更不能爲對頭所曉！天女門如此處心積慮，也祇能殺死了風奇君。那想到風奇君別有一個鑑人之明，他將個毫不起眼的鞠慶之視爲心腹。也因此，一個看門的，脫出了天女門的魔掌──雖說他中了七記腐心掌──他可得到了七年時間。鞠慶之苦熬七年，死得極苦極慘，不過，他是依然保全了風門三絕──

難兒是親目所睹，親耳所聞，她看到鞠大叔的死。死前的話、叮囑，現在，她肯隨便交出來？

她笑了，笑她自己可以解脫了。死，她一直在等候着，也說明了，她根本不怕死。

她什麼也沒有啊！難看、無家無業，更無人可憐，不過，現在，她突然會想到那個牛頭。

世事就是這麼巧啊！想什麼，哈，什麼就來到。外面突然的傳來幾聲擊柝聲──既快又急，美婦的面色突變，還沒有什麼指示時，洞外又傳一陣怪笑聲！美婦怒叫一聲：「梟神姨！」勁風歛處，啊！是個少年，一個滿面正氣，十八九歲的少年──查牛頭──

牛頭根本不理會洞中究竟有多少人，在他眼中看來，祇有一個萎頓落寞的風難兒──他是十分欣然，而且十分的小心地扶起了她：「可有什麼不便──」一句問話，顯示了他萬分的關心。但是，牛頭是傲然而不顧。

「你當我們全是死人！」那個姑娘可發了火。

「不，這位姊姊，此地，看來是你我第三次見面了！即使我記憶不佳，即使我有眼無珠，不過，我自問，從未得罪過你──至於這位妹子──」

「你妹子！你稱呼得多親熱？」

「琦兒住口！」美婦突然出言阻攔：「你是誰？擅敢闖我重地，難道你不怕死嗎？」

「至於我是否該死，先放過一邊。至少，這位風姑娘，她是身中七星琵琶蜮之毒，而今餘毒未清，至於她之所以中毒，並不是她功力不足以誘殺毒物，實是她心中一念慈悲，不忍無知山民慘死，她以身抗禦，這才中了毒！風姑娘即使與前輩有什麼瓜葛干連，成名前輩也不該趁人於危。而我，與她訂交在先，更不能坐視而不救。」

「你有多大能耐？」

「小子有一點俠義之心。」

「好小子！」美婦是一聲怒叱中，身形其快無比的，向牛頭撲到。好，於此可見牛頭這幾年來的功夫，不是白練。並且，當美婦之身形撲到，立感一陣其勁無倫的疾風，迎面吹到，這陣勁風就似山頂罡風，九天狂飆般吹來，看來美婦人雖然有些冰冷、傲慢，可想不到她竟然有擧手引罡風，風力如此勁狠之功！牛頭是全身護住在難兒前面，他是雙掌一陰一陽，倏的一聲長嘯，在場人個個不由目瞪口呆了。風是大，力是狂，照例，力弱者就得爲美婦之雲霓幻變之力，將其逼退。那想到牛頭非但不退，反而是與美婦相互間飛躍奔騰，你前我後，你左我右的絞在一塊。當然，誰也看不清，這兩團光影中，誰個爭先，那一個落後，祇是風力勁力是越來越充盈着山洞。

洞外又是一聲怪笑傳來：「雲彩娘娘，你認不認輸！」此聲傳來，那執麈尾、托如意及那個少女已分三角的圍住了這一團光影。其中少女可更是厲害，她是有意無意的，盯住了風難兒。

「老前輩，不可乘人於危！」牛頭，不知爲什麼一來，他跳出了戰圈，他不想打……祇是，他對那個少女看了一眼，也不打話。並且向那個所謂雲彩娘娘作了個揖，將難兒揹了就走。牛頭可是不知道，背後，那個少女是星眸含淚，更且，容色慘淡的看住了他。

至於雲彩娘娘——美婦在苦笑，她惘然，她滿含驚怒之色。事實俱在，她根本想不到，目下的江湖道上，竟然有了這樣個小伙子，他的出手發招，堅韌而有力，並且，她的老眼不花，看看招數，小伙子根本可以借勢迴力，甚而翻出餘力——本來，蚩尤門下的出手，是夾雜有三分邪毒之數的——將自己反扣入圍……但是，他不出手，不知是他不肯，還是不屑……

牛頭，他祇是來救難兒，他不想惹禍，他更不想結仇於江湖人！不過，他不能見危不救，而救的是他心目中的好人。所以，他背了難兒走出山洞時，他以爲什麼事也不重要了。

難兒又如何？她不禁流下幾滴清淚——而淚滴可就滴在牛頭的頸間：「天下雨了？」牛頭在嘀咕。其實，天幾時下雨了？人，在下雨是眞——但，難兒可讓他的天眞率直的說話引得笑了出來——

「吧」的一聲——牛頭是挨了一個大咀巴！說實在，牛頭如果不是背上有人，雙手護住難兒膝彎，他那會挨打？不過，看清了打他是個老丐婦，他心中有些明白，丐婦分明是想借自己的手，助她夾擊雲彩娘娘的——他不禁嘆了口氣：「前輩，你打吧！如果，你打了我可以消氣……—

「我一輩子也不會消氣……你，你個……我該罵你個什麼？」半晌，「唉，我也眞不能罵你……唉，爲什麼，我吃了你的爛肉麵……」

爛肉丐！牛頭可想起來了！對，自己依稀在那個大城鎭——那個——

福安茶居——那個賣茶賣水，也供應油包子、爛肉麵，小炒，熱酒的所在——有多少的靑皮、無賴、也有多少的鏢師達官——有顯示自己的闊綽，說什麼帽結啊，玉珮啊！翡翠的板指，鷄血的印章……說出來會値那麼幾百兩銀子。可是，一個老婦人，拖了個小孫女，揷了個草標，才賣五兩銀子——說得多可憐人：「達官爺們，發財的老爺們，八歲的姑娘呀，賣五兩……您們比如買只小羊……小牛……讓牠有口飽飯吃……才能有一分生機……誰捨得賣自己的親人……」

老婦哭，叫……有了個時候了——也可能——餓極了……孩子人又小，她抓了塊擺碟的糕點——她才送進口，一個斗大的巴掌，將孩子幾乎連口牙全給拍了下來——可憐孩子打管打，她還是死命的將糕點往口中塞，眼中滿蘊了淚珠——她——祇有一個字：「餓——餓——」

人，還想動手——牛頭可實在看不過眼，他一手將那位公子哥兒的手抓緊了：

「大爺，您手下留情——」

「我打人，打個該死的化子，要您閣下來打不平？」

「我不是打不平，我是說，唉……可憐！」

「閣下可憐她倆，成！代惠了這兒的茶錢！」

「成，掌櫃的，這位爺台的茶錢，我侍候了！」

「好，咱們走！」少年說走，不得了！一走走了七八枱。「錢三，茶錢，向他要！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反正是這樣了，牛頭是笑了笑，叫孩子將所有的未吃的糕點收下了，又叫掌櫃給兩人一碗爛肉麵，折斷了草標，給孩子五兩銀子，他走了——雖然，他恨那些靑皮無賴，不過，他是個沉着的小伙子，他不想在半途多事，反正，他師父說過，這世界，不平事還少得了？

在城外，他該下店了，可憐，他看見了個又黑、又粗的女子，髒得不堪，可又硬得出奇！人們好奇的送她幾文錢，或者遞個粗饅頭！她不要，她精神萎靡不振，她說她有病！她向牛頭說：她是你被惡人所害的可憐虫，她從小是飯來張口，茶來伸手的。現在，她落魄了，她！可惜她寧可餓死，她吃不慣粗糙食物——

牛頭聽得出少女的談吐斯文，他可憐她，他問清了她的親人：未婚夫的住所，首先，他請她吃了個飽，然後，打開包袱，將自己的盤纏，分給了她一半！牛頭就是這樣的大量大方——因爲，他自己本身就是個窮人出身……少女問他：「分去了你一半，你能到目的地——」

「哈哈哈，」他笑得很痛快：「姑娘，我祇希望你快些找到了你的未婚夫，希望這些盤纏夠你在路上化費，至於我啊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因爲，我不是個公子哥兒的出身，我是個撑船的，我是吃慣水、飯。而且，也挨慣了餓。眞，在山中，一到了山區，我就有了不少的東西可果腹！再見！」

「我會再見你嗎？」

「希望不再見面——因爲，我希望您見到未婚夫，更希望您快樂逍遙——我，東奔西走，今天，你看我蠻像個人，明天，我可能是個小化子——突然，呃，小姐，您是詩書滿腹，那您總讀過莊子——」

「莊子？又有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，祇記得幾句！我決不是掉文。眞，這個——很對，所謂『涸轍之魚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於大海也！』」

說完，他走了——他，是個十九歲的小伙子？不，是一個頂天立地的，小輩英傑——

因爛肉麵，他想起了自己一路行來的傻事。至少，有不少次，他是出手，救助了乞丐……不想，自己本來多事，而老丐婦——不像啊，自己在福安茶居出手相助的是；一老一小……牛頭，可不是個蠢牛啊，突然他看出來了，丐婦是個喜於易容換形的異人。他又想起了：「爲什麼施捨大黑狗散！」老丐婦可是笑着說過：「問你自己？」

他不得不跪下了——連他自己也不明白，自己到底是爲了什麼要如此的叩謝丐婦。

老實說；用大黑狗散救的是風難兒，可是他——又何況；自己是先有恩於她——當然，自己是決不會[illegible][illegible]自居，可是，救難兒要自己叩頭……

「她有怎麼好？傻牛兒！」

眞，這個問題問得好？事實俱在，難兒既不美，又不媚，牛頭，你看上她些什麼？

人，知，好色而慕少艾，天公地道啊！但是，一個如此的姑娘……

「前輩，我不知該怎說，我並不是說我看中了她，而是，我敬愛她！難兒，你別面紅。反而，我可能配不上你……」牛頭苦笑了：「我不知道人們，爲什麼看見了美貌的少年男女就神魂顛倒！根本不去想想他們的心——有多少人情痴，又有多少人是量狹而自私，祇有他！或她……我不懂，反正我也不想懂……難兒！她是個好人，這就夠了。前輩，你或者沒有看見，她是爲了山民而自甘爲射工噴毒所中！她美——眞，我看到的，當她奮身反躍，以身抗毒時，她，簡直如仙女——」

難兒不禁面紅……因爲，她從沒想到，她會讓牛頭如此看重！

再想想小伙子的說話，他說得挺含糊，事實上，他也說不明白，可是，其中大有至性至情在。

不錯，有多少人是一見鍾情，其實，是糊塗兼混帳。誰又會知；人，會不會變，人，眞的能之死靡它？

牛頭不是牛。他看到的是；人們眞的一面，善的一面，還有美的一面。

他看到難兒的捨生就義，他又看到難兒的光明、眞誠的一面！他並不是說出情慾之愛，而是至大之愛！

能得到這樣個朋友，那還不該說是幸運！

難兒流淚了。

老丐婦也面有敬佩之色！人，我們這批老人該一頭撞死了。牛頭——蚩尤宗是積了什麼樣的福，收到如此個人才！首先她已看出了牛頭的功力可佩。現在更了解了他的眞誠坦率的一面，小伙子，有幾個小伙子處事有他這樣沉着而有力？

自己一直在想報十七年前的一掌之辱。總以爲，憑仗牛頭的出手，再加上暗伏的助手，可以一雪前恥……但是，牛頭揹了難兒，退出了戰團！自己是看明白了，憑自己以單對單，可能勝過雲彩一籌，但是敢保證抵禦得住掩月、呑星兩使的合攻，更可怕的是，老傢伙收了個新人，她年紀輕，却天賦異稟，可能她比掩月、呑星兩使更厲害。自己祇有個小乞兒……唉，所以，她一發火，打了牛頭一掌，認爲他壞了她雪辱之大好機緣……可是，牛頭是這樣的坦誠說：「他，不喜歡牽涉在江湖的糾纏中。」

難兒又回到了自己的石屋中，那所可以夜觀天文的石屋中。她流了淚，她今日才算又體味到：「龍床不如狗竇」那句俗語的親切感！是的，睡在自己的床中，到底是比較舒服，更且安寧。

何況；現在，又多了個牛頭。

牛頭走了，他必須代難兒購備補藥，還有，該添備的滋補食品——糟糕，他發覺，錢不夠了。他不禁紅了臉，從來，他是個極有心機的人。從來，他是不會讓錢銀皺眉頭的人。因爲，他孤身往來，逍遙瀟脫，他可以有時用多幾錢，沒有，咬咬牙也能挺了過去。今日，不能了，至少，他不能强搶藥材，或者食品！

蚩尤宗在一般江湖人心目中是邪派、魔道。那想到，他們的教規比正派人更正規；不准偷盜，是爲唯一大戒，這可傷透了牛頭的腦筋。

他在藥材舖前蹀躞……他想起了傷病中的難兒。他，眼蘊清淚，突然，他想起了師父的諄諄告誡：「在外邊，記住一錢逼死英雄漢……」

牛頭對「一錢逼死英雄漢」這句話，想到了歪處，看見人有苦難，他出手救濟。根本想不到，錢會逼死了他自己。他想叫，不過，叫什麼？

「先生姓查？」一個年約五十左右，面團團，挺富泰的老者，向牛頭低頭作揖，恭聲請教！

「我——是姓查……」牛頭永不會改名換姓的。

「啊呀，閣下買的乳香、末藥、血渴、熊胆，還有三支人參！全巳端正備妥！你再不來拿，小老可就爲了難啦！你啊，您老的貴价是太粗心，竟然不留下個地址來！唉，尚幸他將您的容貌描述過，再說姓查，又是個較僻之姓——請。」

牛頭可弄了個糊塗更難明……他讓老者是拖了揹了的，引進了這家看來令人氣餒的大字號——京都聯號達仁堂！牛頭是即使有錢，也不敢照顧這個大字號啊！

一包一包的藥材，還十分小心的，讓牛頭驗明眞材實料，然後包紮。算盤子在劈哩啪啦的响，可憐，咱們的大英雄第一次，感覺到心臟的緊縮……甚至於算盤子一响，他的心臟就一緊。

「東家，這一批藥共計價錢三百四十七兩三錢八分正。」

牛頭幾乎閉過氣去！他想說明，他想臨陣退縮——但是東家是沉聲的說道：「來銀五百，該找這位大爺一百五十二兩六錢二分，請一併交割清楚——」

「不，掌櫃的……您，弄錯了！」

「不，查相公，小號是貨眞價實，並且，童叟無欺。請您驗點，如有不實不情之處，儘管指出……」

「掌櫃的，我怕你們認錯了人……」

「不至於吧，相公姓查？大號……呃，大號是……」掌櫃的不好意思說了……

「總之，我知道您，就是了。」

「你知道我些什麼？」

「你——你是查牛頭查相公。」看來是逼出來的！

可憐，查牛頭是被人糊塗的送出了藥材舖，騰雲駕霧的走入了食物舖——莫明其妙的回到了山中。他沒頭沒腦的，將療毒治傷，補身强氣的藥熬好，滿懷心事的勸難兒服下，然後，他是默坐一邊，一面調氣，一面看顧着難兒。至於難兒，由於七星蜮的毒巳爲大黑狗散吸出，雖說爲雲琦兒刦走時，稍有延誤，而今，在藥對症候之情況下，又加心情歡暢，所以，她是睡得極好，也因此可以看出，稍加時日，難兒的難星，必將過去。

「出來！」風中傳來一聲嬌叱！牛頭

是稍有聲息，立即醒覺。現在，他怕自己一離此地，再陷難兒於不幸，所以，他長身而立，沉聲說道：「是那位朋友？」

「是我！」

牛頭這一次是聽得比較眞。他不禁苦笑了一聲：「你又何必纏住我？」

「出來，我與你好好的談談！」

「此地不可以？」

「何必吵醒她！」

「我怕有人乘隙出手。」

「你放心——決不會有人麻煩她！快……出來！」

牛頭明白是那個雲姑娘——他實在想不明白，他幾時得罪過她——而頂上有極輕微的步聲，他苦笑，分明有人在四週窺伺，不出去，始終不是個辦法，如果眞的攪翻，他，他自信可以扣得住這個雲姑娘的。

月光下，可以看得出，雲姑娘突然瘦了不少。奇怪，她那會瘦了？受了傷？還是——牛頭嘆了口氣。他明白，自己決不能弄清楚姑娘的心意。

「姑娘，說實在的！我，可能在無意之中得罪了您，如果眞的如此，也請您不知者不罪，而饒恕了我……」

「你爲什麼自卑若是，我明白了，爲了那個醜八怪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你對那個醜八怪那麼好？」姑娘說着說着，她頓了腳！看來，她是十分痛恨牛頭與醜八怪好的！

牛頭不想再絮絮碎碎說這說那，他祇是苦笑了笑，不料，石破天驚了！

「我有什麼地方令你討厭了？何況，我與你相識在前，你不該有了我，不，拋棄了我——」

牛頭是對天呆看，那會莫明其妙的事，一天到晚的纏住了他。藥材舖，銀子，藥材——現在，她——我與她相識在先，我拋棄了她——老天，你可憐可憐我成不成？我幾乎墮入了個謎團中了。

「你不承認了？」

「我——」牛頭眞想對天盟誓呢。

「遵義城外——一個幾乎要餓死的少女——」

牛頭幾乎嚇了一大跳，什麼？是你！老太太，不，大小姐，你化裝，你扮成個乞兒，你——對，你找到了未婚夫沒有？

「找到了，他變了心。」雲姑娘冷冷的說着。

喔！牛頭靜思，這可眞是個不幸，女人最怕這個。巴天望地，吃盡了顚沛流離之苦，然後，那個男的變了心。唉，難怪她苦痛，不過，話又得說回來啊！他變心與我毫無干連，找我的麻煩，可說不上來啊——」

「我的未婚夫姓查——」

唉，小子啊！你什麼姓不好姓，非得與我同姓……牛頭可答不上個碴兒。

「名叫牛頭……」

喂喂喂，大小姐，我看你這是在消遣我啦！你的未婚夫叫查牛頭？雖然，這個世界上，同名同姓的不算少，今天，百分之八十，你是在開我玩笑！眞，我可是沒有你這樣個未婚妻！

「你不認？唉，這不結了，變了心了哩！我，命苦！不過，牛頭，不論你如何！我，不會負心，我知道你得救你心上人，我更知道你身無分文，誰叫你好心濟貧！把自己讓錢給困死了！我代你付錢，我……爲什麼？爲了你——牛頭……你——」哭了！

牛頭可傻了眼。什麼？五百兩銀子是她的！聽，她說得比唱還好聽，她是爲了自己，她是偉大的，即使救情敵，她也是甘心情願，越來，她可越坐實自己的罪名了。

「不過，雲姑娘！」

「我叫雲琦兒！」

「呃！」牛頭幾乎給嚥了氣：「姑不論如何，我，我可是從來沒訂過親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沒訂過親？唉，牛頭，你變心，我不怪你啊，可不能如此的口不擇言啊——你——看！」

看什麼？一只荷包。嗯，是姊姊給自己繡的，並且，他記得，荷包中還有一顆蛇珠，那蛇珠是竹子哥送給他的。呃——記起來了，他與她——那個又黑又髒的她……平分盤纏時，他依稀見到她順手一摟，摟到了她的手中，他也不好意思向個女乞兒要回來。心中還在想，可能，她找人不到，這顆蛇珠還能救些個急，那想到，她就此做文章，說是自己下的聘禮表記——牛頭可眞的給僵死了！

「我，一念好心，我，怕你女流之輩，千里找人，盤纏不夠，希望你憑此得爲壓袋之用，而你——」

「我詐了你——」

「唉——」牛頭祇有嘆氣的份。

「就算是我詐了你——」

「爲什麼？姑娘，我與你可是無仇無怨。」

「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個好人。」

「總不該因爲是個好人，你就得害他啊。」

「牛頭！你憑心說吧，我，可算難看嗎？」

「當然不，眞……說實在，你是個美女——」

「但是，當我又黑又髒之時，又有誰喜歡我？與我說東道西？還有，誰又肯爲一個黑髒可厭的女子，施捨一個錢，祇有你，並不因爲我黑髒可厭，你既體貼，又同情。你勸我不可灰心，你爲我叫來了酒、餚、菜、飯，你並不責罵我的浪費與貪饕，臨走時，慨然贈銀，連我在你眼前偷了你的壓袋寶珠，你詐作不知，雲琦兒是暗中立誓，牛頭，在這世上，祇有你配作我的夫君。」

完全是一廂情願，牛頭可算是明白了，但是，他祇是苦笑，她說得不少，可是，她沒有一句能聽得進。自己又不是應徵，又是在考試，至於她死命認定，一口咬準，她可不能代表自己。

「我說完了，可我得問你，我有什麼地方不如她！」

「雲姑娘，我不知該怎樣說才好？你，不該問你有什麼地方不如她，而是該問她有什麼地方比你好……因爲，你沒有什麼不好啊！至於她，她有一顆金子的心。可能我這個鄉巴佬祇會說這些，俗而不可耐的話。雲姑娘，你比她好的地方太多，祇是我並沒有看見你有什麼，可以表現你

金子的心。」

金子的心！其實，在苗山瑤蠻之間，他們以金子爲最堅，最可表示其價值的東西，牛頭，他是眞正的看到了難兒，醜陋的難兒的心，一顆端正而有價值的心。

雲姑娘慘笑了。突然，四週傳來了急驟的呼叫聲：「不可，姑娘——」然而，雲姑娘的雙手已貼緊了前胸，牛頭不是個木頭，他早已看出雲姑娘慘笑的面色，他突然有所凜然之感。怕她會自絕功脈，可惜，他不明白雲彩門中的絕脈法與一般江湖道不同，事實上，雲姑娘雙手貼胸，她的雲掩吞星手法，已扣住了自己本身之氣脈所在，祇要兩氣相合，那麼，她一運陰勁，好，就可毀了。

× × ×

從情形，那怕是事實上來說：這個姑娘可眞能說得出，做想到，牛頭是不想害死一個無辜的少女，可惜，現在，眞叫牛頭爲了難，列位看官，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今天這個開通時代，方便之至，壞就壞在大明年間，男女授受不親啦，瓜田李下啦，甚至於嫂溺援之於手還得有個長篇大道理可述說。試問，一個少女，自殺的方位，不尷不尬的，正巧在個極不方便的所在，出手，大有輕薄之嫌，不出手，姑娘眞能死了——那眞應了：「伯仁爲我而死」之諺，牛頭可既變成了隻木牛……

不過，牛頭跪下了——決不可誤會爲求婚，他是訴說着心中話：「雲姑娘，請別嚇死我……千不對，萬不對，是我這只瘟牛的不對，說實在，請放下手，從長計議……你、總不至於要我負上個濫殺無辜的罪名吧！」

「死不了的，瘟牛！」一聲又怪又難聽的笑語傳來，牛頭是看清了，在雲姑娘的背後，突的多了一個人，那個老丐婦！而雲姑娘分明是在一個猝不及防，當然，大半是可能由於她心神專一，渾忘偷襲，她讓老丐婦給阻住了，牛頭大爲感激老丐婦！「前輩，你來得正好。」

「我不是爲你，我是爲自己！」

有條件呢？牛頭心中一凜，眞，講鬥心機，鬥智謀，一百個牛頭也鬥不過人，他不由萬分尷尬的起了身，雙眼呆呆的看住了丐婦。

「我與她師父有一千一萬年，也難解的仇！可是，我可是看得十分清楚，這一輩子！我也別想贏得了她一招半式。別說打一掌……但是，我罰過毒誓，不打她一掌，我死也不能眼閉……嗯……你明白了沒有。」

還是這個毒，這口怨氣，牛頭眞恨不能自己讓他擊一掌，可惜，打在牛身上，永不能消了她老人家的氣——至於自己，他是永不願捲在這江湖的仇怨中。

想到了個不是辦法的辦法。

牛頭是一股旋風般——須知，他的旋風轉，允稱爲江湖第一，因爲，蚩尤，在上古神話中，他是個呼風降霧的老祖宗，其實，這一個古代的巨人，非但是精於治煉、打仗，更善着揚擊外氣，爲其所用，因此，爲正統的黃帝視之爲外魔，說什麼降霧、旋風之中！有魑魅魍魎，有妖物毒蜮……可憐，讓他們這些峨冠博帶的大人先生，亂編亂寫，以示正人君子的可愛，蚩尤，這個敢於反抗的巨人族中的英雄，就此被描成一個邪魔外道的祖師爺……

即使如此，蚩尤宗之善於旋風揚沙，那是不爭之事實，現在，牛頭——這個蚩尤宗新一代的好手，展開了大旋風轉，風起沙舞，又是猝然而來，丐婦是一個措手不及，雲姑娘就此在其扣押中，爲牛頭刦走了，耳邊隱聞牛頭在叫：「前輩，算是晚輩得罪了，將來，定必十倍奉報。」

風停沙散，牛頭與雲琦兒早已無影無踪，老丐婦可就犯了性……需知：老丐婦本是丐帮中唯一可以承繼爲帮主的女子，如果，她能萬事稍善抑制，或者冷靜分析，不爲意氣兩字所誤！三年前，也早已成爲丐帮帮主，壞就壞在是非觀念太執着，容易爲小恩小怨矇住眼睛，也因此，她是代帮中帶來不少的無謂麻煩，即以與雲彩娘娘的一掌之辱來說，她如果不太執着，這件事老早可以揭過一邊。她可是孜孜不倦，死心不息的追踪，祇要有雲彩之踪影，她就會如影附形的趕來，那怕有十倍緊急的事，她也可置之不理。現在，她不禁一口毒氣化在牛頭身上了。

她突然一個騰跳，人如飛一般的奪入了那間石屋，她找不到牛頭，她可得將難兒來氣。

其實，難兒早已聽得一清二楚，她的心中又是歡樂，又是辛酸，她直覺的感到，牛頭將自己說得太好……黑影動，老丐婦的出現，她是個飽經憂患，並且從席豐履厚的武林大家，陷入貧愁困苦的境地中，她是懂得人情，懂得炎涼的姑娘，她不會怕死，眞，反而，她越來越希望早些死了的好，何必累人累己！

黑夜中，丐婦的雙眼，碧瞳似豆，分明，她是犯了性，並且，桀桀怪笑中，她是惡狠狠的，慢步走向難兒，唉，老前輩啊，雲姑娘雖然不在，可是，她是早已埋伏着人，她的手下……於此可見雲姑娘的心思愼密，她明知，如果因爲自己而令難兒有所損傷，那麼，別說結成好友，極可能因此翻臉成仇，所以，她伏下四個丫頭，說是丫頭，根本也算江湖上的二流好手，而今，丐婦之形態如此，四人那敢怠慢，師命再三叮囑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可輕用的鎖雲鑽出了手！

別以爲鎖雲鑽形體極大，其實極細極小，並且，又黑又沉，嗯，這又可看出丐婦的心粗自大，她自以爲一身好功夫，更且最近得習丐門中的三大神功之一，「伏龍玄貞訣。」功勁是一提即到，可惜，你的功勁可以貫通全身，忘了雙眼是個人身最軟弱之所在，人的本能，越在黑暗處，雙眼睜得越大，好，針狀中空的鎖雲鑽，就此打中了丐婦的雙目，一陣劇痛，一片黑雲遮目，老婦知道中了暗算，待到發覺，業已悔之已晚，一聲慘哼，雙掌中已抖起七股勁炁，耳聞一聲慘號，丐婦初初損目，以爲已擊中了難兒，明明聽得勁風四竄中，她還是停了手。

然後，她可覺得四週一片靜寂，靜得可怕。更且，一股莫明的愁悵，襲上心頭。她明白，從此，她祇是一個盲人了。盲人！她怒吼了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還不是爲了查牛頭。自己慨然付出大黑狗散，自己救了風難兒，不想落得個如斯下場。她

暴跳似雷，她亂打亂掃，可憐，本來就是個破爛不堪的居所，那經得她的蹂躪糟蹋？可以看見天文的石屋，變成了個破爛攤了。

「師父，你得打到幾時啊？」聲音透露出千萬分愁苦凄然之味！

「是興兒！」

「是，師父，弟子該死，弟子，來遲了。」

突然，丐婦如同洩了氣似的，她慢慢的坐了下來。兩縷鮮血，一對爲鎖雲鑽所毀的眼眶，變大了，分明爲鑽頭入侵時，鑽深了的結果。顯示得老婦越看越可怖。

不過，老婦是靜止了。她抬頭，她苦笑，然後，她招了招手，對那個後來的小孩子說道：「興兒，你華師伯說得對，我，該有此報！」

「師父！」小孩子哭了。

「不准哭，」前輩畢竟爲前輩，也可說：薑實在是老的辣，「哭，能將我一對招子哭回來？哈哈哈，畢抹虱，你說得對啊！我是對不起帮中諸弟兄，我更對不起列祖列宗。奇怪，我……失去了一對招子，反而令我能看清了自己——小仇小怨，我實不該看得那麼執着。可惜，我——悔之已遲，奇怪，人，那會到了清醒時，也就是面對死神時……」

「師父，你决不可想不開，决不可死，興兒可憐；興兒還小，師父，如果，我再稍有失足，師父，你豈不是更加的對不起老祖師。」

「興兒，你過來，這是師父的武功訣要，你已入我門中七年，七年來，你已學得不少。師父別的不行，可是擇徒選人，自信還有幾分眼光，你——你可以發揚光大。」

「不，師父，師父！」

「師父不幸中了暗算，現在，知道……暗器有毒。」

啊！師徒兩人沉默了。半晌，「想我朱纖纖，一生强項，一生自恃，唉！結果，會死於這幾枚小東西上。王興……你靜聽遺命……謙以待人，嚴以律己，善小也須爲，惡小不可做，是我的弟子，不可或忘！」

朱纖纖，這個一代怪傑，做夢也想不到，竟然死在這幾枚鎖雲鑽下。不過，她死得平靜，她死得眼閉，因爲，她總算收了個極好的弟子；王興。這個將來的丐帮第一能手，背了他師父的名號，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俠義大事。

而「謙以待人，嚴以律己」八個字，可永銘於其心間。

王興，必需爲師父埋藏遺骨。他是悲痛，他是沉着，可又帶三分的畏懼。因爲，朱纖纖已將她畢生所學：大十字經，太皓指法，還有一本丐帮重寶：「伏龍玄貞訣」留賜於他。十字經，他是理解極深，太皓指法已得傳授，祇是三大神功之一的「伏龍玄貞决」，他難住了。他那來的時間鑽研啊，自己知道，師父也祇能領悟其中十之五六而已！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，能放下一切，祇爲煉功而煉功？不能，王興自己明白，他是個好管事的人，萬一，自己毀了，這三大重訣落入他人之手，那……

他哭了，眞正的哭了。死，他不怕，老實說；不是師父相救，他早已死了。而是現在，這師門的重寶，令他難以解脫，唉，突然，他想到個辦法，將它與師父一塊兒埋了。對，他在這個爛攤子的地方，找幾件笨重傢伙，以便掘墳。嗯，不對，那張石灶，爲師父擊成了粉碎，可，那會有個土饅頭在地底賁起……他順手的舖平石灶碎泥，又將那個土饅頭扒一扒，看見一只鐵匣子。王興明白，這一定是難兒的家傳重物。

於此可見，任你保藏得如何週密，一個機緣，依然會讓人發現，他不禁苦笑，他想收藏，反而得到了別人的藏物，是喜事，不，是老天爺在開玩笑。

嗨，還找到了一只醬鷄。哈！打得一團亂糟，可那只小鷄的頭，可對準了王興，意思是：還不來吃。王興素來是粗衣糲食慣了的，一只鷄對他不無有些誘惑啊！吃了好幹活。對，吃罷。

「這位朋友，你——要吃鷄，吃就是了，何必將我的棲身之所，打了個稀巴爛。呃，啊——！」是難兒回來了。現在，她可是精神大有進展。祇不過，她心中大有不安之意。有人相護於她，更且，爲了自己，有位姊姊——她認得出，曾經譏笑過她，那四個青衣之一，讓老丐婦打成重傷。當然，她不是救護自己，她是不必受傷，自己則必死無疑。她心中歉然，可不知；老丐婦已死。事實上，她對老丐婦的形象比青衣們好，所以，她要回來，當然，她是來看看自己家門的重物。

她回來了，她看到個小叫化在吃鷄。那不在乎，我吃你吃，沒什大關係，不過；當她看到了藏寶之地被扒開了，她不得不有所動心。

「這位大姊……別担心，我……不會乘火打刦！唉，說實話，我自己還嫌累贅呢！」王興說着，說着，將那只鐵匣子交給了風難兒。上面標籤依舊，難兒看了禁不住流下淚來。因爲，這是鞠大叔的手筆。爲了這幾本秘笈，鞠大叔是用命換回來的啊！

對方是個小化子，但是，分明是武林中人。武林中人能如此大方，不貪——少得很。又一轉念，難兒又再想起了那個老婆婆，丐帮的前輩，如果沒有她，自己早已死了，那麼，他——可能與老婆婆有關係。

「朋友是丐帮中人！」

「您，先查點查點匣子中的東西。」

問不對題，好，先看看，打開鐵匣，不錯，三本薄絹的秘笈，一些不錯，還有一張柬帖，她苦笑了笑，是鞠大叔的十分要緊的指令。她明白這又是鞠大叔的故佈疑陣之作。目前不必提說，她得問問清——誰打的，他在此又有什麼事？

王興說明了一切，難兒可哭了。當王興引領她到山邊看着朱纖纖的屍身時，她簡直不敢相信，如此一代人傑，竟然陰溝裏翻了船，死得不明又不白！

一陣極難聽的擊柝聲傳來，王興面色劇變，分明，雲彩娘娘依然陰魂不散！不過，又一想，可能是四個青衣的報告，大有可能，風難兒又是必需趕回來石屋，嗯，難兒不禁對王興看了一眼

，唉，世界上；眞個是一樣米養百樣人——有的，不苟取；而有的，千方百計的希望攫取他人之物爲己有！

人，來了，這一次是六個；中間一個，雲彩娘娘。左右是掩月，吞星兩使。前面，三個青衣——一個是受了重傷，看來無法走得來。

「風難兒，你是該知恩報德吧！如果不是我門下侍者之出手，你早已命赴陰曹，我座下四季侍者，發出了鎖雲鑽，將個老乞婆送了歸天，而秋季侍者却爲救你而受了重傷……風難兒！你該怎樣報答？」

自我表功，並且，口氣中有索酬之意。她不由的苦笑：「我該怎樣報答你？如果，沒有朱前輩的大黑狗散，我，不是早已死了？即使我死在朱前輩手下，也不過一命抵一命。至少，她老人家可沒有要我什麼報答啊！」

雲彩娘娘可聽不進這種話啊，她冷冷一笑，看意思她是暫且不理難兒，手一指，對準了王興，「至於你，我已打聽得清楚，是老乞婆的唯一弟子。唉，老乞婆生前與我對掌，可惜，我一掌不能將她打死，她生前號稱無敵，生平祇在我手下落敗一次，她認爲奇恥大辱。不料，她年老糊塗，反而死在我的侍者手下，哈哈哈！這可是她生前難以預料之事吧！」

王興是沉着的，他想，師父可以在一個猝不及防下，爲小人所算，焉知老婦不會爲自己所算。

「王興，風難兒，依老身之見，交出你們的藏物，拜在我的門下，老身担保你們，學成一身驚天動地的本領，你看如何呢？」

圖謀人物之心，昭然若揭，風難兒冷冷道：「前輩所說的是我家門中物，我，可以雙手奉上，不過，我，决不會拜你爲師，因爲，我是看透了這武林道——」

「但是，我，無物可獻，我，當然也不會拜入你門。殺我師父，此仇不共戴天，雲彩娘娘，你大可來殺我——不過，容我埋葬了我師父法身，然後領死——」王興的說話，不亢不卑，可是，你細細辨辨滋味，對不起，句句有骨。而且，暗暗的有所指出，雲彩娘娘以大壓小，爲了別門之物，以求殺人滅口。

什麼一派宗主，什麼名門正派，什麼前輩風範，什麼一代雄長，翻開了他們的底，撕破了那張假面皮，看看清，還不是一個樣？一個奸險、卑鄙、無恥、貪婪的僞君子。越是說得花好桃好，越是一面孔正人君子，其實，越是不堪聞問。

雲彩娘娘在傳令，要三個侍者帮助王興挖掘墳穴，不，她們一挖可就挖了三個，事實擺明，什麼收人爲徒，什麼傳授一身驚天動地的武藝，這是騙人，就算你倆交出了所有，結果是一樣——死。

王興是早已抱定困獸猶鬥之心，風難兒即使是餘毒才清，本就希望稍延時日，現在，看出了雲彩娘娘的用心後，她不禁苦笑了笑！

「雲彩娘娘——」

是牛頭的聲音，這一來可算是猝然而來，忘乎所以，令個雲彩娘娘大爲尷尬！

「咱們來做個交易！成不成？」

「查牛頭，你幾次三番令我生氣，如果不是琦兒的死訴活求，你，早已死在我的掌下。」

「可不見得這麼容易。並且，你可知道，我，已找到了我門中前人所藏的利器：天缺戟、奇陽盾！」

「那麼，這九宮譜，這九宮譜……」

「雲彩娘娘，九宮譜也在我手中。」

聲隨人到，衆人眼前一亮，祇見牛頭左手執一面形式奇古的盾牌，右手一柄前缺刄鋒，又缺右耳的怪形戟。雲彩娘娘一見此物，不由眉頭大開，如果，你是個細心之人，你可以看到她的嘴唇，微微有顫抖之形。分明，她的內心是萬分激動！

雲彩娘娘之所以勞師動衆，出這一次遠門，她是早已有綫報；蚩尤宗中的兩柄奇門上古兵刄，連那蚩尤宗中的唯一神訣九宮譜，已爲蚩尤宗中後起之秀悟出藏寶地點，因此，她是命她得力手下，連自己獨生女兒也引出，四處兜截。不理是智取，也不理是强奪，反正，這兩件威震武林幾千年的瑰寶，她是必須取到手中！

更巧的是，她碰見了老對頭朱纖纖——其實，朱纖纖永不會垂涎別人的東西，牛頭又喜多事，救了風難兒，雲彩娘娘想來個一舉三得。

現在，牛頭在她面前出現，可就不見自己的女兒雲琦兒，常言道：「虎毒不食兒。」母女關心，她沉聲問：「琦兒呢？她在那裏！」

「她，自恨有你這樣個親人，她不會再來見你！」

「啊，她，那裏去了？」

牛頭搖頭，雲彩娘娘可就想到歪裏去，以爲牛頭爲九宮譜，殺了女兒。一打眼色，好個雲彩，左右雙使已向王興、難兒撲去，而三侍者各立一方，分明是有爲而來，雲彩娘娘則冷笑聲中，向牛頭兜上。

雲霧門中，講究的是出手快，迅、靈、巧、變，何況掩月、吞星兩使，又是雲霧門中健者，照例，王興的功力太淺，難兒又是負傷初癒，兩人是決難討得了好。現在，可就看到了難以說明的奇跡，一團青影，一圈紫光，就似個鬼魅般在王、風兩人面前飛舞，至於掩月、吞星兩使的出手，却是無論如何，遞不進招去。

上古九宮譜，到此可發揮出全部威力。牛頭是眞正領會了蚩尤宗所苦練的功夫。原來，蚩尤宗之最具威力的技藝，就是九宮躔度原理。以前學的是原理，而不能融合貫通，所謂蚩尤風舞，所謂陰燐鬼火，實在是星宿躔度的運用。快，是快了，變也變得驚人，可是，有幾分鬼氣，爲一般人誤會爲邪魔外道。因爲，沒有大九宮譜的演繹之故。現在，你會覺得它更快，更變得不可思議，而你，一些也看不到它的陰森鬼氣，有一股堂正、浩然之氣勢存在！

雲霧門是快，那想到青影、紫光比她們更快。而且看得出牛頭是不爲已甚！他是祇想趕走雲彩娘娘。

但是，牛頭啊！你到底是年紀輕啊，你是想不到雲彩娘娘她是心狠手辣，看來，她是拚全力與你糾纏不清，並且，她也看出了牛頭的心意，不會出手太絕，現在，她們是決不能對你有什麼威脅，可是，還有三個侍者啊，還有雲霧門中，令人喪胆的暗器，鎖雲鑽啊！你或者可以無恙，王興與風難兒又該如何？

果然，在雲彩娘娘的一聲號令下，一蓬蓬黑光，宛如暴雨，也如新年放的花炮般，向三人打來。鎖雲鑽一出，雲彩娘娘的出手也加强加勁，她是在牽制牛頭，希望牛頭顧此而失彼——雲彩的心意是狠毒的，掩月、吞星兩使者更在鎖雲鑽的催動下，一剛一柔，排雲塵，辟雲如意雙雙搶入了重圍——其實；鎖雲鑽一出手，已將牛頭的怒火引發，本來，他是看在雲琦兒的無意引發機關，令自己得到本門重寶，不想出重手，結大仇。如今，他忍無可忍了，奇陽盾一個大翻身，阻住了鎖雲鑽，並爲其打開了十之七八，唉，依然有漏洞之點，王興是知道此物之可怖，他還是一心救人，將難兒拖翻在地，可惜他本身，因爲慢得一慢，身中三鑽，一陣痲癢，他是不敢再運功力，仆倒在地。

但是，耳聞却傳來了幾聲慘叫，並且，又是一陣勁風撲落，「娘——你——你不怕羞？」

是雲琦兒，她是來阻止這場激鬥。是的，她早已到來，她也看清了自己母親僞善的面容，但是，她無論如何想不到，她母親再三叮囑門下，不可輕用，不可輕用的鎖雲鑽太細太陰毒，總以爲她會看事而行，現在；分明是在濫殺無辜。是的，雲彩娘娘老羞成怒了，在天缺戟，奇陽盾下，她是無論如何討不了好。三個打三個，這是表面上的事，其實，她是以三敵一，雲霧門素來號稱無敵，那想到會慘敗如斯，然後，是不顧一切，發暗器，當然，她眞正的用意是；牽制强敵，以便她乘虛出手。

是的，如果不是琦兒自己的突然出面，擋了一擋，那麼，牛頭雖然已戟挑雙使，他是無論如何避不過雲彩的一擊；「濃雲密佈」，更加上雲彩娘娘的十指飛脫！

牛頭是看清了當前局面，不由更爲惱火，還想仗戟硬擊——可是，雲琦兒已無法支持，頹然倒地。雲彩是一聲極難聽的長嘯中：「你不是我女兒，你不是我女兒！」很久很久，遠處依稀還傳來她的悲號聲。

「速救這位大哥！」這是雲琦兒的說話——她雙手顫抖的，取出一只白玉瓶兒，難兒明白，這是鎖雲鑽的解藥，但是雲琦兒自己又如何？十只金光閃閃的指套，分左右雙肩，釘住了——如果不是她的出現橫擋，這十只指套就得照顧了牛頭，不過，雲琦兒已經昏死了過去了。

牛頭實在想不明白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自己，唉，直言談相，眞有些像只蠻牛，有什麼好？可現在，無事白端的遭上了這麼個累贅。

「雲姑娘比我好！」

那可眞糟了糕，還在你推我讓，顯得她們女子是夠大方的，反而自己是個大混蛋！牛頭如果不是有要事在身，他眞能一死了事，當然，死，可不是個辦法，但是，除了這個辦法，還能有其他好打算？

有人在笑，是那個王興！對，他是險死還生，全仗雲琦兒的解藥，才讓他保全了條命。看他那個笑，有幾分幸災樂禍，也有幾分陰險。突然，他跳了起來，「你！還我碗爛肉麵！」

王興可讓牛頭嚇了一跳，又一寧神，明白了，自己化裝成個女孩子，讓他看穿了。對，一個小伙子，仗了縮骨功，化裝成個小女孩子，當時是試試他的心，是眞善，還是假善，現在，該說個明白，不，讓我提供個好辦法，抵消那碗爛肉麵！

雲琦兒雖仗本門的解藥，可是，她還在昏迷不醒中。當然，命是報得了，還有，到底是武林世家之後，天賦不凡，至於昏迷，難兒是明白啊！雲彩娘娘的最後兩句說話，可眞傷了她的心：「你不是我女兒！你不是我女兒……」也祇有失去親人的人，能懂得失去親人的苦。

難兒對牛頭是有說不出的感激，親近，不過，她自己說過，雲姑娘比自己好得多，她不需避嫌，但是，他的九宮步法，依稀與自己的家門秘笈有些暗合。鞠大叔說過，得找人……突然，她面上露出苦味，她將牛頭請了來，將鐵匣子交給了他！

牛頭死也不肯看，他說不能，那怕一千一萬個理由，他不能落了個嫌疑——但是，難兒跪地叩頭：「難女祇求報仇，而我，實在無法通悟全部，是我求你，是我自願，大哥，你就不能助我——成全我——而非得逼我死——」

半晌，牛頭也跪地叩頭：「我決不有半點竊盜之念，我看，我如能敎，全力以赴，但，我決不用此技藝，一點一滴，如違此誓，千刀萬剮，死無全屍！」

難兒流下感激之淚，人，有他如此純厚敦實的！

牛頭取出了鐵匣子中的絹本，但看見三四頁，他閉目闔瞌，過了好一陣，突然大叫：「難兒，不可學，決不可學，這是錯的，這是錯的！」

「你……以爲是假的？」

「是個陷阱！」

什麼？是陷阱？牛頭說得斬釘截鐵，這是引人入魔的秘笈，任何人學了，不出三年，不是引發本身眞火，就是在强將任、督雙脈之時出事。當然，你會看到其中許多似是而非的武功，它會令你快意一時，可惜，當你發覺不對之時，祇怕陷溺已深，拔足嫌晚了！

爲什麼要製造這部假經？牛頭他說不出所以然來。不過，他認爲，其中有些口訣，依稀與九宮譜有些牽連。牛頭看到了難兒失望的神色，他慨然說道：「難兒，如果，你不嫌棄我，我可以將九宮譜傳給你！」

「你不怕師父？」

「師父？我師父是個最好說話的人，如果他知道你是個捨己爲人的傻蛋時，他更會喜歡你呢，反正，我們是得搬個家啊，等王興弟引了大車來，咱們就走！」

「你要我跟你走？」

「唉，這兒……你瞧，已打得一塌糊塗，你還有什麼不捨得的東西！」

「雲姑娘呢！」

「看來，得帶着她走，我師叔，她可是個善於療毒的聖手，醫好了她，我心中可少了個累担！」

「人家可是有家歸不得了啊！」

「所以我這才得醫治好了她，然後，找她娘去，人那能這樣沒情的，別說是娘啊，連我妹妹她啊，就不捨得我離開一步，我……眞不明白，滿口講仁義道德的，還不如我們，所謂苗子……」

「她比我好啊！」

牛頭一聽這句話，他可又呆了，唉，老天爺，你能不能不讓她們談這些個成不成？

大車來了，王興可做了個駕車的，還沒出門口，巧，四個青衣阻住在車前，那個秋季侍者依然面有病色！她們要來服侍小姐，這可是個難題，誰又敢保證，這四個人沒有個奇謀詭計，九宮譜、天缺戟、奇陽盾，當然，最好的辦法是將雲琦兒交給四季侍者，大家一清二楚，如果同行共止，王興第一個反對。

雲琦兒在發高燒，一上了車，她還是喃喃地在問：「牛頭，我有那些地方比不上她……」

牛頭可眞恨不能一走了之，四季侍者是再也不客氣，一個連一個的進入車廂中，看顧着小姐。然後，雲琦兒看來安靜了，睡穩了，春季侍者發了命令，車子該走了，就這樣，浩浩蕩蕩，人、馬、車，走着崎嶇山路，開始向城鎮進發。

「牛頭大哥，你讓他們一塊兒走？你不怕其中有詐？萬一半路出事，該怎辦？你不會連江湖人，人心叵測也不知道吧！啊！你說啊，你可有什麼好打算？」

「聽天由命，老弟，如果不是她橫擋一下，我，不是早就死了！嗯——」

好，那也對，哈，聽天由命……車、馬、人，越走越遠了。（全文完）



武俠掌篇故事／高皋・文　盧令・圖

鬼鈴



跳崖殉夫　了結孽緣

風雨淒厲，四野若墨，偶爾响起一陣驚雷，整個大地似乎都在雷聲中顫抖。

這是一個雷雨之夜，雖然天色剛剛黑暗，文安鎮上的近千居民，已經戰慄觳觫，沒有人敢喘一口大氣。

莫非這兒的居民畏懼雷聲？雖是「聖人迅雷風烈必變」，這一震之威，也不至使全鎮之人如此懾伏！

其實他們畏懼的並非驚雷，而是「鬼鈴」。

每逢風雨之夜，或星月無光的夜晚，一陣陣扣人心弦的鈴聲便傳入文安鎮每一個居民的耳鼓。

它像來自天際，悠揚縹緲，無遠弗屆，但聽到鈴聲之人，必然會心煩神燥，怔忡難安。

更可怕的是，每逢黑夜，只要有人走出戶外，一旦鈴聲出現，那出外之人必然會七竅流血而死。

於是這個距離成都只有四十里的文安鎮便人心惶惶，如同世界已到末日一般。

今晚風雨肆虐，大地一片漆黑，除了風雨之聲，文安鎮靜得如同死域。只有一戶例外，那是陸善人的府第。

陸善人約莫五十出頭，生得方面大耳，威嚴中帶着幾分慈善，他並非本地人氏，因爲喜愛此地的山水，所以二十年前就在本鎮落了籍。

他有一個美麗的妻子，及一雙金童玉女般的兒女，再加上家財萬貫，牛馬成羣，在成都以東幾個縣份之中，陸善人是首屈一指的首富。

但他樂善好施，時常接濟貧苦之人，雖然不能稱爲萬家生佛，他那有求必應的作風，却爲他博得善人的美譽。

現在鬼鈴肆虐，文安鎮陷入空前的危機，陸善人既是本鎮的領導人物，這件事他怎能不管？

何况鬼鈴照顧文安鎮，原來就是衝着他來的。

×　×　×

夜已半，風雨也已停息，但天空依然彤雲密佈，文安鎮還是被黑暗籠罩着，只有一處露着燈光，那就是陸善人的書房。

黯黃的光綫照着兩張神色穆肅的臉龐，一個就是陸善人，另一個是他美麗的妻子。

陸善人本名陸行舟，是形意門的大弟子，他的妻子凌雪娥，原是他的小師妹，現在這對夫妻投目夜空，愁容相對，一待兩個時辰，誰也沒有吭出一聲。

良久……

「大師兄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你說鬼鈴魯般是衝着咱們來的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哼，他當年率衆刼鏢，你將他擊傷之後放了他，他不知心存感激，二十年後反而再來尋仇！」

「這就是江湖，唉，想不到當年一念之仁，竟而伏下今日的禍根。」

「怕甚麼？你的工夫並沒有擱下，當年能夠勝他，今天還能怕他不成！」

「是的，我的工夫沒有擱下，但鬼鈴魯般的功力却更爲精純，他的摧心掌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他的摧心掌力已爐火純青？」

「我瞧過本鎮的被害者，皮肉絲毫未損，內腑却已全碎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別担心，小師妹，如果咱們聯手，未必敵不過鬼鈴魯般。」

「我行麼？」

「行，依我的估計，鬼鈴魯般的功力雖是比我爲高，也不過高到一成而已，妳跟他相較，至少也有七成，咱們兩人聯手，應該佔到極大的勝算。」

「大師兄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小師妹。」

「你適才的估計只憑猜想，對付鬼鈴魯般並沒有眞正的把握，是麼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大師兄，不管你的估計是否正確，咱們必須預作未雨綢繆的準備。」

「怎樣準備？」

「先將蓉蓉浩浩送走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怎麼啦，你不同意？」

「不是我不同意，妳應該知道蓉蓉浩浩的性格……」

「這你放心，我會說服他們的。」

蓉蓉浩浩是陸行舟夫婦的女兒及兒子，姐姐十八，弟弟十六，他們的年紀雖是不大，武功却已獲得父母的眞傳。

不過鬼鈴魯般是一個名滿武林的黑道兇人，當年雖然是陸行舟手下的敗將，如今藝業精進，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，陸行舟尚恐不敵，蓉蓉姐弟又豈會是他的對手？

但年輕人大都血氣旺盛，一旦鬼鈴前來尋仇，要他們袖手旁觀是不可能的，爲這雙姐弟的安全，只好事先將他們遣走。

凌雪娥的計劃沒有錯，可惜她的行動遲了一點。

×　×　×

一串清脆鈴聲遙遙飄來，它像强風撞擊簷下的風鈴，在急驟、持續的震動着。

這串扣人心弦的鈴聲，似乎還在兩里之外，但一瞬之間便已到達陸家的書房之上了，接着一股陰森冷酷的語聲同時傳了進來：「姓陸的，咱們的賬也應該算一算了，老夫在鎮外十字坡候教。」語音一落便即寂然。

在鈴聲响動之際，陸行舟夫婦原本沉重的臉色已然爲之一變，此時大禍降到頭上，他們的神色反而一片平靜。

陸行舟伸手摘下牆壁上掛的成名兵刄無敵金刀，道：「走吧，雪娥，不要讓好朋友久等。」

凌雪娥點點頭，抓起放在書桌上的長劍，兩人並肩向十字坡奔去。

這兒是一塊起伏不平的山坡，亂石縱橫，野草叢生，景况荒凉無比。

這是一個沒有月色的夜晚，陸行舟藉着微弱的星光向丈外打量，依稀還瞧得出此人正是當年刼鏢的鬼鈴魯般。

他的形貌雖然還可辨認，但鬚髮已經斑白，比二十年前蒼老了許久，陸行舟雙拳一抱道：「久違了，魯大俠。」

鬼鈴魯般哼了一聲道：「人們常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，老夫却等了二十年五個月另三天了，咱們廢話少說，你們夫妻一起上吧。」

陸行舟道：「當年是魯大俠要刼咱們的鏢，如若易地而處，請問魯大俠應該怎麼辦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老夫行事一向是睚眦必報，當年一敗之辱，今日必須加倍討還，多說無益，咱們還是在手底下作個了斷吧。」

此時兩條人影風馳電掣般奔到鬥場，正是陸行舟的一雙愛兒愛女，他們剛剛到達，蓉蓉就請命道：「爹！讓女兒去打發他。」

陸行舟面色一沉道：「不，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准過問。」

凌雪娥道：「大師兄，我先上。」

陸行舟道：「還是我先上，妳替我瞧着一點。」

鬼鈴魯般既是毫無商量的餘地，只好全力一拚了，他掣出無敵金刀，踏前幾步道：「魯大俠請賜招。」

鬼鈴魯般嘿了一聲，掌中旱烟鍋一吐，分點陸行舟的肩井、章門、通谷、石關四大穴道。

此人果然今非昔比，不只是出招之快，急如閃電，旱烟鍋所帶起的勁風，就具有隔空打穴的能力。

但陸行舟成名多年，無敵金刀久已享譽江湖，鬼鈴魯般的旱烟鍋雖然凌厲，要傷到他却也不易。

只見他身形急旋，金刀隨身一轉，不僅讓過旱烟鍋，那繞體急旋的刀光，反而迫得鬼鈴倒退兩步。

這兩人一交上手就全力以赴，一晃百招，竟是半斤八兩，誰也佔不到便宜。

但在兩百招以後，陸行舟就陷於十分不利的苦戰之中了。原因是鬼鈴魯般非常明白無敵金刀的招式，他往往能制敵機先，使陸行舟動輒得咎。

招式被人所制，陸行舟注定是一個敗字，旁觀的凌雪娥正待挺劍上前助陣，忽然轟的一聲，他已被鬼鈴魯般一掌震得飛了起來。

凌雪娥母子大吃一驚，急忙點足彈身，全力搶救，以强弩離弦之勢，奔到陸行舟倒地之處。

「大師兄，你……」

凌雪娥扶着陸行舟，語不成聲的詢問着，在她的想法，中了鬼鈴魯般這一記摧心掌力，任是何等之人，都沒有活着的可能。

陸行舟不是超人，也是血肉之軀，他却長長一吁道：「好厲害的摧心掌力，如非我早有準備，此時只怕已經不能跟妳說話了。」

凌雪娥愕然道：「大師兄是說你並未受傷？」

陸行舟道：「我受了傷，只是並不嚴重，鬼鈴的摧心掌力，被我預藏的鐵板所化解，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，啊，鬼鈴

魯般呢？」

他們只顧談話，忘了這十字坡上還有一個要命的敵人，及縱目四掠，那裏還有鬼鈴魯般的踪影？

鬼鈴走了，陸行舟吁出一口大氣，誰知凌雪娥却又尖聲叫了起來。

「浩浩，你的姐姐到那兒去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蓉蓉忽然不見了，這使陸行舟夫婦立刻陷入憂惶之中，他們分頭尋找，由黑夜至天明，找遍方圓數十里，結果還是一個失望。

最後，陸行舟仰天一嘆道：「老夫封刀歸隱二十餘年，看來不得不再入江湖，重作馮婦了。」

凌雪娥道：「大師兄，莫非你巳經知道蓉蓉的下落？」

陸行舟道：「我不知道蓉蓉的下落，但我敢肯定她的失踪必然跟鬼鈴有關。」

凌雪娥道：「你準備怎樣去找？」

陸行舟道：「鏢局之人眼皮雜，經驗多，我只要跟鄧總鏢頭聯絡一下，不相信找他不到。」

凌雪娥幽幽地道：「看來也只好如此了。」

× × ×

九星山在四川縣的東北，其間峻嶒奇詭，羣峯繚絡，烈風飈發，宛如怒濤，在這般人跡罕見之處，竟然住有一戶人家。

這是一個天然石洞經工整修而成的洞府，裏面的設備不算好，却也應有盡有，生活所需並不缺乏。

在一間石室之內，睡着一位清麗如仙的姑娘，只是她面色蒼白，神情萎頓，像是身染疾病似的。

一名鬢髮斑白的黑衣老者，捧着一個食盤走進石室，盤中是四菜一湯，以及一鉢燕窩麥片粥。他將菜餚擺在一張方桌之上，然後扶起床上的姑娘，道：「蓉蓉，來吃一點燕窩粥，這是我特地趕往成都買來的。」

蓉蓉就是陸行舟的女兒陸蓉蓉，她果然是被鬼鈴魯般所擄，也許由於心情不好，再加上染受風寒，所以她病了。

鬼鈴魯般原是一位黑道兇人，但他對陸蓉蓉却百般呵護，像父親對女兒一般的照顧，只是陸蓉蓉不領情，清麗的粉頰始終佈上一道嚴霜。

飯後，陸蓉蓉將碗筷一推，冷冷道：「姓魯的，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蓉蓉，我跟妳說過，唉，一生習武之人，生活竟是如此的悲慘，年紀一大把了，連一個洗衣煮飯的人都沒有，這……」

陸蓉蓉道：「你現在是要找一個洗衣煮飯的人了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陸蓉蓉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也不拿鏡子照照，誰願意嫁給一個老鬼？」

鬼鈴魯般面色一沉道：「蓉蓉，我以爲妳並非世俗的女孩子，爲甚麼會有這等膚淺的見識？尤以妳自幼習武，應該知道不能以年齡來衡量一個武功巳臻絕頂的高人……」

陸蓉蓉道撇撇嘴：「那絕頂高人是你麼？我却有些不信。」

鬼鈴魯般微微一笑道：「妳認爲令尊怎樣？」

陸蓉蓉道：「我爹……無敵金刀名震江湖。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不錯，令尊的無敵金刀的確名震江湖，可是他却敗在我的手下，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，嘿嘿……」

陸蓉蓉沒有再說甚麼，她的頭却低了下去，因爲鬼鈴魯般沒有說錯，那天的決鬥，她是親眼目覩的。

此後在陸蓉蓉養病期間，鬼鈴魯般服侍湯藥，噓寒問暖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一直拖到二個多月，陸姑娘的病體才完全康復。

這天早餐之後，陸蓉蓉道：「魯般，謝謝你的照顧，我要回家去了。」

魯般沉吟半晌，道：「蓉蓉：妳……不能留下來？」

陸蓉蓉嘆息一聲道：「不管你以前怎樣，這三個多月，總還算個君子，不過我想念我娘，所以我要回去看她老人家。」

鬼鈴魯般聽陸蓉蓉提到她娘，似乎精神一振，雙目神光暴盛，顯得激動無比。

陸蓉蓉道：「魯般，你怎麼啦？」

鬼鈴魯般啊了一聲道：「沒……沒什麼，我只是覺得妳很有孝心。」

陸蓉蓉道：「你是同意我回家了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當然同意，走，我送妳。」

陸蓉蓉道：「不必，我自己會走。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好吧，不過此時江湖上不太平靜，路上要小心一些。」

陸蓉蓉向鬼鈴魯般瞧了一眼，一轉身便向門外奔去。她這一眼包含着很多疑問，但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不明白鬼鈴魯般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以及是怎樣一種心態。

她是被鬼鈴魯般擄來的，但她却沒有受到任何欺凌，而且噓寒問暖，對她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如今她要走，鬼鈴也沒有絲毫留難。那麼鬼鈴魯般爲什麼擄她？按他的行動，豈不令人百思不解。

陸蓉蓉智慧極高，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子，但這個聰明人却猜不出鬼鈴魯般是什麼心態。

她由九頂山經汶川，灌縣，直奔成都，這天傍晚時分到達灌縣西北的興文坪。

未晚先投宿，她準備在鎮上留宿一晚，及到達鎮口，她却受到意外的阻碍。

鎮口一字排開八名黑衣白帶，面貌獰惡的大漢，這般人這麼一堵，陸蓉蓉就不得其門而入了。

「各位，借個光……」

按陸蓉蓉的性格，她早該給這般人一點教訓了，只是她如今有了改變，由剛强爽朗，變得有點婆婆媽媽。

她雖是委屈求全，別人可不領她這個情，八名攔路者之中，有一個油頭粉面，年約三十四五的漢子道：「借個光？行，不過咱們兄弟正悶着無聊，希望姑娘能陪咱們解個悶兒。」

陸蓉蓉面色一沉道：「閣下說話客氣一點，你將本姑娘當作何等人物！」

黑衣大漢啊了一聲道：「這麼說姑娘還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了，說說看，妳是那位高人？」

陸蓉蓉道：「無敵金刀陸行舟就是我爹，各位應該有過耳聞。」

黑衣人搖搖頭道：「沒聽說過，其實碰到咱們兄弟，妳爹是誰都一樣，識相一點，小妞兒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罸酒！」

他說話之際脚下巳經逐漸迫近，右手忽然一伸，一把抓了過來，速度之快，宛如電掣星馳一般。陸蓉蓉估不到此人出手竟是這般快捷，雖然盡力閃避，胸前的衣衫仍被撕下一截。

此時的陸蓉蓉當眞是羞怒交集，原本可以使出十成的武功，也因而打了一個折扣，不過乃父無敵金刀陸行舟是一個成名江湖的高人，陸蓉蓉獲得父母的眞傳，黑衣人要制她却也不易。

一晃二十招，陸蓉蓉情緒逐漸穩定下來，她沒有考慮在敵衆我寡之下的可怕後果，一心只想毀掉撕破她胸衣的黑衣人。

別看她粉臂玉腿，指如嫩葱，這一發狠，竟然招招殺着，黑衣人倒被迫得手忙脚亂起來。在一旁觀戰的七名黑衣人中，有一個身材瘦長，面貌獰惡的老者，是川西八梟的老大，他向身旁的一名矮胖黑衣人道：「這名女子身手不凡，老四去助老七一臂之力。」

待胖黑衣人應了一聲，彈身一躍，立即加入戰圈，他們這一聯手，陸蓉蓉立刻落了下風，雖是竭力拚殺，仍動輒得咎。

這兩名黑衣人居心邪惡，他們並不傷她，只是在她的衣衫之上下手，只聽到裂帛之聲不時傳出，片刻之間陸蓉蓉巳經是一個半裸的美人了。

正當川西八梟得意忘形之際，一陣扣人心弦的鈴聲忽然遙遙傳來，八梟的老大面色一變道：「是鬼鈴，咱們走。」

他雖是當機立斷，可惜爲時嫌晚，一條人影帶着震耳的鈴聲巳經由空而降，鬥塲上立即响起兩聲慘嗥，不用看，必然是四、七兩梟遭到了報應。

八梟雁行折翼，怎能不勾起其餘六梟的殺機，一塲惡鬥於是展了開來。

川西八梟雖是名噪江湖，如今以六敵一仍然不是鬼鈴魯般的對手，在震耳的鈴聲中，他們一個個被摔了出去，只不過片刻之間，川西八梟再也沒有一個活人。

鬼鈴魯般脫下他的長衫，包裹着陸蓉蓉裸露的軀體，無限憐惜的道：「不要傷心，蓉蓉，這般惡人巳經被我殺光了，走，我送妳回去。」

陸蓉蓉道：「回那裏去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這還用說，自然是回妳的家了。」

陸蓉蓉螓首一垂，幽幽道：「不，我要回……」

鬼鈴魯般雙目大睜，那股驚喜之色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，雖然陸蓉蓉沒說出回到那裏，魯般却巳完全明瞭她的心意。

「好，蓉蓉，咱們……啊……」

鬼鈴魯般的語氣忽然中斷，而且身軀一震，面色遽變，莫非他遭到別人暗算？

不錯，他的背部插着一柄還在顫動的鋼刀，是川西八梟老大的傑作，他以餘力擲出此刀，才眞正的斷了氣。

陸蓉蓉大吃一驚道：「魯般，你不要緊吧？」

鬼鈴魯般道：「不要緊，你替我將刀拔出，我這兒有療傷靈藥，敷上去就沒有事。」他果然沒有事，待回到九頂山的居處，他巳經行動如常了。

在一個凄風苦雨之夜，鬼鈴魯般在床上反覆轉側都難以成眠，他正想出去淋淋雨，房門上忽然响起剝啄之聲。

「誰？」

「是……我……」

「啊……蓉蓉……」他開門讓陸蓉蓉進來，道：「妳怎麼啦？蓉蓉。」

「我怕……」

「不要怕，蓉蓉，今晚的風雨是大了一點，不過咱們會沒事的。」

「我……就是怕嘛……」

「那……待我點上油燈咱們聊聊。」

讓光明驅走黑暗，的確是一項壯胆的辦法，但鬼鈴魯般並沒有點燈，因爲陸蓉蓉滾到他懷裏來了。

這就糟了，一個是久曠孤男，一個是懷春少女，他們這一擠還能不擠出事來？是擠出事來了，不過他們是自願的，沒有半點勉强，如今孟光接了梁鴻案，雖是老夫少妻，却也恩愛無比。

三個月過去了，又碰到一個風雨之夜，現在陸蓉蓉睡在鬼鈴魯般的懷裏，他應該不再害怕了。但……

「魯般，我有點害怕——」

「不要怕，蓉蓉，咱們住的是石洞，再大的風雨也奈何不了咱們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這幾天我心驚肉跳，心神不寧，好像有甚麼禍事要降臨似的。」

「別瞎疑心，咱們這兒隱秘得很，沒有人會找到這兒來，縱然有，憑咱們夫婦，任何人都不會討得好去。」

又是三天過去了，陸蓉蓉巳經將不安之事拋諸腦後，這天晌午時分，她在後山採摘野花，三條人影忽然由叢草中躍出，他們是一名青袍老者，及兩名藍衫少年，這三人全都身帶兵刃，必然是武林中人。

青袍老者咳了一聲道：「姑娘，老夫向妳打聽一個人。」

陸蓉蓉道：「誰？」

青袍老者道：「鬼鈴魯般，姑娘可知道他住在何處？」

陸蓉蓉嬌容一變，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身形一轉，逕向山下走去。

青袍老者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夫是南七省聯營總鏢頭鄧鋒，咱們找鬼鈴魯般是要替江湖除害，希望姑娘不要隱瞞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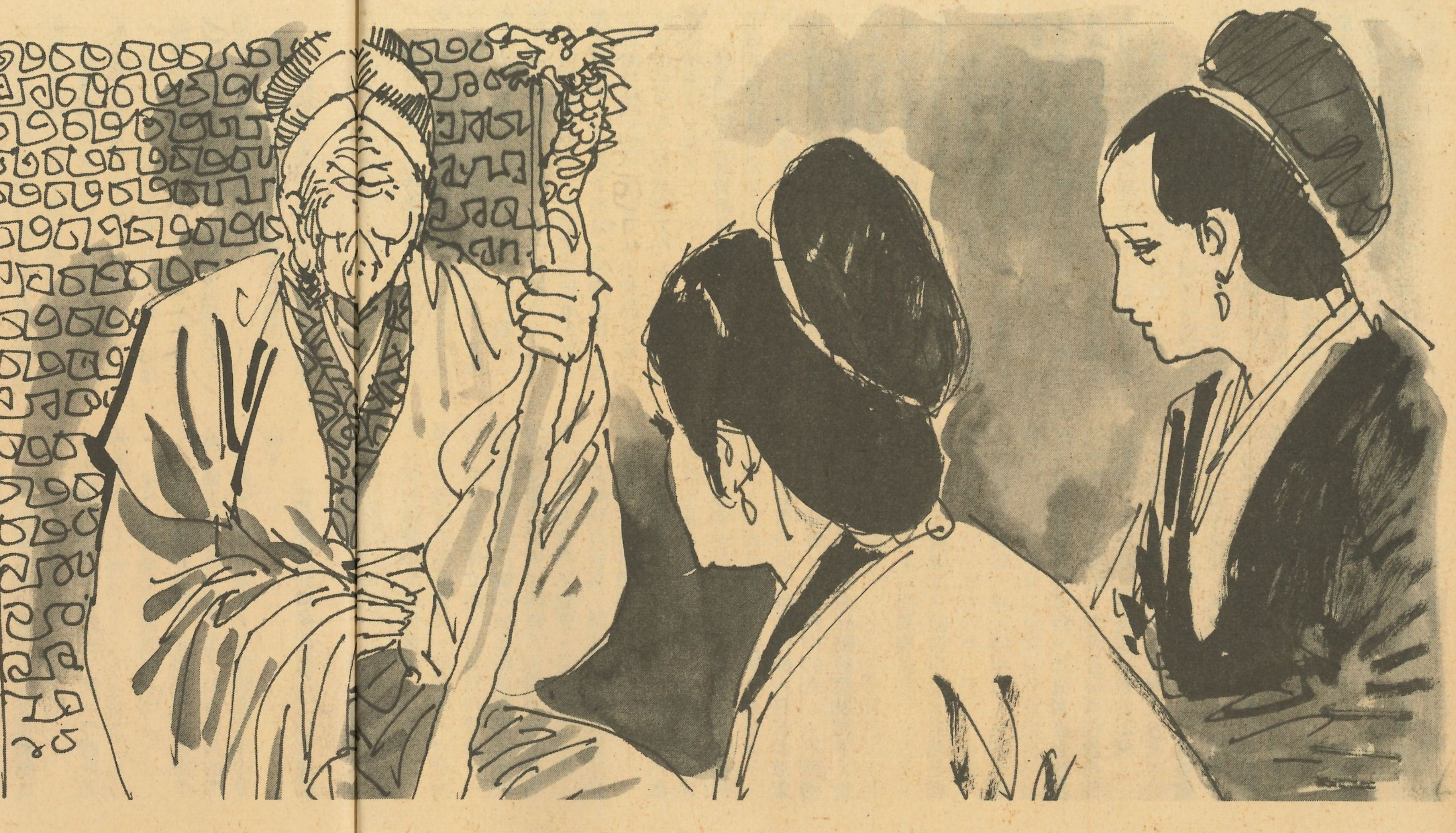
陸蓉蓉還未答言，前山巳傳來兵刃撞擊之聲，陸蓉蓉與鄧總鏢頭同時面色一變，四人一言不發，一逕向前山奔去。

前山果然是鬼鈴魯般遭到圍殺，來敵是三十餘人，其中赫然有無敵金刀陸行舟，及他的妻子凌雪娥。

陸蓉蓉知道她的父母是爲了她，才帶來如此衆多的武林高手，但她巳經嫁給鬼鈴魯般，在這等情形之下，他只好向父母實話實說。

誰知陸行舟十分震怒，如非凌雪娥出手相救，她必然會在死在無敵金刀之下。

此等情形，鬼鈴魯般瞧得十分明白，他心存愧咎，不願出手傷人，但別人却不放過他，最後他終於被鄧總鏢頭一劍洞胸，喪失了他的大好生命，陸蓉蓉也跳崖殉夫，結束了這一段孽緣。（全文完）



俠義中篇傳奇故事

雲飛揚外傳

黃鷹・文
可飛・圖

前文提要： 前文書至鍾木蘭見明天論劍是自己參對蕭三公子，怕他各不相讓，會有閃失，正在為難，姜紅杏獻計，叫她和蕭三公子商量讓步，鍾木蘭信以為眞，不知老太君的詭計，另方面老太君亦游說鍾大先生和蕭三公子不要引起門派歧見，有傷和氣，鍾大先生亦以為然，便親到蕭三公子住處面談，豈料鍾木蘭已先在，見蕭三公子攬住自己女兒，便認為他有意破壞女兒的貞操，無怪南宮世家有閒言閒語，心中氣憤，蕭三公子也不相讓，明天論劍，二人像仇人相對，蕭三公子負傷敗陣，不顧而去，却被蠟齋跟跡刺傷，幸朱菁照報訊，徐廷封及時來搶救……

鎖魂牢殺子　假冒親生娘

徐廷封目光轉向朱菁照。「人各有志，只是你師父帶傷在身，走動不便……」

蕭三公子笑截道：「生死有命，今日我也死不去，應該有一段好日子的，只是那些倭奴入中原必定有所作為，侯爺日後要小心了。」

徐廷封沉吟不語，蕭三公子雖然沒有說清楚，從他那句話他經巳心中有數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百花洲論劍第二天下來情形較之第一天更為惡劣，鍾大先生劍傷蕭三公子，絕師太非獨羞辱陸丹，甚至於整個武當派。

崑崙、華山兩派也許不致於因此而成為世仇，恒山武當兩派，恐怕在所不免的了。

絕師太似乎並不在乎，傅香君却不免悶悶不樂，放開她與武當派的交情不說，恒山武當都是名門正派，自傷殘殺，絕不是一件好事。

事情變成這樣，可不是她能够阻止，絕師太對陸丹的態度也實在在她意料之外。

她的心情怎樣，當然瞞不過絕師太，仍然等到晚飯後才問：「你非常不滿師叔日間對陸丹的態度？」

「弟子不敢。」傅香君也只有這樣回答。

「你認為師叔那樣做很過份？」



傅香君大着胆子應一聲。「師叔不覺那有一些過份？」

「不是那樣武當派的弟子如何知道發奮？」絕師太搖搖頭，道：「你心腸也實在太軟。」

「弟子……」

「事情巳經過去了，還說出來幹什麼。」絕師太冷截。「現在倒是有一件事情要你立即去做的。」

「請師叔吩咐。」

「你去找南宮博，問他那件事怎樣。」

「那件事？」傅香君詫異地問。

「我要他做的只有一件事。」絕師太沉吟着。「難得有今日這個機會，應該有所作為的。」

傅香君也希望是這樣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南宮博一個人呆在房間內，對傅香君的找到來完全不覺得意外，知道了來意，考慮了一會才回答：「事情巳經有一些頭緒，只是未能够確定。」

傅香君再問：「是不是確定了才能够說出來。」

「最好當然是這樣。」南宮博又考慮了一會。「請你回去告訴師太，今夜三更到後花院水軒走一趟。」

傅香君奇怪的看着南宮博。

「現在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。」南宮博長歎一聲，無可奈何的。

×　　×　　×

老太君這時候也正就為南宮博指摘姜紅杏。「我巳經吩咐你小心的了，怎麼你給跟踪到鎖魂牢也懵然不知？」

「怎會有人跟踪我？」姜紅杏大惑不解，道：「當時大家都去了百花洲，不在南宮世家。」

「你就是忘了一個人！」

「南宮博——」姜紅杏立即省起來，「可是他被絕師太傷了脚，行動不方便。」

「你也是江湖的了，難道看不出他傷的其實並不重？」老太君歎息。

事實連他這個老江湖在未得到消息之前也看不出來，否則她早巳吩咐小心的了。

「太君的意思是他與絕師太串謀……」

「不無可能。」老太君冷笑。「幸好他離開的時候被求知那個老東西發現，否則秘密給洩漏出去，功敗垂成，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」

「那我們應該怎樣做？」

「一不做二不休——」老太君面露殺機。「那個絕師太也不能放過。」

姜紅杏面露難色，絕師太的武功怎樣她是知道的，老太君鑑貌辨色，又一聲冷笑。「今日絕師太當衆揭武當派陰私，陸丹有殺她之意，可以如以利用的。」

「陸丹？」姜紅杏不由苦笑。

在她的心目中陸丹經驗武功俱都不足，即使她們能够利用他，對絕師太亦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老太君彷彿看透了她的心意，冷笑着接道：「這個人雖然本領有限，但只要善於利用，却是我們目前唯一能够置絕師太於死地的武器。」

姜紅杏一怔。「太君已經有……」

老太君微一頷首，招手示意姜紅杏走近來，附耳說出她擬好了的計劃。

房間內只有她們二人，她仍然這樣吩咐，可見是一個怎樣小心謹愼的人。

× × ×

姜紅杏隨即往找陸丹。

陸丹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已經一段時間，絕師太對武當派的羞辱又豈是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所能够忘記。

大家都明白他的心情，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是好，勸慰了幾句便自散去。

陸丹也實在希望自己能够冷靜下來，可是到現在他仍然不能够。

姜紅杏的到來當然令他很意外，他雖然不喜歡這個人，但既然找到來亦不能不招呼，何況姜紅杏第一句便是這樣說：「是老太君叫我來問候你的。」

「老太君有心。」陸丹客氣的回答。

姜紅杏歎了一口氣。「絕師太也實在過份了一些，以她的身份——」

陸丹截道：「事情經已過去，不要再說了。」

「不說便不說。」姜紅杏轉問：「絕師太那柄青虹劍削鐵如泥，怎麼你那柄劍完全不起作用？」

陸丹道：「那柄劍不是我的，乃是皇上賜給侯爺的龍吟劍，也是侯爺瞧得起，借給我暫用。」

「原來是皇上賜給侯爺的，那當然絕非凡品，不知可否給我見識一下？」

陸丹沒有想到其他，拔劍出鞘，燈光下劍鋒一泓秋水也似，一看便知道是一柄寶劍。

姜紅杏接劍在手，一面看一面大讚：「好劍——」右手拇食指按捏在劍脊上，一抹至劍尖，接彈了一下。

劍鋒「嗡」的給彈出了一聲龍吟，姜紅杏傾耳細聽，又是一聲。「好劍——」才將劍還給陸丹。

劍脊至劍尖，姜紅杏拇食指捏過的地方已多了抹淡碧色，可是陸丹並沒有察覺，也的確不易發覺。

陸丹還劍入鞘，接問：「沒有別的事了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姜紅杏一笑。「勝敗乃兵家常事——」

陸丹淡然道：「我明白。」

姜紅杏終於離開，才出房門便與小子撞一個正面，她一笑，小子無可奈何的回以一笑，待她走遠了，立即跳進陸丹的房間。

「那個女人到來幹什麼？」小子連隨問陸丹，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，恐怕陸丹已經被姜紅杏怎樣的。

「是老太君叫她來問候我。」

小子鬆一口氣，轉問陸丹：「怎麼？還記着日間論劍的事？」

陸丹恨恨的道：「我能够不記着？」

小子點頭。「換是我也一樣不能够，有機會總要教訓她一頓。」

陸丹歎息道：「又可惜技不如人。」

小子目光一轉道：「得看明天了。」

「你是說鍾老前輩？」

「以我看，鍾老前輩一定能够將她擊敗，這個絕師太的性子，給打敗便已够她受的了。」小子目光落在龍吟劍上。「這柄劍要還給侯爺的了，明天論劍，鍾老前輩少不得這柄劍。」

陸丹問他：「你還叫他鍾老前輩？」

小子一怔。「我應該叫師父，不，應該叫義父的。」

語聲甫落，他一個觔斗倒轉了開去，眨眼間便跑得不知所踪，陸丹看在眼內，不由歎了一口氣，在他的感覺，小子的運氣好得多了，走這一趟南宮世家，非獨找到一個好師父，還得到一位如花美眷。

他上前正要將門關上，一個人便出現在他面前。「是你——」他實在想不到朱菁照會找到來。

「日間論劍的事我已經知道了。」朱菁照一步跨進來。「絕師太說什麼讓她說好了，別要太認眞，氣壞了身子，千萬要保重。」

陸丹雖然不同意，但看見朱菁照這樣關心自己，心頭亦一陣溫馨感覺。

朱菁照隨又搖頭歎息。「這樣子論劍好處沒有，壞處倒是顯而易見的。」

陸丹忍不住問：「令師怎樣了？」

「我看他以後也不會再出現的了。」朱菁照有些傷感。

陸丹吃了一驚：「難道他——」

「他的傷不要緊，只是浪跡天涯。」朱菁照歎息。「師父遠走，你又做了道士，以後你們都不可能再陪伴我的了。」

陸丹沒有作聲，心頭矛盾，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。

朱菁照也沒有再說什麼，搖着頭，轉身離開，陸丹心頭一陣衝動要追前，但到底沒有。

× × ×

鍾大先生也是悶悶不樂，徐廷封一旁也是不知道如何說話，小子將龍吟劍送回來，看見鍾大先生這樣子，不敢多說話，悄然退出去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鍾大先生才長歎一聲，喃喃道：「木蘭心裏一定在恨我，也許我是做得過份了一些，但只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相信她淸白又有什麼用？別人可不是這樣想。」

徐廷封聽着心裏一陣感慨。「弟子也許看不透，但總覺得蕭三公子不是那種人，再說他人已經離開，你老人家又何妨將這件事放下，準備應付明天的一戰呢？」

鍾大先生搖搖頭。「這兩天下來大家都不開心，明天只怕也不會例外。」

徐廷封有些担心的說道：「絕師太有時候說話也實在太重，你老人家別放在心上。」

鍾大先生微喟：「她說的若是事實，自己由得她說，出家人應該不會信口開河，胡亂說話的。」

徐廷封無言點頭，鍾大先生的目光突然又變得遙遠，又想起鍾木蘭。

× × ×

鍾木蘭的心情當然不會好，她甚至連一個傾訴的對象也沒有，所以朱菁照找到來，難免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覺，何況她知道還能够從朱菁照的口中知道蕭三公子的下落？

朱菁照反手將門掩上，看着鍾木蘭，神態很奇怪，也不訦什麼。

鍾木蘭等了一會，忍不住問：「你師父怎樣了？」

朱菁照冷冷的反問：「你問來幹什麼，他是生是死跟你又還有什麼關係？」

鍾木蘭面色一變。「他又出事了？」

「也不是有什麼大事，不過傷在你爹爹劍下之後，又被一個來自東瀛的和尚追殺。」

「到底怎樣了？」鍾木蘭急着追問。

「只是傷上加傷，死不了。」朱菁照冷笑着。「幸好我跟表哥及時趕到去。」

「都是我不好。」鍾木蘭的眼淚流下來。

「是你害他的？」朱菁照嚷起來。「昨夜到底找他幹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

「一定有什麼的，你最好担白說出來，否則我第一個不放過你！」

鍾木蘭終於說出來。「我只是求他不要傷害我爹爹。」

朱菁照恍然。「看來你爹爹是誤會你們了。」

「過去的別再說了，你快告訴我你師父在那兒？我很想再見他一面……」

「以我看他是不會再看你的了。」

「不管怎樣我都要再見他一面。」

「好，我告訴你——」朱菁照一頓，盯着鍾木蘭。

「在那兒？」鍾木蘭着急的。

「他決意浪跡天涯，以後我們都不可能再看見他的了。」

朱菁照語聲一落，轉身扭開房門，奔了出去。

鍾木蘭頹然坐下來，淚流更多。好一會她才站起來，移步到案旁，取過文房四寶。

淚痕已乾，她的心意也已很堅定，決定留書出走，離開南宮世家，不惜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蕭三公子。

× × ×

字條由丫環送到鍾大先生手上，鍾大先生仍然未入睡，拆開信封抽出字條一看，一張臉立時變成鐵青色，反手一掌拍在案上。

字條粉碎，那張木案亦碎塌地上，只嚇得那個丫環一個身子不住發抖，差一點沒有摔倒。

「賤丫頭——」鍾大先生雙拳接緊握，咬牙切齒的。

徐廷封就在隔壁房間，立即被驚動，匆匆趕過來，一看這情形，先吩咐那個丫環。「沒有你的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那個丫環急忙離開，徐廷封這才問：「師父，是不是師妹那兒……」

鍾大先生揮手止住，徐廷封輕歎：「恕弟子……」

「你我師徒之間還有什麼不可以說的。」鍾大先生頹然垂下頭。「家門不幸，木蘭她走了。」

「走了？」徐廷封意外的一怔。

「蕭三蕭三——」鍾大先生恨恨的。「我與你到底有什麼過不去，你要這樣害我？」

「木蘭去找蕭三啊——」徐廷封不覺脫口一聲，道：「也總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鍾大先生霍地抬頭，瞪着徐廷封。

「弟子失言……」

「難道你認爲他們這樣沒有錯？」

「師父這樣問，弟子只好直說了。」

「好，我正要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「南宮世家富甲一方，老太君威震江湖，小師妹一個侍候不爲少，何況師妹還這樣年輕，以後數十年歲月可不是容易過的。」

「話是這樣說，我也是一直爲這件事替木蘭難過，但這也是命運……」

「不錯命運能够左右一個人，但人亦未嘗不能够扭轉命運，師妹既然有這個勇氣，你老人家又何妨網開一面？」

「別的人你以爲會怎樣說話？」

「誰人背後無人說，師父又何必放在心上？」

「不管怎樣，事先她也應該找我商量一下。」鍾大先生猶有餘恨的。

「師妹怎敢這樣做？」徐廷封笑笑。「就是他有這個胆子，你老人家難道就會當場點頭答應？」

鍾大先生沒有作聲，徐廷封接道：「老太君方面相信也很快便會接到消息，木蘭應該不會忘記給她知會一聲的。」

「她來了。」鍾大先生目光轉向房門口。

一陣脚步聲正從那個方向傳來。

× × ×

鍾大先生並沒有猜錯，老太君果然接到丫環送去的字條，帶了謝素秋，在兩個丫環侍候下，匆匆趕來見鍾大先生。

打過招呼，老太君隨即問徐廷封：「侯爺還未休息啊？」

言下之意是要請徐廷封暫時迴避了。

待徐廷封退出房間，老太君才問道：「大先生知道了。」

鍾大先生無言頷首。老太君接道：「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，要阻止也阻止不及，還請大先生多多包涵。」

「都是木蘭不好——」鍾大先生長歎一聲。

「話可不是這樣說，南宮世家治家不嚴，應該負絕大部份責任。」老太君搖搖頭。「其實木蘭年紀這麼輕，要她這樣留在南宮世家也說不過去，只是總不能够公然着令她離開南宮世家再嫁他人。」

「老太君這樣說……」

「我只是沒有將這件事放在心上，事情既然已經發生，也就算了，只要不外傳就是……」

「這是遲早的問題……」

「不錯，我們也只是盡人事，能夠遮瞞到什麼時候便什麼時候。」老太君無可奈何的。

「難得老太君通情達理，我們父女感激不盡。」鍾大先生這句話出口，亦是無可奈何。

× × ×

徐廷封沒有回房間，才離開便遇上柳飛絮夏清風，這也並非巧合，他們是奉朱君照之命到來請徐廷封前往一聚。

這一聚徐廷封也知道朱君照一定有目的，只是猜不透，暗忖也無妨走一趟。

侍從斟下酒，紛紛退下，夏清風柳飛絮也不例外，徐廷封雖則巳心中有數，仍然故意問：「菁照又跑到那兒去了。」

朱君照笑笑。「大人的事小孩子說也不懂，今夜你我這一聚，原就沒有她份兒，請——」隨即舉起了酒杯。

三杯下肚，朱君照才打開話題。「以你的文才武功，本該步步高升的。」

「我無意功名，世襲安樂侯巳經心滿意足。」徐廷封這是心裏說話。

「誅劉瑾一役，你出力最多，論功行賞，第一個理應就是你，皇上却是並無任何表示。」

「這其實是我的主意，連五軍大都督的職位我不是也辭掉了。」

「區區一個五軍大都督，你當然不放在心上，若是封你爲宰相——」一頓，朱君照隨即搖頭。「宰相這個職位還是低一些。」

「還能够再高？」

「怎麼不能够？」朱君照笑問：「你眞的不明白？」

徐廷封心念一轉，面色一沉。「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姨丈叫你說的？」

朱君照面色大變，猛打了一個酒呃。

「你看我，酒量不好偏偏要喝，醉了便胡亂說話。」

「幸好你是對我說這些話，既然酒量不好，以後還是少喝爲妙。」徐廷封站起身來，隨即往外走。

朱君照目送遠去，眼瞳中露出了惡毒的神色，這一聚他現在實在有些後悔。

徐廷封是一個怎樣的人他應該很清楚，用不着再試探的了。

× × ×

鍾木蘭的出走南宮世家的人很快便都知道，除了明珠，最感慨的便是梅傲霜。

來告訴她這件事的也就是姜紅杏，說罷當然不忘補充對這件事的意見。

「看她啊，平日老老實實的，那知道竟然是這種人，要是傳出去，南宮世家的聲譽……」

南宮博一旁聽着，再也忍不住，截道：「人都跑了，還說這些幹什麼？」

姜紅杏打了一個哈哈，梅傲霜接問：「太君巳經知道這件事的了。」

「我就是在她那兒知道的。」

「有沒有叫人去追回來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去見過鍾大先生，大家都同意隱瞞着不說。」姜紅杏大搖其頭。

「以我看她老人家心情很激動，沒有回房間休息，獨個兒往求知堂那邊去了。」

南宮博聽着心頭一動，都裝作若無其事，姜紅杏看了他一眼，接道：「我要走了。」

南宮博巴不得她立即離開，梅傲霜也沒有意思將她留下來。

到了門旁，姜紅杏不忘回身吩咐一句：「記着，這件事千萬不要對別人說。」

待她走遠了，南宮博才冷笑道：「除了她還有那一個到處胡亂說話？」

梅傲霜輕歎一聲。「木蘭知書識禮，想不到竟然會做出這種事情來。」

南宮博沉吟着道：「我倒是有些同情她。」

梅傲霜很奇怪的看着他。

「她嫁給五弟的時候巳經有心上人，只是父命難違。」

「但不嫁也嫁了，現在她可是南宮世家的寡婦……」

「寡婦也是人。」南宮博有些激動。「做父母的其實是應該考慮到兒女的終生幸福，又何況嫁入南宮世家的大都難免變成寡婦……」

梅傲霜伸手掩住南宮博的嘴巴。「不許你這樣說話。」

南宮博激動的推開梅傲霜的手。「這是事實，上一代是這樣，到了我們這一代也還是這樣。」

梅傲霜微喟。「近日你可是遇上了什麼不愉快的事，怎麼總是這樣子激動？」

南宮博無言點頭，也到底冷靜下來，梅傲霜追問：「到底什麼事？」

「還未能够確定，但很快便會水落石出，到時我再跟你說，希望自此南宮世家的命運會改變，後繼有人。」

「我看巳經在改變的了。」梅傲霜嬌羞的垂下頭。

南宮博看在眼內，有些奇怪，梅傲霜背過身子，過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我巳經有了……」

「有了？有了什麼？」南宮博更奇怪，一問再問，突然省起了什麼的叫起來：「你眞的有了——」

「你嚷什麼？」梅傲霜伸手又去掩南宮博的嘴巴。

南宮博順勢將她擁入懷中，緊張的道：「太好了，以後行動可要小心一些，武功也別再練了。」

「看你啊，這樣緊張——」

「怎能不緊張。」南宮博將梅傲霜摟得緊緊的。

好一會梅傲霜才能够從南宮博的懷抱中抽身出來，喘着氣，道：「我給你燉了參湯……」

「你喝好了。」

「你要我保重，自己也保重才是。」梅傲霜失笑。「我這就去看看，可以了便給你拿來。」

「這種事以後叫下人做便可以，別再這樣操勞了。」

梅傲霜點點頭，含笑走出房間，南宮博的笑容隨即僵住，移步到案旁，揮筆匆匆寫了一封信，摺好，放在枕下，取過配劍，推窗，四顧無人，躍了出去。

他這邊離開，姜紅杏那邊便溜進來，要找到那封信在姜紅杏來說當然也不是一件難事，她也一直沒有離開，留在房間外監視着。

南宮博並不知道，否則他的心情一定

會更沉重。

× × ×

有過日間的經驗，要偷進求知堂下面的鎖魂牢在南宮博來說巳變得很簡單。

日間他是看着姜紅杏進出，若不是求知老人留在堂中，時間又來不及，早巳偷去一看究竟。

求知老人現在經巳回到旁邊的小室睡覺，堂中並沒有其他人，他細看一遍，依樣畫葫蘆，弄開秘道的暗門，悄然竄了進去。

秘道亮着長明燈，鎖魂牢却一片黑暗，他傾耳細聽，並無發現。

老太君難道巳經離開，他又等了一會，終於舉步走進去，走進黑暗中，手探處，觸着珠簾，輕輕的分開，再往前移動。

鎖魂牢的石門也就在這時候「轟」地關上。

他一驚，下意識的回頭望去，所見只是一片漆黑，連方向那刹那也似巳迷失。

也只是刹那，牢中突然亮起了燈光，南宮博往燈光處望去，珠簾重叠，晶瑩耀目。

老太君的語聲即時傳來：「你到底來了。」

南宮博心頭一懍，老太君又道：「既然藏不了，還不走過來？」

南宮博只好硬着頭皮分開珠簾走過去了。

老太君也就坐在那四具棺木當中的一張椅子上，神態安詳。

那四具棺木的棺蓋都巳被打開，四個少女閉着眼睛分別仰臥在棺中，面色呈現粉紅，燈光下看來極迷人。

老太君慈祥的隨即笑顧南宮博。「日間你還沒有機會偷進來，現在大可以仔細看清楚了。」

南宮博繞着那四具棺木走了一圈，搖頭。「孩兒還是不明白。」

「你進來目的不過是要查清楚一件事情。」

「不是一件事，是很多件事。」

「這沒有分別。」

南宮博恍然。「娘親說得對，只要一件事清楚，其他的都會清楚的了。」

「現在巳經很清楚的了？」

「還只是有些眉目。」

「孩兒一定要查一個水落石出。」

老太君搖搖頭。「還是罷手的好，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何必這樣認眞？」

「孩兒要對娘親說的也正是這話。」

「你我是有分別的。」

「母子連心，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分別吧。」

「我所作所爲，是要保持南宮世家在江湖的聲名地位。」老太君語聲仍然是那麼祥和。

「那的確是有些不同了，孩兒的目的，只是要挽回南宮世家先祖辛苦掙來的聲名地位。」

「我是不會放棄的，你呢？」

「孩兒與娘親一樣。」

「我一定會成功。」老太君的神態語聲充滿信心。

南宮博應得有些無可奈何，道：「我也是——」

「有成功便有失敗，你就此回頭，還有一條生路。」

「南宮世家的人不會回頭走。」

「好，不愧是南宮世家的人，我成全你就是了。」老太君取出竹哨吹了一下。

仰臥在棺中那四個少女應聲睜開一雙晶瑩透徹的眼睛，一齊站起來。

「你打敗我梅蘭菊竹這四個殺手，才有機會見識一下我的得意傑作粉羅刹——」老太君再吹一下竹哨。

那四個少女立即撲向南宮博，利劍一出便是不要命的招式，南宮博也看出那四個少女不簡單，看見她們這樣攻來，更不敢怠慢，右手劍盡展所學，一掌雙脚也配合展開，以祈速戰速決。

他打得如意算盤，可是一交手便知道並不是這樣簡單，再打下去更不禁由心寒出來，幾次他的拳劍掌脚打在那四個少女身上，那四個少女竟然毫無反應，甚至眉頭也不皺一下，「哼」也沒一聲，給打翻地上，立即便跳起來，氣力更彷彿用之不盡的，而且越來越强勁。

南宮博由上風迅速轉立於下風，由攻而逐漸變爲只有招架的份兒。

老太君到這下子才再問：「博兒，就此罷手如何？」

「不成——」南宮博一口眞氣運行，守中再反攻。

他的攻勢迅速被那四個少女擊潰，那四個少女再一陣不要命的瘋狂攻擊，終於將他砍倒地上。

竹哨聲即時傳來，四個少女不約而同收劍暴退，南宮博經巳混身浴血，掙扎着爬起身子，老太君巳策杖來到他身前，他抬頭，接觸到的是一種極陌生，又極其陰險的目光，心頭不由又是一陣惡寒。

「連四個普通殺手你也應付不了還說什麼？」老太君連語氣也變得惡毒。

「她們簡直不是人……」

「不錯，她們可以說徘徊於人鬼之間，與你現在並無分別。」

南宮博悶哼一聲，老太君接歎息：「可憐啊的可憐，南宮世家到今時今日，還是不免要絕後！」

南宮博心頭一動，脫口問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老太君一笑。「你到底懷疑到了。」

「虎毒不食兒——」南宮博嘶聲大喝：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「什麼人對你來說，還不是一樣？」

南宮博沒有再問，長身暴起，揮劍全力劈向老太君，他自知巳無生望，唯有捨命作最後一擊！

老太　龍頭杖一揮，將南宮博連人帶劍掃飛，身形一長，龍頭杖再一探，正擊在南宮博後心上，南宮博慘叫，七孔鮮血狂噴，仆倒地上，當場喪命，一雙眼睛却仍然睜大，他當然死不瞑目。

老太君只是一笑。

虎毒不食兒，她既然不是眞正的老太君，到底又是什麼人？

她從暗門走出來，姜紅杏巳經在等着，老太君看看她：「又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他應該沒有對傲霜說清楚，否則就不會留下那樣的一封信。」姜紅杏很得意的。

（未完・廿三）

新派武俠中篇故事／東方玉·文 可飛·圖

金笛劍客

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飛跛子帶着迷失神智的卓少華，找柯千靈治療，拿出金笛亮相，說是拳主人之命來的，柯千靈不敢怠慢，經過診脈亦難解去卓少華的迷幻，這就說明穆七娘迷魂藥，只有拍花門才能解除，飛跛子只好辭退，出門時遇上徽帮馮子材、九華劍派劉寄生、淮南鷹爪門雷東平截住，要索回卓盟主的公子，出言不遜，要和飛跛子動武，飛跛子先將雷東平打個下馬威，略施薄懲，然後帶住卓少華到百丈峯傳授九陽神功，十三破、穿雲箭指功，金笛七絕學成之後，帶他下山，告知他就是江湖上人稱長風子謝長風、外號飛天神魔，二人分途下山而去……

神功破眞氣　九陽勝玄冰

卓少華看到三個道人身邊都帶着劍，已經悄悄的注意着他們，再聽他們談話的口氣，好像要去對付一個女子，他神智雖然被迷，但直覺的感到這三個道人，一定不是好人！

這時店伙正好替他遇上了一碗麵條，和一小盤鹵牛肉來，另一個婦人却給隣桌三個道人端上飯菜。

三個道人就匆忙的吃飯，不再說話，卓少華也自顧自的低頭吃麵。

一回工夫，那三個道人已經吃畢起身付帳，走出松棚，朝東首小徑而去。

卓少華立即起身，會了麵帳，就遠遠的跟了下去。前面三個道人腳下奔行極快，轉過一重山腳，就朝一條斜坡的山徑奔去，卓少華尾隨在三人身後，跟着上山，又走了半里光景，前面山坳間出現了一座小廟。

正在奔行之間，突見一棵大樹上，竄下一個灰衣道人，迎着前面三個道人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

三人之中爲首那個道人似在微微頷首，一行四人繼續往前走去，快近廟門，右首一塊大石後面，又有一道人影飛起，迎了上來。

那自然也是一個灰衣道人了，他朝爲首道人行了一禮，爲首道人似在詢問他什麼？他指手劃脚的說了幾句。

爲首道人點點頭，右手一擺，四個道人迅速的散了開去，兩個閃到廟口，一左一右站定，另外兩個也向左右退開。

卓少華和他們相距尚遠，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？但這情形他看得出來，四個道人向四下散開去，那是意在誘敵，只要廟內的人一出來，他們就可以一擁而上，把敵人圍在中間。

爲首道人右手按着劍柄，緩步走到門前，腳下一停，大聲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給道爺滾出來。」

右腳抬處，砰然一聲，把兩扇廟門踢開。

卓少華早在他們行近廟門之時，也悄

悄跟着掩近，隱身在右首林內一棵大樹之後，此刻廟門砰然開啓，裏面的情形，已可一目了然。

這三官堂只是一座小廟，一共只有一個小天井和一間大殿，此刻殿前石階上，正有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少女坐在那裏，低下了頭，好像是在揉腳。（她腳下負了傷）。

她聽到爲首道人的喝聲不由得倏地抬起頭來，兩條柳眉一豎，嬌聲叱道：「好個雜毛道士，你當姑娘怕了你們不成？」

她以劍拄地，一拐一拐的走了出來。

卓少華忽然間，只覺這梅紅衫子少女好生面熟！

他如今經老哥哥述說身世，已經知道了很多事情，心想：「自己雖然想不起她是誰，但她一定是自己熟悉的人了！」

那梅紅衫子少女剛一走出門前，躲在大門口左右兩邊的兩個道人，立即一閃而出，這下就等於截斷了她的退路。

站在她對面的兩個道人也同時迎着上來，四個人各佔一方，列下了四象陣式，把梅紅衫子少女圍在中間。

梅紅衫子少女兩條柳眉一挑，冷冷的看了四人一眼，冷哼說道：「你們想要怎樣？」

她左脚負了傷，連站立都有點吃力，還用劍支撐着身子。

爲首道人好似遇到了仇家，臉色一沉，沉着聲音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扔下長劍，跟咱們走吧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粉臉含瞋，哼道：「我爲什麼要跟你們走。」

爲首道人道：「妳無緣無故在茅山腳下，傷了我派兩個門人，是何道理？妳既敢在茅山傷人，就該跟咱們上通天觀去，聽候師尊發落。」

「笑話！」梅紅衫子少女冷聲一笑道：「你們茅山門下道士，仗勢欺人，對我無禮，我才出手教訓他們的，不然，我會削斷他們兩個的手指，以示薄懲，怎麼，你們四個是不是也嫌手指太多了。」

左首道人聽得大怒，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敢輕視茅山門下？」

「別臭美了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輕輕撇了下嘴道：「茅山門下又怎麼樣？」憑你們四個雜毛道士，還不在姑娘我的眼裏呢？」

她說到這裏，忽然「哦」了一聲，眼波流動，劍尖一指四人，問道：「對了，昨晚你們那一個打了我一支梅花針？」

爲首道人道：「那是敝師叔，因爲他老人家喝令妳站住，妳不肯聽，才賞了妳一針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你們師叔總有個名字吧。」

左首道人道：「敝師叔道號，上清下玄。」

「好個清玄老雜毛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切齒的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還他一百支梅花針。」

左邊道人喝道：「小丫頭，妳好大的口氣。」

「雜毛道士，你敢嘴裏不乾不淨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身形一幌，紅影一閃，已經欺到左首道人面前，皓腕抬處，拍的一聲，打了他一個耳光。

卓少華看她以劍支地，分明左脚負了了傷，但她這式身法，竟然奇快無比。

不，她這一式身法，看來十分眼熟！

左首道人冷不防被她打了一個耳光，自然怒不可遏，口中大喝一聲道：「小丫頭，妳當眞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刷的一聲，亮出長劍，惡狠狠的舉劍就刺。

梅紅衫子少女冷笑道：「你們四個雜毛道士都上來，姑娘也不在乎。」

身形向右一閃，劍光劃出，「嗤」的一聲，把左首道人右手袍袖，刺了一個大洞。

爲首道人眼看三師弟一個人不是梅紅衫子少女的對手，右手長劍向空一圈，喝道：「圍住她，咱們要捉活的，不可傷了她的性命。」

喝聲出口，人已陡然直欺上去，劍勢迴轉，攻向梅紅衫子少女的右側。

他這長劍向空一圈，正是圍攻的暗號，師兄弟同門學藝，自然心意互通，其他兩個道人也在同時，仗劍而上，一起圍了過去。

左首道人連番吃虧，心頭更是怒惱，這回三個同門一起出手，有了帮手，精神一振，長劍連展，飛洒出點點寒芒，朝梅紅衫子少女一味的急攻。

梅紅衫子少女因爲左足傷了足踝，行動都需以劍支地，在四人合圍之下，她除了躲閃，一支長劍連封架都有些措手不及了。

卓少華看得心頭一緊，四個人圍攻一個女子，何況她左足又負了傷，如何是四人的對手？急忙在地上抓了一把小石子，準備在梅紅衫子少女危急之時，暗中出手相助。

那知看了一陣，發現四個道人雖然把她圍在中間，四支長劍，從上下左右四面夾攻，應該已是相當綿密了，但不知怎的竟然連人家半點衣角都沒沾上！

卓少華心中覺得奇怪，再定睛看去，但見梅紅衫子少女雖然以劍支地，但每次遇上險招，只要上身一俯，或是身形一側，她一個人影，就會從容的從他們劍光空隙中閃出。

她在閃出之時，劍尖在地上一點，站定身子，這一瞬間，她不需以劍支地，心中氣不過四個雜毛道士，就會回手發劍，還攻一招。

這時對方劍招落空，她發劍又十分快速，縱然傷不到人，也會有一兩個道人，被她逼得往後躍退，有時更會嗤然有聲，被她劍尖刺破道袍。

卓少華用心觀看了一陣，但覺梅紅衫子少女這一俯一側的身法，好像在和四個道人捉迷藏一般，越看越覺奇奧莫測，也越看越覺得熟悉！

一時之間，好像她使的身法，自己也會，要知他這三個月來，功力精進何止倍蓰？看過幾遍，已可揣摩出其中許多變化，心中暗道：「莫非她使的這一身法，自己從前也會練過不成？」

只是苦於記不起自己從前的一切事情來。

四個道人，先前因二師兄（爲首道人

）關照過，要把梅紅衫少女拿回通天觀聽候師尊發落，故而在出手之時，只是朝她不致死傷之處下手，但時間稍長，四支長劍不但沾不上人家一點衣角，相反的四個道人的道袍，却被人家劍尖刺破了不少窟窿。

這一來四個道人幾乎全被激怒，但聽幾聲叱喝連續響起，四人劍法隨着一變，四口長劍使到疾處，竟如織成了一面光網，朝梅紅衫子少女罩落，銀芒流動，化作萬點寒濤！

四個人也在同時，圍着她四面遊走，把劍光織成的光網緊緊收束，愈圈愈小，愈收愈緊！

這正是茅山派劍術中最厲害的「分光劍陣」，在他們的原意，劍光縮小了，梅紅衫子少女就無處可以躲閃。

但他們那裏知道梅紅衫子少女這「捉迷藏的身法」，出之異人傳授，即使最小的空隙，她都鑽得過去。何況他們這「分光劍陣」有四個人四支劍織成的，旣有四個人，人與人之間總有空隙可乘。梅紅衫子少女一個人影就在他們身邊閃進閃出，你們轉得越快，她也閃得同樣快速，任你四口長劍交織如電，始終無法困得住她。

就在此時，但聽「嘶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劃空飛落，口中發出如同焦雷般一聲大喝：「你們給我住手。」

卓少華心頭暗暗一驚，忖道：「此人身法極快，看來武功一定極高了！」

定睛看去，只見廟前不遠，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人，這老者頭戴道帽，身穿長僅及膝的灰布道袍，臉色黝黑，從耳邊起，生着一部連鬢蒼鬚，肩頭斜揹一柄闊劍，看去好像一尊天神一般！

那四個道人聽到喝聲，立即各自收劍後躍，朝蒼鬚老道躬身爲禮，口中叫了聲：「師叔。」

蒼鬚老道雙目精光烱烱，盯着梅紅衫子少女，洪聲問道：「這女娃就是昨晚逃走的那個人麼？」

爲首道人躬身道：「是的。」

蒼鬚老者喝道：「小女娃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以劍支地，這一陣工夫，她以一敵四，在他們劍陣中遊走，雖沒有傷到半點，但因脚踝負了傷，勉强支持，却也十分吃力，早已累得粉汗淋漓，聽到蒼鬚老者的喝聲，一雙鳳目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反問道：「你呢？你就是叫清玄的老雜毛？」

蒼鬚老者目光如炬，怪笑一聲道：「小女娃，妳是何人門下，如此跟前輩說話的麼？」

「哼，你是我什麼前輩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氣憤的道：「這麼說，昨晚打我一支梅花針的就是你了？」

清玄道人道：「老道原是要問問妳和茅山門下引起衝突的原因，妳却縱身飛跑，老道才發了一支梅花針，哈哈，老道眞想傷妳，妳昨晚早就躺下了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氣道：「你打了我一支梅花針還不夠麼？人家今天連路都不好走，你們還仗着人多勢衆，圍攻我一個，哼，茅山道士都是這般不要臉，還想渾充前輩？」

她居然氣得眼圈發紅，一派小姑娘的天眞模樣。

清玄道人並未生氣，呵呵笑道：「小女娃，妳倒說說看，茅山門下如何得罪了妳，妳要把兩個茅山門人的四指削斷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是你們茅山門下欺負單身女子，這還不夠麼？」

清玄道人聽得勃然大怒，洪喝道：「住口，小女娃，茅山派素重清規，妳這話太過份了。」

「你打我一針，還不算過份麼？」梅紅衫子少女氣鼓鼓的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燒了你們通天觀，把你們這些雜毛道士一個個都削下四個手指來。」

她這原是氣話，但聽到清玄道人的耳裏就不同了，只見他仰首一聲洪笑，說道：「老道知道了，妳是魔教門下，有意尋釁來的了，那很好！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魔教又怎樣，難道我還怕了你們茅山派不成？」

清玄道人洪笑道：「老道昨晚若知道妳是魔教門下就不會讓妳輕易逃走了。」

梅紅衫子少女道：「你能把我怎樣？還會把我吃了不成？」

清玄道人沉嘿一聲道：「老道今天非把妳拿回觀去不可。」

口中喝着，右臂一振，五指箕張，朝梅紅衫子少女肩頭抓去。

卓少華如今武功精進，眼看清玄道人出手一抓，便已知道此人一身功力極高，梅紅衫子少女決非其敵！

梅紅衫子少女看他說抓就抓，冷哼道：「你眞要和我動手，哼，一大把年紀，還欺負我一個女孩兒家！」

她以劍支地，說話之時，身子一動也沒動！

清玄道人究是茅山通天觀二觀主的身份，在武林中也是頗具聲望的人，聽她說出這句話來，不由得一呆，抓出的手勢，也自然爲之一滯，去勢稍緩。

梅紅衫子少女却在此時，忽然上身一俯，一個人輕快無比的一下閃出，已經到了清玄道人的背後，口中喝道：「老雜毛，看劍！」

劍光急閃，疾刺而出。

清玄道人沒想到自己手勢一緩，那小女娃幌眼就失去了踪影，他武功精純，却沒有看清小女娃使的是什麼身法，會被她當面逸去！

面前沒了人影，她自然閃到自己身後去了，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，清玄道人心念方動，正待轉身，梅紅衫子少女的長劍已經刺到，但聽「嗤」的一聲，腰間道袍已被劍尖挑破！

這下眞把清玄道人氣得雙目圓瞪，轉過身，道：「小女娃，妳敢戲耍老道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並沒隨着他轉過身來而閃動，依然支劍站立，得意一笑道：「我眞要傷你，你現在早就躺下來了。」

這話，是方才清玄道人說過的，她只把「昨晚」換了「現在」兩個字。

清玄道人數十年來，從未在第一招上，就被人家刺破過道袍，一時大怒，喝一聲：「小女娃，妳想找死！」

「呼」的一掌，迎面劈來。

他外號活靈官，原是個火爆脾氣的人

，這一掌動了眞怒，掌勢出手，一道强勁的掌風，應掌而生，有如驚濤拍岸，捲湧而出，勢道凌厲無匹！

梅紅衫子少女依然站立不動，撇撇嘴道：「依照江湖規矩，你第一招上，已經落敗了，還好意思出手呢！」

她說話快得如同連珠一般，尤其對自己「捉迷藏身法」深具信心，因此在掌風還未撞到身前之時，她一直不閃不動，直等說到最後一個字，才身形一側，像一縷輕烟般從清玄道人身邊溜過，又到了他的身後，大聲道：「老雜毛，你再不躱閃，我又要發劍啦！」

刷的一聲，一道劍光，又急刺而出。

這回清玄道人一掌拍出之時，兩顆精光熠熠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一眨不眨，但是，梅紅衫子少女話聲甫落，人影一幌即杳，他一記强猛的掌風直掃過去，依然落了空！

老道心頭暗暗震驚，急忙一個急轉，向斜旋出，擧目看去，梅紅衫子少女果然又躱到自己身後，而且劍如靈蛇，果然又刺了出來，只是自己轉身的快，沒被她刺上！

清玄道人雙目圓瞪，突然仰天怪笑一聲，點頭道：「果然是魔教『潛形身法』，果然是魔教妖女，那就休怪老道手下不留情了。」

「誰使魔教『潛形身法』了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冷冷笑道：「我使的是『捉迷藏身法』，潛你的頭？」

清玄道人沉嘿一聲，左足突然往前跨出一大步，這一步，跨出足有六七尺遠，一下就到了梅紅衫子少女面前，左手一探閃電般抓來。

梅紅衫子少女上身一側，又閃了出去，但這回清玄道人早就有了準備，左手剛抓到一半便自收回，身形迅疾右轉，右手箕張，橫掃抓出，身子未停，緊接着再向右轉，右手收回之際，左手又緊接着抓了出去。

這一下，他身如旋風，雙手交替，接連抓出，而且在一抓之中，爪影蕩漾，每一抓，都幻起四五條手臂！

不！他這一路飛旋，實在太快了，一個高大的人影，也由一而二，由二而四，令人莫可捉摸！

梅紅衫子少女左足踝負了傷，只是仗着「捉迷藏身法」閃避遊走，清玄道人這一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來，人影縱橫，爪影參差，不由得心頭暗暗驚凜不止，只顧左一俯身，右一側身，小心翼翼的乘暇蹈隙，用心閃避。

這才發現那老道士的許多人影，只是幻影罷了，自己鑽過去的時候，幻影就立時隱沒不見，但因雙方動作都極爲快速，梅紅衫子少女也有幾次遭上險招，差點被清玄道人的手中爪指抓上，驚出了一身冷汗。

卓少華先前還替梅紅衫少女担心，但看到後來，一顆心也漸漸放了下來，清玄道人武功再高，梅紅衫子少女的「捉迷藏身法」，已足可應付了。

就在此時，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：「這位道友請住手如何？」

清玄道人不知來了什麼人？立刻聞聲停手，回首看去，只見三丈外，站着一個髮綰白玉簪，身穿白葛道袍的老道人。

這老道人手中拿着一柄白鵝毛扇，生得臉色紅潤，又嫩又白，滿頭白髮如銀，頦下三尺拂胸銀髯，當眞童顏鶴髮，仙風道骨，望之如圖畫中人！

清玄道人不識這位老頭來歷，但任何人都可看得出這老道人決非尋常之輩，這就打了個稽首道：「道兄鶴駕光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白葛道袍老道人微微一笑道：「道友大概是茅山通天觀清玄道友了？」

清玄道人忙道：「正是貧道，道兄道號如何稱呼？」

白葛道袍老道謙虛一笑道：「貧道一元子，雲遊至此，發現道友和這位小姑娘纏鬥未已，道友一派名宿，這位小姑娘也是曾經高人指點，使的是黃山醉道友的『迷仙步』，若無不解之仇，何苦非拚搏不可，貧道特地來替雙方作個調人的。」

清玄道人聽說梅紅衫子少女使的竟是黃山醉道人的「迷仙步」，心頭暗暗吃了一驚，這麼說，這小女娃必和醉道人有着極深的淵源了！

醉道人不但是武林前輩，而且和自己先師是好友，招惹了他，只怕連大師兄也担待不下來。

既有這位道長出面調停，正好藉此下台，心頭一動，立即稽首道：「道兄好說，貧道本無難爲這位小姑娘之意，既有道兄一言，貧道敢不如命？」

一元子微笑頷首，轉臉朝梅紅衫子少女藹然一笑道：「小姑娘，貧道和醉道友相識數十年，妳是醉道友的門下？」

梅紅衫子少女搖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一元子忽然嘴皮微動；似是以「傳音入密」之術，朝她說了幾句，然後含笑道：「小姑娘，還是隨貧道走吧！」

說完，手搖鵝毛扇，轉身就走。

梅紅衫子少女點點頭，果然跟着他身後而去。

卓少華心智受迷，這三個月雖然已經因內功精進，清楚了很多，總是並未解去，頭腦簡單，不能作思考和判斷之事，因此目覩梅紅衫子少女隨着一元子而去，覺得也並無不對。

清玄道人究是老江湖了，他感到這一元子出現得似嫌突兀，尤其梅紅衫子少女忽然會一言不發，跟着他去，也令人不無可疑之處，心中雖有疑念，但人家已經走了，何用自己多管閒事，也就率同四個道人，匆匆離去。

卓少華隱身樹後，眼看曲終人散，也就從樹後躍出，循着小徑走去，只見一條青影迎面奔行而來，這人身法極快，不過眨眼工夫，已到眼前。

那是一個一身青衣，青絹包頭的女子。這條山徑本來不寬，卓少華看來的是個女子，立時站到道左讓她先行。

那青衣女子正待擦身而過，忽然口中輕「咦」一聲，脚下乍然停住，叫道：「少華，是你！」

卓少華早就聽老哥哥說過，自己叫做卓少華，並不叫王阿大，但這次從百丈峯下來時，老哥哥一再叮囑自己，不論遇到什麼人，都要仍說自己是王阿大，不可說

卓少華，這樣才能找得到害自己的人。

卓少華總是迷藥未解，無法了解老哥哥的意思，但老哥哥說出來的話，總是對的。

現在那青衣女子叫自己少華，他微微搖頭道：「在下不是卓少華，在下叫王阿大。」

青衣女子定睛看着他，只覺他不但面貌和卓少華一般無二，連說話的聲音也和卓少華無異，心中甚是奇怪，說道：「你明明就是卓少華，怎說不是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眞的不是卓少華，這位……姑娘大概認錯人了。」

青衣女子鳳眼之中，閃着驚疑之色，她越看越像卓少華，簡直是一分不差，這就哼道：「我是你五師叔，你怎麼連師叔都不認識了？」

五師叔就是青娘子許瑞仙。

卓少華只覺她蛾眉淡掃，鳳目含威，約莫三十出頭年紀，生得體態輕盈，這人自己果然很面熟，好像是很熟很熟的人，但却一點也想不起來。

他在臨行之時，老哥哥曾經教了他許多話，那都是應付穆七娘的，他也牢記在心，但老哥哥總不能教他對什麼人說什麼話。

因此許瑞仙問他怎麼連師叔也不認識了？他遲疑的望着許瑞仙，說道：「在下知道，在下覺得妳是有些面善。」

這話當然答得不對！

許瑞仙目射精光，注視着他，問道：「你看到我覺得很面善是不是？你再想一想看，我是你師叔，你想得起來，想不起來？」

卓少華搖頭道：「我想不起來。」

他究是神智被迷，說得很坦誠。

許瑞仙心頭暗暗震驚，訝然道：「你被人迷失了神智？」

卓少華又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我不是卓少華，我叫王阿大。」

「王阿大？」

許瑞仙心中暗道：「王阿大這名字，一聽就知不是眞名字了。」

這就急着問道：「你再想想看，三個月前你和你師父、四師叔一起到那裏去的？你師父和四師叔他們都在那裏？你想得起來麼？」

九眺先生和董仲萱、卓少華三人，在三個月之前突然失踪，她就是爲了找他們來的。

卓少華依然搖着頭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一定要想，仔細的想想看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眞的想不起來，一點也想不起來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那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只是路過這裏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是到那裏去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忖道：「看來他果然被人迷失了神智，否則怎麼會自己要到那裏去都不知道的？」

一面問道：「你從這條路來，有沒有看到師妹高美雲，嗯，我是說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？」

卓少華聽她提起穿紅衣的女孩，不覺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有，在下方才還看到她的。」

「唉，你也眞是的。」

許瑞仙問道：「你看到美雲，怎麼不招呼她呢？」

卓少華說道：「在下不知道她叫做美雲。」

許瑞仙心知他心智被迷，只得問道：「你看她往那裏走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在下是跟着四個茅山道士來的，好像昨晚她傷了兩個茅山門下，她左脚踝還中了一支梅花針，和四個道士打起來了，在下就躲在大樹後面，本想怕她不敵，抓了一把石子，準備暗中助她，後來她使出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四個道士的劍陣也奈何她不得……」

許瑞仙一驚，說道：「你說他們列出了『分光劍陣』，茅山道派也欺人太甚，難道沒有看出她的劍路來，啊，後來她怎樣呢？」

卓少華接着說道：「後來來了一個叫清玄的老道士，他把四個道士喝退，說她是魔教的人，要拿她回山。」

「唉！」許瑞仙氣得嘆了口氣道：「清玄是個活寶，他活了一大把年紀，也沒問清楚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問了，是穿紅衣的姑娘不肯說，兩人又動起手來了。」

許瑞仙聽得大急，說道：「美雲怎麼會是活靈官的對手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但她使出了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那老道士也沒勝得了她。」

許瑞仙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後來又來了一個老道士，勸他們不要傷了和氣，那紅衣姑娘就跟老道人去了，茅山道人也走了。」

許瑞仙聽說徒兒跟着老道人去了，心頭更是一急，問道：「你知道那老道人是誰嗎？」

話聲出口，心想卓少華心智被迷，只怕也不會知道的了。

卓少華隨卽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叫一元子。」

「一元子？」許瑞仙從未聽說江湖上有一元子這麼一個人，問道：「他長得如何一個樣子？」

卓少華想了想道：「那老道人白髮如銀，白鬚飄胸，手裏拿了一把白鵝毛扇，看去很和氣。」

「白髮白鬚，手裏拿一把白鵝毛扇……」許瑞仙沉吟着問道：「那老道人身上穿的是什麼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身上……哦，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道袍……」

「糟了！」許瑞仙神色不由得大變，急問道：「身穿白色道袍，手拿白鵝毛扇的，那不是魔教教主神扇子？唉，美雲怎麼會跟他走的呢？快些說，他們往那裏去了？」

卓少華伸手一指道：「那老道人是朝南去的。」

許瑞仙這下眞是急得頓脚，說道：「少華，快跟我走，咱們追上去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是卓少華，我……

我叫……」

許瑞仙知道和他說不清，伸手一把抓住卓少華的手腕，喝道：「你不用多說，快隨我走。」

以卓少華目前的武功，別說青娘子許瑞仙，就是比青娘子武功再高一倍的人，也扣不住他，但卓少華雖然神志被迷不知她是自己的五師叔，總因許瑞仙是個女的，把她當作了娘娘，自然不好運功掙脫，只得跟着她奔行。

許瑞仙因二師兄九眺先生和四師兄董仲萱的失蹤，卓少華又神志不清，如今徒兒又跟着魔教教主神扇子而去，她是眞的急瘋了心，一路上也沒有和卓少華說話，只是拉着他的手，儘量提吸眞氣，放足疾奔。

卓少華自然也不會和她多說，他如今練成了「九陽神功」，用不着和許瑞仙一樣，提吸眞氣，全身眞氣自然流注，身子輕得像一片浮雲，任妳許瑞仙奔行得多快，拉着他同行，都不會感到絲毫吃力。

這一陣奔行，走的都是山間小徑，但兩人脚下極快，片刻工夫，已趕了幾十里路程，一路上那有神扇子（一元子）和高美雲（梅紅衫子少女）的蹤影。

再往前已有村落，許瑞仙一個女子，自然不好再拉着卓少華的手奔行，這就脚下一緩，鬆開了卓少華的手，才問道：「你會不會記錯，那老道人是朝這條路上來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他們朝這裏來決不會錯，我們一路奔行而來，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。」

許瑞仙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若說他神智被迷，他好像又很清楚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兩人趕到石母嶺，天色已將傍晚，許瑞仙走在前面，突聞前面傳來一聲嘹亮的長笑。光從這笑聲中就可以聽出此人一身功力，奇高無比，不覺脚下一停，回頭朝卓少華低低的道：「這笑聲來得突兀，咱們過去看看，但你千萬不可出聲。」

卓少華點點頭道：「在下知道。」

許瑞仙朝他打了個手勢，閃入林去。

卓少華跟着掩入深林，緊隨許瑞仙身後而行。

不多一回，便已轉過一重山脚，只見山麓間正有一羣道士，各據一方，形成敵我對壘之勢。

這兩方道士，東首的一批人數較多，不下百餘人，爲首的兩個道人，一個頭椎烏木簪，身穿灰衣道袍，面容瘦得皮包骨的老道人正是茅山派通天觀觀主清虛道人，另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，則是他師弟活靈官清玄。

對方站在西首的總共不過十來個人，爲首的人，正是那個身穿白葛道袍，手持白鵝毛扇的白髮白鬚老道一元子。

他身邊站着一個梅紅衫子的少女，不是高美雲還有誰來？

另外還有一個身穿白色道袍的中年道人，七個俗家裝束的人。

許瑞仙一眼看到徒兒果然也在這裏，心頭不期爲之一緊！

卓少華朝前一指道：「那紅衣姑娘和老道人，都在那裏了。」

許瑞仙因雙方形勢已經劍拔弩張，大有一觸卽發之勢，這兩邊的人都不好惹，自己一人孤掌難鳴，看來救人之事，只好相機而行了，心念一轉，急忙低聲道：「快別作聲，我們先看看情形，不可驚動了他們。」

她先在一棵大樹之後，蹲身伏下。卓少華也跟着蹲下身子。

只聽茅山通天觀主清虛道人打個稽首道：「道兄鶴駕一來事情就好辦了，令高徒連傷敝派多人，道兄總有個交代吧？」

一元子又是一聲清朗的長笑，（方才那聲長笑，敢情也是他發的了）手搖白鵝毛扇，徐徐說道：「道兄此言差矣，本教門下，把率先出手傷人，懸爲禁律，小徒萬象，係奉貧道之命，向茅山通天觀下書而來，怎會行兇傷人？道兄，最好先查查門下，是否有依仗人多勢衆，恃强凌人之處？」

他一臉笑容，說話甚是從容，聽來似乎茅山派確有仗勢凌人之處。

「呔！」活靈官清玄雙目圓瞪，洪聲喝道：「道兄怎可如此說法？你令高徒連傷茅山門下二十餘人，難道還是茅山派理屈不成？」

他生性火爆脾氣，說話之時，已然越衆而出，大有動手之意。

一元子望着他淡淡一笑道：「道友方才還在前山率衆欺負這位小姑娘，還是貧道勸解下來的，可見你道友並未在場，並沒有目擊其事了！」

他伸手一指高美雲，接下去道：「再說貧道和你們掌門觀主說話，是非未明之前，道友最好站到邊上去，那有你說話的份兒？」

手中鵝毛扇輕輕的朝清玄道人揮了一下。

清玄道人聞言不由大怒，正待發作，但不知怎的，臉色突然大變，脚下往後連退了四五步之多。

他身爲茅山派通天觀二觀主，被人輕輕一搧，竟然震退了四五步，這口氣如何嚥得下來，口中大喝一聲，身形撲縱而起，揮手一掌，朝一元子當胸擊到。

一元子回過頭去，朝清虛道人微笑道：「道兄現在看到了，貴派之人竟是如此欺人？」

他回頭說話，對清玄道人這一掌，竟然恍如不見，也沒見他躲開。

清玄道人挾怒發掌，這一記掌力雄厚，勢道極爲剛猛，若是被他擊中前胸，不死也必受重傷無疑，那知道清玄道人一掌擊下，一元子話聲甫落，只是望他笑了一笑。

清玄道人却突然悶哼一聲，雙膝一軟，倒在地上。

這下直瞧得茅山派的人大吃一驚，不待觀主吩咐，一陣鏘鏘劍鳴，早有十幾個道士長劍出鞘，一躍而出，把一元子圍了起來。

他們這一躍出，自然立時就列下了「大分光劍陣」。

清虛道人在此時緩步走出，沉喝道：「道兄，我茅山派和貴教一向河水不犯井水，道兄把貧道師弟怎樣了？」

一元子呵呵大笑道：「道兄好說，貧

道遠上茅山，本是拜會道兄而來，怎奈道兄門下，一再對貧道師徒，引起誤會，剛才貴派二觀主向貧道驟下殺手，是道兄親目所睹，現在貴派門下又列下劍陣，把貧道困在中間，道兄一派掌門，不叱退貴派門下，反而責問起貧道來了？」

他口氣稍頓，接着道：「清玄道友只是用力過猛，自己蹩住了氣，貧道連手也沒動，總是事實，道兄再不把貴派人喝退，貧道只好不客氣了。」

這時茅山門下早已把清玄道人救起，只是他依然雙目緊閉，並未醒轉。

清虛道人神色凜然道：「道兄如此欺人，那是當眞沒把茅山派放在眼裏了。」

他沒有把列「大分光劍陣」的門人喝退。

一元子淡淡一笑，伸手把白鵝毛扇指指圍着他的十六名茅山門下道人，道：「道兄不把他們喝退，當眞以爲區區陣勢眞能困住貧道了。」

他羽扇這一指點，似乎有着極大魔力，茅山門下十六名道人竟然抵受不住，功力較差的登時當場摔倒了七八個，其餘的人也立足不住，跌跌撞撞的往後連退。

一元子忽然身如飄風，一下到了清虛道人身邊，左手一探，已挽住了他的手臂，含笑道：「貧道正要和道兄共商大計，門下一時誤會，不提也罷，咱們有話且到貴觀再作詳談如何？」

清虛道人身爲茅山派通天觀觀主，一身武功，足有數十年修爲，在江湖上，也是聲名久著的人，竟然被他一把挽住手臂，絲毫沒有反抗之力。

這下，直看得青娘子許瑞仙心頭大爲凜駭！

一元子不待清虛道人回答，羽扇一揮，藹然笑道：「沒事了，大家走吧！」

他手挽清虛道人，兩人並肩當先就走。一元子門下八個弟子自然立即跟着師父就走。

茅山門下驚疑不定，但看觀主並無話說，已和他同行，也只好跟着走去，高美雲竟然也隨着一行走去。

許瑞仙看得大急，身形一閃而出，大聲叫道：「徒兒，爲師正到處找妳，妳快回來。」

高美雲聽到師父的喊聲，腳下一停，臉有喜容，口中叫了聲：「師父。」

回身奔來，一面朝卓少華驚喜的道：「卓大哥，你也來了。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是卓少華。」

許瑞仙只當徒兒被一元子用魔法迷去神志，如今看她神志清楚，並未被迷，心頭總算放寬了不少。

一元子也在此時停步轉身，望望許瑞仙含笑問道：「方才躲在林後的就是二位了？」

許瑞仙聽得不禁一怔，暗道：「原來自己隱身樹後，他早已看到了。」

一面略爲抱拳，說道：「道長神目如電，許瑞仙不勝欽佩，我是一路追尋小徒來的，她開罪茅山道兄之處，多承道長照料，許瑞仙在此並致謝忱。」

「哦，哦，原來姑娘就是在六合門的許女俠，貧道失敬了。」

一元子生成童顏鶴髮，看去眞是一派仙風道骨，說話之時，更是笑口常開，十分和藹，接着用羽扇一指高美雲，續道：「貧道不知這位姑娘，乃是許女俠的高徒，她和貧道有緣，貧道意欲收她爲記名弟子，不知許女俠意下如何？」

許瑞仙一楞，心知今日之事，只怕甚爲棘手，一面答道：「高美雲在名義上，雖是我的門下，但如蒙道長垂青，這是她的福緣……」

一元子沒待她說下去，笑吟吟的道：「這麼說許女俠是同意了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因爲她是我三師兄的女兒，要三師兄同意，才能算數，我這師父作不了主。」

「哦！」一元子輕哦一聲道：「原來她還是六合門掌門人高施主的女兒，貧道和高施主方外好友，貧道要收他掌上明珠做徒弟，他自無不允之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不待許瑞仙開口，用羽扇朝高美雲輕輕招了招，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妳隨貧道走吧！」

說也奇怪，高美雲眞要跟着他去，一聲不作，舉步欲走！

許瑞仙看得大吃一驚，急忙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說道：「美雲，就是掌門人會答應妳拜在這位道長門下，妳也總得回家稟明三師兄之後，再來不遲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師父，妳說什麼呢？」

她給許瑞仙這一拉，神志又忽然清醒了。

一元子臉色微微一沉，說道：「許女俠，貧道說過要這小女娃跟貧道走，就得跟貧道走，高施主面前，自有貧道担待，許女俠何故作梗？」

這話，已有翻臉之勢了。

許瑞仙究是六合門五俠之一，不能對人太以示弱，何況情勢擺在眼前，除非妳讓高美雲跟着他走，否則，妳說得再軟弱，也無濟於事。

她心念閃電般轉動，忽然冷冷一笑道：「神扇子，你不知道她是我徒弟麼？」

一元子大笑道：「江湖上學藝，另投名師的多得是，這有何稀奇？」

許瑞仙怒聲道：「但拜師也須得人家同意呀，豈能勉强？」

一元子道：「貧道幾時勉强了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你既不勉强，我是高美雲的師父，我帶着她走，那裏不對了。」

「本來沒有什麼不對。」

一元子道：「只是貧道也要帶她走，所以許女俠帶她走就不對了。」

這話當然是强詞奪理之言，但從他口中說出來，好像他理由很充足一般！

許瑞仙聽後一呆，哼道：「你憑什麼要帶她走？」

一元子大笑道：「因爲貧道和高掌門人是方外老友，二來此女和貧道有緣，三來……哈哈，許女俠，依貧道之見，你不用再作難了，因爲貧道說出來的話，一向重如律令，沒人敢違拗，觸怒貧道，對妳許女俠並沒有好處。」

到了此時，許瑞仙已知無法善罷，不覺抗聲道：「你待怎的？」

一元子羽扇一指，微笑道：「憑妳許女俠，還不是貧道的對手呢！」

許瑞仙方才看他羽扇一揙，就把茅山

派門下十六名道人列成的「大分光劍陣」，一齊震飛出去，心知厲害，急忙身形飄動，向側閃避，正待掣劍！

那知自己明明已經避開了對方一記扇勢，但覺一股無形而又力道奇强的暗勁還是朝身上橫撞過來，一時站不住樁，還是被震得後退了四五步之多！

卓少華站在許瑞仙的身後，急忙伸手把她扶住。

一元子覩狀，不由得大笑一聲道：「我說如何？許女俠去休！去休！」

他話聲方出，手中羽扇接揮了兩揮。

這兩揮不打緊，許瑞仙陡覺一道陰勁，有如波濤湧撞過來，勢道之强，决非自己所能抗拒，心中暗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

但此時閃避已是不及，若不出手封拒，只怕更糟，急切之間，只好運起全力，雙掌當胸推出。

也就在此時，她忽覺有一股炙熱得如同炭火一般的熱氣，透入體內，循聲而上，兩道熱氣，隨掌而出。

這一陰一陽兩股氣流，都是無聲無形，外人看不到一點朕兆，兩氣相接，也不聞蓬然聲響；但一元子這兩扇，許瑞仙居然硬接了下來。

她接住對方兩扇，旁人也看不到的，只是許瑞仙依然好好的站着，也未被他震得後退而已！

這下許瑞仙自然感覺得出來，心下暗自驚異，忖道：「難道剛才這股炙熱氣流，會是卓少華發出來的？他那來這大的功力，莫非他眞的不是卓少華麼？」

要知那一元子發出來的乃是純陰之勁，卓少華練的是「九陽神功」，恰是純陽之氣，故而二氣一觸之後，即被化解於無形了。

一元子同樣心頭猛然一怔，他想不到自己揙出去的陰功，竟會被六合門的一個女子破去，雙目神光連閃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許女俠果然高明得很！」

他左手本來還挽着清虛道人的手臂，此時忽然回過頭去，含笑道：「道兄且請稍待，等貧道收拾了這位許女俠，再走不遲。」

口中說着，左手已經騰了出來，右手把羽扇往腰帶上一插，雙手向天作勢，五指連抓幾抓，然後目注許瑞仙，徐聲道：「許女俠接貧道一招試試如何？」

向空連抓的雙手，突然十指伸展不停，朝許瑞仙凌空抓來。

他這回是正式出手，自然和方才羽扇輕揙大不相同，雙手一抓，立時有十道勁直如矢的銳風，參差不齊的挾着輕嘯，激射而至！

許瑞仙早已撤出長劍，口中清叱一聲，揮劍朝上封去。

因爲對方十道指風，長短不齊，射到之時，也有先後，許瑞仙長劍乍揮，剛和對方兩道指風乍接，已然感覺不對，那兩道指風，竟然如同實質，重逾千鈞，手臂方自一震！

對方第三、第四道指風，已經緊接而至，但聽「喀喇」一響，長劍已被齊中震斷！

卓少華究竟心智被迷，他第一次因許瑞仙被對方震退，伸手去扶之際，發出了「九陽神功」；但這回許瑞仙撤出劍來，他已經放開了手，沒有把「九陽神功」再輸送過去，許瑞仙自然擋不住了。

這時卓少華驟覩許瑞仙長劍折斷，急忙搶出，右手一揮，把新買的一支竹笛，擋在前面，他只是隨手揮動，但笛頭所指，正好把對方十道參差射到的指風一齊接住。

但一元子這十道指風每一記都重逾千鈞，卓少華練的「九陽神功」雖經長風子輸給他二十年功力，若和一元子數十年功力相較，還是差得很遠，因此接是接下來了，一個人還是被震得連退數步之多！

許瑞仙眼看自己連人家兩記指風都接不住，長劍就被震斷，卓少華却以一支竹笛，接下了對方十道指風，細看他出手招數，確非六合門的手法，心想：「這麼看來，他當眞不是卓少華了！」

一元子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弱冠少年竟能以一支竹笛，接下自己十道指風，功力之强，當世武林，除了自己，已不可多得，心中不禁大爲驚奇，從雙目之中迸射出兩道綫一般的光芒，注視着卓少華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叫王阿大。」

一元子又道：「尊師是誰？」

卓少華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沒有師父。」

一元子看他神情，似乎有些癒氣，心中更覺奇怪，問道：「那你這一身所學，是跟什麼人學的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少華，我們走吧！」

一手拉着高美雲，正待轉身。

一元子笑了一聲，道：「許女俠要走麼？」

許瑞仙哼道：「道長還待怎的？」

一元子陰笑道：「貧道要看看這位小兄弟的武功路數，不知他肯不肯再接我三掌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三掌就三掌。」

一元子笑道：「好，好，這位小兄弟果然爽快得很。」

話聲方出，接着喝道：「那你就接着了。」

右手疾發，一掌朝卓少華拍了過來。

許瑞仙忙道：「你小心些。」

卓少華同樣右手一豎，迎了出去，掌勢未接，陡覺他掌上隱含一種陰寒之氣，不禁心頭一震，急忙閃身側讓開。他這一閃身，使出了「天龍身法」，雖然只是輕輕一閃，却已把一元子的一記掌勢，躲了開去。

一元子目中神光閃動，說道：「小兄弟這一記身法，極似貧道昔年一位舊友，你再接貧道第二掌。」

話聲中，右手抬處，又是一掌拍了過來。

卓少華給他一說，突然想到老哥哥說過，在沒找到穆七娘之前，自己不可炫耀武功，自己怎的就忘了？

但此刻既已動上了手，就不得不出手了，尤其一元子這一掌，就是要逼他施展身法，名雖一掌，實則忽左忽右，變化靡定，除非你和他硬接，若要躲閃，就得連使幾個身法，變換幾個方位不可。

卓少華心頭不禁大急，這一急不由得想起方才看到高美雲的「捉迷藏身法」來，而且這種身法他還記憶猶新。（本來就是他和高美雲在六合山芙蓉峯下，和醉道人一起捉迷藏，醉道人使的奇特身法）一時無暇多想，急忙上身一側，一下就轉到了一元子的身後。（醉道人此一身法，原名「迷仙步」。）

高美雲低聲道：「師父，妳看卓大哥使的就是捉迷藏的身法啊！」

一元子這一掌掌勢還未使全，卓少華人影已杳，他功力何等精純，身側微風閃過，便已知道卓少華到了身後，細看這一式身法，又不似昔年對頭的路數，心頭也感到這年輕人使人莫測高深。

當下緩緩轉過身去，臉含微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說好了，你接貧道三掌的，怎麼儘是這般躲躲閃閃，那就一掌也沒接了。」

卓少華究是心智尙未恢復清明，人家出言相激，他聽來覺得人家說得很對，這就說道：「接就接，你使出來就是了。」

「好！」一元子陰笑一聲，果然又是一掌，拍了過來。

這一掌，他五指幌動，掌勢出得極爲緩慢，但掌勢才出，已然幻起了無數手掌的影子，只見每一隻手掌，五指都在幌動，明知這許多手掌，都是幻影，却看不清他那一隻手，才是眞正擊出的手掌？

卓少華已知道自己遇上了一種罕見的奇幻掌法，別說無數手掌，使你眼花繚亂，單是每一隻手掌近身生寒的陰氣，已使人有難以抵受之感！

卓少華愈看愈被他幻影所迷，無法出手，心頭一急，心中大喝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揚手一掌劈了出去。

就在此時，突聽有人喝了一聲：「賢弟接不得，速退！」

一道人影快得如同飛虹一般，由橫裏激射而來，一下落到卓少華身側，人剛站穩，右手已然揮起，掌勢運轉，快如電閃朝前擊出。

卓少華雖然聽到喝聲，他他掌勢已出，並未依言退下。

但聽「拍」「拍」兩聲，卓少華和另一個人同時被震得腳下踉蹌，後退了三步之多！

卓少華接住了一掌，但覺對方手掌冷得如同寒冰，和他抵過的手掌，居然凍得五指隱隱發痲！

那人也接住了一掌，却比卓少華多退了兩步。

這人是聲到人到，來得實在太快了，先前大家看到是只是一個藍影，直到此時，他和一元子對了一掌之後，又連退了五步，才站停下來，大家才看清他的面貌。

這人原來是個藍衫少年，年歲和卓少華差不多，生得面貌清俊，只是此時臉色蒼白，敢情這一掌硬接下去，有些氣機不順，正在閉目調息！

許瑞仙根本不認識此人，聽他方才口稱「賢弟」似乎是王阿大的兄長？心想：「以他方才的來勢，身法奇快，一下就接住了神扇子一掌，此人一身武功，分明遠勝自己甚多，不知他究竟是誰？」

一元子同樣感到無比驚詫，自己這一記「迷幻掌」，暗寓玄冰眞氣，普天之下，能接得下的人，已是屈指可數，這兩個年輕人，雖說是兩人各接自己一掌，總是被他們接下去了！

後來一個（藍衫少年）雖然血氣浮動，似乎並無大碍；但那王阿大除了被震退三步，却居然絲毫無事！

這兩個年輕的在此出現，決非偶然，莫非他們會是……

若眞是那人門下，在此出現，師長可能也在附近了。

自己出山不久，尙有大事待辦，看來不宜在此逗留了。

這原是一瞬間的事，卓少華退了三步，（他練的「九陽神功」，原是「玄冰眞氣」的尅星，但他只有老哥哥輸給他的二十年功力，一元子却有數十年潛修之功，故而無法尅制對方，但「玄冰眞氣」却也傷不得他。）不知剛才替自己接了一掌的人是誰，急忙回頭看去，只覺那藍衫少年極爲面熟，好像是很好的朋友，心知這人可能是自己的舊識，只是記不起他是誰來了。

當下就緩步走到藍衫少年身邊，問道：「兄台怎麼了？」

這時一元子已有退走之意，只聽他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果然好俊的功夫，三掌已過，咱們後會有期，貧道告退了。」

他不待卓少華回答，依然挽了清虛道人的手臂，含笑道：「有勞道兄久候了，咱們走吧！」

兩人並肩行去，一元子門下和茅山的道士，也緊隨他們身後而去。

許瑞仙眼看一元子自找台階走了，看樣子，似乎對這藍衫少年甚爲忌憚（外人看來，確然如此），心中却猜不透藍衫少年的來歷，暗想：「如能從他口中探出他的師門淵源，這王阿大的來歷，也可以弄清楚了。」

這就擧步朝藍衫少年身邊走去。卓少華因藍衫少年正在運功調息，也一直守在身邊。

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，藍衫少年緩緩睜開眼來，吁了口氣，才含笑道：「愚兄只是受了他一些寒冰之困，剛才已把它悉數逼出體外了，賢弟沒事吧？」

他蒼白的臉色，此刻果然很快已恢復過來，紅潤如玉。

卓少華道：「還好，方才和他手掌一接，他手掌比冰還冷，把我手掌凍得隱隱發痲，現在早就沒事了，兄台是……」

藍衫少年一怔道：「賢弟不認得愚兄了，我是藍允文呀！」

卓少華搖搖頭道：「兄台說的一定是卓少華，在下不是卓少華。」

藍允文聽得大奇，問道：「那兄台是什麼人呢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叫王阿大。」

「王阿大？」

藍允文一雙眼睛望着卓少華，說道：「這不可能，你明明就是卓賢弟……」

許瑞仙心中暗道：「原來他是卓少華的朋友，不是王阿大的朋友，那就不可能從他口中問出王阿大的來歷了。」

高美雲道：「你明明就是卓大哥咯，方才我看你使的是『捉迷藏』的身法，一

點也沒錯。」

卓少華笑了笑，道：「那是在下看姑娘使的時候，記下來的，方才被那老道士逼的急了，才姑且一試。」

高美雲拉着師父的手，急叫道：「他明明就是卓大哥，他怎麼不肯承認呢？」

許瑞仙道：「徒兒，他說不是少華，也許眞的不是了。」

高美雲不依道：「師父，他一定是的，徒兒決不會看錯，他是卓大哥。」

許瑞仙暗暗捏了她一下手臂，一面朝藍允文含笑道：「這位藍大俠，大概和卓少華很熟吧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在下和卓少華結義兄弟，二位是……」

許瑞仙含笑道：「我是卓少華的五師叔，她是我門下高美雲。」

藍允文拱拱手道：「原來是許女俠，高姑娘，在下幸會。」

許瑞仙道：「藍少俠一身所學，迥異常人，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？」

藍允文淡淡一笑道：「在下粗淺武功，出之家傳，倒教許女俠見笑了。」

許瑞仙自然知道他不肯說，也就一笑置之，說道：「我們就是出來找卓少華的，他失踪已有三月之久，剛才遇上這位王少俠，我也只當他就是卓少華……」

卓少華接口道：「在下眞的不是卓少華。」

藍允文從他面貌、擧止、口音，已可斷定他必是卓少華無疑，只是他不明白卓少華何以堅不承認？心頭不禁疑念叢生，朝許瑞仙拱拱手道：「這位王兄，旣然不是卓賢弟，也許眞是面貌相同也說不定，許女俠賢師徒那就請吧。」

說到這裏，一面暗以「傳音入密」朝許瑞仙道：「許女俠且請先行，在下想和他同行，也許可以查出一些眉目來，亦未可知。」

許瑞仙想想自己旣然問不出名堂來，讓他仔細盤問盤問也好。這就點點頭道：「藍少俠說得是，美雲，咱們走吧！」

高美雲道：「師父，他一定是卓大哥，他……」

許瑞仙道：「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多得是，據爲師看，他確然不是少華了。」

拉着高美雲的手，一面朝二人點頭爲禮，朝山徑上行去。

高美雲雖被師父拉着走去，却不時的回頭朝卓少華看去，似有些依依難捨。

藍允文看在眼裏，心中暗道：「這高姑娘對卓賢弟倒是情有所鍾呢。」

一面走近幾步，一手拉着卓少華在一塊大石上並肩坐下，含笑道：「賢弟，你方才說的大概不是眞話了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我說的都是眞話。」

藍允文微笑道：「你明明是卓賢弟，爲什麼要說是王阿大呢？」

卓少華急道：「我眞的是王阿大。」

藍允文臉上現出懇切之色，徐徐說道：「賢弟，你總記得愚兄和你義結金蘭，情同生死，你有什麼困難之處，只管說出來，就算有天大的事，愚兄都可以給你担待，你說給愚兄聽聽，究是爲了什麼？」

卓少華說道：「我沒有困難，眞的沒有。」

藍允文任他怎麼說，也不會相信他是王阿大，但只是想不出他何以硬要說他是王阿大呢？望望他，淡淡一笑道：「賢弟，你再想想看，你身邊可有一方玉珮？那珮上雕刻的是一株九蕙蘭花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卓少華道：「我身上沒有玉珮。」

藍允文看他堅決不肯承認，也並不在意，笑了笑抬頭望望天色，說道：「時間不早，王兄既然不是卓賢弟，但總是和卓賢弟生得極像，這也是緣吧，在下想請王兄到前村酒店小酌，王兄肯賞臉麼？」

卓少華道：「藍兄既然盛情見邀，兄弟却之不恭，只好奉陪了。」

藍允文大喜道：「那就走吧！」

兩人並肩而行，不多一回，便已趕抵金村，這裏正好有一間茶館兼賣酒食的小店。

藍允文抬手道：「王兄請先。」

卓少華當先跨進店門，藍允文走在後面從袖中丢出一顆石子，擧步跟了進去。

他這顆石子，隨手一丟，就無聲無息的嵌在小店門口左首牆角上，那是一顆圍棋子大小，半黑半白的石子，平常人當然不會注意到它的用處了。

兩人剛在一張座頭上落坐，便有店家趨了上來，哈着腰問道：「二位公子要些甚麼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先沏兩盞好茶，有好的酒菜，只管送來。」

店伙連聲應是，問道：「公子爺要喝甚麼酒？」

藍允文道：「花雕。」

店伙匆匆退去，接着就送上了兩盞香茗。

藍允文擧起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，他故意和卓少華談些經史百家、詩詞歌賦，這些談話的題材正是他第一次遇到卓少華兩人所交談的話頭，他是有意試試他的。

要知九眺先生不僅是六合門的名宿，而且也是一位飽學之士，卓少華自幼受他薰陶，在文學上也奠下了深厚的基礎。

一個從小唸過的書，一世都不會忘記，他雖然神智受到迷失，但經長風子教他練習「九陽神功」，和輸給他二十年功力之後，神智已經清明了不少，只要有人提醒，就可以慢慢的記起一點來。

因此，藍允文和他提到經史百家，詩詞歌賦，他雖然要遲鈍的加以思索，但大半都能答得上來。

藍允文坐在他對面，他的一擧一動，自然看得清楚，經過一陣交談，他已可完全確定在眼前的王阿大就是卓少華，從他的言談中，可以看得出他對有些事物，似乎已經不復記憶……。

藍允文想着想着，不由得猛然一怔，忖道：「莫非他被人迷失了神智不成？那一定是他爹江南盟主卓清華幹的了。」

想到這裏，不覺暗暗哼了一聲，忖道：「卓清華好大胆子，他看到我的玉珮，還敢對卓少華下毒，啊，玉珮不在卓少華的身上，那一定是給他搜去了，他居然敢隱匿不報。」

想到這裏，雙目之中不禁隱含殺氣。

（未完・七）

中篇連載故事

金童・文
可飛・圖

飛仙劍俠奇緣

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凌三和葛仙童從太白雙仙和朱雲的爭奪戰中搶走了李金貴，利用他讀過幾年書，本性好奇，故捏做一些事前的情節，編出一套他前世是和白玉鳳有一段情孽，因觸犯了北海魔尊中了毒害，不能藥救，托世下凡，再受魔刦，因天機不可洩漏，只說出他前世和凌三是師兄弟，葛仙童是他的師叔，他們的師姐和白玉鳳的師祖是師兄弟，他們要爲白家的人報仇……李金貴信以爲眞，不虞有詐，由凌三將他送回玄妙觀，凌三回到圓覺寺，向師父白衣帝君稟報一切，原來圓覺寺雖然荒廢，地下却暗藏一股江湖人物，其目的志在白家的少陽眞解的玄功……

各方查眞相　小子弄玄虛

獨臂人道：「關於這件事，我曾跟帝君商量過，要找個機會把青冥劍訣還給朱雲，這樣，將來有北崆峒的劍手無極老魔，對本門復出江湖之事，當有不少助力，老二，你認爲怎樣？」

凌三恭聲道：「三叔神機妙算，這手一石二鳥之計，實在運用得巧妙之至，不過這交還劍訣之事……」

獨臂人道：「這事老夫已有妥善安排，你目前全神注意李金貴便行了。」

凌三道：「是，弟子太過放肆，尚請三叔原宥……」

白衣人沉聲咳了一下，道：「老二，你離開太遠了，說了半天，還沒把你要說的話說清楚。」

凌三眼神一凜，稽首道：「是，弟子知錯了，也許是因爲見到帝君龍體康復，太過興奮所致，祈請帝君恕罪。」

白衣人微微頷首，道：「嗯，恕你無罪。」

凌三定了定神，道：「李金貴的幻想力太强，慾望極大，性格捉摸不定，今後恐怕極難加以控制，這是我們要注意的……」稍頓一頓，繼續道：「至於他的身體上的弱點，也就是他的稟賦極佳，根骨太好，又加上出身農家，能夠吃苦，恐怕今後會爲長春宮所網羅……」

獨臂人沉吟，道：「嗯，是有這個可能。」

凌三道：「李金貴既是武學的上乘根骨，只要他肯下苦功，可見以後的成就必定不可限量，只要我們的計劃中，如果露出一絲破綻，恐怕他以後會成爲本門的大患……」

白衣人兩眼大睜，重重地嘎了一聲，道：「若有這一天，你要負一切的責任，我一定要以本門重刑處治你！」

他的眼神如刀，逼視在凌三的面上，凌三只覺全身都被一股龐大的氣勢壓力籠罩着，不由從心底昇起一股寒意，幾乎連呼吸都要被逼得爲之停頓。

獨臂人見到他這種恐懼的樣子，微微

一笑道：「帝君，不要嚇唬這個孩子，他考慮的沒錯。」

白衣人冷哼一聲，道：「老二，這個計劃是由你三叔策劃的，可說是絕無漏縫了，李金貴只不過是個孩子，他既已入我羅網，怎麼還會讓他逃脫？如你所說，本門的計劃會有破綻露出，那必然是因你所造成的，所以你要負全部責任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凌三垂首道：「帝君說的極是。」

白衣人道：「你心裏服不服？」

凌三道：「弟子心服口服。」

白衣人面色一緩，道：「你只要記住，你的命運與李金貴息息相關，便不會因一時疏忽，露出破綻……」

他深深吸了口氣，繼續道：「只要等到李金貴取到了少陽眞解，就算他不想爲本門所用，老夫也有法子可以制住他！」

凌三恭聲道：「弟子知道。」

白衣人說了這些話，似乎很累，面上泛起了疲憊之色，闔上了眼睛，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你去吧！」

凌三立了起來，躬身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弟子告退！」

獨臂人道：「帝君請安心休息，我來送老二。」

白衣人默然躺在錦榻上，面上毫無表情。

獨臂人對那一直站在錦榻後，有似木人的錦衣少女比了個手勢，然後偕同凌三走向石門而去。

走到門口，凌三回頭去瞥了一眼，只見那錦衣少女繼續在爲白衣人按摩，而就在這一刹那光景，白衣人的臉色倏然轉爲金黃，肌肉也彷彿僵硬如死。

凌三不禁有些駭然，忖道：「師父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」

他腳下稍稍一頓，獨臂人已經覺察，拉住他的手，快步走出石室，然後轉身掩上石門。

凌三詫異地問道：「三叔，帝君他老人家……」

獨臂人道：「帝君自當年受到重傷之後，痛定思痛，所以這些年來，將整個時間都用在參悟修羅秘錄之上，不但已將被閉的七條經脈，打通了五條，而且快將練成修羅金甲……」

凌三訝道：「修羅金甲？」

獨臂人道：「不錯，這就跟佛門的金剛不動身法一樣，運起功來，全身刀槍不入，就算是神兵利刃也無法刺入。」

凌三哦了一聲。

獨臂人道：「修羅金甲是本門無上神功，就是碰上佛門般若大功力，道家罡氣，或者白家的少陽神功，也可毫無損傷……」話聲稍稍一頓，道：「等你立了這個大功之後，我就請帝君授你心法。」

凌三大喜，躬身說道：「多謝三叔栽培。」

獨臂人道：「你好自爲之，等本門復出江湖，統有武林之後，你便是帝君的唯一繼承人了，明白嗎？」

凌三似乎想不到獨臂人會說出這番話來，驚喜交集，都說不出話來。

獨臂人手腕一抖，自袖中取出一顆碧綠的藥丸，交給凌三，道：「帝君的寢宮內燃的是毒龍香，這是解藥，你等要用酒服下，便可無事。」

凌三知道這毒龍香劇毒無比，吸入肺腑，不出一時三刻，便會全身糜爛而死、不由驚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伸出手去，將那顆解藥接了過來，謹愼地揣入懷裏。

獨臂人見他的手在微微顫抖，淡然一笑，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帝君寢宮燃點毒龍香並非針對你而設，一方面是爲了練功之需，另一方面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廣大的石室裏突然響起一串銀鈴聲響。

獨臂人目光一凝，默然聆聽一下，道：「老二，你從玄妙觀回來的時候，有沒有人跟踪？」

凌三一凜，道：「沒有啊？弟子曾再三查看……」

獨臂人詫異地道：「奇怪，怎麼會有人對一間破廟感興趣起來？而且來的人還不只一批。」

凌三道：「三叔，弟子到監聽室去看看……」

獨臂人道：「用不着了，那兒有你大叔負責，不管來人是誰，只要沒發現地室入口的機關，讓他去勘查一下破廟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他似是想到什麼，頓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，你跟我去看看也好。」

他們兩人步下平台，朝左側行去。

大約走了十幾丈遠，便是一座石墩，展現在面前。

那座石墩上架着一面可以挪動的巨大銅鏡，鏡面却與一般不同，整個凸出來，成弧形的。

凌三的目光自那巨大的銅鏡移開，本能地向稍遠處望去，只見那兒另有一座較高的石台，台上鼎立着一座大獸爐，裏面正燃燒着熊熊的烈火。

跳躍的火光，照在守候獸爐旁負責加添燃料的兩名黑衣壯漢臉上，使他們顯得容光煥發，精神抖擻，威風之極。

因而襯得立在爐後丈許的兩名黑衣大漢，更加的精神不足，彷彿兩具僵屍。

其實那兩個人站立在另一面巨大的銅鏡旁，整個身軀都被銅鏡的陰影所擋住，所以才會使人產生這種錯覺。

凌三暗忖道：「么叔不愧有神機天魔活魯班的外號，光憑他設計的這兩面銅鏡，便可看出他的巧思了。」

敢請這兩面銅鏡，一凹一凸，白天利用陽光，可將光綫凝聚起來，產生極强的光芒。

一方面由於這座地下宮室深藏地底十數丈，燃燒大火可驅逐濕寒氣，使室內溫度增高，適應居住，另一方面則可藉兩座銅鏡滙聚的强光，控制進入石室的雙目，並且辨明來人的面目身份。

任何敵人闖進石室，驟然遭到强光照射，都會有一陣目眩，視綫不明的情形產生。

就在這如同驟盲的情況下，無論武功是何等高强，受到猝然而至的攻擊，都會措手不及。

因而這兩面銅鏡，可說是很强大的武器，對於保衛這地下宮室的核心樞紐地區，發生極大的作用。

一陣軋軋的輕響傳來，凌三心念一轉

，收回目光，落在眼前的石墩之上，只見一個頭戴綸巾，手持絹扇的清癯老者，坐在一輛孔明車裏，緩緩的自暗壁中轉了出來。

凌三躬身說道：「弟子趙恨地見過么叔。」

那清癯的老者身穿錦袍，坐在車子裏，自膝以下披着一條毛氈，看不到他的雙腿。

他朝凌三凝目注視一下，道：「老二，你回到了宮裏，怎麼還不把易容藥洗去，我差點認不出你了……」

獨臂人道：「堅石，是我沒叫他卸去易容的。」

孫堅石道：「哦！老二剛回來，還要讓他出去啊？」

獨臂人頷首道：「嗯，他這回任務重大，恐怕一年半載之內，都要這副面貌出現了！」

孫堅石淡然地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不是苦了老二了嗎？整日敷着這麼厚厚的一層藥物……」

凌三道：「弟子並不覺得辛苦，其實六叔巧手神技，易容之術天下無雙，弟子面上雖有藥物，却也跟沒有一樣，毫無不適之處。」

孫堅石悽然地一笑，說道：「老二說得不錯，當年若不是靠着巧手天魔鄭君武的易容之術，只怕我們修羅門早就已完蛋的了……」

獨臂人皺了一下眉，道：「堅石，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，你還發什麼牢騷？」

孫堅石冷哼一聲，掀起蓋在大腿上的毛氈，但見毛氈下面空空的，敢情他兩條腿自膝部之下，全都被切斷。

他沉聲道：「三哥，你看到沒有？當年若不是你神算天魔林煌自詡神機妙算，我又怎會落得這個樣子？」

獨臂人林煌面上的肌肉抽搐一下，眼中露出怒色，似是要發作。

可是當他看到孫堅石那兩條腿，又忍了下來，輕嘆口氣道：「堅石，你說吧，又有什麼事惹你生氣？」

孫堅石放下手中的毛氈子，道：「三哥，我跟你要四十斤鐵砂，二十斤銅，已經有多少天了？」

林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原來你是爲這件事在生氣，我還以爲……」

孫堅石道：「三哥，我要這些東西，是爲了鑄製假肢，並不是拿來玩的，如果做成功了，對你也有好處的！」

林煌道：「唉！堅石，並不是我不給你，而是最近幾天，事情太忙了……」

孫堅石重重哼了一聲，林煌笑道：「好了，堅石，算我怕你了好不好？明天我就派人去採購你需要的礦砂，頂多三天就交給你，這總行了吧？」

孫堅石笑道：「這還差不多！」他頓了頓，側首望着凌三，道：「老二，你別笑么叔，要知道，我若不來這一手，你三叔也不會答應我的要求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好了，堅石，你見好就收吧，別讓晚輩看了笑話！」

凌三道：「弟子不敢……」

孫堅石道：「你當然不敢，要是敢的話，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！」

林煌道：「堅石，別再胡扯了，剛才上面傳來了警號，是不是有人在窺探？」

孫堅石道：「沒什麼，是一個道士和個小丫頭在廟裏歇脚……」

「道士？」林煌望了凌三一眼，道：「會不會是玄妙觀裏的道士？」

凌三神色一凜道：「么叔，我們到監聽室去看看。」

孫堅石道：「唉，就算玄妙觀的道士，又有什麼大不了，何必這樣緊張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老么，你不曉得，事情很重要，我們一定要弄清楚，玄妙觀裏的道士爲什麼要到圓覺寺來。」

說着，他向石墩後的密室行去。

孫堅石開動機簧，那輛孔明車便緩緩轉向，跟隨着林煌而去。

凌三緩緩跟在車後，走進了那石墩後的監聽室。

這座監聽室所佔的地方不小，四周石牆是一片黯灰色，一排木台沿牆搭着，無數根黑色的鋼管從屋頂垂下，分成三排彎落，顯得更爲詭異。

而在室內中央，有一張極大的桌子，桌上用沙石土木砌建成具體而微小的圓覺寺及周圍的陳設，那些模型做的極爲逼眞，顯然是出自巧匠之手。

凌三的目光掠過那張大桌，落在牆邊的木台，只見那兒有四個黑衣大漢正凝神貫注的從窺管裏窺探着，而站立的大桌旁的兩個大漢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木台上的同伴。

孫堅石控制着孔明車，緩緩駛到大桌之前，凝目望着桌上的沙盤一會，問道：「那兩個窺探的人還沒有走嗎？」

那站在桌旁的黑衣大漢恭聲道：「禀報令主，他們還停在廟裏。」

孫堅石又問道：「他們在廟裏想做什麼？」

那黑衣大漢道：「他們好像在搜尋什麼……」

凌三忍耐不住，道：「么叔，讓弟子去看看，是不是玄妙觀裏的人……」

孫堅石頷首道：「好，你去……」

他突然見到站在木台左首的一個黑衣大漢作了個手勢，話聲一頓，道：「又有一個白衣女子來了，她蹲在廟頂，向廟內窺探……」

凌三飛身躍上木台，道：「你走開，讓我看看。」

那個黑衣大漢趕忙讓開，凌三湊首過去，從那根黝黑的鋼管望將出去，只見半邊圓覺寺都盡入眼底。

淡淡的月色照映下，一個身穿白衣，長髮披洒的女子，正以倒捲珠簾之式，雙足鈎住屋簷，探首自窗子向廟內窺探。

凌三以前也進來過二次，但是始終沒有弄清楚這些窺探管是怎麼做成的，竟然能將遠距地底數十尺的景物，收進眼底，如同咫尺之遙。

此時若是在白天，恐怕那個白衣女子的每一根髮絲，他都能夠數得出來，縱是如此，他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背上揹的是一柄黑綠色的短劍，以及劍上飄拂的劍穗……

凌三正在凝神貫注之際，耳邊響起林煌的聲音，道：「老二，看清楚了是誰沒

有？」

凌三搖頭道：「你從這兒看過去，只看到她的背影，看不見臉……」

林煌叱道：「笨蛋，你不會換一根窺管去看看？」

凌三一楞，孫堅石道：「三哥，你又發神經了，罵孩子做什麼？」

林煌道：「唉，老二，你不明白，這個……」

孫堅石揮了揮手，道：「老么，你別聽你三叔的，喏，就是左邊第三根窺管，可以看到廟裏……」

凌三尷尬地道：「三叔，我……」

林煌皺眉道：「少說廢話了，按照孫堅石的吩咐，走到第三根窺管之前，可將整個大雄寶殿的景物，盡收眼底。

凌三首先看到的是一堆熊熊的烈火，然後才看到坐在火堆旁的兩個人。

跳躍的火光，是如此的明亮，是以凌三很清晰地便可看到那兩個人的面目。

他忍不住發出一聲低呼，道：「眞的是他們！」

林煌問道：「誰？是誰？」

凌三道：「是劉翠娥和玄法道人！」

他有些不解地道：「他們到這兒幹什麼？」

林煌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你還要問？一定是你露出了什麼痕跡，讓他們跟踪到圓覺寺來……」

凌三覺得冤枉道：「弟子發誓沒有人跟踪……」

林煌叱道：「你還要跟我强辯？」

他的目光一凝，道：「老二，會不會是那小子招出來了？」

凌三搖頭道：「這不可能的，弟子敢以生命保證，李金貴不會招認什麼。」

林煌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以爲你弄砸了這件事，還能够活着？」

凌三一想起本門對待弟子的嚴厲手段，禁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林煌湊首在窺管裏，望了一下，道：「唉！可惜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，不然就可以弄清楚他們爲何而來。」

孫堅石見到凌三默然肅立一旁，緩緩御車過去，伸手拍了拍凌三的肩膀道：「老二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說出來，讓我聽聽，或許么叔我有法子可以帮你……」

林煌又湊首從窺管裏望去，只見玄法和劉翠娥兩人嘴唇不住的動着，却聽不到聲音，不由頓足道：「老么，你做的這個什麼窺管，簡直是太差勁了，光只看到人，連聲音都聽不到！」

孫堅石雙眉一揚，目中射出烱烱神光，沉聲道：「什麼，我做的窺管差勁？」

他伸手指着林煌，怒道：「姓林的，我看你才是個大草包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們這兒深處地底，距離地面三十多呎，我憑着明亮折光之理，做成這些窺管，能將地面的事物，傳到地底，其間的困難有多大嗎？你還不滿足，想聽到聲音，他媽的，我讓你成了千里眼，你還想做順風耳，你……你太豈有此理了！」

林煌話一出口，便知道不對，因爲他明白孫堅石一向以自己的巧手技藝自傲，的確，這座地下宮闕的許多精巧設施，都是出於孫堅石的設計。

而這些精巧奇怪的工具，若是放諸江湖，確實是使人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的。

所以當孫堅石被他這句話觸怒時，林煌是吭都沒吭一下，唯恐會使得孫堅石更加震怒，是以神色一直自若，沒有露出生氣之態。

孫堅石罵了一會，見到林煌木然立在面前，竟然沒有絲毫反應，微微一楞，話聲停了下來。

林煌淡然一笑，道：「堅石，你罵完了吧？」

孫堅石道：「我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方才是爲兄的不對，喏，我向你道歉，總行了吧？」

孫堅石反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訕訕地道：「三哥，我……或許是在這鬼地方呆久了，脾氣難以抑制，其實我不該……」

林煌揮了一下手，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倆個都不對，看來我們都該到半半園去過些日子……」

話聲稍頓，輕嘆口氣，道：「唉！只可惜眼下正是重要關頭，我是無論如何都能離開這兒，爲了本門的復興，看來是非把這幾根老骨頭丟進去不可了。」

他這句話說得極有感情，孫堅石臉肉抽動一下，道：「三哥！」

林煌伸手輕輕的在他的肩上拍了兩下，道：「我們是共生死的老兄弟了，還有什麼芥蒂不成？堅石，你明天就到半半園去休息個十天半個月，這段日子就讓老六守在這兒。」

孫堅石默然頷首。

林煌轉身道：「老二，你再看看，那個藏身廟頂的白衣女是誰？」

凌三應了聲，那立在最左側的一個黑衣大漢道：「二劍主，你到這兒來，便可以看到那個女子的面孔了。」

凌三走了過去，凝目自窺管裏望將出去，只見從這個角度正好看到大雄寶殿右側的破窗，以及倒掛在窗外的一張素凈的面龐。

林煌聽到凌三嘴裏發出「啊」地一聲驚呼，忙問道：「老二，是誰？」

凌三道：「三叔，是白金鳳。」

林煌也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說是白家大院的白金鳳？」

凌三頷首道：「弟子曾經見過她一次，不會錯的。」

林煌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她到這兒來幹什麼？難道……」乾咳一聲，道：「堅石，我本來決定要跟老二一起到上面去聽聽那太白雙妖和玄法說些什麼，如今既然白金鳳在上面，看來是不能上去了，她已經得到白老鬼的眞傳，玄功超羣，一個不好，就會被她發現，反倒不妙，所以只有拜託你想個法子了。」

孫堅石道：「我有什麼法子？當初我曾用絲綫繫連竹筒傳聲之法，想將地面的聲音傳下來，却因爲距離太遠了，一直沒有成功……」

林煌嘆了口氣道：「唉！看來我們今天是沒有辦法弄清楚太白雙妖和玄法老道的來意了……」

他雙眉一皺，道：「嗯，老二，你立刻傳出訊息，命令坤字三號儘快弄清楚李金貴是否將遇見你的那些事招認出來，如

果他被懷疑，那麼……」

凌三心頭一跳，道：「三叔……」

林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不用緊張，李金貴是我們用來進入白家的鑰匙，無論如何都不會傷害他的……」

孫堅石突然打斷了他的話，道：「三哥，那李金貴眞的對本門如此重要嗎？」

林煌頷首道：「嗯！重要得不得了，如果他受到了傷害，本門很可能要晚五年到十年才能重出江湖。」

孫堅石驚愕地哦了一聲。

林煌說道：「所以我一定弄清楚玄妙觀是不是已經開始懷疑他！好儘快決定對策……」

孫堅石道：「三哥，我想到了一個法子！可以看到太白雙妖說些什麼話……」

林煌忙問道：「什麼法子，你快……」微微一楞，又問道：「堅石，你是說看到？」

孫堅石點頭道：「嗯！不錯，是看到他們說話。」

凌三忍耐不住，從旁問道：「么叔，你快說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，小侄眞弄糊塗了。」

孫堅石道：「事情是這樣，我們這兒有一個黑衣弟子叫羅三思的，他以前跟過幾個雜耍班跑江湖賣藝，學會了好些雜技，我記得其中有一項是能夠看人的嘴唇動作而明白在說些什麼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哦！有這種人材，堅石，你還不趕快去把他找來？」

孫堅石喚過了一個黑衣大漢，交待了幾句話，那個大漢匆匆走出監聽室去。

林煌道：「唉！堅石，你眞是糊塗，放着這種人在外面做雜務，不曉得讓他留在監聽室裏，眞是……」

孫堅石皺皺眉，道：「三哥，你又來了？」

林煌道：「本來就是嘛，那羅三思如果早在這裏，我們豈不是早就明白太白雙妖和玄法說些什麼了？」

孫堅石道：「三哥，你曉不曉得南七北六，這一十三省，有多少種方言？告訴你，最少也有幾百種，那羅三思雖然會讀唇之術，却也只看得懂十幾種方言，並且還不是全部能懂，所以……」

說話之間，那授命出去的黑衣大漢領着一個瘦削黝黑的中年漢子走進來。

孫堅石道：「羅三思，你不用害怕，三令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做，做好了有重賞！」

羅三思一臉的忐忑之色，聽到孫堅石的話，恭聲道：「小的聽令主吩咐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孫堅石笑道：「事情沒有那麼嚴重，只要你用心去看，我想這件事對你來說，並不困難……」

林煌打斷他的話，道：「羅三思，九令主說你會讀唇之術，對不對？」

羅三思顫聲道：「小的以前跑江湖的時候，跟人學了一點……」

林煌揮了揮手，道：「好，你快到那邊去，喏，就是這根窺管，那兒有一個老道和一個女子，你看看他們在說些什麼說話？」

羅三思深吸一口氣，壓抑住緊張的心情，快步走到一根窺管之前。

林煌道：「我們用個簡單的方法，嗯，若是那道士說話，你就舉左手，換了那個女子就舉右手，懂了沒有？」

羅三思頷首道：「是，小的懂了。」

林煌道：「快啊！別躭誤時間了。」

羅三思湊首窺管，立刻舉起右手，道：「我眞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這個破廟連個鬼都沒有，阿貴怎麼會提到這兒？」

凌三啊了一聲，道：「三叔……」

林煌搖了搖手，道：「別說話，聽下去。」

羅三思接着舉起左手，道：「的確是很奇怪，這座圓覺寺已經荒廢了許久，不可能有人藏匿在裏面……可是……大師兄的懾心術從來都沒有出過……」

他喘了口氣，又舉起右手，道：「所以這就透着奇怪了，阿貴在被催眠之下，不可能會說假話，怎麼說起前生之事？又會提到了無相神尼，北海魔尊這些前輩異人……」

羅三思頓了頓，放下右手，轉過頭來道：「三令主，那個女子把臉轉過去，小的看不到她的嘴……」

林煌叱道：「別廢話了，你能看到多少，就說多少，別分神。」

羅三思打了個顫，急忙又凝神注視窺管。

這時室中所有的人，都把目光投注在羅三思的身上，使得他更加緊張，就這一會光景，已是滿頭大汗。可是他擦都不敢擦一下……

室內靜寂如死，好一會，才見到羅三思舉起了左手，說道：「這件事的確太奇怪了，據大師兄說，懾心術太過深奧，有時……」

羅三思的嘴唇動了動，沒有發出聲音，稍稍一頓之後，又繼續道：「也許就這樣把阿貴的生前裏記憶……過來，不然他一個鄉下孩子，怎麼曉得那些武林中久已無……的異人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又迅快的舉起右手，道：「我可不相信這種事……可是……他身上中的冷煞手又怎會有人加以……」

羅三思急喘了兩口氣，繼續道：「依我的看法，顯然是那小子遇到了一個路過的武林高手，救了他……之後，又跟他提起無相神尼，極樂眞人這些異人……對了，就是這麼回事……」

林煌冷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老二，這太白雙妖果然不簡單，竟能……」

羅三思放下了右手，迅捷地舉起左手，說道：「二姑娘，妳的推斷固然有些理由，但是貧道不敢苟同，須知阿貴骨根極佳，若是有武林高手看到他，怎會棄之不顧呢？」

羅三思擦了擦面上的汗，舉起右手，道：「所以我奇怪的就是這一點……唉！我看，還是別在這兒耗了下去，先回觀去吧……」

他的話聲一頓，又舉起了左手，道：「二姑娘，妳再多等半天，看看太虛師叔下午能不能趕到，他老人家煉有獨門丹藥，再配合大師兄的懾心術，一定可以弄清楚阿貴這段時間遇到了誰，有些什麼遭遇了……」

林煌見羅三思放下了左手，久久沒有作聲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羅三思，那個女的說什麼？」

羅三思道：「稟告令主，那個女的把臉轉過去了，小的看不見……」

凌三焦灼地道：「三叔，情況有些不妙……」

林煌皺起了雙眉，頷首說道：「嗯，事情是有些棘手，那太虛老道精通茅山邪法……」

羅三思啊了一聲，道：「稟告令主，他們倆個走了！」

林煌一步搶前，推開羅三思，凝目往窺管望去，果然發現就這兩句話的光景，廟中人影杳然，那劉翠娥和玄法已經離開大雄寶殿。

他換過一根窺管，也沒看到白金鳳的蹤影，顯然她也在這時飛身離開。

孫堅石問道：「三哥，他們三個都走了？」

林煌點了點頭，對那些肅立一旁的黑衣大漢道：「你們各守各的崗位，密切注意上面的動靜。」

他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堅石，我看這兩天一定會還有人到圓覺寺來窺探，玄妙觀裏的人，我倒不怕，我担心的是白家大姑娘……」

孫堅石冷笑道：「白家的武功雖是玄門正宗，但是我設計的土木機關，六哥親自動手佈置的，諒他白家人也無人能識破奧秘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堅石，千萬不可太自滿了，眼下不是我們跟白家攤牌決戰的時機，我們決不能將此處的機密洩漏出去，以致影響大局，知道嗎？」

孫堅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！我眞是等不及了，我……」

林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「忍耐，堅石，千萬要忍耐，我想，本門稱霸天下的日子不遠了，你等着吧！」

孫堅石默然點了點頭。

林煌側首道：「羅三思，從今天開始，你就留在監聽室裏，晉升爲紅帶弟子，每月另加餉銀廿兩，休假四天。」

羅三思喜出望外，躬身行禮，道：「多謝令主栽培！」

林煌道：「不過，你要負責在最短的時間內，敎會這室裏十八名弟子讀唇之術，老夫隨時會來考察的！」

羅三思肅然道：「是，弟子遵命！」

林煌頷首道：「你好自爲之，老夫保證你在本門的前途不可限量。」話聲一頓，道：「老二，你跟我來。」

凌三隨着林煌走出監聽室，一直走了二十多步，林煌才停下身來，道：「老二，你也明白如今事情有多嚴重吧？」

凌三停下了腳步，道：「三叔，那老道的邪術眞的很厲害嗎？我們是不是要改變計劃，把李金貴救回來？」

林煌搖頭道：「不到無可挽回的地步，絕不可以把李金貴弄回來？因爲……我認爲白家之讓李金貴混入玄妙觀，必然有其用意，很可能是考驗李金貴，所以我們如果在這段時間把他弄出來，會弄巧反拙，影響大局……」

他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太虛老道是當年茅山掌門清虛道人的小師弟，據我所知，清虛道人以前煉過一種離魂丹，能使人喪失神智……」

凌三道：「三叔，那麼該怎麼辦呢？李金貴他恐怕無法逃過這一關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我剛才一直在想，看看有沒有法子能使李金貴經過這一次考驗，結果想到了三個方法。」

凌三也一直在思考，却始終想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夠使李金貴在雙重試煉之下，仍然守口如瓶，不洩漏所經歷之事。

如今他聽到林煌一說出來，却有三個法子之多，不禁哦了一聲，道：「三叔，什麼法子？」

林煌道：「第一個辦法是找到當年南海無相神尼所煉的清心却魔丹，讓李金貴服下，便可保持神智清明。不過這個辦法雖好，却等於沒有，因爲無相神尼如今在那裏，找都找不到，又到那裏去找清心却魔丹？」

凌三一楞，忖道：「三叔也眞是的，說了半天還不是等於沒說？」

林煌道：「第二件東西能夠定心護神的，乃是白家的虎符玉珮……」

他的目光一凝，道：「想當年，本門跟白家決戰之際，帝君施出修羅大法中第七訣——懾神迷魂之法，眼見白儀方已經意轉神移，心旌搖曳，白夫人却取出了一塊玉珮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他的臉肉抽搐了一下，道：「那塊玉珮極爲小巧，裏面却有着血絲，成虎形的血絲，嘿！你沒有看到，那個紅色老虎本來是在玉珮裏面的，白儀方噴了一口氣在上面，刹時紅光閃爍，整個老虎好像跳出來，當時帝君一怔，所以才被白儀方用少陽眞炁擊中，本門因此慘敗下來……」

回憶往事，不勝唏噓，林煌搖頭嘆息道：「就那一次，本門十大神魔，當場死了六個，唉！眞是太慘了，太慘了……」

凌三見到林煌眼中泛起淚光，面上神色悽楚，忍不住勸慰道：「三叔，你老人家……」

林煌深吸口氣，道：「想起當年之事，猶自令人傷感不已，回顧這廿年以來，我們深藏地底，又爲的是什麼？唉！」

凌三默然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。

林煌淡然一笑，道：「老二，你現在想必知道，那虎符玉珮能夠定心護神，絕不怕什麼催眠術了吧？」

凌三道：「可是……那塊玉珮在白家，我們又不能夠去拿來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所以這個法子有也等於沒有。」

凌三道：「那麼第三個法子呢？」

林煌道：「本門的修羅令，乃守心定神的無上之寶，你忘了？」

凌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三叔，修羅令是本門的至寶，怎麼可以交給外人呢？」

林煌道：「除此之外，再也別無他法，能夠使得李金貴在離魂丹與懾心術雙重禁制下保持清醒！」

凌三道：「可是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你不用多說了，我已權衡利害，才決定這麼做的，老二，你去休息一個時辰，我這就去稟明帝君，請出修羅

令，一個時辰後，你帶着修羅令到玄妙觀去找到李金貴，交給他佩在胸口，並且敎他應對之詞，等到他過了這一關後，立刻取回修羅令……」

凌三想到這次責任之重大，不禁身上暗暗冒汗，顫聲道：「三叔，我……」

林煌道：「你放心去，我會命老五隨後支援你，如有必要，我會請你六叔走一趟。」

凌三抱拳道：「多謝三叔。」

林煌揮揮手道：「你去吧！」

凌三轉身跨大步，迅速地走了出去。

林煌抬頭望着那兩面巨大的銅鏡，忖道：「想那李金貴乃是一個農家子弟，我却把本門整個前途，一切希望都投注在他身上，此事若是放在三個月前，只怕是想都想不到的事，就是此刻，若是說將出去，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……」

他喃喃自語道：「不知道李金貴曉不曉得，他竟然無意中成爲未來武林情勢變化的關鍵？」

× × ×

李金貴仰臥在一張床上，睜大着眼睛，望着帳頂。

他的眼中儘是茫然之色，目光有些呆凝。腦海中一片紊亂，又彷彿似是一片空虛。

因爲這一天一晚遭遇的事，使得他整個神智都有些混淆。

然而最鮮明的印象，却是白玉鳳那張宜瞋宜喜的秀靨，以及一笑之下，露現在粉頰的兩個深深的梨渦……

隨着白玉鳳的倩影浮現眼前，他的心底立刻便湧現一股辛酸苦澀的滋味。

因爲他想到了他已跟白玉鳳分手道別，最忙也要在一年之後，才能看到她。

這段悠長的歲月，使他一想起來，禁不住痛苦難禁。

他的嘴裏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，喃喃道：「鳳妹，鳳妹……」

他只覺得眼前一陣模糊，淚水盈眶，很快地便順着兩邊面頰流了下來。

像他這種初歷情場的孩子，乍嚐情滋味，便因環境所逼，驟而別離，最是難忍相思之苦。

兩行情淚滑落面頰，有種酥癢的感覺，却使得他心底的痛楚減輕不少。

因此他就那樣仰臥着，任由潺潺清淚流出，似是要把滿懷的鬱悶痛苦，一齊隨着淚水流了出來……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他在一種渾渾噩噩，似睡似醒的情況下，突然聽到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：「霞姊，阿貴醒了沒有？」

「我不曉得啊，剛剛我來過一趟，他還沒有醒過來。」

李金貴微微一楞，這才記起自己是處身在玄妙觀裏的一間精舍內。

他慌忙拭去面上的淚痕，轉過身軀，面向床裏，拉起棉被，連頭帶臉的蓋了起來。

這是一種下意思的逃避行爲，他想把自己藏匿起來，不被別人發現。

因爲他在這一刹那，已經記起了這段時間內經歷的事，唯恐他在被玄眞道長催眠之後，說出了什麼，因而會引起玄妙觀對他有所行動。

敢情他被廚房裏的老張在後門石階上發現後，立刻便使得整個玄妙觀都爲之騷動起來。

廚房裏的那些人，有的是爲他到太白雙妖青睞而興奮，有的則是取笑他，還有妒忌他的人，則風言風語的諷刺他。

一時之間，衆人七嘴八舌，攪得他頭都昏了。

沒有多久，他便被帶到了觀中密室，這一下可更不得了，不但玄妙觀裏的重要人物在場，而且還有好幾個參與這個秘會的怪人。

當然，其中包括太白雙妖。

由於太白雙妖和來自北崆峒的朱雲，爲了爭奪李金貴，發生了一次爭鬥，所以李金貴成了傳奇人物，每一個在場的人物，都以一種奇異的目光看他。

這使他心中忐忑難安，幾乎想要逃離開去……

門扉呀地一聲，被推了開來，李金貴聽到一個帶着甜膩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二妹，妳們到圓覺寺裏去，眞的什麼都沒有發現？」

李金貴知道這是鄭霞在說話，在太白雙妖中，他對鄭霞的印象，要比劉翠娥要好得多。

這不僅是鄭霞看起來比劉翠娥首先「看上」他，要將他帶到長春宮去，這使他無法跟白玉鳳在一起……

比起這一點來，劉翠娥用冷煞手暗算他，逼他在一定的時辰內，返回玄妙觀的事，對他來說，就不重要了。

因爲他的感覺裏，他並沒有受到冷煞手的傷害，而劉翠娥的最大罪孽，在於使得他跟心愛的小鳳兒分開……

然而，他却不知道，他能夠安然回到玄妙觀，沒有受到劉翠娥的冷煞手之害，在玄妙觀裏引起了多大的震撼。

太白雙妖出身無極老魔門下，一身功夫專走陰寒路子，眞力發出，寒冷逾冰，人畜當之，立刻凍殭。

雖說劉翠娥並沒有存心要殺死李金貴，她之施出冷煞手，只是逼李金貴在限時之內，返回玄妙觀的一種手段而已。

但是，她以一縷冷煞手眞力注入李金貴的經脈之中，便是下了她太白一門的禁制。

若是李金貴在日落之前回觀，她便會將那縷冷煞之氣收回，否則，李金貴將會凍殭。

白眉怪叟朱雲便是因爲要解救李金貴身上所中的冷煞手，才拉着玄法道人趕去找尋的。

結果，他們找到了臥於野外的李金貴，朱雲向玄法要了一顆離火丹，給李金貴服了下去。

也就在那個時候，太白雙妖趕到，雙方發生衝突，終於朱雲敗離逃去……

太白雙妖擊敗朱雲之後，便發現李金貴失蹤。

當時，他們和玄法道人曾四處搜索了一下，結果却沒有找到李金貴，所以她們誤以爲是朱雲另外找人將他帶走。

劉翠娥當時曾冷笑對地對玄法設，李金貴已經中了她的冷煞手，就算朱雲帶走，也無法活命。

玄法爲了不使太白雙妖產生誤會，便很坦白的將取出離火丹給李金貴服下之事告訴劉翠娥。

劉翠娥當時極爲震怒，但是一問到李金貴的情形，再一推算時間，便知道李金貴在沒服下離火丹之前，體內的冷煞眞氣已經被清除殆盡了。

因爲按照她的預算，李金貴在朱雲趕到之時，該已經全身凍殭，早就斷氣了。

由此，她就產生了一個極大的疑問。

那便是，到底是誰能在朱雲趕到之前，解除了她的冷煞手？

太白雙妖隨同玄法回觀時，曾表示等到返回長春宮之後，一定要禀明無極老魔和長春夫人，找上崆峒去，揪出朱雲，逼他交出李金貴……

爲此，玄法和玄月兩人還勸了許久，希望太白雙妖不要傷了同盟的和氣……

然而隨着李金貴的回來，又使得太白雙妖產生了另外一個疑問，那便是李金貴被誰救走了？

連玄法和玄月兩人也都對李金貴這段從日落到天明的時間內，所經歷的事，產生極大的興趣與疑惑。

李金貴在玄妙觀裏，只不過是一個倒茶的小廝而已，以往是從未受到人重視。

從這次太白雙妖跟白眉怪叟朱雲爭奪之後，他便頓時成爲一個傳奇人物。

玄法和玄月並不是要將李金貴留下，他們知道，那樣會與太白雙妖發生衝突。

他們感到重要的是，這段期間，正是他們奉命邀請三山五嶽各路奇人，商討機密要事的會期。

雖說這次秘會在其圓滿的情形下結束，他們獲得了很滿意的結果，但是太白雙妖和朱雲爲了爭奪李金貴之事，却是美中不足……

如今，隨着李金貴的神秘失踪，又神秘返回，使得玄法和玄月兩人本能地懷疑到李金貴。

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之進入玄妙觀，到底是不是受人指使而來。

也就是說，他們非得要弄清楚李金貴的來歷不可。

而太白雙妙則於李金貴要被帶往長春宮之前，更非要在此之前明白他的底細不可。

所以李金貴被帶入秘室之後，所接受的盤問，反來覆去的便是這幾個問題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你住在那裏？」

「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」

「你爲什麼進入玄妙觀來？」

這幾個問題，李金貴都是照白玉鳳所交待的回答。

而太白雙妖所問的問題，則是集中在李金貴離開玄妙觀之後的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。

李金貴則將凌三所交待的話回答，一切都用不知道來搪塞。

經過半個月時辰的審問後，玄月首先被觸怒，準備對李金貴用刑。

還是玄法對李金貴頗有好感，一方面吩咐人去請大觀主玄眞來，一方面則當着李金貴的面，派人去將他的老奶奶請來觀裏……

李金貴一想到這裏，不由得心裏一陣緊張，暗忖道：「這個怎麼辦呢？他們只要到南陽府去查一查，便明白我的話是假的了。」

意念一動，他又想到了不久前在秘室裏，面對大觀主玄眞道長的情景。

他記得玄眞道長是個身軀高大，濃眉深目，黑髯拂胸的中年道人，然而留在他印象裏最深刻的還是玄眞道人那雙明如朗星的眼睛。

那種怪異而又詭奇的眼神，有那股懾人的力量，使得李金貴在一見之下，便爲之提心吊胆。

玄眞道人沉肅而帶有磁力的話聲，彷彿仍然停留在李金貴的耳邊：「孩子，你經過了一夜的辛勞，太累了，你睡吧！

「你的眼睛支持不住了，快閉起來，快點睡覺……」

李金貴記得當時很快便覺得睏倦，就那麼睡着了。

以後的事，他完全不記得了，直到此刻，他從一個綺夢中醒來……

這許多意念，在他的腦海裏，如同電光石火般一閃而過。

他聽到劉翠娥道：「沒有，我跟玄法道長在圓覺寺裏裏外外搜索了兩次，什麼都沒看見，那座破廟已經荒廢了好多年，除了蜘蛛網之外，就是灰塵，還找得到什麼？」

李金貴心裏一跳，只聽得鄭霞問道：「難道廟裏面連一個脚印都沒找到嗎？」

劉翠娥道：「沒有，那個破殿裏，到處都是灰塵，看來最少也有一年，沒有人進去過，到那兒去找脚印？倒是找到了一身的霉味回來，害得我差點都吐了，趕緊洗了兩個澡才洗乾淨……」

鄭霞「咭」地一聲笑了出來。

李金貴心裏又跳了一下，忖道：「他們怎會懷疑到圓覺寺，而趕去搜索呢？」

他對於劉翠娥所說的話，不由得更加奇怪，不明白她和玄法在圓覺寺裏，怎會沒發現他跟凌三等人的脚印？

可是當他一想到，「凌師兄」和「葛師叔」道法通神，他立刻便爲之釋然，心神也爲之大定。

他只聽得劉翠娥嗔道：「大姊，妳還好意思笑我，都是妳害的……」

鄭霞笑笑地道：「唷，怎麼又怪到我頭上來了？明明是妳招惹的，我也勸過妳，別跟朱老怪爭阿貴，妳不聽，如今好了吧，惹來這麼多的痲煩，又結了那麼個大仇……」

劉翠娥道：「我是氣不過嘛，朱老怪明明是跟我們太白一門作對，不然爲什麼我看中的人，他要搶了去！」

她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師父常常說，從長春宮出來的弟子，是決不能受人欺負的，朱老怪倚老賣老，欺負我還不算，並且還辱及兩位師尊，這妳又不是不知道？就算回到長春宮我也不怕，或許師父反而會誇獎我們呢！」

鄭霞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妳惹了事還有道理……」

劉翠娥道：「當然，我們太白雙仙在江湖上，是那麼好惹的？憑他朱老怪又算什麼？就算是北崆峒掌敎來了，我也一樣

不怕。」

鄭霞問道：「二妹，妳現在要怎麼辦呢？」

劉翠娥道：「什麼怎麼辦？」

鄭霞說：「我是說，我們已經開完了會，應該早些回到宮裏去覆命，現在爲這個阿貴留在這兒，妳到底是決定帶他走呢，還是把他交給玄妙觀？」

劉翠娥沒有說話，似乎在思考。

李金貴凝神聆聽她們說話，一時都忘了自己全身緊覆着錦被，已悶得滿身是大汗。

突然，他覺得身上一凉，錦被已被人拉開了。

他駭了一跳，不敢動彈，隨着一股馥郁的芳香撲上鼻來，他感覺到面頰上有一股呼出的熱氣。

李金貴心弦拉得更緊，唯恐太白雙妖發現自己已經醒來，連呼吸都幾乎爲之停頓。

他聽到鄭霞道：「我聽到玄眞道長說過，接受他的懾心術控制之人，若沒他的吩咐，最少要睡五個時辰，才能醒過來，阿貴連一點武功都不懂，恐怕要七個時辰後，才能醒得來……」

劉翠娥道：「唉！妳看他悶得一頭的汗……」

李金貴只覺面上一凉，有人用手絹替他拭汗。

憑良心說，劉翠娥是長得極俏麗，一張白嫩的瓜子臉上，一個小巧的櫻唇，襯着玲瓏的瓊鼻，便已很好看了，尤其她有兩泓有如秋水般的大眼睛，水汪汪的，配着長長的睫毛，彎彎的柳眉，眞有股說不出的韻味與風采。

李金貴在端茶送水的時候，便曾爲她那瞟來瞟去的眼神心跳過。

那烏溜溜的眼珠裏，似乎蘊含着無限的魅力，能夠勾魂攝魄……

雖然李金貴心裏對劉翠娥有些憤恨，怪他插手，致於使他跟白玉鳳分手。

可是，李金貴到底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當劉翠娥伸出玉手替他擦拭面上汗水的時候，他的心裏仍然不禁爲之怦然而動。

尤其是當她彎下腰，搬弄他的身軀時，她的臉孔距離他很近，李金貴很清楚地嗅到了她呼出的氣息，更是很自然的感覺到她的酥胸碰觸到自己的肩膀……

他長到現在，除了白玉鳳之外，還沒有跟其他一個年輕的女子如此接近過，因此在這一刹，他全身如同觸電似的女子如此接近過，因此在這一刹，他全身如同觸電似的抖了一下。

「咦！」劉翠娥感覺到他身上的一陣顫抖，發出一聲驚詫的呼聲。

鄭霞道：「什麼事啊？」

劉翠娥道：「阿貴好像醒了。」

鄭霞道：「不可能吧！」

劉翠娥低聲喚道：「阿貴，阿貴，你醒醒，我有話跟你說！」

李金貴嘴裏故意發出一陣含糊不清的囈語。

劉翠娥又繼續道：「阿貴，阿貴！你醒醒。」

李金貴道：「奶奶，奶奶，我……奶奶……」

他急驟地喘了兩口氣，含糊地喊道：「圓覺寺……朱老前輩……我不要去……奶奶，我……我……我要奶奶……」

然後，他又閉上了嘴，調勻了呼吸，假裝睡着了。

他的眼睛始終不敢睜開來，但是，在他的感覺裏，他依然可以很清楚地覺察到，劉翠娥正凝目注視着他。

鄭霞道：「我跟妳說，他不會醒的，除非玄眞道長命令他醒過來，不然……」

劉翠娥輕輕嘆口氣，伸出右手，輕輕的撫平李金貴皺起的雙眉，柔聲道：「這孩子也眞是可憐，說夢話都忘不了他的老奶奶，看來我不應該把他帶走……」

鄭霞道：「對，我看妳還是把阿貴留在這兒吧。」

劉翠娥道：「不，我要把他帶回長春宮去，讓他成爲本門弟子……」

鄭霞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

劉翠娥說道：「大姊，妳想想看，他若是在這兒，一輩子也不能夠出人頭地，永遠都伺候人家，終其一生，只能夠庸庸碌碌的活着，假使他入了本門，以他的稟賦，一定會有一番成就，豈不是比起他守着他的老奶奶，做一輩子的俗子要强得多麼？」

鄭霞笑道：「小娥？妳少扯了，妳的心思我還不知道？明明是喜歡這小子，偏偏要說些大道理！」

劉翠娥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喜歡他，所以我準備帶他回宮去……」

鄭霞道：「小娥，妳想到沒有，若是阿貴的來歷查出來有問題，或者他是受人的指使，潛入觀裏，爲了探索我們七派結盟的事，妳想想，玄眞道長還會讓我們帶他走嗎？」

她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恐怕到那個時候，連他這條小命都不保了。」

劉翠娥道：「是啊，所以我也在担心，不曉得他能不能夠過得了這一關？聽說太虛道長的離魂丹非常厲害，如果阿貴眞的是『南北雙尊』或者中原六大門派派來的奸細，恐怕在離魂丹的藥力下，非要吐出眞言不可……」

鄭霞道：「如果眞是那樣，我們也沒有法子，只好眼睜睜的看着他受刑了。」

劉翠娥輕嘆口氣，默然的望着仰臥在床上李金貴，道：「我相信他不可能是六大門派的弟子，更不可能是南北雙尊派來的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突然看到李金貴全身一顫，坐了起來。

太白雙妖一齊楞住，只見李金貴伸手指着帳頂，以一種怪異的聲音，大喝道：「爾是何等妖物？待本眞人以飛劍取你性命。」

她們兩人對望一眼，只聽李金貴哈哈大笑道：「爾既苦苦哀求，本眞人就饒你一命，不過你要從此隨吾永留青城，爲我守好金光洞！」

說着，他便又仰臥下去，喃喃道：「奶奶，我到觀裏去賺些錢……以後好好孝順妳老人家……」

由於他兩次說話的聲音不同，使得太白雙妖爲之錯愕不已，她們看到李金貴躺

下之後，又熟睡如故，不禁對望一眼，面上浮起詫異之色。

劉翠娥說道：「大姊，會不會是玄眞的懾心術傷到了阿貴的腦筋？妳看他那樣子……」

鄭霞道：「奇怪，眞是奇怪得很。」

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也弄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爲了這個，我跟陰山蘇衣客還爭了半天，他說人是有轉世之事，以前他就親眼看到一個小孩子說些大人的話……」

劉翠娥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姊，妳說給我聽聽看？」

鄭霞道：「蘇衣客說他有一回在鄭州的一個小鎭裏經過，遇到一件怪事，那是一個才五歲的孩子，平常好好的，有一回從樹上摔下來，昏了過去，等到醒過來之後，說話的聲音不一樣了，完全跟大人沒有什麼分別，嚷着要到羅家村，去找她的老婆……」

她頓了頓，繼續道：「那小孩的父母起初還以爲那孩子跌壞了腦筋，替他延醫治療，却一直沒有效，那孩子始終說是姓羅，哦哦，我忘了告訴妳，他原來是姓張的。」

劉翠娥訝異地道：「哦！眞有這等怪事？」

她望了躺在床上的李金貴一眼，道：「大姊，後來呢？」

李金貴之所以要裝神弄鬼，是因爲他在聽到到劉翠娥提起太虛道長用離魂丹逼他說出說話來，大吃一驚，全身震動。

他爲了要掩飾這個舉動，靈機一閃，這才改變嗓音說出那兩句鬼話，又故意做出這些動作。

誰知道太白雙妖聽了之後，竟以爲他是受到玄眞道人的懾心術的影響，激發起前世的記憶……

因此他起先在暗暗偷笑，爲自己的這番假動作的成功瞞過太白雙妖而高興。

隨即，他便聽到了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，頓時他想到了凌三跟他所說的那些事，而全神貫注，聆聽着鄭霞所說的那個故事，並且深信不疑。

鄭霞道：「那姓張的孩子，說他叫羅永年是個布販子，家裏除了有妻子老母之外，還有一個才二歲的小女兒，有回他到鄭州城裏去販布，誰知在路上却遇到了强盜，將他打死了，埋在亂葬崗裏……」

她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孩子說到這裏，大哭出聲，說是要回去找他妻子，因爲他離家時，只留下了十一兩銀子，恐怕過了這些年，他的妻兒會有斷糧之憂。那孩子的父親起先不相信，後來逼不得已，再加上有人慫恿，而他的心裏也有幾分好奇，所以就帶着孩子到羅家村去，結果你猜怎麼啦？」

劉翠娥搖了搖頭，叫道：「大姊，你別吊味口了，快說嘛！」

鄭霞道：「他們騎騾走了五十路到了羅家村，村裏的情形完全跟那孩子說的一樣，那姓張的覺得很奇怪他的孩子一進村裏，就嚷着要下來自己走，他無奈，只得將孩子放下地，跟着便看到那孩子跑到村末一家瓦房裏，屋裏有一個廿多歲的婦人在紡紗，那姓張的還沒有說出來意，他便看到他那五歲大的孩子哭着呼喚那婦人的名字，又要她把午睡中的女兒喚醒……」

劉翠娥叫到這裏，忍不住哦一聲，驚呼出口。

鄭霞道：「當那姓張的孩子聽到羅永年的母親思念兒子，已經死了兩年時，不由放聲大哭，還抱着看來比他還要大的一個女孩子，大呼：『乖女兒，爸爸對不起妳，讓妳吃苦了……』」

劉翠娥睜大了眼睛，道：「眞有這種事情？」

鄭霞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我也不相信，可是蘇衣客說，這件事在鄭州轟動一時，好多人都聽說過，並且當地的縣官還親由自那孩子帶着到亂葬崗去掘出羅永年的骨骸，果然如他所說，羅永年的頭骨破了一個洞……」

劉翠娥喃喃道：「眞是不可思議，太不可思議了，哦，後來呢？」

李金貴聽到這裏，也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，他忍不住想要開口，却倏地發現一縷冷風襲上面來，使他的面部肌肉爲之一僵。

他的耳邊響起一縷聲音，道：「不可說話。她們是要試探你是否醒了，才編出來這個故事騙你！」

李金貴聽到這個聲音，覺得極爲熟悉，一時却想不出是誰來。

他想要睜開眼睛看看那是誰，那知就這一刹，他全身僵硬，連眼皮都無法挪動一下。

他的心裏一陣驚慌，只聽得那縷聲音又在耳邊響起：「我是白金鳳，就在你的身邊，你別害怕。」

李金貴心裏一跳，忘了自己全身不能動彈，開口想要詢問白金鳳有關玉鳳之事，豈知話到喉邊却無法吐出口，只得頹然僵臥。

他一定下神來，立刻便又聽到鄭霞的話聲：「所以這種能記起前生遭遇的事不是沒有，只是我們沒遇到而已。」

劉翠娥說道：「誰說？我們沒有遇到，阿貴不是說他前生是青城山的一個道士嗎？」

她話聲一頓，突然問道：「阿貴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李金貴此時若非被白金鳳制住全身要穴，恐怕會本能地回答劉翠娥的話。

劉翠娥走到李金貴的身邊，撥開他的眼皮看了一下，笑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我說他不會醒過來吧，這半天的唇舌全是白費了。」

鄭霞默然片刻，搖搖頭道：「我總是覺得有點不對，奇怪，就是不知道是那裏不對？」

劉翠娥說道：「我看你是太過敏了，他只不過是一個鄉下孩子，又有什麼問題？現在只要摸清楚他的來歷，就可以放心了。」

屋外傳來一陣脚步聲，接着門上響起「剝剝」兩聲。

鄭霞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門外有人應聲道：「貧道清風，奉家師之命，請二位仙姑到丹房去，有要事相商。」

鄭霞道：「什麼要事？是不是太虛道長來了？」

（未完・六）

虯龍倚馬錄

中篇俠義奇情故事／龍乘風・文 可飛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岳小玉和尤婆婆在爭論師父公孫我劍的為人，經過尤婆婆將練驚虹生平的事迹向他披述，便要求尤婆婆帶去見一見這位所謂魔王，但尤婆婆說完之後，因傷重有點支持不住，從身上取出當年和公孫我劍沙漠中使用的銅號角，叫岳小玉交給公孫我劍，然後閉上眼睛，以打坐的姿勢彷彿熟睡，很久不醒，原來傷重歸西去了。岳小玉正在驚愕，見來了練驚虹，才知道她被葉紅棉所傷而死，穆盈盈也跟師父練驚虹來到，見師伯尤婆婆無故死去，追問到底，葉紅棉是葉上開和葉大娘私生的女兒，尤婆婆因去找岳小玉而遭到他們的毒害……

聆誠言知警　不阿諛奉承

岳小玉道：「非要我認你做義父不可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反正你連名字都已起好了，就叫練無敵可也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那麼岳小玉這個名字又怎樣？是不是要召開武林大會，當衆宣告正式取銷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照你這個辦法去幹！」

「放屁！」岳小玉臉色一變，冷冷道：「小岳子的老子姓岳，子孫也姓岳，若眞的連姓名也不要，這就是數典忘宗，連屁也不如！」

練驚虹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說得好！」

岳小玉一怔，「怎麼連你也說好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以為本宮主眞的要你改名換姓，連祖宗爺爺十八代的姓氏都拋掉了？」

岳小玉嘟噥着：「這可是宮主你老人家自己說的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是我說的又怎樣？本宮主只是試你一試而已。」

岳小玉目光一閃，道：「倘若晚輩剛才眞的願意改名換姓，那又怎樣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那麼本宮主就一掌轟碎你這顆小腦袋！」他說得語氣嚴厲，甚至面露殺機，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。

岳小玉舌頭一伸，心中暗叫僥倖：「幸好老子到底不是個數典忘宗之人，否則這條小命就很難再保得住了。」

只聽見練驚虹又道：「江湖之上，不管是黑白兩道，還是亦正亦邪的武林怪物，都極重視門戶、家規、帮法，若是為了富貴功名，或者是貪圖女色，從而幹出認賊作父，數典忘宗之勾當，那是萬萬不能輕易饒恕的！」

岳小玉恭聲回答，道：「晚輩謹遵宮主教誨，此後畢生不敢或忘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常言道：『大丈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。』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，但卻也不是完全合情合理，你懂不懂其中的關竅何在？」

岳小玉毫不遲疑，立刻就回答道：「人在江湖，不可一成不變，有時候從權行事，只要問心無愧，俯仰之間對得起天地鬼神，列祖列宗，那麼暫改姓名，也是無傷大雅的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錯！但無論怎樣，姓岳之人永遠還是姓岳，決不可眞的把姓氏改掉，做個忤逆的子孫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宮主深明大義，晚輩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既佩服本宮主，怎麼還不叫聲乾爹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佩服歸佩服，若要拜宮主為義父，還是必須慢慢斟酌的。」

練驚虹「哎」的一聲，叫道：「別再婆婆媽媽了，本宮主答應你對付神通教便是！」

岳小玉立刻發出了一聲歡呼，隨即跪拜道：「拜見義父！」

練驚虹撫鬚大笑，直笑得合不攏口：「好極！好極！乖兒子，你要甚麼作為禮物，儘管開口好了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肯仗義出手對付神通教，這已經是最好的禮物，孩兒決不敢再加以苛求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能夠這樣知足，那是很好很好的，但乾爹卻不想騙你。」

岳小玉一怔，道：「義父騙了孩兒甚麼？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老實說，你提出的這個條件，根本就是多餘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何以說是多餘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因為即使你不說，本宮主與萬層樓之間，也已是勢不兩立的。」

岳小玉心中又驚又喜，卻又不免開始為這個剛磕拜的義父担心。

「義父跟神通教早有過節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練驚虹點點頭。

岳小玉道：「所為何事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其間種種恩怨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闡釋得清楚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若不想說，就不必說，我這個乾兒子是絕不介意的。」

練驚虹瞪視着他，忽然怪笑：「好刁的一張利嘴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生氣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若不是我的乾兒子，我自然一定會生氣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是乾兒子又怎樣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既是我兒，一切自可從寬發落。」

岳小玉笑道：「多謝義父大人輕判，下次決計不敢了。」

練驚虹目光一轉，瞧着穆盈盈，道：「妳師伯雖然死了，但她臨死之前，還是把岳小玉帶了回來，可見她對妳是十分疼愛的。」

穆盈盈聽見師父提起尤婆婆，不禁又傷心得「哇」聲哭了出來。

練驚虹也沒有阻止她，任由她哭個夠，岳小玉見小佳人悲傷欲絕，心中大為憐惜，但練驚虹在旁，卻又不敢上前加以勸慰。

良久之後，穆盈盈哭聲漸止，練驚虹才乾咳兩聲，道：「妳師哥背叛了師門，眞是大逆不道，妳以後一定要勤力練功，為師父吐氣揚眉。」

穆盈盈眼圈紅腫，點頭道：「師父教誨，弟子一定永記於心。」

練驚虹向岳小玉指一指，說道：「這位岳小哥兒，年紀比妳稍大一點點，如今他已跟咱們是自己人，妳就叫他岳師哥好了。」

岳小玉忙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」

練驚虹臉色一沉，道：「為甚麼使不得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孩兒入門最遲，怎麼說也做不了師哥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做師哥，難道想做師弟了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但我說不是這樣，依照本門規矩，年紀大的，就一定做師兄師姐，年紀細小的，就得做師弟師妹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小玉根本不懂武功，又怎能做穆姑娘的師哥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現在不懂沒關係，最重要的是將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即使到了將來，孩兒也不一定能夠練成高深的武功。」

練驚虹懷疑的道：「你是不是說，將來就算練就一身絕藝，也決不是練義父的武功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非也！非也！小玉既拜你為義父，又豈會不肯學義父的武功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是公孫我劍門下弟子，自然要先學公孫世家的武功，但義父的幾下子壓箱底本領，你也最好莫要錯過才好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只要義父肯教，小玉自

然肯學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但無論怎樣，還是先要得到你師父允許，那才可以修練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我師父爲人最是豁達不過，對於門戶之見，他老人家一向大力排斥，認爲這是中原武林人士最大、最混帳、最狗屁不通的絆脚石！」

練驚虹聽的不住點頭，岳小玉說得更是起勁，道：「既然大家有見及此，就要齊心協力，把這塊荒謬混帳的絆脚石大力踢開！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就只怕這塊石頭又重又硬，踢下去只苦了足下的脚趾。」

岳小玉哼一聲，道：「若踢不開，咱們就用炸藥將它轟成粉碎！」

練驚虹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事情不如你想像中那樣簡單，有些冥頑不靈之徒，就算用上十萬斤火藥，到頭來還是白費工夫的。」

岳小玉一楞，道：「這就眞是無計可施啦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幸好你師父並不是冥頑不靈之徒，所以你就算兼修乾爹的武功，他也不一定會反對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如今師父那邊不知道怎樣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鐵眉樓那裏，你是用不着担心的，有諸葛酒尊和龍眉等高手押陣，神通教絕不敢輕舉妄動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郭大哥受傷暈迷未醒，總是教人心裏牽掛。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郭冷魂是給誰所傷的，你可知道嗎？」

岳小玉搖搖頭：「小玉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中的是血花蓮掌力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所以，你們都認爲，郭冷魂是本宮主所傷了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不！若是乾爹出手，郭大哥早已活不下去了。」

練驚虹嘆道：「雖則郭冷魂並非本宮主所傷，但本宮主還是難辭其咎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血花蓮掌力，本來就是本門不傳之秘，所以無論是誰，用這種武功傷害了江湖上的朋友，本宮主都要負起這個責任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那麼乾爹曾經把血花蓮掌這套武功傳給了誰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除了我師姐之外，就只有南宮業那畜牲練過！」

「南宮業！」岳小玉一怔。

穆盈盈接着說道：「南宮業就是我師哥。」

岳小玉「啊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他！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是不是憎厭業兒？」

岳小玉眉頭一皺，道：「很憎厭是談不上的，但卻也沒有半點好感。」

練驚虹喟然道：「你這樣說，已經是很客氣了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不住的搖頭，又道：「業兒的父親，跟本宮主是很要好的老朋友，但卻英年早逝，就只留下了這麼一個兒子，於是，本宮主就把他收爲弟子，希望可以把他好好栽培，唉，却沒想到，這孩子年紀雖輕，但心術之奸詐，手段之毒辣，竟然猶在本宮主之上！」

岳小玉一怔，道：「不見得這麼厲害罷。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以目前來說，這畜牲當然還是比不上我這個鬼獨夫、斷腸人的，但只要假以時日，嘿嘿，只怕天下雖大，也沒有多少人，能夠拑制得住這個畜牲了。」

岳小玉聽得爲之怔忡不安，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他也可算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了。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，忽然又說道：「業兒這畜牲，若有一半像他父親，那也不錯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父親是怎樣的人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是南宮世家的敗家子南宮夢。」

岳小玉說道：「以夢字爲名，倒也瀟洒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是瀟洒，是迷糊、是虛幻，他是個找不到方向的人。」

「找不到方向？」

「不錯，人活着若沒有目標，就像是茫茫大海裏的一艘孤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自己將會去到甚麼地方。」

「這可不怎麼有趣。」

「直至有一天，他忽然發覺兩鬢已經灰白了，可以給他花用的錢也巳花得乾乾淨淨，於是，他就喝了一瓶烈酒，然後醉醺醺的跑到我這兒來。」

「所爲何事？」

「借金子，借銀子。」

「借多少？」

「金子一萬兩，銀子十萬。」

「你借不借？」

「沒有就不借。」

「到底有沒有？」

「有，就算再多十倍，也有。」練驚虹慢慢地說：「於是，他又醉醺醺的帶着銀票走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無論對誰來說，這都是一筆很大的財富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是的，但不到三天，他又回來找我，而且第一句話就說：『我又再身無分文啦。』」

岳小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再借。」

岳小玉深深的吸一口氣：「這次又借多少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還是跟上次一般，並未多取一兩。」

岳小玉呆了很久，才道：「義父有沒有答應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當然答應。」

「你有沒有問他，上次借的到底怎樣花掉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爲甚麼連問也不問一句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必要的事，我從來不幹，不必要的問題，也從來不問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你認爲不必要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是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後來又怎樣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又過了三天，他又再跑來找我。」

岳小玉怔住，半晌才道：「莫不是又來借金子銀子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是借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總算不好意思再開口啦。」

練驚虹搖搖頭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他永遠都不會不好意思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他畢竟還是再向義父開口借錢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不借，是因爲知道再也沒有能力清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幸好乾爹也是不怎麼在乎的，對嗎？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那要看情形而定，若是換了別人，就算借一兩銀也非要清還不可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你跟南宮前輩却是好朋友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好朋友借錢，也是要還的。」

岳小玉說道：「但是他若眞的還不起呢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那就要帮他一把，讓他努力去賺錢，而且賺得越多越好。」

岳小玉說道：「不錯，光是借給朋友，那也不是辦法，有時候你帮了別人一把，說不定反而不會使他更加泥足深陷，不能自拔。」

練驚虹緩緩地點點頭，道：「你這種分析，很老練，很成熟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南宮前輩第三次找義父，既不是借，又有甚麼目的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對我說：『給小弟黃金三萬，白銀三十萬』。」

岳小玉聽得差點沒有昏倒過去，若是穆盈盈在身邊，只怕最少有十幾句罵人的粗話殺將出來。

但這時候，他却只是問了一句：「義父答應了沒有？」

練驚虹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又答應了。」

岳小玉瞪着眼，道：「你完全不知道南宮前輩爲甚麼會花掉這許多錢，但却還是一次又一次借給他金子銀子？」

練驚虹搖搖頭，道：「不，我知道他的錢爲甚麼會花得像是流水一般厲害，只不過沒有直接向南宮夢說出來而已。」

岳小玉忙道：「南宮前輩是怎樣花錢的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賭。」

「賭？」

「不錯，就是這一個賭字，使他成爲百年來，南宮世家裏最著名的敗家子。」

「義父，你明知道他嗜賭，爲甚麼這一次一次把金銀借給他，甚至是雙手奉送，也在所不惜？」岳小玉問。

練驚虹道：「因爲其中還有很多原因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一點呢？」

練驚虹面上露出了神秘的笑容，道：「你若知道他在甚麼地方賭博，就不會覺得奇怪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在甚麼地方賭博，又跟義父有甚麼相干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怎會沒有相干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小玉不懂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賭博的地方，是在一座風光如畫的湖上。」

「湖上有賭錢的地方嗎？」

「別的湖上沒有，但在荷花湖上就有了。」

「荷花湖？」岳小玉道：「荷花湖又在甚麼地方？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大約距離此地東北三十里。」

岳小玉說道：「那不算遠，但湖上又怎會有賭博的所在？……莫不是在一艘船上。」

練驚虹緩緩地點點頭，道：「對了，賭場就在一艘大船裏，船主是個很吃得開的武林大豪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不斷把金銀借給南宮前輩，而南宮前輩又不斷把錢輸在這艘大船上，豈不是做了大羊牯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可是，那船主却是血花宮的一位分舵舵主。」

岳小玉怔住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恍然大悟地不斷點頭：「小玉明白了，那些金子和銀子，轉來轉去還是轉回到義父的手裏。」

練驚虹却搖搖頭，道：「你這樣想，却又錯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爲甚麼錯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賭船的船主，絕不會轉回到血花宮裏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血花宮所有分舵之中，權力最大的就是荷花舵舵主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何以這位舵主能夠擁有與衆不同的權力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因爲我信任他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如何信任法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本宮主相信他可以本着賭船最大的宗旨辦事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賭船最大的宗旨是怎樣的？」

練驚虹回答道：「贏盡賭徒，救盡貧苦。」

岳小玉一怔：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這意思就是說，在賭桌上大殺三方，然後把賭徒輸掉的銀子，用來賑濟貧苦大衆。」

岳小玉「噢」一聲，道：「這麼說，南宮前輩輸掉的金銀，到頭來還是由荷花舵舵主散發出去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正是這樣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賭船在短短時間內贏了這許多錢，難道舵主沒有向義父你老人家禀告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沒有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難道這位荷花舵舵主，竟然可以隨意運用這筆龐大的金銀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並不是自己用掉這些錢，而是用來賑濟大旱災民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你知道他決不會中飽私囊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沒有人可以在荷花舵裏擅取一文錢，包括本宮主與荷花舵舵主在內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荷花舵中，雖然以舵主身份最高，但若說到眞正掌管着財帛的，却還是船上的四位帳房管事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四位帳房管事，都很可靠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就跟舵主一般可靠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敢肯定，絕對不會看錯了人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血花宮裏的人，本宮主絕少看錯，只有葉大娘例外——」說到後面這一句話，嗓子有點沙啞異樣。

岳小玉吸一口氣，忽然道：「南宮前輩不斷向義父求借，然後又不斷在荷花舵的賭船上輸掉，會不會是故意的？」

練驚虹緩緩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他是故意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呢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本宮主也是故意借金子銀子給他，因爲我知道，這個南宮世家的敗家仔，絕不會把朋友的錢寃寃枉枉地花掉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但他本來就是個花錢如流水的敗家仔！」

練驚虹道：「南宮夢無疑是個很揮霍的人，但他每花一千兩銀子，其中最少有九百兩，都是花在窮苦人家身上的。」

岳小玉皺眉道：「若然如此，就不該叫這位南宮前輩做敗家仔了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可是他花在自己身上的錢，人人都看得見，倒是花在窮苦人家身上的錢，人們不但沒有看見，而且連聽都沒聽說過！」

岳小玉揚了揚手，道：「這樣太不公平了。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爲甚麼不公平？是不是帮助了貧苦老弱，就一定要告知天下萬民，讓九千里路以外的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刻意宣揚，那倒不必，但若因此而揹上敗家仔之名，却也是殊爲不智。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但南宮夢偏偏寧願讓別人叫他做敗家仔，也不願意做個善長仁翁。」

岳小玉「唉」的一聲：「這眞是笨之又笨的想法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在說誰？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南宮前輩！」

練驚虹道：「還有呢？本宮主是不是也同樣笨之又笨？」

岳小玉陡地呆住，忖道：「這番糟也，義父跟南宮夢，實在都是同樣怪異的老像伙！」

練驚虹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本宮主絕不是甚麼善男信女，我在殺人之際，往往唯恐天下不知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是英雄本色，做了就做了，何必鬼鬼祟祟，閃閃縮縮。」

練驚虹搖搖頭，道：「你義父絕不是甚麼英雄俠客，只不過向來認爲就算是做强盜，做王八，也得堂而皇之，那才活得過癮，幹得痛快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對！」

練驚虹忽然又長長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像南宮夢那樣的人，一生聲名狼藉，但他不在乎，不計較，那是因爲他早已習慣了他的生活方式，而且認爲這種生活方式，是最快樂，最有意思的。」

岳小玉說道：「只要自己認爲快樂，而又活得很有意思的話，這人生又還夫復何求？」

練驚虹笑了笑，道：「不錯，所以他臨死前屢次向我要錢，我都很爽快地就答應了。」

岳小玉吃了一驚：「那時候，義父早已知道南宮前輩將會不久於人世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人總是要死的，那又何必大驚小怪，只不過有人活得長久一些，也有人的生命特別短促而已。」

岳小玉吸一口氣，道：「當時南宮前輩幾歲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二十九。」

岳小玉大感意外，訝然道：「義父這位老朋友，連三十歲也沒有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你是不是認爲義父太老，所以連交朋友也要選擇老太婆或者是老頭子？」

岳小玉連忙搖頭道：「小玉不是這個意思，不過沒有想到南宮前輩臨死之前，才只有二十九歲那麼年輕而已，而且義父又說他兩鬢巳白，所以……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：「揮手道：「他第一次向我求借的時候，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患了甚麼病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是病，是憂鬱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憂鬱？他不是活得很愉快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當他活得愉快的時候，是因爲手上還有錢。」

岳小玉又問道：「錢財對他來說很重要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越揮霍的人，越是需要錢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他很揮霍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自己花錢不算太多，但花在別人的身上，却是一擲千金，毫不吝嗇的氣概。他喜歡帮助別人，而且還是暗中帮助，自己絕不肯出面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種人太罕見了，但義父好像也是其中之一。」

練驚虹搖頭道：「若跟他相比，本宮主差得遠了，我只是叫荷花舵舵主把贏回來的銀子救濟貧苦老弱，但南宮夢却是拿自己的家當去帮助弱小，否則，他也不會在短短數年之間，散盡了屬於他自己的偌大家財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縱然花光了一切，也不必太憂鬱嘛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可不是這樣想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難道他還想一輩子這樣去帮助別人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的確很想，可惜却巳有心無力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所以，他只好向義父這方面動腦筋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若早一些動我的腦筋，也許還可以活得長久些，但在他找我之前，他先去找一個叫彭守的人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彭守是誰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彭守的父親，叫彭闖，

在三十年前，人人都知道『嶺南盜王』彭老大是個怎樣的脚色。」

岳小玉聽得不住點頭，心裏想道：「能夠號稱盜王，自然不是小貓小狗之流可比。」

只聽見練驚虹又道：「嶺南盜王雖然心狠手辣，但到底不愧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彭守呢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人如其名，是個如假包換的守財奴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南宮前輩去動這個守財奴的腦筋，豈不是與虎謀皮嗎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是與虎謀皮，而是與皮謀虎。」

岳小玉初時一怔，繼而笑着道：「不錯，與虎謀皮雖然機會渺茫，但總算還有一丁點兒希望。但若面對着一張皮，却想謀回整隻大老虎，那就是絕不可能的事情了。」

練驚虹點頭道：「你很聰明，一點就透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南宮前輩此行結果又怎樣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不算成功，也不算完全失敗。」

岳小玉急道：「到底是怎樣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把彭守的半邊臉龐打碎，又撕掉了這個守財奴的右耳，這守財奴才終於投降，願意付出五千両銀子作爲活命費。」

「活命費？」岳小玉不由一陣失笑，「這三個字很別緻，很有趣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但彭守就一點也沒趣了，因爲他若不付出五千両，損失將會更加慘重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一個人再吝嗇，但畢竟還是性命重要得多的。」

練驚虹搖搖頭，道：「你錯了，他付出這五千両，並不是用來活自己的命。」

岳小玉不禁一怔：「既然不是活他自己的命，爲甚麼却叫活命費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若是他自己的命，他怎捨得用五千両來作爲交換？」

岳小玉越聽越糊塗，道：「小玉眞是不懂了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南宮夢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把彭守打得不成人形，但彭守居然寧願死，也不肯付出一文錢來作爲活命的代價。」

岳小玉皺眉道：「如此守財奴，倒也世間罕見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這又有甚麼稀奇了？梧州最大的一間藥局老闆，就是因爲捨不得用較貴的藥杉來爲自己治病，結果一命嗚呼去也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那麼彭守付出五千両活命費，活的是甚麼命？」

「古玩。」

「古玩？」岳小玉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古玩既不是人，又不是有血有肉的畜牲，又怎會跟『活命』這兩個字扯上關係？」

練驚虹笑了笑，道：「對你來說，古玩自然是既無血也無肉的，但對彭守那樣的守財奴來說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」

岳小玉目光一閃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小玉明白了，一定是南宮前輩打碎了彭守很多古玩！」

練驚虹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你猜對了，南宮夢見打人不是辦法，於是就殺入彭守的書房裏，把書房的古玩一件一件摔掉下來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這些古玩，就是彭守的肉，彭守的血！」

練驚虹說道：「彭守並不是個糊塗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拑制不住南宮夢，所以就馬上大叫投降，願意付出五千両活命費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五千両雖然少一些，但有總比沒有好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但這五千両，却也要了南宮夢的命。」

岳小玉一怔：「爲甚麼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他在打翻古玩的時候中了毒。」

「古玩之內居然藏了毒藥？」

「不錯，而且是沒有解藥的一種奇毒，凡是中了這種奇毒的人，一個月之內一定死。」

「從來沒有人能夠例外？」

「沒有，因爲這種毒，是絕對沒有解藥的。」

「但武功高深的江湖高手，可以內力把毒逼出來呀！」

「別的毒也許還可以，偏偏這一種不能。」

「爲甚麼不能？」

「因爲這種毒很古怪，只要一遇上內力擠逼，就會擴散得更快，死得更早，也更慘。」

岳小玉怒道：「可惡的守財奴！」

練驚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也不能怪彭守，他這瓶毒藥，原來是準備用來對付仇家的，却給南宮夢誤打誤撞搗翻了。」

岳小玉嘆道：「這眞是生死有命，無可奈何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所以，他來向我借錢，無論數目多少，無論他拿去怎樣花用，都一定會爽爽快快地答應的。」

岳小玉道：「義父眞夠義氣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後來，南宮夢還是死了，他死時雖然還不滿三十歲，却巳滿頭白髮。」

岳小玉心道：「年紀青青就滿頭白髮之人，小玉也曾見識過了。」

練驚虹道：「南宮夢死後，我就把業兒收歸門下，想好好把他栽培，可是，這畜牲心胸險窄，狠毒無良，就像是他的娘親！」

岳小玉皺眉，道：「南宮夫人又怎樣了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這位南宮夫人，三番四次要陷害本宮主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却是何故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這婦人心腸惡毒，而且一直想毀了你義父這爿基業。」

岳小玉凜然道：「縱然毀了，對她又有甚麼好處？」

練驚虹道：「她要南宮夢佔了飲血峯，成爲一方霸主！」

岳小玉道：「難道南宮前輩竟然毫不知情？」

（未完・卅二）

關門弟子

新派俠情中篇故事／王一龍・文 可飛・圖

前文提要：　前文書至南宮恩派人下戰書，日期照舊；比武方式有改變，由三場定爲五場。老家莊莊主老光緒忙和衆俠商量，按原訂三場決定不改，老光緒指定雷震天，丐帮長老陶石橋和自己共三人出戰，對方南宮恩因不知老家莊的陣容，怕莊內來的高手太多，暗施詭計，在商丘城四門截殺來助拳的人，老家莊及時派出高手向他們反擊，上官業勳也發現大師兄于望山助紂爲虐，知道有一場惡戰，屆時雙方比鬥，老家莊輸了，南宮恩要老光緒讓出莊院，老光緒只答應退出商丘城讓他們設帮立寨，不肯讓出莊院，認爲是一種侮辱，雙方發生劇戰……

依遺言代鬥　聽訴說追踪

上官業勳見雷震天與鍾展鵬鬥南宮恩不下，而老光緒又至今仍未現身，不由忖道：「今日賊勢旺盛，看來不妙，難道咱們眞要拚至全軍盡墨？此豈是智者所爲？大丈夫能伸能屈，所謂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，拚死于此處，又有何用？」

他心念電轉，決定游說雷震天先退出，再謀報仇，是以拚力殺敵，向雷震天靠攏！

當他離雷震天尚有一丈左右，鍾展鵬的鐵枴已被南宮恩搶去，雷震天大喝一聲，虎頭刀急砍南宮恩的腰腹！

南宮恩鐵枴一沉，「噹」的一聲，將雷震天的虎頭刀擋開！不但如此，雷震天這一刀因救人心切，用上八成眞力，可是南宮恩也非省油燈，同樣在鐵枴上注滿了眞力，是以雷震天內腑再度受傷，嘴角鮮血涔涔滴下。

上官業勳眼尖，叫道：「雷大哥，你今日已受傷，不可力敵快退！」

南宮恩獰笑道：「此刻再退已無機會！」踏前一步，鐵扇合起，直戳雷震天心窩！

雷震天寶刀一格，只覺虎口發痲，暗暗吃驚！「莫非我雷震天今日眞要喪命于此？」當下右掌發出一記霹靂掌，將南宮恩迫退半步，道：「鍾老，你快走吧，遲則來不及！」

鍾展鵬和身撲上，拳掌兼施，也叫道：「雷賢弟，你快走吧，日後再爲老哥哥報仇！」

「不，你德高望重，由你招集同道報仇，最爲適合！」

鍾展鵬道：「不，你正在盛年，如日方中，將來武林少不了你一份，老夫年紀已大，死不足惜！」

上官業勳已靠了過來，叫道：「雷大哥，所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快走吧！」

雷震天道：「上官小弟，是我連累了你，你快走吧，否則雷某死不瞑目！」

「何必言死？現在便殺出去！」

鍾展鵬大喝一聲：「殺！」他駝背向後一撞，雷震天猝不及防，被他撞個正着，身子被拋開八尺！雷震天一呆之下，上官業勳已殺了過來。「大哥，大丈夫死有何難，最難的是忍辱負重！」

雷震天臉色微微一動，南宮恩喝道：「要想逃生，別作夢！」他轉身欲追去，不料鍾展鵬拚命阻攔，手脚並展，全是有攻無守之招式！

南宮恩怒叱，道：「老匹夫眞不要命呀！」

鍾展鵬叫道：「快跑！」

南宮恩一面抵擋，一面也下令：「不得放過一人！」

雷震天在此等情景之下，暗道：「今日我若不出去，只怕上官弟也不會離開，也罷，待我送他出去，再回來救鍾老！」

主意打定，刀掌齊施，配合上官業勳的攻勢，眨眼間，連克兩敵！離莊門只有丈餘！

就在此刻，他忽然聽到鍾展鵬的一聲慘叫聲，連忙回頭一望，只見南宮恩的摺扇已戳進鍾展鵬胸膛，他不由大叫一聲，鍾展鵬拚盡最後一口氣，叫道：「快跑！」原來他只攻不守，雖然嚇住了南宮恩，但時間略長，便被南宮恩覷準他一個破綻，將摺扇插進他胸膛！

南宮恩見他還能開口，手上再一用勁，摺扇又送進寸餘，可是鍾展鵬雙掌一翻，緊緊地抓住了摺扇，南宮恩連抽幾次，都抽不動，他一怒之下，右脚一抬，用力蹬在鍾展鵬的小腹上！

鍾展鵬身子倒飛丈餘，可是南宮恩也抓不住摺扇，那把獨門兵器仍留在鍾展鵬



的身上！他料不到鍾展鵬死前的意志竟然如此堅强，微風吹來，不由打了個冷顫！

雷震天要回身進去，却讓上官業勳一把抓住，大聲道：「此乃匹夫之勇，大哥你眞令人失望！」

雷震天身子一震，咬牙道：「好，咱們日後再來報仇！」他大展神威，不惜再傷身子，提起內家眞力，連發兩掌，斃擊一個敵人，右脚一抬，踢在上官業勳的後臀上，將他送出老家莊！

與此同時，南宮恩空手飛前，凌空發掌，雷震天聽得風聲，轉頭一望，見狀也提起內勁，發出兩掌，只聽「蓬」的一響，四股掌風在半空相觸，餘風四處流竄，南宮恩空中沒處借力，倒飛丈餘落地，雷震天退出莊門，落足石階上，一跤滑倒！

上官業勳連忙上前將他扶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南宮恩已衝了過來，上官業勳大驚，抱着南宮恩跳下石級！

眼看南宮恩即將出莊，忽然迎面飛來一蓬梅花針！南宮恩大喝一聲，雙掌一拐，猛烈的掌風將梅花針捲飛，可是下盤又飛來兩把飛刀！

南宮恩有過剛才的經驗，不敢大意，右掌挾風一掃，將飛刀擊飛，冷不防背後飛來一隻蝴蝶鏢，幸而他武功確有過人之處，立即拔身飛上圍牆！却不知那蝴蝶鏢有一對薄如蟬翼的翅膀，南宮恩飛躍，衣袂飄動，帶起一陣風來，蝴蝶鏢跟着飛上，「噗」的一聲，嵌在他後臂上！

南宮恩大怒，轉身一望，只見一條青影閃過，追上上官業勳，正是司空青，只聽他頭也不回地道：「南宮恩，這是毒鏢，你最好不要提氣，否則毒發身亡！」

南宮恩那裏肯信？長嘯一聲，飛落石階，可是他落足之後，只覺雙腿微微一痲，大吃一驚，暗道：「莫非鏢上眞的有毒？」當下立即站定，轉頭對手下道：「快追！」隨又叫一個隨從扶他進莊！却不知司空青不用毒藥，只用痲藥。

× × ×

上官業勳扶着雷震天轉過街角，便被司空青追上，他忙問道：「他們追來了沒有？」

司空青道：「快跟我來？」他在前面領路，來到一棟土屋前，一手提着雷震天，喝道：「起！」三人一齊躍上屋頂，司空青又從屋後跳了下去。

那裏又是一條小巷，司空青拉着他倆走到一棟小院後面，再度提着雷震天躍起，翻過圍牆，便是一個後院，後院裏有個馬棚，裏面養着兩匹馬？兩個小孩子正在後院玩耍，見到司空青叫道：「三叔！」

司馬青「殊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別叫，你爹在家麼？」

孩子道：「他們還在吃午飯！侄子去通知他們！」

「別忙，家裏有沒有外人？」

孩子奇怪地搖搖頭：「三叔，什麼事兒？」

「你三叔的仇家追上門，你們可別說見到咱們！」司馬青扶着雷震天進去，上官業勳則跟在後面，穿過暗廊，到廳上，只見廳中一對夫婦正在吃飯，那男的跟司空青的面貌有幾分相似，但身裁矮胖得多！「大哥！」

男的抬起頭來，訝然道：「老三，你幾時來的？」

「等下再說，大哥，小弟想在你這裏躲一躲！」

男的道：「愚兄早叫你別在外面惹事生非，好好的生意不做，却去惹甚麼仇家來了！」

「別叫，他們可能就在外面！」司空青道：「雷兄，這位便是小弟的堂兄司空福！」

雷震天內腑多次受傷，但仍振作精神，氣息微弱的道：「打……擾……」

司空福忙道：「快扶他進客房！」

到了客房，司空青扶雷震天上床，說道：「大哥、大嫂，你們出去吧，有事便通知一聲，小弟往後面逃走，決不連累你們！」

司空福埋怨地道：「這時候，還說這種話有甚麼用！他患的是甚麼病？臉色煞白！」

司空青道：「他是受了內傷……嗯，城內不知有沒有傷藥賣……」

雷震天道：「不必，小弟身上有！」

司空青喜道：「請大哥拿碗酒來！」

司空福轉身出去，雷震天道：「司空老弟，多謝你啦！」

司空青道：「雷兄的爲人小弟素來敬佩，能爲你盡一點棉力，乃小弟之幸，請莫客氣！」

雷震天悽笑一聲：「可惜在下……」

上官業勤暗吃一驚：「大哥你可惜甚麼？」

雷震天道：「大哥有幾件事要託你代辦，不知你肯不肯？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小弟若力所能及，決不推辭，請大哥說！」

雷震天緩緩閉上雙眼，道：「等服了藥再說！」說着自懷中掏出一顆包着金色蠟殼的藥丸來。

司空福拿了一杯酒進來，又推門出去，臨走時道：「老三，沒人來過！」

司空青扶起雷震天，上官業勤捏開蠟殼，裏面有一顆小小的藥丸，他將藥丸放進雷震天嘴裏，再喂他喝酒。

雷震天喝了酒後，盤膝坐在床上運功，司空青十分緊張，不斷地注視着他的臉色。

雷震天雙眼緊閉，臉色忽青忽白，額上豆汗涔涔，上官業勤担心地道：「司空大俠，你看雷大哥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雷震天忽然悶咳一聲，嘴一張，吐出一口血來，上官業勤大驚，急問：「大哥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雷震天慢慢散功，睜開雙眼來，長嘆一聲，道：「雷某不行了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那藥無效麼？」

雷震天苦笑一聲：「內腑巳碎，大羅神仙也難救，只可惜糟蹋了那顆少林小還丹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不，大哥你千萬不可悲觀，待小弟送你上少林一定可醫癒！」

雷震天哈哈一笑：「傻小子！人誰無死？大哥這樣死，不算窩囊吧？」

司空青道：「雷兄爲伸正義而死，同道景仰，怎會窩囊？」

雷震天道：「時間無多，上官弟你聽愚兄說吧！司空兄，你不用出去！」

上官業勤與司空青都坐在床緣，雷震天縱身取出一塊金牌來，道：「上官弟，這是我的金牌，見牌如見人，請你將此牌送到常州敝堂！」

上官業勤忙問：「交給誰？」

「如今敝堂由余表弟黃揚賢掌管，不過他辦事雖然精明仔細，但武功却不高，而愚兄終日在外面奔波，至今未有徒弟，我的刀法雖曾傳授與堂內的幾位香主，但賴以成名的『霹靂十三掌』却未有傳人……唉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大哥可有秘笈？待小弟爲你帶回去，交給令表弟！」

「沒有！家師只收愚兄一人爲徒，當時他只是口授與我！」雷震天道：「上官弟，上次我不是央求你學我的『霹靂十三掌』麼？現在我還想央你，免得這絕學失傳！」

上官業勤尚在猶疑，雷震天又道：「你學會了之後，再傳授與舍表弟！」

上官業勤只好答應，司空青十分乖巧，說道：「小弟替你準備紙筆！」言畢出去。

雷震天續道：「最令我放心不下的，不是我的妻兒，而是霹靂堂！上官弟，愚兄再斗胆求你一件事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請說！」

「請你在敝堂逗留一段時間，因爲愚兄怕死訊傳出之後，仇家會找上門來，只怕他們不敵！」

上官業勤坦白地說道：「小弟還要去找師兄師姐，不過我答應你，盡力帮助貴堂！」

雷震天道：「如此我便放心了！」

「大哥，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大嫂子與侄兒的？」

「愚兄整天在江湖上跑動，成親才六年，你大嫂年方少艾，她能守就守，不能守任她改嫁，不過兒子可得留給我雷家傳宗！見到犬子，叫他不要哭，長大爲爹報仇就是！」

上官業勤說道：「侄兒年紀還小，那等得這許多年？大哥的仇，小弟替你報就是！」

「南宮恩武功强高，而且他的鶴拳十分怪異，武林罕見，你武功未大成之前，千萬不可逞强！」雷震天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下月初七，愚兄想請你替我應戰！」

上官業勤聳然動容，道：「到金陵鍾山凉亭與金不求決戰？」

「不錯！多年來愚兄都想殺死他，可惜不能如願！」

上官業勤囁嚅地道：「下月初七距今不過半個多月，小弟只怕不敵！」

雷震天含笑道：「如無意外，即使殺不了他，也不致敗！你江湖經驗膚淺，但爲人聰明，料不會着他道兒！也罷，等下我請司空兄陪你走一遭！」

說至此，恰好司空青取了文房四寶進來，他將之放在桌上，又道：「小弟出去吩咐大嫂煮些點心！」言畢再度出去，還將門關上。

雷震天道：「上官弟，愚兄資質魯鈍，大不如你，本門的『霹靂十三掌』威力至今只能發揮六七成，但是足巳傲視羣雄

，你先將口訣抄下！」

上官業勤應了一聲，連忙提起毛筆，醮了醮墨，雷震天道：「第一式：春雷初响，氣沉丹田，力貫四肢……」他唸得很快，上官業勤一一記下，之後由頭唸了一遍，雷震天認爲無誤，然後道：「現在你看愚兄使出架式，不過我怕沒有時間爲你細解說，你先記下姿態動作，日後再慢慢揣摸，不過當你完全領會貫通之後，異日要傳與吾兒！」

「這個一定，大哥放心！」

雷震天掙扎地走下床，慢慢使勁起來，上官業勤雙眼圓睜，凝神細看，雷震天每一招只使兩遍，便巳累得氣喘如牛。上官業勤忙道：「大哥你歇歇吧！」

「上官弟，你記了幾成了？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大概八成！」

「好，你使一遍讓我看！」雷震天坐在床上。

上官業勤將「霹靂十三掌」使了一遍，雷震天指出其中幾個錯漏，所幸這「霹靂十三掌」走的是剛猛的路子，招式比較簡單，因此上官業勤使第二次後，雷震天巳喜形于色，道：「上官弟，你眞的很聰明！當年恩師傳授愚兄時，單學這姿勢架式，愚兄也學了個多月哩！最大的問題，是如何運氣配合，才能將其威力發揮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小弟必盡力揣摸，不負大哥厚望！」

「上官弟，你坐在床上，愚兄教你運氣！」

上官業勤依言盤膝坐在床上，雷震天則坐在他後面，將掌放在他後背「靈台穴」上，道：「氣納丹田！」

上官業勤依言行動，忽覺一股暖流，自「靈台穴」裡湧進來，心頭十分詫異，耳際又聞雷震天的聲音：「引氣運轉，再納入丹田！屏除雜念，心中無我！」

這都是內功入門法則，上官業勤輕易辦到，初時還覺察到由「靈台穴」湧進來的氣流，至後來巳不復覺，只覺體內眞氣充盈，不斷流轉，漸漸進入天人合一，三花聚頂的境界！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上官業勤才悠悠醒來，雙眼一睜，便見到司空青默默坐在床前，他心頭一跳，下意識地轉過身去，只見雷震天仍然盤膝坐在他後面，面色煞白，但神態却十分安詳，他噓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大哥睡着了！」

司空青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雷兄巳逝了！」

上官業勤吃了一驚，伸手到雷震天鼻端一探，不覺有呼吸，再在臉上一摸，入手冰凉，而且肌肉僵硬，他有難以置信之感，刹那間竟呆住了！

他認識雷震天的時日不多，相處的日子也少，但幾天來，巳將他當作是親人，尤其是他自小便沒有溫暖，除了師父及師姐之外，最親的便是雷震天！料不到他英年早逝！上官業勤不由自主滾下兩行清淚來。

司空青道：「雷兄胸襟眞的非常人所比，他內腑巳碎，臨死前，仍然忍住無比的痛苦，將殘存的內力輸送給你！」

上官業勤心弦一顫，轉身問道：「眞的？」

司空青說道：「你大可以運功試一試看！」

上官業勤依言一試，果覺體內眞氣澎湃，大異平日。司空青道：「上官弟不必傷心，就算雷兄不將內功輸送給你，他也會死的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小弟一定要厚葬雷大哥！」

司空青道：「現在時機不合，只能草草將他安葬，待異日殺死了南宮恩，再將他骨灰運回霹靂堂！」

上官業勤點點頭，道：「小弟年輕識淺，請司空大俠主持一切！」

「大俠兩字不敢當，你若看得起我的，便稱我爲兄吧！」

「司空兄，現在咱們怎辦？」

「到晚上再悄悄揹雷兄的屍體出城，找個地方安葬！」

「司空兄，雷大哥臨死前要你陪小弟往江南一行，不知你有空否？」上官業勤將雷震天的話轉述了一次。

司空青哈哈笑道：「有何不可？我素來東走西奔的，何况我很景仰雷兄的爲人！嗯，上官弟現在巳近黃昏，你也餓了吧？請出去用膳！」

上官業勤輕嘆一口氣：「小弟那還吃得下！」

「爲了雷兄，爲了替他完成未了之志，爲了要替他報仇，你一定要保重身體才是！」

上官業勤恭聲道：「是，司空兄教訓得對！」

× × ×

深夜，上官業勤揹着一隻大布袋，悄悄走到後院，司空青首先躍上圍牆看了一下，見四周無人，便向他揮揮手，兩人立即走出小巷，向東城門奔去。

他們蛇行鼠伏，路上沒有碰到南宮恩的手下，平安到達東城郊。他們一口氣奔了幾里，來至一座小山崗，然後上山，掘了一個地穴，將雷震天草草安葬。

兩人也不敢立墓碑，只弄了一個記號，司空青掏出香燭果品拜祭一番，上官業勤雙眼又濕了。

司空青道：「咱們在這裏休息一下，天亮之後再走吧！」

× × ×

常州是座古城，但名氣不大，尤其在武林中，更無地位，直至十年前「霹靂堂」在此設堂立帮，聲名才漸盛。

「霹靂堂」最近幾年發展頗大，在蘇州、杭州和燕湖都成立了分堂，人數巳近千，但最重要的是霹靂堂堂正正，跟邪惡勢力針鋒相對，甚至連地方上的土豪惡霸也不放過，因此甚得百姓擁戴！

這天，司空青與上官業勤頂着烈日來至霹靂總堂外面，那座莊院雖大，但建築式樣看來古舊，估計是舊屋翻新，不過大門建得甚有氣勢，外面站着四位提刀的壯漢，司空青抱拳道：「在下司空青，這位是終南派的上官業勤，有事拜訪貴堂的黃副堂主！」言畢遞上一張拜帖。

一個壯漢接過拜帖便走進莊內，一直到書房，將拜帖交給黃揚賢。黃揚賢打開拜帖一看，只見裏面還夾着一張紙片，上書幾個蠅頭小字：有事共商，懇請接見！

他微微一怔，問道：「他們來的多少個？」

「只兩個人！」

黃揚賢心念一轉，忖道：「本堂與司空青素無來往，他有什麼事要跟咱們商量！不過風聞此人行爲端正，不會是敵人吧？」當下道：「有請！」他換了一件衣服，便走到聚英廳相候。

未幾，手下帶着司空青與上官業勤進來，黃揚賢走下石階迎接，抱拳道：「久仰司空大俠大名，今日俠駕光臨，蓬蓽生輝，請進廳！」

司空青回禮道：「在下等來得冒昧和匆促，未曾備禮，請諒！」

黃揚賢道：「司空大俠肯光臨敝堂，已是敝堂之幸，何況同道交往，何須備禮！可惜敝堂主不在，沒法親自接待！」

三人進了廳，分賓主坐下，下人送上香茗，寒暄兩句之後，黃揚賢便道：「兩位光臨，未知有何指教？」

司空青說道：「可否請貴屬等迴避一下？」

黃揚賢含笑道：「堂上之人，都是本堂志士，兩位有話但說不妨！」

上官業勤自懷中掏出金牌，雙手遞給黃揚賢，悲聲道：「雷大哥臨死前，託咐咱們替他將金牌送交與你！」

黃揚賢與手下的臉色齊是一變，黃揚賢接來一望，只見金牌正面雕着一個令字，背後那面則刻着一團烈燄，正是本堂堂主的信物，他雙手登時發起抖來，顫聲問道：「小俠這……這牌自何而來？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是雷大哥臨死前交給在下的！」

「什麼？堂主他……」黃揚賢臉上一片難以置信之色。

司空青道：「不錯，雷堂主上旬到商丘老家莊助拳，對付南宮恩，不料反喪命在南宮恩手中！」他將當日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，言畢黃揚賢等人都已哭出聲來。

上官業勤忙道：「雷大哥臨終遺言，不可將他仙逝之事發報出去，以免仇家找上門來！」

黃揚賢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，你們都聽見吧？這消息不可往下傳！」

堂上的壯漢都是霹靂堂的志士，聞言立即擦乾淚痕，應了一聲，上官業勤看在眼中，心中暗道：「看來他們一定十分尊敬大哥，否則一聽到大哥的遺命，便不會有此表現！」

司空青道：「不過黃兄得將消息告訴貴堂的分堂主及香主，俾有所準備！」

「這個自然！請問敝堂主臨終尚有什麼遺言？」

上官業勤將霹靂十三掌的口訣交與他，道：「大哥叫你學習，他還將這套掌法的姿勢動作授與在下，在下將留在貴堂一段時間！」

黃揚賢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兩位請到黃某書房一談如何？」

司空青道：「悉隨尊便！」

當下黃揚賢帶他們到書房之後，上官業勤再原原本本將雷震天臨終前的話說了一遍。黃揚賢道：「兩位且坐一會，待在下將此消息告訴表嫂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請！」

過了一陣，一個少婦抱着一個男童，滿臉悲愁的跟着黃揚賢走來，黃揚賢替他們介紹，上官業勤連忙長身叫了聲大嫂。

雷震天的夫人梅氏是拳師之女，自幼學武，也曾走動江湖，因此少了些世俗之氣，當下她抱着孩子回禮，悲聲道：「外子遺體得兩位英雄收殮，未亡人感恩不盡！霆兒，快向兩位叔叔叩個響頭！」

她放下孩子，那孩子十分聽話，伏在地上要叩頭，却讓上官業勤抱起來，道：「大嫂，咱們不能與大哥共生死，已甚慚愧，侄兒的大禮，實在生受不起！」

梅氏道：「不，這個頭一定要叩，否則未亡人心中難安！」

司空青向上官業勤打了個眼色，道：「如此咱們便生受了！」

上官業勤放下孩子，孩子乖乖地叩了響頭之後，仰頭問道：「叔叔，你告訴我，是誰打死我爹爹的！」

上官業勤心頭一酸，又將他抱在懷中，道：「打死你爹爹的，一個叫做南宮恩，一個叫做杜倫，他們都是壞人，你怕不怕？」

雷霆瞪着一對眼睛，大聲道：「我不怕，我長大之後，要爲爹爹報仇！」

上官業勤說道：「好志氣，不過你仇人武功十分高强，你得勤奮學文習武，知道麼？等你長大了之後，叔叔來教你的武功！」

梅氏忙道：「快謝叔叔！」孩子又謝了，梅氏續說道：「兩位叔叔遠來，未亡人未能招待，反要問你們幾件事，希望原諒！」

司空青忙說道：「夫人客氣，有話且問！」

「請你們再將當時的情況說一遍！」

司空青仔細復述了一次，然後道：「要殺南宮恩可不容易，可得周詳計劃一番，請夫人莫輕舉妄動！」

梅氏道：「這個未亡人知道，我的最大責任，是將霆兒撫養成人，否則他爹爹在九泉之下，也難以瞑目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時機成熟之後，小弟會將大哥的屍骸運回來！」

「大哥不是那種人，屍骸運不運回來，料他不介意，重要的是如何完成他未了之志！」

司空青不由肅然起敬，道：「夫人誠乃女中豪傑，與雷大哥天生一對，好教在下佩服！」

梅氏說道：「不敢！未亡人將依大哥遺命，不發出訃聞，同時即派人到分堂，請各地的各堂主及香主易裝回來，商量對策！」

司空青問道：「貴帮仇家多不多？」

黃揚賢接答道：「多不勝數！不過往日總堂主在世，魑魅魍魎們有所顧忌，不敢輕舉妄動，但如今……」

司空青道：「在下有個不成熟的意見，不知能否入黃兄跟夫人之耳否？」

黃揚賢與梅氏齊道：「請司空大俠說，本堂樂於採用！」

「既然貴堂仇家多，在下提議貴堂結束了分堂，以免實力分散，被仇家逐個擊破！」

黃揚賢與梅氏對望一眼，道：「司空

大俠所言極是，此事待分堂的人來了之後，再研究之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小弟於下月初五便得離開，與司空兄到金陵鍾山赴約，在此之前，小弟將大哥的『霹靂十三掌』轉授與黃兄！」

黃揚賢謝了一聲，道：「那就在下午如何？」

「好極！」

雷霆道：「叔叔，我也要學！」

梅氏道：「霆兒，不許吵，等你長大，叔叔自會教你！」她將孩子抱起，繼續道：「兩位且坐一下，待未亡人去吩咐下人們準備午飯！賢弟，請你代愚嫂招呼他們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黃兄事務必多，何況此刻乃非常時期，承雷大哥看得起咱們，不當咱們是外人，你也不必招呼了！」

黃揚賢道：「如此請恕黃某失陪片刻了！」

× × ×

霹靂堂在七月初三召開大會，與會者全是副香主以上的人物，共有二千餘位，黃揚賢還邀請上官業勤與司空青赴會。

會場就在總堂的後院，首先由黃揚賢說了開場白，然後由上官業勤覆述雷震天遇害的經過。當上官業勤發言時，會場靜得落針可聞，那二十多條漢子，雙眼全都赤紅，言畢後還聽到低低的飲泣聲。

黃揚賢將司空青所提之意見說了一下，請衆人發表意見，結果鬧了一陣，多數人都贊成，保存實力，將分堂人馬撤回總堂。最後便是推選總堂主，可是會開至日落，猶未有統一的意見，上官業勤與司空青也暗暗替他們着急。

到了最後，以黃揚賢獲得的票數最多，可是黃揚賢堅持不肯當任。「諸位兄弟，大家都知道小弟武功比不上許、褚、薛三位分堂主，而小弟一向也只以管家婆自居，這總堂主一職，萬萬不敢担當，請諸位另選高明！」

杭州分堂主許陵道：「身爲總堂主最要緊的是威望和智略，猶如三軍之主帥，屬下等雖然武功稍勝，但都是大老粗，將本堂交與我等，實不敢樂觀！」

黃揚賢頓了一頓道：「小弟有一提議，未知諸位兄弟聽得進耳否？」

蘇州分堂主褚遜道：「黃兄，你這樣說便太見外了，今日大衆都是爲了本堂的前途，所以聚在這裏商討，什麼話有說不得？」

「如此小弟便放肆了！」黃揚賢說道：「小弟提議由雷堂主遺孀梅映玉女俠担任！」

此語一出，堂上默然，黃揚賢見梅氏不作聲，便續道：「希望梅女俠秉承雷堂主遺志，毅然負起此重任，小弟再提議由許分堂主任副總堂主，小弟改任內務總管，共同合力維持本堂！」

褚遜大聲道：「女子執掌門戶的，武林中並不少見，夫人性格堅忍，外柔內剛，料能稱職，褚某第一個贊成！」

所謂一呼百諾，當下場中响起一陣掌聲，梅映玉站了起來道：「承諸位兄弟錯愛，未亡人敢不從命乎，不過未亡人只願暫代，一俟有適合的人選，立即退讓，此點須先聲明！」

場中的人都一齊點頭，黃揚賢道：「請代總堂主上座，接受金牌！」

梅映玉一身孝服，嫵媚中帶着一股剛毅，不慌不忙地往高背椅前一站，說道：「未亡人接任，由於是暫代，請諸位不用拜見！」

許陵堅持要行禮，擾攘了一陣，梅映玉才答應，緩緩坐下，接受下屬參拜。司空青輕聲對上官業勤道：「老弟，說不定霹靂堂將來會更加興旺！」上官業勤頗有同感。

梅映玉待下屬參拜完畢便道：「本座同意黃賢弟的提議，升任許分堂主爲副總堂主，黃賢弟改任內務總管，另者由於本堂暫時取消分堂，因此分堂主之設，變成有名無實，是故本座第一道命令便是取消分堂主之職，改任蘇州分堂主褚賢弟爲外務副總管，蕪湖分堂主薛景平爲刑堂堂主，專司賞罰！請問諸位兄弟有何意見？」

場內諸人一致舉手贊成，薛景平及褚遜亦都表示接受新職。

梅映玉道：「本座第二道命令，派褚賢弟到『天水帮』說項，雙方結義聯盟，强敵來臨時，互相支持，『天水帮』帮主黃恩龍亦喪在南宮狗賊手下，料他們不會反對！另者，本座還有意跟就近的『太湖總堂』聯盟，如此强敵即使知道前總堂主辭世，也不敢輕舉妄動！」

褚遜第一個叫道：「總堂主的確是女中豪傑，不遜前堂主！屬下第一個贊成，也願意到天水帮說項！」霹靂堂的人聽了梅映玉的安排，都大覺安慰，本來因雷震天之死而引起的憂慮，已一掃而空！

上官業勤輕聲道：「司空兄眼光銳利，視人於微，小弟佩服之至！」

梅映玉續道：「本座第三道命令，是開本堂先河，增至護法一職，席數不限，一來增强實力，二來招賢納俊，爲發展本堂打下根基！」

場中之人，都有點不明所以，紛紛低頭商量。梅映玉大聲道：「如今本座宣佈邀請司空大俠及上官少俠爲本堂的護法，諸位認爲如何？」

剛才衆人雖然有點摸不着頭腦，但當梅映玉話音一落，却立即鼓掌歡迎！

上官業勤與司空青站了起來，連聲不敢，黃揚賢道：「兩位都是本堂第二位堂主生前的好友，希望屈就，本堂上下無不感激！」

梅映玉續道：「本堂護法不受堂規限制，也可自由出入，只須在時間及能力上允許，替本堂盡一點棉力即可，兩位高情隆義，幸勿推辭！」

上官業勤心感雷震天對自己之恩，首先道：「如此在下便厚顏接受了！」

司空青見他如此，也首肯了，當下梅映玉宣佈散會，晚飯擺上來，司空青、上官業勤與霹靂堂諸頭領同席，飯後，梅映玉着褚遜到書房商量與「天水帮」結盟的事情。

上官業勤與司空青在霹靂堂又逗留了一天，然後聯袂北上。由常州到金陵，不過二百里左右的路程，却有三天的時間，因此他們沿途瀏覽江南景色，至七月初六才至金陵城。

由于七月初七乃民間盛傳的牛郎織女相會的乞巧節，是故今天城內便已十分熱鬧，紙紮店子，掛了不少燈籠，其他應節品也大行其道，司空青道：「上官弟，咱們先在城內逛一逛吧！」

上官業勤担憂明日與金不求之戰，道：「小弟想到客棧裏練練武！」

「客棧地方有多大？咱們到郊野去吧，順便到鍾山那裏勘勘地形！」

上官業勤覺得有理，於是在城裏走了半匝，便又由東城門出去，鍾山離金陵城只有數里，山雖不高不大，仍因附近地勢平坦，北臨長江，望之也有巍巍然之感。

兩人信步而行，沿途而上，林蔭道上，鳥語花香，令人心曠神怡。金陵城雖臨長江，却是著名的火爐，夏天苦其炎，今日風沙又盛，但至此山却有消暑之樂，是故遊人頗多。

兩人來至半山涼亭，見亭裏有幾個老頭在奕棋乘涼，自得其樂，司空青却是眉頭一皺，將上官業勤拉到一旁去。

上官業勤道：「司空兄，咱們就在此處練武乎？」

「不，依我看金不求不會赴約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道理很簡單！」司空青道：「假如金不求得悉雷震天的死訊，當然不會來，而且他又怎會知道你會代他赴約？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他應該不會知道！」

「假如他不知道雷震天已死，也不會來，一來當日之約他極可能只求脫身，而且他不知道雷震天會否帶些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來，若如此，他來此豈非自討沒趣？」司空青指一指涼亭：「你看，亭內有這許多人，附近沒有較大的平地，根本不宜比武，由此可見金不求根本無心跟雷震天一戰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不管他來不來，明日一早，小弟都得來此，不能墜了雷大哥的名頭！」

「說得有理，咱們找個地方練練武吧！」司空青那天聽雷震天贊上官業勤，心中有所懷疑，也想親自試一試他的武藝。

兩人找了一座樹林，各自抽出兵器對陣，司空青使的是一柄微彎的薄刀，刀身只長兩尺，刀刃又窄，與一般鋼刀大不相同，他刀法展開，輕捷如同猿猴，輕靈怪異，若上官業勤未曾學過青石下所藏的師門武功秘笈上面記載的武功，只怕不用十個回合，便敗了，但如今他雖然攻多守少，應付起來，並不太困難。

司空青忖道：「以他此等武功，如何能與金不求匹敵？」當下又加了幾分攻勢，但上官業勤仍未露敗象，過了兩盞茶工夫，司空青見上官業勤招式仍然平平無奇，忍不住道：「上官弟，要練武備戰，便得將你的看家本領使出來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司空兄小心！」他手腕一抖，撞開司空青的彎刀，隨即反攻一劍，原來經過百數十招，他已初步摸到司空青刀法的變化，是以放心反攻。

司空青叫道：「好，這才有勁頭！」

上官業勤攻勢一展開，有長江水般，滔滔不絕，過了五十招司空青大感驚詫，暗道：「難怪！果然有兩下子！」

再過五十招，司空青雖然盡展所學，但仍覺壓力奇大，不時要利用自己賴以成名的輕身功夫閃避，左手再配以「摘星爪法」才堪堪戰個平手！

上官業勤暗道：「司空兄刀、爪、輕功、暗器，樣樣在行，可惜不專，否則不難成爲一流高手。」

司空青則想道：「可惜他經驗及火候不足，否則我如今已敗了！」

上官業勤越鬥越精神，只覺體內眞氣急劇流竄，精神充沛之致，恨不得打個痛快，原來雷震天輸送與他的眞氣，有些仍留在氣脈中，未曾納入丹田，是故有此現象。

再鬥三十招，司空青忽然跳開，道：「上官弟，你所欠的只是經驗與火候，若論武功，的確可與金不求一鬥！」

上官業勤忙道：「請司空兄指教！」

司空青指出他剛才有幾招出手時間拿捏的偏差，方向的不準，上官業勤苦笑一聲，道：「關于方向偏差的問題，主要來自小弟這條腿不爭氣！」

司空青嘆一口氣，道：「可惜！咱們邊走邊說吧！」

兩人回城，找了家客棧歇下，洗了澡吃過晚飯，便到城內四處蹓躂一番，司空青道：「不瞞你，愚兄頗喜到青樓歌院輕鬆一番，但你乃謙謙君子，愚兄也不敢勉强你……」

他未說畢，上官業勤已截口道：「小弟先回客棧等你。」

「不用等，你睡覺吧，明天一早，我會比你早到半山涼亭，不過我會躲藏在一邊，有事才現身，否則待你跟金不求決戰之後，咱們再在山下相候！」司空青言畢向他揮揮手，便溜掉了。

上官業勤獨自一人返回客棧，面臨大戰，上官業勤又驚又喜，心情興奮，那裏睡得着，半夜下床拭劍不下三次，直至四更才迷迷糊糊睡着，可是只睡了一陣，又被窗外的五更梆子聲驚醒。

上官業勤見天已快亮，便索性坐在床上打坐運功，他運行了三個周天，便覺精神奕奕，疲乏全消，揹上劍，離開客棧。

到了城門口，大門剛開不久，路上不見有行人，上官業勤索性展開輕功向鍾山馳去。

到達鍾山山脚，天色才亮，上官業勤也不歇息便直走至半山涼亭，此刻曙光初照，情景與昨日又有所不同，山上空氣清新，山風徐吹，令人精神百倍，上官業勤吸了一口氣，向周圍看了幾眼，不見有人跡，便在亭內的石櫈上坐下，可是剛坐下，他又跳了起來，站在大石上向下四周眺望，既不見金不求，亦不見司空青，更遑論是遊山的人了，他暗暗忖道：「不知司空兄來了沒有？」

上官業勤幾乎忍不住要呼叫，但想起與司空青之約，又忍住了。

等候的時間過得特別慢，好不容易才等到兩個老頭拄枴上山，他倆見上官業勤一身勁服，腰上又懸着長劍，不敢在涼亭逗留，繼續前進。

不久，上山的遊人越來越多，就是沒有金不求的蹤影，上官業勤不由焦急起來：「莫非司空兄說得對，金不求約戰只是爲了脫身？他根本不會來？」

日至中天，司空青忽然出現，抛了一袋子糕點與上官業勤，道：「快吃！」

「司空兄，也許他不來了！」

司空青笑道：「說不定他故意遲到，等你不耐煩時才出現，所以你必須隨時準備，更需保持體力！」

「司空兄，你幾時來的？」

司空青笑道：「想不到你這般早來，我大約比你遲了頓飯工夫，因爲我估計你不會準備食物，因此要等茶館開店，買了飽子才來！」

上官業勤尷尬地一笑，司空青又道：「等下再談，我走了，你不要找我！」他言畢立即向山上的方向飛去。

上官業勤在涼亭裏枯坐了大半天，金不求尚未出現，後來涼亭裏都坐滿了人，他索性走出涼亭，坐在附近的一塊岩石上等候。

太陽由東升，又向西下降，西天已映着夕陽的紅霞，涼亭裏的遊人都已下山，可是金不求仍未出現。

鮮艷的紅霞，漸漸縮小範圍，也漸漸黯淡，半山涼亭附近仍無一人，司空青終於出現，道：「上官弟，走吧，他不會來了！」

上官業勤問道：「咱們明天還上來不上來？」

「除非你有九成把握勝他，否則何必再來？因爲失約的是他，不是你也即不是雷兄！」

上官業勤默然，走了一程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司空兄，你打算去那裏？」

司空青沉吟不語，半晌才道：「霹靂堂那裏若沒事，愚兄準備去石湖臼畔探個朋友！你呢？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小弟本來要去找敝三師兄跟師姐的，不過如今只好再到霹靂堂看看，過得一個月再走。」

「如此也好。」司空青問道：「令三師兄跟師姐在何處？」

「小弟也不大清楚。嗯，司空兄，你可知道『飛鳳門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聽說蕪湖東南一百里的宣城，假如你要去『飛鳳門』，咱們倒可以同路！」

上官業勤道：「不，小弟一定要先回常州！『飛鳳門』的情況你可清楚？」

「愚兄略知一二，『飛鳳門』的門主是個女子，叫鳳飛天，這婆娘倒也不簡單，飛鳳門讓她創辦十年，已在武林中佔了一席位，近年來頗有發展！聽說鳳飛天不自量力，還想當個女盟主！」

上官業勤一怔，道：「武林中歷代以來，雖然出現過不少盟主，但都由男人担任，即使峨嵋派的掌門也不曾染指過！」

「所以愚兄才說她是不自量力！不過聽說她欲當江南武林女盟主而已，無心逐鹿中原！又聞說她近年來招兵買馬，手下頗有些能人，也有人說她是以美色來換取勢力的，到底情況如何不得而知！」

「聽說她有一個女兒，今春成了親，未知眞假！」

「愚兄也有所聞，只是我對飛鳳門的人和事不感興趣，也沒留意，上官弟你問這個作甚？」

「沒有……小弟覺得有點奇怪，所以問你！」

說着兩人已走進金陵城，此刻已是萬家燈火，司空青道：「上官弟，咱們先找個地方好好吃一頓吧！」

「隨司空兄主意！」

「愚兄曾經來過金陵城，嘗過幾家酒樓的菜色，認爲第一樓的最好，愚兄帶你去見識一下！」

上官業勤自小在山上長大，下山雖已有一段日子，但對人多的地方仍保持一份好奇，也有點莫名其妙的害怕，司空青穿過幾條街道，遙指一座美侖美奐的大樓道：「那便是第一樓了！」

上官業勤抬頭一望，只見那酒樓外掛着一塊巨大的招牌，黑底漆金字，上書第一樓，筆劃蒼勁，氣派不凡。

到了酒樓外，只見酒樓邊還有一座竹棚，竹棚裏停放着不少馬匹和馬車，料是食客騎乘而來的。

兩人尚未到門口，裏面已有小二跑了出來，哈腰道：「樓上尚有座位，兩位大爺請進。」

司空青唔了一聲，上官業勤衣着寒酸，見出入的人都穿羅着緞，有點自卑，忍不住拉一拉司空青的衣袖，道：「司空兄，不如改到別家去吧！」

司空青一怔，問道：「爲什麼？這裏不好麼？」

「不……小弟見這酒樓的氣派，估計酒菜一定貴得很，小弟……」

司空青哈哈一笑：「愚兄還以爲你担心什麼，我請你！」

「這怎好意思……」上官業勤話說了一半，忽然止住，轉頭望去，原來一個乞丐自他旁邊跑過，她本來是向酒樓走過來，但突然轉身飛快，引起了上官業勤的注意。

那乞丐跑動甚快，好像受了驚般，加上那瘦弱的身軀，使人油然生出同情心，上官業勤覺得其背影十分眼熟，心頭一跳，脫口叫道：「別跑！」他自己却拔腿追上去！

司空青十分奇怪，只道那乞丐偷了上官業勤的東西，一呆之後才追了上去，問道：「上官弟，什麼事？」

「司空兄，你去吃吧，不要等我！」

司空青那裏肯聽，他輕功了得，幾個起落，已反越上官業勤，那乞丐忽然閃進一條小巷，司空青追至時，已不見了她，他抬眼一望，倏地拔身躍上屋頂。

上官業勤閃進小巷，不見了人，仍然跑個不停，邊跑邊道：「司空兄，不要難爲他！」

猛地聽見屋頂傳來司空青的吆喝聲，上官業勤雙脚一頓，也躍上屋頂，只見司空青截住一個身材奇瘦、滿面油污、戴着一頂破毡帽的小乞丐！

那小乞丐左衝右突，都逃脫不開，司空青大叫道：「上官弟快些來，是不是這個？」

上官業勤見小乞丐一身男人打扮，不像是自己想像中的人，不由有點猶疑，吶吶地說不出話來。

司空青又問了一次，上官業勤才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叫什麼名？」

小乞丐兇巴巴地道：「我姓黃，名叫富貴！」

「黃富貴?」上官業勳心中疑雲更盛，忍不住上下打量着他。

黃富貴道：「喂，你快讓開，我跟你無冤無仇，你攔住我幹麼?」

司空靑道：「你爲何見到咱們便跑?分明做了什麼虧心事，你跟我去見你們丐帮分舵主吧!」

黃富貴急得雙眼淚花亂轉，道：「誰說我是見到你們而跑的?」

司空靑心中詫異。「做乞丐的都有一段辛酸史，性格一般比人堅强，這小乞丐奇怪，爲何連這等小事也要哭鼻子?咦，上官弟爲何不說話?」

「讓開!」黃富貴手掌向司空靑一揚，忽然一個後翻倒飛!

不料司空靑是發暗器的大行家，聽覺與反應都異于常人，他這一揚手並沒嚇走了司空靑!只見司空靑上身一探，手臂暴長，展開「摘星爪法」一抓，料不到抓到的只是那頂破帽子!

黃富貴落足屋沿，立即俯身躍下去，他一躍之下，頭髮迎風揚起，上官業勳忽然怪叫一聲：「快追!」言畢首先追去!

司空靑只得跟在後面，沒好氣地問：「老弟，你到底在弄什麼玄虛?」說着三人先後已落在小巷中。

上官業勳說道：「司空兄，你輕功了得，請你替小弟攔住他，等一下再向你解釋!」

司空靑唔了一聲，急奔幾步，倏地使了一式「白鶴冲天」，身子淩空拔起，又淩空彎腰一個沒頭觔斗翻下，落在巷口，剛好攔在黃富貴的身前!

黃富貴雙掌齊拍，卻讓司空靑冷笑聲中舉臂一推，便將黃富貴雙掌拍開，他左臂正想使出「金龍探爪」抓住對方，不料黃富貴忽然哇地一聲，哭了起來!

司空靑一愕，不由退了一步，道：「你哭什麼?」

黃富貴把頭埋在雙臂中，哭個不停，司空靑怒叫道：「你再哭，某家便不客氣了!」

上官業勳向他搖搖手，柔聲道：「師姐，是小弟不好，你生氣便罵我吧，這與司空兄無關!」

「師姐?」司空靑一怔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他怎是你師……」目光一及，見黃富貴一頭秀髮，登時閉了嘴!

上官業勳見黃富貴仍哭個不停，心道：「師姐，你怎會來這裏?咳咳，咱們不如找個地方談談如何?」

司空靑見她如此，估計必有什麼內情，便道：「上官弟，你帶她回客棧吧，愚兄買些酒食回去，等下再爲你們師姐弟團聚，慶祝一下!」言畢退開。

上官業勳道：「師姐，小弟找得你好苦，今日無論如何不放你離開，你且跟小弟到客棧吧，有話等下再說!」

「我，我……你走你的……」原來黃富貴的確是呂丹鳳所扮。

上官業勳急問：「鳳姐，你生我的氣麼?」

一句鳳姐使呂丹鳳心腸一軟，嗚咽地道：「愚姐無端白事生你什麼氣?」

「那你爲何不跟小弟回客棧?」

「我……愚姐一身襤褸，怎敢跟你……去客棧?」

上官業勳心頭一酸，忙道：「當日若不是鳳姐救我，小弟早已餓死了……你這樣說便太見外了，何況小弟又不是什麼富貴人家!鳳姐，小弟有很多話要告訴你，相信你聽後一定會高興!」

呂丹鳳沉吟一下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你帶路……」

「鳳姐，咱們去成衣店，先替你買幾件衣服吧!」

呂丹鳳珠淚沿腮滾下，輕聲道：「愚姐這幾個月來已習慣了，何必破費!」

上官業勳心中更加難受，說道：「鳳姐，你千萬別這樣說話，小弟聽得好不難過!」

呂丹鳳低下螓首，跟在上官業勳後面，嗚咽地說道：「對不起……你……拿主意吧!」

上官業勳帶呂丹鳳到一家成衣店，替她買了兩套衣裙，然後回客棧，吩咐小二備湯給呂丹鳳洗澡，他待呂丹鳳進房洗澡後，便溜出客棧，到金飾店買了一枝金釵，再回客棧，此刻呂丹鳳剛好洗了澡，梳洗完畢，換了新買的衣裙，開門迎接!

房內的燈光十分暗淡，但上官業勳却有眼前一亮之感，忍不住脫口讚道：「鳳姐，你眞漂亮!」

呂丹鳳紅着了臉，低着頭怯生生地坐在床沿，幽幽地道：「上官弟，你幾時學得這般油腔滑嘴?」

上官業勳叫起撞天屈，道：「小弟剛才所說是由衷之言，皇天可鑒!」

「我只是山上的一個醜姑娘，怎會漂亮!」

「眞的，眞的很漂亮!」上官業勳那裏知道呂丹鳳複雜的心情?走前拿出那枝金釵來，不好意思地道：「鳳姐……這個送給你……這是小弟的一番心意，請莫拒絕!」

「你，你何必破費!」呂丹鳳接過金釵，兩行眼淚又沿腮滾了下來!

上官業勳慌了手脚，忙道：「小弟該死，又惹鳳姐生氣!」

呂丹鳳幽幽地道：「你對愚姐這般好，愚姐怎會生你的氣!」

「那你爲什麼……咳咳，鳳姐你爲何不回山?又怎會在這裡，你找到三師兄沒有?」

「不要再提……」

房內一陣沉默，半晌，呂丹鳳反問道：「上官弟，你不在山上練武，怎會到金陵?」

上官業勳道：「小弟見鳳姐下山日久，不知吉凶，所以來找你跟師兄們，後來小弟受霹靂堂堂主雷震天雷大哥之託，來金陵替他赴會，所以……」

「霹靂堂……」呂丹鳳道：「是你到鍾山半山亭替雷震天赴約的?」

「是的!」上官業勳訝然問道：「鳳姐，你知道這件事?」

「他們派人上山找不到雷震天，便斷定雷震天已經傷重不治了!」

上官業勳吃了一驚，急問：「鳳姐，他們是誰?」

呂丹鳳淡淡地道：「金不求與『飛鳳門』的人!」

上官業勳「啊」地叫了一聲：「金不求跟飛鳳門勾結?」

「是的，他們今早派人到半山凉亭探消息，那人黃昏回城，說雷震天沒赴約，金不求便估計雷震天已死，因此他們準備去攻打霹靂堂!」

上官業勳一聽更驚，急問：「鳳姐，你是聽誰說的?」

「聽他們說的，就在酒樓內!」

「第一樓?」

「不是，是在『一壺春』，後來他們聽說雷震天不赴約，於是便去第一樓慶祝，第一樓出入的非富即豪，愚姐衣衫襤褸，不能進去!」呂丹鳳問道：「上官弟，你跟雷震天關係如何?」

上官業勳將當日巧救雷震天及金不求的經過，扼要地復述了一遍，後來又將羅方進做金不求走狗，自己落在金不求手中，幸得雷震天解救，雷震天又帶自己到老家莊，最後命喪南宮恩的事說了一下。「鳳姐，這件事關係到上千條生命，非同小可，小弟一定要去常州報訊，讓他們有個準備!」

話音剛落，房外傳來司空靑的聲音：「去常州報甚麼訊?」他探頭進來，笑嘻嘻地道：「愚兄估計你們有好些知心的話兒要說，所以故意來遲，肚子餓了沒有?」說着又向上官業勳扮了個鬼臉!

上官業勳與呂丹鳳臉上都「刷」地染紅，司空靑將酒食放在桌上，道：「愚兄已吩咐小工送飯進來，來吧，你們客氣甚麼!」

上官業勳道：「司空兄，這是我師姐呂丹鳳；師姐，這位便是江湖上有名的『摘星手』司空靑!」

呂丹鳳怯生生地福了一福，道聲久仰，司空靑笑道：「我這上官老弟說要去找妳，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!」他只道他倆靑梅竹馬，必是情侶，口沒遮攔地道：「上官弟，若不是愚兄提議去第一樓，只怕你還見不着你心上人!你如何謝我這媒人!」

上官業勳與呂丹鳳更加尷尬，司空靑訝然的道：「你們怎不坐下?哦，鬧蹩扭呀?」

上官業勳忙更正道：「司空兄你莫胡說!」

「好吧，就算我胡說，你們可以不吃，愚兄可忍受不住了!」

說着小二已捧了一鍋飯，還有兩碟菜，一瓶酒進來。桌子雖不大，也擺了五六碟菜，香氣盈室，上官業勳請師姐坐下，司空靑爲他們斟了酒，再爲自己斟了一杯，舉杯道：「來，愚兄祝你們……嘻嘻，早日請我喝……酒!」

上官業勳急道：「司空兄，你說到那裏去了!」

司空靑暗暗好笑：「到底年輕人，面皮薄!」當下道：「好，愚兄不再胡說八道，但這杯酒也該喝了吧!」

呂丹鳳道：「請司空大俠原諒，小女子不勝酒力!」

「喝一口吧!」

上官業勳也向呂丹鳳打個眼色，示意她喝一點，否則怕司空靑又要胡說八道!

呂丹鳳飲了一口，粉臉已紅了，上官業勳見了，心頭怦怦亂跳：「鳳姐越來越漂亮!」

司空靑見他一副痴呆相，更覺好笑，當下挾了一塊鷄脯肉放在嘴角裏咀嚼，漫不經心地問道：「上官弟，你剛才說要去常州報訊，是怎麼回事?」

上官業勳吸了一口氣，定下神來，這才將呂丹鳳的話覆述了一次。司空靑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呂姑娘，這消息千眞萬確麼?」

「我中午在一壺春聽他們說的!」

「誰?」

「金不求跟飛鳳門的人!」

「鳳飛天也來了金陵?」

「不是她……是她女兒與女婿……」

司空靑見她說話吞吞吐吐，不覺有點奇怪：「你認識飛鳳門的人?」

呂丹鳳唔了一聲，上官業勳却有點明白，忙岔開話題，免得呂丹鳳尷尬。「鳳姐，金不求有沒有帶人來?」

呂丹鳳臉色一沉，怒道：「便是那個不長進的二師兄!」

「羅方進?」上官業勳不由也生氣地道：「想不到他這般不長進，小弟以爲經過上次敎訓，他該知悔改!」

司空靑只道呂丹鳳是跟踪羅方進而來，此乃人家門派的事，他不便再多問。他吃了幾箸，才問道：「上官弟，你打算如何?」

「小弟一定要協助霹靂堂禦敵，何况此事牽涉到敝派的不肖弟子在內!」上官業勳說道：「司空兄，小弟有一件事求求你……」

司空靑忙道：「你我相識雖不久，但說話投機，如多年老友，有事便說，莫把愚兄當作外人!」

「小弟想請司空兄明早便飛馬到常州報訊!」

「這個也是愚兄的責任，誰叫愚兄跟你一樣，也當上霹靂堂的護法，你放心，愚兄暫時取消石臼湖之行，留在常州協助霹靂堂禦敵!」司空靑一頓反問：「那你呢?」

「小弟想跟着他們!」

「不，這樣太危險了!」

「小弟想勸敝師兄離開金不求!」

司空靑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如此也好，免得令師兄到達常州後，你們師兄弟陣上相見尷尬!」

之後，三人便默默吃飯，司空靑十分乖巧，匆匆吃飽便道：「上官弟，愚兄疲乏，且明早便要出發，我先回房裡去睡覺了!」

小二將殘羹剩飯收拾出去，上官業勳鼓起勇氣問：「鳳姐，三師兄是不是做了鳳飛天的女婿?」

呂丹鳳坐在椅上面對窗子，背對着上官業勳，聞言呆呆地點了一下頭，上官業勳慨然道：「三師兄眞是有眼無珠!」

呂丹鳳道：「這也難怪他……」

上官業勳不悅地道：「鳳姐，你這時還替他他說好話?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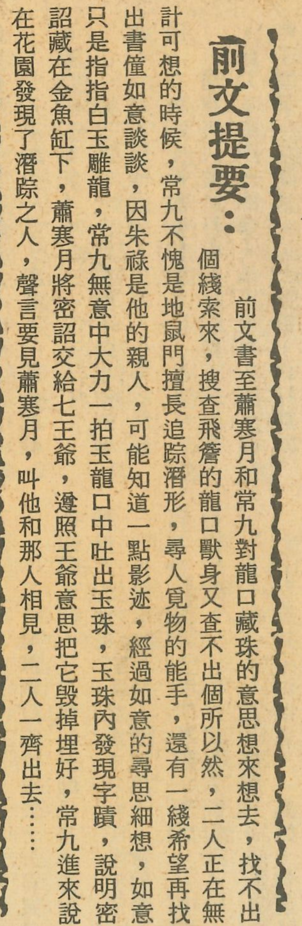
「人家是千金小姐是飛鳳門的公主，愚姐是什麼?山野丫頭怎能跟人家比。」

「鳳姐何嘗不是終南派的公主?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俠義傳奇中篇故事

飛花逐月



臥龍生・文

前文提要：

前文書至蕭寒月和常九對龍口藏珠的意思想來想去，找不出個綫索來，搜查飛簷的龍口獸身又查不出個所以然，二人正在無計可想的時候，常九不愧是地鼠門擅長追踪潛形，尋人覓物的能手，還有一綫希望再找出書僮如意談談，因朱祿是他的親人，可能知道一點影迹，經過如意的尋思細想，如意只是指指白玉雕龍，常九無意中大力一拍玉龍口中吐出玉珠，玉珠內發現字蹟，說明密詔藏在金魚缸下，蕭寒月將密詔交給七王爺，遵照王爺意思把它毁掉埋好，常九進來說在花園發現了潛踪之人，聲言要見蕭寒月，叫他和那人相見，二人一齊出去……

才智卓絕弱女子　縱橫江湖顯異能

蕭寒月點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，咱們就去瞧瞧，不過，雙方對陣，兇險萬端，常兄，要自行小心較好！」

常九道：「搏殺强敵的本領，我雖然沒有，但逃命的本事，我還可以應付。」

蕭寒月緊隨常九之後，在花樹叢中潛行，直到圍牆邊緣，尙未發現人踪，但常九却發現留下的暗記。低聲說道：「他們在王府外面見面。」

「走吧，我倒要見識一下，是何等人物……」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：「最好是二先生，我們能够面對面的作生死一搏，也可以減少一些傷亡。」

常九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！蕭兄弟果然豪氣干雲，小兄好生佩服。」

兩人飛身躍出圍牆，但見一哨兵勇，高擧火把，槍在手，刀出鞘的巡行而來。

敢情應天府已派出兵馬巡守王府，只不過，他們只巡守府外，似是未得王爺之令，不敢進入王府之中。

這一批兵勇，軍威壯盛，爲數甚多，常九大約的估算一下，至少有百名左右。

這就不是一般的巡守了，而是大軍出動，隨時準備迎擊强敵。

蕭寒月心中亦覺奇怪，看軍容威勢，已不像是金陵城防營的兵勇，而是正式臨陣禦敵的軍勇。

正待那一哨人馬過去，蕭寒月才站起身子來，道：「常兄，他們在那裏？」

常九緩步由暗影中行出，道：「蕭大俠赴約而來……」

但見不遠處的一個土堆，突然裂開，行出一個身着土黃衣服的瘦小漢子，道：「在下恭敎多時了。」

如非他裂土現身，蕭寒月絕對想不到他會藏在土堆中。

常九一皺眉頭，欲言又止。

蕭寒月却說道：「我姓蕭，是那一位要見我？」

「走！區區帶路，不過，蕭大俠可以放心，約你見面的人，絕無惡意。」

「就算他設下毒謀，蕭某何懼！」

「好氣派……」黃衣人轉身行去。

蕭寒月和常九緊隨身後，竟然行入了不遠處一座民房之中。

推門而入，掀開了一個黑土帷幕，裏面燈火通明，竟然坐着一身白衣的趙幽蘭。

婢女杏花，侍立身側，手中捧着一個長約二尺的竹筒。

「是妳，趙姑娘……」蕭寒月急向前，行近了趙幽蘭。

「有點意外是不是？」趙幽蘭緩緩說道：「我本不出來的，但是，我不放心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寒月却心急如焚的，希望早見趙姑娘。」

趙幽蘭揮揮手，那身着土黃衣服的瘦小人，退了出去，常九識趣跟着退出。

杏花笑一笑，道：「蕭公子，我給你泡壺茶去。」也跟着退入內室。

燈光明亮的小廳中，只餘下了趙幽蘭和蕭寒月兩個人。

趙幽蘭緩緩道：「你先說吧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蕭寒月忽然發覺，溫婉嫻靜的趙幽蘭，具有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氣勢，一種君臨天下，統率一方的氣勢，和以往的趙幽蘭，大不相同，不禁一呆。

趙幽蘭笑一笑，說道：「說話呀，我在問你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我……我看還是趙姑娘先說吧？找寒月有什麼事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好，我先說，你不相信我，我要忍耐一些時間，你却偏要出動對敵，是不是覺着你那一身武功，已天下無敵？」

口氣也變了，和已往那種輕聲婉轉完全不同。

蕭寒月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想寒月不是這個意思！」

趙幽蘭道：「你見到二先生的實力，不過是十之三四，他還有大部份的力量，沒有動員，一旦出動，只怕會鬧得玉石俱焚，就算你個人能够保全自己，但其他的人，絕難倖免，你不爲別人想，難道連你那位心上人的小郡主也不關心麼？何況，你保全自己的機會，也不太大。」

蕭寒月吁一口氣，道：「寒月個人生死事小……」

趙幽蘭接道：「看來，你是不太相信我的話了，好！咱們先求證一下如何？」

蕭寒月道：「如何一個求證之法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你知道我不會武功，但你想傷害我，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！」

蕭寒月道：「這件事太嚴重了。」

趙幽蘭接道：「好！那我攻你幾招，試試看，你能不能接得下來？」

蕭寒月心中忖道：見她之面，原想可以早些取得解藥，却不料竟是一個如此的局面。

趙幽蘭在蕭寒月的心目中雖有溫柔婉轉的印象，但此刻給他的感覺，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
「蕭兄，小心了……」趙幽蘭突然一揚右手，一片形如雲霧的白色粉末，疾洒而出。

不知道是什麼奇毒藥粉，蕭寒月急閉住呼吸向後退了一步。

就是這退後一步的工夫，耳際已響起了嗡嗡之聲，很多隻的蚊虫，繞面飛舞，看樣子，似是隨時可以被叮上一口。

趙幽蘭清脆但含着冷厲的口音，緩緩說道：「蕭兄，不要妄動，那是毒蚊，惡毒無比，只要被牠們叮上一口，立刻會暈過去……」

蕭寒月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幽蘭，妳要證明什麼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的快劍，能不能斬斃攻向你的毒蚊？」

蕭寒月道：「不能，牠們太小了。」

趙幽蘭道：「你能够作到什麼？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殺妳，如果妳眞是我的敵人，在妳洒出藥粉的同時，我有很充裕的時間殺了妳。」

趙幽蘭歎息一聲，道：「不錯，但你一樣會死在我的毒蚊之下，蕭兄，犯得着麼？」

但見那飛繞在面前的巨蚊，紛紛跌落在地上死去。

蕭寒月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我只是證明給你看，一個人單憑絕世武功，不一定戰無不勝，如是我早些放出毒蚊，你還有接近我的機會麼？」



蕭寒月沉吟一陣，道：「沒有！」

趙幽蘭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承認自己太任性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唉！至於那些白色的藥粉，正是這些毒蚊的尅星，但對毒蚊又有一種吸引味道……

「牠們飛蛾撲火，自尋死路，你也在藥粉保護下，才未受到傷害，當然，你如不肯聽話，揮劍行動，那些藥粉被你的劍氣蕩開，就給了毒蚊可乘之機，這就是喝令你不要妄動的原因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趙姑娘請在下來，只有這件事麼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我知道，我在你的心目中，已經不是個溫柔可愛的趙幽蘭，而是一個培養毒物，形如巫女的可怕人，但我的用心，唯天可表，我不願你受到傷害，也不願小郡主受到傷害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她和妳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，但你總聽過愛屋及烏這句話吧？」趙幽蘭說：「她很可愛，如果受到傷害，你一定很傷心……」

蕭寒月歎息一聲，道：「幽蘭，現在最需要救助的不是郡主，而是七王爺，他中毒很深，羣醫束手，急需姑娘出手救他了。」





趙幽蘭說道：「你說說他受毒的情形、症狀？」

蕭寒月仔細的說了七王爺症狀、病情後，歎道：「幸得姑娘給在下一瓶禦毒藥物，就是那一瓶藥物，才保全了七王爺一條命！」

趙幽蘭道：「那瓶藥物有效？」

「是！七王爺如若有了三長兩短，江南半壁的文武大員，恐怕都會受到牽累……」蕭寒月說：「那時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勢……」

趙幽蘭接道：「那瓶藥物如若有效，我可以再給你兩瓶，但如要完全療治好他的傷勢，那恐怕還要看過病人才行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姑娘，七王爺現在花廳，姑娘可否去瞧瞧他的傷勢。」

趙幽蘭先是沉吟了一陣，遂高聲道：「杏花……」

杏花捧了一個茶碗，緩步行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公子，我在燒開水……」

趙幽蘭冷冷說道：「杏花，計劃完成了沒有？」

杏花道：「回小姐，完成了！」

趙幽蘭說道：「蕭兄，有件事，要你決定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我現在如果去救七王爺，很可能會誤了大事……」

「大事……」蕭寒月說：「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比救七王爺更大。」

趙幽蘭道：「二先生手下控制的一批力量，十分强大，如若他全力施爲，你們絕對無法抗拒！」

蕭寒月道：「只要七王爺病症好轉，可以調動大軍對付……」

趙幽蘭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這恐怕來不及了，唯一上策，是釜底抽薪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如何一個抽法呢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把這批力量，納入我控制的之下。」

蕭寒月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可能麼？」

杏花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蕭公子也許不知，現在，已有百名高手，在小姐的控制之下，只要小姐一聲令下，他們都會奮勇向前，死而無怨。」

蕭寒月一皺眉頭，道：「幽蘭，你要控制這一批力量作什麼？」

杏花道：「帮助你呀！」

「帮我……」蕭寒月說：「我無意爭雄江湖，要這些力量作什麼？」

杏花道：「唉！我的公子爺，那些力量，如不能入小姐掌握，就是二先生的戰士……」

蕭寒月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，幽蘭姑娘和二先生爭取控制這個組合？」

趙幽蘭接道：「你想明白就行了，現在，你是否還要勉强我去救七王爺？」

蕭寒月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如若在下有能力勉强姑娘，我贊成妳去救七王爺。」

趙幽蘭一皺眉頭，道：「你讀書萬卷，難道連輕重緩急，都不能分辨麼？」

蕭寒月說道：「也許在下的看法和姑娘不

同……」



趙幽蘭接道：「七王爺的生死，不過是一個人的事，如若我失去了控制邪個組合的機會，遭殃的就不是一兩個人了，包括七王爺和你蕭公子在內，都將難逃一刦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如是七王爺不幸死去，造成的情形是大軍征戰，千萬人頭落地，和咱們數百人的生死比較起來，那又是大不相同了。」

趙幽蘭歎息一聲，道：「看起來，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，不應該找你見面。」

蕭寒月道：「幽蘭，我希望你聽我一次話，好麼？先去救救七王爺，以後的事，我聽妳的。」

趙幽蘭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說的可是眞話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絕對是由衷之言。」

趙幽蘭道：「好！我跟你去，不過，這在計劃之外，誤了大事，你可要一身承担。」

蕭寒月說道：「當然，在下會承担一切後果。」

杏花面現驚恐之色，急道：「姑娘，救出老爺要緊，七王爺的事，容後再說……」

趙幽蘭黯然一歎，接道：「蕭公子對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，千萬人的生死，總是重過數百人的死亡，咱們就先去救七王爺吧！」





杏花搖搖頭，欲言又止。

蕭寒月內心倒是有些不安了，如若因救七王爺，就誤了趙幽蘭救出父親的機會，那可是一件很大的憾事。

但七王爺危在旦夕，好不容易說動了趙幽蘭，實也不宜改口。

離開民舍時，蕭寒月才發覺這民舍外面佈伏着很多的勁裝大漢。

但最使蕭寒月驚奇的是，文雀、武鳳也在其中，而且，常九早已被人制服，點了穴道。

如若這些人現身攔阻，蕭寒月自無法輕易而入，顯是，趙幽蘭有意的要他入室相見。

醫術、藥物的運用，再加上卓越的才慧，竟使一個不會武功的纖纖弱女子，縱橫於江湖高手羣中，如臂使指，運用自如，蕭寒月不禁生起了一縷敬畏之心。

以趙幽蘭這等出奇的成就，如若想控制蕭寒月，只怕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。

趙幽蘭揮手示意放了常九，目光一掠文雀、武鳳，道：「妳們兩個跟我進入王府中，其他的人，在此待命，聽我的號令行動。」

環佈在四週的勁裝大漢，竟然個個抱拳一禮，散失於夜暗之中。

文雀、武鳳伸手提着兩個黑布包袱，背在身上，蕭寒月目光轉動，發覺包袱很大，却不知內藏何物。

趙幽蘭一揮手，道：「蕭兄帶路吧！」

常九穴道已解，搶在前面，道：「區區帶路。」

轉身向前行去。

趙幽蘭低聲道：「常前輩，對不住啦！」

常九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姑娘才華大展，常某人敬佩的很。」

趙幽蘭接道：「今日得罪之處，晚輩定有回報，希望常前輩別放在心上。」

常九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舉步行去。

文雀、武鳳看看蕭寒月，欲言又止，分左右緊守在趙幽蘭的身側。

× × ×

花廳中燈火明亮，廳外戒備森嚴，蕭寒月肅立榻側，文雀、武鳳，並立在趙幽蘭的身後，杏花却坐在大廳一角。朱盈盈站在蕭寒月的身旁，張嵐守在花廳門口。

趙幽蘭仔細診斷過七王爺的脈象之後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中毒很深……」

蕭寒月心頭一沉，接道：「沒救了嗎？」

朱盈盈突然行前兩步，屈膝跪下，道：「蘭姐姐，妳一定要救救我爹……」

「郡主請起……」趙幽蘭扶起了朱盈盈說：「中毒雖深，並非無救，既然我來了，自然要還給郡主一個很健康的父王，盡我之能療治好七王爺的傷勢……」

「謝謝蘭姐……」朱盈盈又拜了下去。

趙幽蘭扶住了郡主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不過……」

「趙姑娘，有什麼話儘管請說……」蕭寒月說：「我們一定遵照辦理。」

趙幽蘭搖搖頭，道：「別把我看得如此不肖……」

蕭寒月急道：「姑娘！請不要誤會，請恕在下情急失言。」

趙幽蘭道：「我只是想說明，可能會遭遇到痲煩，使郡主有所準備……」

朱盈盈道：「小妹恭聽蘭姐的吩咐。」

憂患煎熬，使得純潔如玉的郡主，突然成熟了不少。

趙幽蘭道：「七王爺一定能救，不過要很長一段時間，大概總在四個時辰以上……」

蕭寒月接道：「藥物方面可已齊全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藥物齊備，只是七王爺中毒太深，一下子難以逼出全身之毒，才要很長時間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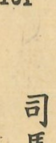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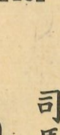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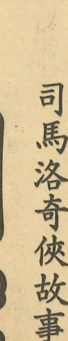
蕭寒月接道：「這眞是痲煩姑娘了。」

趙幽蘭道：「重要的是二先生發覺了危機之後，一定會攻來，如若你們抗拒不住，不但七王爺救不成，王府中所有的人，恐都將玉石俱焚。」

蕭寒月說道：「姑娘不是控制有一批人手麼？」

趙幽蘭道：「我無法分身，只怕很難調度他們，這批力量，不能計算在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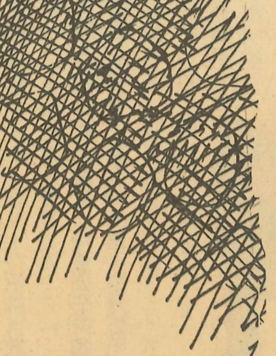
（未完．六十七）


司馬洛奇俠故事

翻案

馮嘉・文
可飛・圖



賽車前夕　意外頻生

「我這一種人？」盧根更加大爲不高興地說：「我是哪一種人？」

「你是哪一種人，你自己也知道啦，」瑪莉露說：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永遠有絕對權力的，權力越大的人，處境越危險，當他一旦失去了權力時，他的敵人就來對付他了。像我，我沒有權力，但是我也沒有那麼多敵人！」

「這些話是誰對你講的？」盧根懷疑地看着瑪莉露。

「你別當我是那麼笨的吧！」瑪莉露說：「這種事情，誰都想得出來了。童話裏面有，近代的新聞也有。幾乎每一處，世界上都有一兩個像你這樣的人逃掉了的。但他們早巳舖好了後路，把許多錢放在……放在……是的，是瑞士銀行。放在瑞士銀行。這樣，逃掉了之後也不致過潦倒生活。事實上，假如沒有錢的話，那就根本連逃也逃不動呢！」

「我是不同的！」盧根忽然一跳跳起身，兩手揑着瑪莉露的頸子。

瑪莉露想講話也講不出來了。事實上她連呼吸都不能够。她極力掙扎着，臉脹成紫紅色，然而她的掙扎却是越來越軟的，看樣子，她是快要死了。

不過，盧根在最後一刻放了她。

瑪莉露滾跌在地上，又咳嗽又嘔吐。一個人的喉嚨被這樣揑過了之後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且會辛苦很久。



盧根微笑看着她。毫無疑問，盧根這個人是有虐待狂的，這樣把瑪莉露虐待一下，也能够使他得到心理上的滿足。

瑪莉露終於略爲渡過了辛苦的時期，而爬了起身，跑進浴室去了。

盧根過了一陣仍不見瑪麗露回來，就叫道：「喂，瑪莉露，眞對不起，不過，你不應該講我不高興聽的話，惹得我生氣呀！」

瑪莉露這時候剛剛踏進房中來，手中拿着一把刀子。是厨房裏拿着的切肉刀。盧根看見了，雖然吃了一驚，却是並不害怕。以瑪莉露本領，她是不能够對他怎樣的。以他的身手，他一下子就可以把刀子奪過來了，所以他還是祇是坐在床上看着她。

前文提要：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溫美玉的計劃，莎莎公主從旁敲側擊的談笑中亦知道梗概，司馬洛和溫美玉初時是不想她知道太多東西的，後來聽她提出罐頭廠有一條隧道可以通入，便非借重她不可，三個人很快就作出決定，他們放棄了這座別墅，乘車離去，在R國內提前賽車，因爲有一個國際汽車越野大賽，要經過他們的國家的，爲了爭取外滙收入，R國抓緊這個機會提前籌辦本國的賽車大會，盧根面對這個問題，怕本國大學生攪示威，便來和國王的秘書祁福商量，叫他的同學不要亂來，並答應國王找尋章理夫，暗中不敢將他難爲，却想不出什麼好辦法……

瑪莉露是因爲盧根揑她的頸子而太生氣，所以就跑到厨房裏去把這刀子拿出來，要殺盧根。但也許因爲她根本不是殺人的人，下不了手，亦可能是因爲盧根剛剛說了一聲對不起。

她又把刀子摔在地上，走回床邊來，伏在床上，哭了起來。盧根坐起身，摸着她的頭髮，說道：「眞對不起，但是，正如我剛才說的，你不應該講我不愛聽的話呀！」

「我——可不是有惡意的，」瑪莉露飲泣着，喉嚨仍因爲經揑過了而沙啞：「我祇是以爲這是對你有益的！」

「算了，」盧根說：「不要再提了，還是把這件事忘記了吧！你不要再多管閒事！」

瑪莉露說：「你……你不會對我報復嗎？」

「我說忘記了這件事，」盧根說：「我自己都巳經忘記了！」

瑪莉露就躺在那裏睡着了。

盧根則反而沒有睡着了。他是正在思索着。忽然之間，他覺得瑪莉露所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了。也許，有一天他是需要逃走的。沒有人對他講過這樣的話，因爲根本就沒有人眞正關心他的利益。他的敵人，是會把他的缺點指出來和罵出來的，但是却不會指出這一點。

他在大腿一拍，說道：「他們需要我！我不會逃走的！我逃了之後，他們就很麻煩，等於失去了手脚了！」

瑪莉露張開眼睛看着他，問道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盧根說：「我祇是在想，你說自動轉帳嗎？」

「我是想這樣的。」瑪莉露說：「但是你乂不肯！」

「好吧。」盧根說道：「我就轉給你了！」

「好極了。」瑪莉露跳起身來，「我把我的銀行戶口號碼告訴你！」

「不必了。」盧根又說道：「我知道的！」

「噢，」瑪莉露說：「你是什麼都知道的！」

「是呀，」盧根說：「有通天本領，但就是不大有錢！」

「你即是說你會落力多賺錢了？」瑪莉露問。

「呀，」盧根說：「你別管我這些事情！」

他從床上起來，拿起衣服穿上。

瑪莉露問：「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要走了。」盧根說。

「你不休息一下嗎？」瑪莉露說：「這樣快就要走了？」

盧根不出聲。瑪莉露乂問他是要到甚麼地方去。她是女人，就是喜歡問這種女人的問題的，而且她這亦不是第一次問了，每一次盧根離開時，她總是這樣問，而每一次，盧根都是不告訴她的，盧根根本不會告訴瑪莉露這樣一個人，他會到什麼地方去的。瑪莉露亦並不笨到問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。他差不多穿好衣服的時候，瑪莉露乂問：「你什麼時候再來？」

這也是必問的問題，也是從來得不到肯定的回答的。盧根還是一樣地回答道：「有空的時候再來！」不過這一次倒是多說了一句：「自動轉帳的事情，我們會替你辦妥的。」

盧根走在街上，倒是沒有多少人認得他，因爲他這個人，也是不愛出風頭的，報紙上從來沒有刋登過他的照片，他是大名鼎鼎，提起他的名字，是許多人都認得的，但是他的樣子則並不是。

盧根走在街上，一時也並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去，他祇是在思索着，在想着瑪莉露對他所講的話。要多找一些錢？也許是很有道理的，有錢乂有什麼不好呢？

路上一個人忽然一手搭住盧根的肩。盧根在心不在焉中嚇了一跳，幾乎要轉過去給這個人一拳了。不過他看見這不過是一個外國遊客，一個男人。

那人說：「朋友，我想花一些錢！」

盧根瞪着他，說道：「我乂不是賣東西的！」

「有些東西是不會帶着在街上叫賣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譬如女人，我想要找女人！」

「你看我的樣子像是扯皮條的嗎？」盧根說。

「你們貴國的人，似乎對我們很反感！」那人說：「我們來這裏都是花錢的，對你們有益！」

盧根深呼吸着，終於說道：「哦，你到那邊去，轉左，再轉左，那一條街上很多！」

「謝謝你，朋友！」那人說着走了。

盧根呆呆地目送他走遠，忽然，有一架名貴的跑車在路上吵鬧地飛馳而過。這也是遊客開來的車子，並不是參加比賽的，祇是趁熱鬧的賽車迷。

遊客潮果然是開始到達了。

盧根搖搖頭，繼續向前走。

× × ×

在那罐頭廠裏，章理夫的房間裏巳有燈光，他是沒有那麼辛苦了，但他仍有如一個廢人似的呆坐在床上。

忽然，那度門打開了，鱷魚與二個守衞出現，他們是推着一架餐車進來。現在是進食時間了，他們用一架餐車把一頓精美的晚餐推進來。

章理夫慢慢地轉過頭來。在外表上看來，章理夫很明顯乃是反應遲鈍的，但是事實上却非如此。他祇是在假裝。他在監獄裏時已經得到了秘密的通知，知道他的妻子實在並未死去，而司馬洛等是巳在設法營救他的，因此雖然盧根在食物和營養的方面剝削他，他還是能够用精神和意志支持下去。一個人，祇要有生存下去的理由，他的生命力就會特別頑强。不過他還是在假裝，裝成被折磨到巳經失去了意志，以使盧根不提防他。起碼盧根不會着意提防他自己設法逃走，如此，假如他找到機會逃走的話，他就立刻把握機會逃了。

剛才盧根對他講，莎莎公主給捉去了的話，章理夫是也聽到的，不過他祇是假裝沒有反應，却是心中暗喜，他相信，司馬洛是正在一步一步成功了。

現在，鱷魚乂把一頓豐富的餐食推進來給他吃，更加證明，盧根是正在作着讓步的準備了。

「吃呀，」鱷魚說：「你怎麼了？難道吃慣了那些垃圾嗎？」

那些「圾垃」就是鱷魚平時在這裏餵給章理夫吃的東西，祇是用一隻盤子裝一些稀粥之類，從門下推進來而巳。章理夫慢慢地轉過去，開始動手吃這一頓豐富的餐食了，這樣久沒有吃過稍爲有水準的東西，如此豐富的食物，對他實在是非常之吸引的。

他越吃就越快。

「呀，」鱷魚說：「行了，你不會有事的，你會好起來的！」

章理夫祇是仍然表示反應遲鈍地在吃着。

他是會好起來的，但是也不能够一吃了這一頓美食就立刻好起來的，要好，也是一步一步的。

所以，章理夫就是吃。

鱷魚一直站在他的身邊，看着他吃。鱷魚是要看看，章理夫究竟有沒有好起來。但是這些却不是鱷魚擅長之事，假如叫他看看一個人死去了沒有，或者是快要死了，他倒會辦得好些，因爲鱷魚通常要做的都並不是救人的工作。

他看着章理夫吃完了，也認爲情況似乎相當滿意，就命令二個手下把餐車推出去。

同時，他也揮手指道：「唏！還有那個！」他所指的乃是那房中的便桶。

本來這東西亦是從門下推進去推出來的，與吃的東西一條路進出。這並不是因爲這個地方連一間有水厠設備的房間都沒有，而是因爲這房間乃是爲了折磨人的精神意志而設的，所以就故意弄成這個樣子了。現在既然是開始優待，那就不同待遇了。

那二個手下倒亦沒有什麼所謂，反正從門下推出去，亦是他們拿的了。於是他們就把這東西也帶走。

鱷魚回到上面去了，他也有一座辦公室的，因爲他到底乃是廠長的身份。

他却發現，他的辦公室裏已經有一位客人在等着他了。

那就是前任的廠長高思。

別人不能亂闖進來，但是高思則是可以的。因爲高思並不是給革了職，而是給調到了別處去工作吧了。他仍然是有一個同樣重要的職位的。這些是盧根手下的重要人物，盧根也是自知不能够用太不公平的手段去對付他們。他不能够把這些人製造成爲他的敵人。

也因此，盧根亦是把鱷魚找來繼任。鱷魚是高思的朋友，如此，高思就是更難有什麼怨言了。

高思也果然沒有怨言，他還在有空的時候來找鱷魚談天喝啤酒，高思是前任的廠長，他當然是能够進來的了。守門的人，都是他從前的手下，不會留難他的。

鱷魚說：「噢，怎麼你來了？」

「新職很空閒，」高思說：「沒有什西事情可做，我又來找你喝酒了！」

「這個……」鱷魚說着，顯得有點爲難的。

「又不一定，祇是——有些事情要做。」鱷魚說。

「難道你要有一些特別的罐頭要製造？」高思說：「你一來就有？」

那些「特別的罐頭」，也並不是常常製造的，事實上製造的機會並不多，所以，高思一聽到，也大感興趣了。

「不是，」鱷魚說：「祇是那個章理夫，我又要把他再養好！」

「哦？」高思說：「我們的太上皇，老是改變主意的，忽然之間，他又要把這人養好了！」

鱷魚聳聳肩：「他要怎樣的，我便怎樣做好了！」

高思又說：「他就連這個廠長的職位，都是要改主意的，難道他要把章理夫養好，我就做不到嗎？」

「誰知道他是打什麼主意呢？」鱷魚說：「但是你請先聽我說吧，這件事是與我無關的，他要換你，並不是我搶着做，是他的主意吧？」

「我知道，」高思說：「所以我還是和你做朋友呀。其實，你本來的那份職，待遇也是一樣好，還沒有那麼悶呢！」

「你明白就好了。」鱷魚說。

「但是，」高思說：「你還是得向我賠罪！」

「爲什麼要賠罪？」鱷魚說：「賠什麼罪？」

「跟我一起喝個痛快，這就是賠罪！」高思說：「酒我都帶來了，你祇要喝就行，用不着你花錢的！」

「這就容易了。」鱷魚說：「喝的是你的酒，怕什麼呢？」

於是他們兩個人，就在鱷魚的辦公室內對喝起來，他們本來就是酒友，常常是如此的。

他們都不會喝到爛醉，咀巴照例總是沒有遮攔的，鱷魚不免談起章理夫來，以及他聽到盧根說莎莎公主給捉去了作爲威脅的事情。

「他們……那些人不能够這樣做的！」高思不平地說：「這太卑鄙了，公主是我們的……我們的神聖傳統的象徵！」

「呀！」鱷魚說：「我不該告訴你這件事情！你是一個死硬派！」

「你不懂！」高思說：「一個人，總是需要有些精神寄托，需要有一個精神偶像的，我們的皇族，就是精神偶像，因爲他們是不會換的，永遠都存在。總統嗎？你怎能够崇拜他們呢？一個新的上場，宣傳得什麼都好，完全沒有缺點似的，但是到了要他下台的時候，就忽然掘出許多許多見不得光的臭史，優點都是假的！」

「別談這個可以嗎？」鱷魚說。

「我講的是眞話，」高思說：「難道你是一個那麼怕聽眞話的人嗎？」

「你一定要偶像，」鱷魚說：「盧根先生就是偶像，總統是他換的，他不會換，他不可以成爲偶像嗎？」

高思搖搖頭：「他是一個很本事的人，這一點我不能够否認，但是，並不是貴族！」

「貴族難道就是有三頭六臂的嗎？」高思更不同意。

「貴族是有傳統的，」高思說：「遠在盧根先生未出世之前，我們已經有國王了，盧根却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人。」

「你這個人——」鱷魚氣結地說：「我們之有今日，是誰給我們的？是盧根先生，不是國王！」

「但盧根先生所以有今日，是國王給他的，」高思說：「假如沒有國王，就沒有我們這個國家，沒有這個國家，就沒有盧根，也沒有我們了！」

鱷魚說：「我們還是別談這個吧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高思說：「我和你之間，有什麼是不可以談的呢？難道你是因此而對我有了戒心嗎？」

鱷魚苦笑聳聳肩：「沒有呀，我們仍然是好朋友！」

「那你就不要對我說有什麼是可以講和有什麼是不可以講的，」高思說：「剛才，我們說到什麼地方？呀，你是說，盧根要把這個章理夫再養好？」

「是的，」鱷魚說：「他現在是受到

優待了！」

「唔，」高思說：「看來他是打算交換了！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鱷魚說：「你知道盧根先生這個人的，他是一個很記仇的人，章理夫犯着了他——他沒有那麼輕易肯放過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換回公主是值得的。」高思說：「他不能够記着什麼私仇！」

「道理是這樣，但是……」鱷魚說。

「我告訴你，」高思說：「他要把章理夫養好，一定是爲了交換。他不能够把一個又病又瘦，又近乎白痴的人交出去的。這樣就是活的證據，公開出來，他沒有面子，我們的國家也是沒有面子！」

「也許是的吧。」鱷魚說。

「我告訴你，」高思說：「你眞要優待章理夫的話，就不能够把他繼續關在那房間裏，在那房間裏，連新鮮空氣都沒有，又不見天日，單單是吃得好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這個——我不能做主，我得請示盧根先生！」鱷魚說。

「你問他，」高思說：「但你別說這是我的提議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」鱷魚問。

「你也知道他是不喜歡無關的人過問一件事情的，」高思說：「爲甚麼要提我呢？」

「好吧，」鱷魚說：「這件事情不談了！」

他們兩個人繼續喝酒，到高思離開的時候，已經有很濃的酒意。

高思在黑暗的街上蹣跚地走着，忽然聽到有一陣「隆隆」的聲音，他好奇地轉過街口走出去，却發現有好幾部摩托脚踏車正在飛馳而來，向他直撞。

高思一時不知所措。

先行的兩架及時向旁邊避開了，但是看來，隨後的則是會煞掣不及而撞着他，而他也不能及時跳開。

不過，先行的兩架車上的却各伸出一手，把他的手臂扣住，就帶着他走了。如此，隨後而來的那些，就不會撞着他。

於是他們有機會慢下來，終於停下來，把高思放下。

「朋友！」其中一個駕駛摩托車的人說道：「你走路小心一點！你差點沒有命了！」

高思格格地笑起來：「你們眞有一手，你們救了我們一命！」

「你喝醉了！」那人說：「醉了酒，不要在街上亂跑！」

「他……他不該把公主捉走，」高思說：「他這樣做令我傷心，不然我也不會喝那麼多！」

「甚麼？」那個人聽得莫明其妙。

「呀！」高思揮揮手說：「你們是外來的人，你們是不會明白的。但我告訴你，你們開車也要小心些，在這裏橫衝直撞，對你們是沒有益處的！」

「這是一個醉糊塗！」那人說：「我們走吧，靈高！」

他們又開動摩托車，飛馳而去。

其中一個人名叫靈高，這個靈高，也就是曾經擱住莎莎公主，把她作弄的人。

他們這隊摩托車隊，現在亦到了莎莎公主的國家來了。這也可以說是寃家路窄。

不過，他們還未有機會與司馬洛及莎莎公主遭遇。

他們却遭遇到了盧根。

他們不知道高思是誰，所以高思的忠告，他們也祇以爲是一個老醉漢的胡言而已，但是並不是，他們再走了一段路，就發現前頭有警察，設了一個檢查汽車的路障。

「讓我們飛過去！」其中一人說。

「不行！」靈高說：「在這裏，與警察過不去是並不聰明的！」

靈高雖然爲人狂野不羈，但是他却是有點頭腦的，知道在這個國家，不比別處。飛車玩樂是一件事，與警察過不去，那則是不妙的。

於是他們的車子在路障的前面停了下來。

那些警察用電筒照着他們，圍着檢查了一陣。其中的警長說：「好了，你們被拘捕了！」

靈高憤慫地叫道：「甚麼罪名？」

「擾亂公衆安寧！」那警長說。

「我們……難道是剛才那個醉鬼投訴我們？」靈高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他這樣撞到路中心來，假如我們不是技術高強，他已經死掉了，我們是救了他一命！」

警長格格地笑起來：「假如是剛才那位先生投訴你們，那你們就不妙之至了！你知道他是誰嗎？」

「他是誰？」靈高問。

「你還是不要知道算了，」警長說：「總之，不是他投訴你們，而是別人投訴你們！早一些時候，你們不是也在一個女人身上弄過這把戲嗎？那個女人並不是走路不小心，而是你們有意去作弄她的，她差點給你們嚇死了！」

「這個……我們又沒有傷害她，」靈高說：「不過是開玩笑吧了！」

「我們這裏不喜歡有人開玩笑！」警長說。

「但是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是遊客！你們是不能够這樣對遊客的！」

「遊客也是分許多種類的，」警長說：「現在，你們要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呢，還是要我們把你們捉回去？」

「好吧，好吧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跟你回去好了！」

他們常常到處闖蕩，自然很明白有些人是惹不得的，所以就乖乖地跟着走了。他們的人給裝上警車，摩托車亦給裝上警車，而給載回了警局。

靈高對警局的人員仍是堅稱遊客不能受到這樣的待遇。

一個人在門口說：「遊客也是有分等級的，朋友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怎樣分等級？」靈高說：「遊客就是遊客！」

這個剛剛出現的人，就正是盧根。他說：「遊客有來花錢的遊客，有來玩而不願花錢的遊客，也有來混水摸魚的遊客。第一種遊客，我們當然是最歡迎的。第二類，沒有對我們有利也沒有損失。第三類，我們則通常是盡快將之送走，你們也算是第二類遊客，不過，你們還要在搗亂，

影响第一類遊客花錢的興趣，那就不受歡迎了！」

「你看錯人了，」靈高說：「我是有錢的，而我的老頭子還是大富翁！」

「你有錢是你的事情，」盧根說：「你有錢而不在這裏花錢，這對我們就並沒有好處！」

「你是要我給你一點好處嗎？」靈高說：「你想要多少錢？」

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，」盧根說：「我不能向遊客們勒索，這會影响他們以後再來的興趣！」

「但是你既然把我們捉了，」靈高說道：「一定要罰欵才能放走吧？你要罰多少錢，你開口好了。把我們關起來對你們也沒有好處。罰欵放人，不是可以令你們增加收入嗎？」

盧根吃吃笑起來，說：「你倒也是一個爽快的人！」

「我們可以立刻離開這裏，」靈高說：「你們既然不歡迎，我們也不要留下來了！」

「唔，」盧根說道：「你交得出罰欵嗎？」

「我有旅行支票！」靈高說。

「我知道你有。」盧根說：「因為他們給捉回來之後，當然是被搜過身，但是不必罰了，你們可以走了！」

「我們就這樣可以走？」靈高問。

「是的。」盧根微笑着。

「為什麼？」靈高問。

「因為我說你們可以走。」盧根說。

「你說？」靈高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可以做主的人，」盧根說：「你跟着我來吧，靈高。你們幾個一起。」

盧根走出去了，靈高遲疑着，警長揮手說：「走呀，他叫你們走，你們還不走？」

於是靈高等數人就跟着出去了。

盧根把他們帶到外面扣留的停車場中，他們的摩托車也是在那裏。

靈高懷疑地看着盧根：「為什麼對我們這樣好呢？」

「你想不想留下來？」盧根問。

靈高說：「坦白講，我們的確是不會花錢的。」

「不要緊，」盧根說：「我是希望你們參加我們的賽車。你們在車上的技術，看來是相當之好的，為什麼你們却不報名參加我們的摩托車比賽呢？」

「我們——是不喜歡守規矩的。」靈高說。

「我在想，」盧根說：「你們可以作表演賽！」

「你——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？」靈高說。

「我是不開玩笑的，」盧根嚴肅地說：「你們既然不會在這裏花很多錢，那倒不如帮帮我的忙，替我們賺點錢了。你們表演一下花式，一定可以生色不少。我告訴你們怎樣做吧。你們到這個地址，向這個人報到，這個人自然會為你們安排的！你們想找尋刺激，這就是一個讓你們找尋刺激的機會！」

盧根交給他們一張紙。

靈高與他的同件們商量起來。

盧根說：「你們也可以不接受，而就這樣離開這裏的，我不會制止你們！」

「我們接受！」靈高說。

他們去報到的人，原來就是高思。

高思瞪着眼睛看着他們：「原來是你們這幾個混蛋！」

靈高他們也大感尷尬。靈高忙說：「真對不起，高思先生，早一些時候，是我們不對，希望你不要見怪！」

「其實是我走路不小心，」高思說：「你們的本事也真不小。假如是別人，就會把我撞死了！」高思現在酒意已消退了許多，所以他是更加理智的。

「我們要做些什麼呢？」靈高問。

「我是賽車會的籌備委員之一，」高思說：「但是坦白說，我對這件事情，也不是懂得很多的。不如你們讓我看看，你們能做些什麼吧。外面就有一片場地，你們把本領都拿出來好了！」

這件事情，實在是頗合靈高他們的心意的。

他們就駕了他們的摩托車，在外面那廣場上表演起來。以他們常常在路上跑的經驗，他們的確是頗有些本事的，做起來亦是做得相當精采。高思看得甚為高興，而高思在這裏的下屬們，亦是拍掌稱讚起來。

高思後來說：「你們做得很好，我告訴你們，應該怎樣做吧。你們每天就是這樣在街上巡來巡去，表演這些花式，但是不要作弄什麼人。這樣可以增加熱鬧氣氛，使人們覺得，還未正式賽車，已經很有看頭了，到時一定會更精采！」

「這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？」靈高問。

這一點倒使高思為難起來了。有什麼好處呢？他說道：「你看起來又不是要錢的。」

「是呀，」靈高說：「我自己有錢，我們祇是為了找尋刺激而到處遊蕩，假如祇是每天這樣衝來衝去，表演花式，那就不够刺激了。」

「呃——」高思說：「盧根先生沒有派給你們甚麼特別的任務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靈高說：「他是把我們交給你。」

「這個——總有機會的，」高思說：「讓我來計劃一下。在這裏，你們應該不愁會找不到够刺激的事情的。現在我讓你們喝杯酒！你們喝酒嗎？」

「你能喝那麼多，我就能喝那麼多！」靈高說。

「那妙極了！」高思說，他很喜歡酒友。

高思把他們帶進了樓上他自己的住處，他在那裏有很多好酒。

他那裏的牆壁上也掛着一張很大的照片，就是國王夫婦和莎莎公主的照片。

其中一個靈高的同件一看到了，就詫異地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啊！這一個不正是——？」

靈高立刻用手把他的咀巴掩住。

高思說道：「是呀，你們是曾經見過她的！」

靈高他們都僵住了。因為他們祇認得這個乃是他們在路上作弄過的女郎，而現

在，這裏却掛着她的照片，看來與高思關係密切。難道，他們原來是墮進了一個陷阱？那一次的事情，他們是已經算付出了代價了的，假如現在再受懲罰，那似乎不大公平吧？

靈高說：「呃——這是你的貴親？」

「是就好了，」高思說：「難道你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人嗎？」

「呃——」靈高又說：「不如你告訴我吧！」

「這就是我們的國王、皇后和公主呀，」高思說：「難道你們到這裏來，也不知道我們有皇室的嗎？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，」靈高說：「呃——公主現在在……在此地嗎？」靈高亦是有冤家路窄的感覺。

「她，呃——目前到了外地去了。」高思說。

「那麼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的表演，她會不會趕回來看呢？」

「我看不會了，」高思說：「不過我却希望她會。好了，你們來喝酒吧！」

靈高他們與高思一起喝酒，却是喝得混身不自然的，就是為了莎莎公主這張照片。他們這一類人，對於誰是國王誰是總統那一類事情，是全不感興趣的，尤其是莎莎公主這個皇室又並不是很出名，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就是來到了她的國家。現在看到了這張照片就知道了，就甚為担心。

假如她回來了而認出了他們，那會如何呢？

還好她不在這裏。

「也許，她不會對付我們的吧？」其中一人說。那時是他們回到了宿舍中過夜的時候，高思在這裏為他們安排了住處，相當舒服，雖然他們並不是常常住屋子的，許多時候祇是在郊野中幕天蓆地，或是紮營睡覺。

「很難講，這是她的勢力範圍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到底是作弄過她的呀！」

「原來是公主！老天！她怎麼會像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似的到處流浪呢？」

「我們又不是知道她是公主才作弄她的！」另一人說。

「但我們總之是作弄過她的，」靈高說：「現在我也想起來了——這並不是一個好逗留的地方。我記得——好像是傳說，這裏假如要把一個人關起來，他們可以給你套上任何罪名，你們永遠都出不去！對了，有一個叫什麼章理夫的人就是如此的！」

「我看，我們還是明天一早就溜掉吧！」另一人說。

「我看——也許我們是應該這樣做的！」靈高說。

「你們不能走！」高思的聲音忽然响起來。

他們幾個人都大吃一驚，高思就從門口跑進來了。

他們下榻的地方是一個寬大的房間，有四張床，有點像醫院的病房，這樣，他們就可以聯床共話。但是，原來這間房間亦是充滿了詭計的，顯然有傳聲器可以讓高思聽到他們講話。現在，高思就走進來了。

高思的手上，是拿着一把鳥槍的。這把鳥槍，是可以發射鐵沙的，鐵砂一射出來，四個人都可能中槍，因為鐵砂的射擊範圍是非常之大的。最可怕的就是射中未必死，却全身都是孔洞。

高思當然也不是善男信女，否則他也不能够担任罐頭廠長那麼高的職位了。

「等——等一等！」靈高忙叫道：「有事可以慢慢講！」

「我可以把你們轟得全身都是洞！」高思說。

「不要！」靈高說：「我們沒有什麼開罪你的地方呀！」

「我聽到了你們講什麼！」高思說。

「我們——我們不走好了！」靈高說道。

「我不是為了這個！」高思說：「你們原來侮辱了我的公主！你們還把她收了起來！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！」靈高叫道：「你醉了！」

「我是從來不會醉的，」高思說：「現在你告訴我，公主收藏在什麼地方！」

「我們沒有把她收藏起來！」靈高叫道。

「為什麼你會說她是給收藏了起來呢？」另一人奇怪地問：「你不是說，她是到了外埠去了嗎？」

「你別問我許多問題！」高思說：「我聽到你們講過，你們是作弄過她的！現在，你們快點告訴我，你們是怎樣作弄她的！」

靈高說：「讓我來講吧！」他認為他的講話技巧是會比較好些的。

而高思則拉了一張椅子來，坐在門口，椅子倒轉過來，他面對椅背而跨在椅子上，那把獵槍就也是擱在椅背上，仍是對着他們。

靈高則是忠實地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。然後他說：「我們不知道她是誰，不是有意犯她的！」

「哼！」高思說，「那麼，原來是那個開跑車的人把她捉去了！」

「什麼捉去了？」靈高說：「為什麼你這樣講？」

「你別問！」高思又說：「你說你們不知道她是什麼人。但是，假如你們知道的話，你們是不是更感興趣呢？」

「這個當然了！」靈高說。

「那你們又會怎樣對她呢？」高思問，眼睛好像要噴出火來似的。

「你不明白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祇是找尋刺激吧了，我們會帶着她，到處玩玩吧了！」

「我却不認為這樣，」高思兇狠地說道：「我可以想得出，你們是會怎樣對她的！」

「你們！」高思的臉色非常難看，充滿了兇暴，就像隨時要扳動槍機似的，使靈高等人一動也不敢動，「你們……侮辱了她，把她捉了起來，現在還有胆量到這裏來？」

「我們沒有捉了她，」靈高盡可能鎮靜地說：「你聽我講好不好？」

「你們——是為了章理夫而來的？」高思說：「你們是來談條件的？」

「我們不知道什麼章理夫！」靈高說：「我們是聽過這個名字！你旣然聽得到我們講話，你們當然也聽到我們剛才提過了。」

高思的衝動漸漸平復下來，想一想，又覺得有道理。他說：「但是，你們剛才自認侮辱過公主！」

「我們是在路上碰到過她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——祇是吃了她的虧！你聽我們講清楚好不好？假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問她的！你說——呃——剛才你不是說公主去了遊埠嗎？怎麼又說我們捉了她呢？」

「你先回答我的問題！」高思說：「你說你們作弄過她的，怎樣作弄？」

「你首先記着，」靈高說：「我們根本不知道她是公主，而且我們也侮辱她，好不好？」

「講呀！」高思咆哮道。

靈高祇好把他們在路上遇到莎莎公主的經過講出來。

高思懷疑地看着他們，「幸而有人救了她。但是，假如不是有人救了她呢？」

靈高說：「我也可以想像到你想像什麼，但是並不是這樣的，我們不會幹那種事情！」

「你們這些飛車黨！」高思說：「我也久聞大名了。你們捉了女孩子，盡情侮辱之後就會殺掉！」

其中一人說：「這件事情，又沒有發生，我們又如何能向你證明，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呢。」

「我知道你們會！」高思說。

「我認爲你是看電影電視太多了，」靈高說。「我們不是這樣的。你想想看，假如我們眞是做這種事情的，不要說常常做了，就是做過一次，也不得了，我們還能夠這樣自由地來去嗎？我們一定會受到追捕！你有聽到我們受到追捕嗎？你有聽過我們害人的新聞嗎？」

高思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因爲，靈高講的這句話，倒是有點道理的。

高思終於說：「但是，假如公主不是給人救走了的話，你們又會怎樣對她？」

「剛才我也已經講過了，」靈高說：「不過是跟她開開玩笑吧了。有時碰到了談得來的女孩子，我們亦會一起旅行，談得好好的！」

「假如你們知道她是公主呢？」高思問。

「那我們就根本不要攪她了，」靈高說：「有後台的人就是麻煩，我們不想有這些麻煩。坦白講，我們怕的是麻煩，而不是尊敬她與否的問題。」

高思又尋思着。

另一個人問道：「什麼公主被捉住了？假如是那傢伙把她捉走了，我們可以帮你把她找回來！」

靈高是不想講這話的，不過要制止也已經遲了。

高靈輕蔑地看着那人：「你憑什麼本領可以找到那人呢？難道你們沒有企圖找過他嗎？」

這人答不上來。這確是事實。他們在給司馬洛作弄過一番之後，確是曾經企圖追上司馬洛的。他們對許多地方的形勢都很熟，因爲流浪慣了，以爲他們有許多捷徑可走，司馬洛的車子雖快以及領先了，還是逃不出他們的指掌，然而，他們就是找不到。他們調查過再一個司馬洛可能在途中歇脚或者經過的地方，當地的人都說根本沒有看到這部車子經過，也沒有看到這樣兩個人來過，就像這兩個人和車是忽然升飛走了似的。

的確是飛走了，不過他們想不出有這樣的可能性。

高靈說：「高思先生，我們是沒有惡意的，這是事實，你向我們難爲，也沒有用處！」

「好吧！」高思說：「我看，你們也不會是把公主捉起來的人！」

「是呀。」靈高說。

「但是，」高思說：「你眞願意帮助我把她找回來嗎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靈高說：「我……我很難講！」

「你不是說你們是很愛找刺激的？」高思說。

「對這件事，興趣是有的，」靈高說：「但是綫索不够！」

「我慢慢找綫索，」高思說：「但總之，你們是爲我做事的，這一點已經講清楚了！」

「好吧！」靈高無可無不可地說。現在，當然是先答應了較爲上算，而且，他們這幾個人，也實在是很愛鬧事的，有機會讓他們鬧一鬧，他們也是歡迎之至。

「你們睡覺吧，」高思說：「以後我再跟你們講淸楚！」

×　×　×

這個地方，遊客是越來越多了。

越野大賽車巳經完畢，那些遊客們果然順道到這裏來，準備參觀這裏的大賽車。這件事情，也是使盧根相當之忙的。盧根這個人，就是因爲甚麼都要管，所以他也是特別忙的。

他還要到國王那裏去一趟。

是國王把他召來的，而他也不能够不去。

國王是單獨一個人見他。

國王問道：「你的成績怎樣了，他逃走了，而現在市面上的情況如此複雜，找一個人是並不容易的。假如他巳經逃出了本國，那我更沒法找他了！」

「別跟我來這一套胡說八道！」國王說：「假如他逃出了本國，那即是他得到自由。那麼我的女兒就會給放回來了。我依了你的條件，那些大學生們很規矩，什麼都沒有攪，你也是應該跟我合作的！」

「也許，」盧根說：「章理夫健康太差，對方不滿意？」

國王凝視着盧根，盧根却低下頭來，不接觸他的眼光。國王也是一個聰明人，他明白盧根的意思了。

他說：「假如章理夫的健康不快點好轉，那麼，我的女兒的健康，是可能會壞下去的！」

「希望不會吧，」盧根說：「我當然是希望大家都好！」

「你要盡你的力量把事情弄好！」國王說。

「這個當然了，」盧根說：「假如我找得到章理夫的話！」

「你知道，」國王說：「我是也爲你的健康担心的！」

「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健康愉快。」盧根說。

「我也在想，」國王說：「旣然你在担心章理夫的健康，那麼，假如章理夫回到了他的朋友的身邊的話，他的健康不是會恢復得更快了？」

「是會的，」盧根說：「不過可惜，章理夫的健康情况實在相當差，我担心他逃不到他的朋友身邊去，所以，我到現在還是覺得，章理夫逃獄，實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！」

「唔，」國王說：「總之，你記着，盧根，假如章理夫死掉了，就有人會被槍殺！」

「我知道，」盧根說：「還有什麼吩咐嗎？陛下？」

「沒有了，」國王說道：「你可以走了！」

盧根告辭，離開了皇宮，下一步，他則是去找一位高官，這是財政部長。

財政部長對盧根，態度則是必恭必敬的，有如盧根剛才去謁見國王那樣。

就是因爲盧根的勢力很大。

但是，盧根的勢力是大了，却有一個地方遠遠不及財政部長，那就是在錢的方面。就因爲財政部長是管財政的，他把財政管得很技巧，有些錢是撥進國庫裏的，但亦有些錢，他則是撥進了自己的海外戶口，以及有些有勢力人士的海外戶口，所以他是很富有的。

盧根說：「怎麼樣，近來的經濟情況是不是很好？」

「是的！」財政部長眯着眼睛笑着，「遊客來了，我們的收入增加了，許多困難，都可以解決了！」

「你的荷包，」盧根說：「當然也是膧脹得多了！」

「是呀，」財政部長仍是眯着眼睛，「大家都有利，那是最好了！」

他並不因爲盧根這樣說話而感到恐懼，因爲這些事情，是盧根早巳知道的。盧根甚麼事情都知道，所以勢力可以如此之大。

盧根說：「那麼，我們情報組，也可以增加經費了！」

「這個——」財政部長表示莫明其妙，因爲，盧根是不必提出要求的，盧根祇要下一個命令就行了，「你們的開支，是不受限制的！」

「不錯！」盧根說：「不過，我還要拓展我們的海外情報組！」

「我們沒有海外情報組。」財政部長說。

「現在有了，」盧根說：「就是我一個人。假如我要到海外辦事，我要花很多錢，所以，假如海外有存欵就好些！」

財政部長迷惑地看着盧根。他大致上是明白盧根的意思的，祇是他不相信，因爲盧根並沒有這習慣。

「怎麼樣？」盧根說道：「你是反對嗎？」

「不，不是！」財政部長說：「祇是，我沒有想到，像你這樣，一個全心全意，爲國家盡忠做事的人，也會對錢感興趣呢！」

「錢的用途是很廣的，」盧根說：「尤其是到海外去，更非要財不行。外地的人，是不認識我們的，對嗎？」

「假如我沒有猜錯，」財政部長說道：「你的意思就是要把餅多切一份，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。」盧根說。

「唔，」財政部長點着頭，「這是很合理而且也是很聰明之舉，我們呀——都是終有一天可能到外國去辦事的，假如沒有錢，那就很不便了！」

「正是，」盧根說道：「所以，你替我弄一個戶口如何？這些事情，你是很熟的！」

「瑞士吧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我相信，瑞士是最好的了。」

「很好，」盧根說：「你替我辦吧。什麼時候可以辦好呢？」

「現在就辦吧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他打開抽屜，拿出一些表格來交給盧根，說：「你塡了這些，我很快就可以爲你辦好了。」

這種事情，這個人眞是優爲之的。

「就是這樣？」盧根說。

「假如你自己去辦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那當然是難一些了。但是我是這門學問的專家，一個星期之內，就可以辦妥了。你連支票都不需要，你祇要一個密碼，一個簽名，就可以拿到這些錢！」

財政部長又對盧根解釋了這件事情的用法和做法。盧根對這種事情也並不是不熟悉的，不過是從來沒有做過吧了。現在，一講之下，他自然就心領神會了。他簽好了那些文件，財政部長伸手與他相握，說道：「恭喜恭喜，盧根先生，現在你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了。」

「多謝。」盧根說：「不過，還是不及你那麼富有！」

「這個嘛，」財政部長顯得頗爲尷尬地說：「我們是做生意的人，錢是要運用的，運用得好，那就會越來越多，好像滾雪球似的了。」

「我是不懂做生意的，」盧根說道：「不過，這一個數目，也是不錯的了，每一個月有一筆這樣的進賬，還有什麼苛求呢？」

「每個月？」財政部長的臉色立刻有所改變，因爲，一次過拿這個數目是不算多的，但是，每個月拿一次，却是不少，那也即是說，會把其他人的那份也分薄了的。

「當然了，」盧根說：「我不會做生意，不懂得如何滾雪球，要增加我的錢，就祇有用這個辦法了！」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財政部長搔着頭。

「你安排一下吧，」盧根說：「下一個月，還有六十天才到！」他並沒有叫財政部長考慮，這是一個直接命令了。

財政部長祇好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好吧，這件事情，我是會辦妥的，不過……」他遲疑着，就像有些話不好意思講出來似的。

「有什麼附帶條件呢？」盧根問。

「這不是什麼附帶條件，」財政部長奉承

地微笑着說道：「不過是一個小的請求吧了！」

「請講出來好了！」盧根說。

原來財政部長已經在一張紙上寫字，此時就把他所寫的推給盧根看。那紙上寫的是一個名字。財政部長說：「我要把這個人殺掉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盧根問。

「你一定要知道爲什麼嗎？」財政部長問。

「知道就好一些，」盧根說道：「萬一他的身邊有些什麼人，是你不願意傷害的！」

「是這樣的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他誘姦我的女兒！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」盧根說：「你的女兒喜歡他而你不喜歡他，你叫你的女兒不要與他來往，他却不肯聽？」

「是的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他——一個窮小子，怎麼有資格娶我的女兒爲妻呢？我對我的女兒是有另一番計劃的！」

盧根嘆一口氣：「有兒女，就是有這樣的麻煩！」

「這裏是這個人的資料！」財政部長又在紙上寫了一些字。

「唔，一個大學生！」盧根說。

「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，他與我的女兒來往，也鼓勵我的女兒反我，這怎麼可以容忍呢？」

「賽車節日過去之後，我替你解決他好了！」盧根說。

「最好是三天之內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我心目中有一位未來的女婿，過幾天就要從外國回來了。假如他知道我的女兒有一個情人，那麼他怎麼可以成爲我的女婿呢？」

「一個大學生！」盧根說着，忽然頭痛起來。大學生是一向都令他頭痛的。

「盧根先生，你得幫我這個忙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這個人好像一個魔鬼，控制了我的女兒！」

盧根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假如我爲你做成功了這件事情，你的女兒又有什麼反應呢？」

「她當然會很傷心，」財政部長說：「但是年輕人，懂些什麼？讓她得到更好的，她很快就會忘記掉了！」

「好吧！」盧根說：「我爲你做這件事情！」

當然，這件事情是特別令他頭痛的，因爲他已答應過國王不去碰那些大學生，而那些大學生們亦答應不會搗亂了，假如他食言，那麼形勢是又會亂起來的。不過，事情是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進行的。

這件事情，盧根就自己去進行。事實上，用不着財政部長供應，盧根亦知道關於此人的資料。

照片中那一個人，盧根很容易就找到了。

道個年輕人喜歡玩汽車，而他自己也擁有一部年齡已有相當的車子——新的車子他是買不起的。賽車的狂熱也沾染了他，他開着這部老爺車在路上馳行，不時有參加比賽的車子越過他，飛馳而去，他羨慕而無法追上。那些都是漂亮的車子，正在試車和試路。這些車的馬達都是加强了的，普通的車子根本無法與之比較，而這個青年這部老爺車是更難了。

盧根的車子，外表也並不怎麼特別，不過馬達也是加强了的。他也很容易就追上了這個青年人的車子，而跟在後面。到了山上，一處僻靜的地方時，盧根才追前去，把那車子逼到路邊，而將之截停了。

盧根下車走過去。

那個青年人是認得盧根的。他憤怒地說：「盧根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盧根說：「我是要跟你談談吧了！」

他拉開車門，就上了車，坐在這個青年人的身邊。

「你不要亂來，」那青年人說：「我也是認識一些重要人物的，雖然不喜歡利用這種勢力！」

盧根格格地笑起來，說：「我知道，你認識財政部長的女兒，但是你有沒有想到，財政部長對你討厭之至？他是絕對不會爲你出頭的！」

「我不要跟你談那個！」那青年人說，「你究竟想怎樣？」

「我就是來跟你談那個的，」盧根說，「原來財政部長很反對你跟他的女兒來往！」

「他的女兒已經成年了，他有什麼權管這件事？你更加沒有權管這件事！這事與你無關！」

盧根嘆一口氣：「年輕人，就是不知死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本來，你可以答應以後不跟她來往的！」

「這不關你事！」那青年人說。

「在這裏，」盧根說道：「一切事情都是與我有關的。總而言之，現在，即使你答應以後不再跟她來往，亦是已經太遲了！」

「你能够怎樣？」那年青人輕蔑地說，「殺死我嗎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！」盧根說。

他忽然飛快地一揮拳，一拳擊中了這個青年人的下頷，這青年人就在駕駛座上暈過去了。

盧根立即推開車門下車，回到自己的車子。

盧根選擇這個地方截停車子，是早有預謀的，這裏的路邊，下面就是對着險峻的山坡。盧根開動自己的車子，退到這青年人的老爺車的車尾的後面，就用車頭頂着這老爺車的車尾，開動了，亦把那部老爺車推動了。那個青年人暈在車中，對這危險完全不知道，亦不能制止。他的車子就是這樣被推動，推出了路邊，到了斜坡上，以後就自己衝下斜坡。那斜坡太斜了，車子許多時候車輪都不着地，而是飛下去似的。

盧根下車，再走到崖邊看着。

這時，車子已經跌到了山坡的底下，扭曲得不成樣子，車身的鋼板亦有許多在中途跌了出來。

盧根再登上他的車子，開走了。

這祇是一件「交通意外」，財政部長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。盧根就是一個這樣可怕的人。他殺一個人，可以面不改容，而且，在他那扭曲的腦子裏面，他對人也是沒有好壞之分的，祇是有值得殺與不值得殺。

他的車子開了一段路之後，迎面來了幾部摩托車，機器聲開得很吵，飛馳着與他的車子相擦而過。

這些車子上的就是靈高等幾個人。

盧根微笑。他們正在工作，而且做得相當之好。

另一方面，靈高在一閃眼之間，也認得了車上這個人乃是盧根。

靈高叫道：「你們認得嗎？就是那個傢伙！」

另一人說：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壞主意都是他出的，」靈高說：「他才是一級的大壞蛋，這裏的壞事，都是由他主持！」

「我們也管不了那許多，」另一人說：「還是先解決自己的事情吧！」

現在，他們是對盧根非常之惡感了，祇是爲了一個小小的問題，就是證件的問題。早上起來的時候，他們的旅行證件被沒收了。那即是說，假如未得到盧根的同意，他們就不能離開這個地方。高思說，這是上頭的命令，他也沒有辦法的。

盧根是一個很精明的人，但他的精明是毫無人情味的精明，他的精明乃是要控制一切，從沒有想到過以德服人或以義氣博取義氣，亦不相信有這種事情。本來，靈高等人是很樂意做這件工作的，但是證件一給沒收了，他們就不服氣了。高思的上頭，他們知道就是盧根。

靈高說：「那傢伙！我想殺死他！」

另一人說：「還是忍一忍吧。他是要利用我們吧了。他們的賽車節目結束了之後，我們就也沒有用處，他們自會放走我們了！」

靈高說：「山水有相逢！我們終有一天會再與他碰頭的！」

他們是正在騎車飛馳中，沒有人可能偷聽到他們講話，所以他們也就不怕把要講的話講出來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們亦與一部跑車迎面而過。

這跑車乃是一部參加比賽的跑車，也是正在試車。

靈高等人沒有注意，但是，車中的人則是注意到了靈高他們。

原來，這車中開車的人就是司馬洛，而他身邊的女助手則正是莎莎公主。

司馬洛說道：「你看見了我看見的沒有？」

「那是靈高，」莎莎公主說：「他們也來了！他們來這裏幹什麼呢？」

「這正是寃家路狹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不要緊，」莎莎公主說：「我們認得他們，他們不認得我們！」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不過，這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！」

「我們也是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的，」莎莎公主說：「而且，他們也一定不會是爲了我而來！」

「也許他們終於記起你是誰了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不會，」莎莎公主說：「他們假如記起了我是誰，就更不敢到這裏來了，難道來自投羅網嗎？他們作弄過我，更應該避之則吉！」

他們這些猜測，都是不大準確的，不過，沒有錯的一點就是，靈高等人，的確是決不會認得他們。因爲現在他們都已化了裝。司馬洛是一個滿腮鬍子的人，莎莎公主則是已經剪短了頭髮，輪廓都用化裝物改過了，顴骨高了，眼睛亦小了，頭髮的顏色不同了，還戴上了一副大大的淺茶色的眼鏡。

本來，他們這些特徵，都是很容易給懷疑乃是化裝的，不過，由於本來就有這兩個人，就不會引人懷疑了。他們扮演的乃是中等名氣的賽車手曼紐爾和他的女搭檔莎蓮娜。他們的車子，也就是司馬洛所製的模型一樣的車子。

曼紐爾是一間大公司派來參加的代表，但是這間大公司的負責人很樂意與溫美玉的組織合作，而曼紐爾與莎蓮娜亦是很樂意合作，他們本人不來，而由司馬洛與莎莎公主化了裝，扮成他們的樣子，代替他們來，就是這樣簡單。

溫美玉則是不方便扮演莎蓮娜的角色的。

因爲她要在這裏指揮她手下的人員。

她手下的人亦已滲入來很多了，她遭遇危險的機會則是並不大的，因爲盧根根本不知道有她這樣一個組織和她這樣一個人。她與他的手下們不過是另一些遊客。

司馬洛與莎莎公主的車子在路上飛馳着，他們也是經過了剛才那處汽車墮崖的地方，亦一無所見，因爲掉下去了的那部車並沒有着火。靈高等的摩托車也經過那裏，亦是一無所見。

那個青年人跌到崖下，即使沒有當場死去，也是活不成的了。起碼要到明天早上方會有人發現他。那時，他也會傷重而死了。

司馬洛與那些摩托車隊相遇，以爲寃家路窄，却不知道他們亦是曾與盧根狹路相逢。

司馬洛正在說：「假如找到了盧根，那就好了！」

莎莎公主搖頭：「沒有人能找到他的，祇有他能够找到別人。他要找你時，他自會出現，你要找他，就像是找一團空氣，連他住在什麼地方都沒有人知道！」

他們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方來，就考慮進行另一個辦法。也是一個相當直接的辦法，就是把盧根捉住，叫他把韋理夫交出來。然而這件事不易做，盧根這個人，實在太難找到。假如他們知道剛才那部車中的人就是盧根，那就不同了。

他們的車子走了很多路。作爲賽車手，他們當然是首先要熟習這裏的路的，而司馬洛有秘密任務，就更加需要如此。

他們的車子開到了那水渠口附近，停下來，張望着。司馬洛說：「假如我們的計算沒有錯誤，這裏就是我們把韋理夫帶走的通路！」

「假如能够把韋理夫裝在車中的話。」莎莎公主說。

「這是你答應了做的事情，公主，」司馬洛說：「隧道如何呢？」

「明天晚上我們去看看。」莎莎公主說。

她的大學生朋友們在行動上是帮不了什麼忙的，因爲他們被監視得很緊，要行動就祇有司馬洛自己去做。（未完・六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鬼魅江湖

武陵客·文
可飛·圖



前文提要： 前文書至凌雲天扮作唐姓少年和百毒宮主的眞傳女弟子羅素蘭，參加華家莊乾坤居士武顯揚的紅柬邀請，還有八指閻羅耿若殿，羅素蘭帶着宮中五位高手，奉宮主之命，偵查誰人使用蛇頭鏢而來，武顯揚亦因知友范澄平和獨龍叟遇害和失踪與「血影魔經」、「軒轅秘笈」有關，故不約而同來到燕京，因此想邀請羣雄回去十三陵查個明白，却被七皇子攔截，勸不要與宮廷爲敵，武顯揚怕得罪宮闈各皇子，對自己偵查有影响，知難而退，凌雲天從羅素蘭口中知道武顯揚隱居已故，對他出手傷害白骨殃神柳南的武功怪異，心有所疑……。

羣魔互傾軋

馬沛不禁面紅耳赤，道：「諸位均是武林中卓著盛名的高人，何懼於一個武顯揚！」

千手鬼王微微一笑道：「馬兄，武林中人寧折不彎，人死留名，豹死留皮，如武顯揚之言是實，我等實有愧於心，不但不相助他拒敵，反過橋抽板，遇事掣肘，如老朽身臨其境，必無武顯揚如此寬宏氣度。」

羣邪聞言只覺千手鬼王所說委實有理，不禁默然。

蛇神滕鳳突出聲道：「如今已是騎虎難下，我等更非自甘卑下受人驅策之輩，亟亟營謀者無非是軒轅秘笈，滕某也不諱

艱苦到皇陵

言，我等均存攫有之念，在未進入十三陵得知『軒轅秘笈』確處之前應合力同心，共赴艱危才是。」

千手鬼王微笑道：「滕老師言猶未盡，請道其詳。」

滕鳳略一沉吟道：「我等既不願與宮廷皇子爲敵，乾坤居士武顯揚又與我等誤會難解，已成水火之勢，目前，僅武顯揚知有一秘徑可潛入十三陵，倘我等不當機立斷，將武顯揚挾制問出，否則我等日後將死無葬身之處。」

話語動人心弦，羣邪不由怦然心動，眼前情勢極爲嚴重，由不得羣邪不聯合一處，聚論紛紜之下，推舉千手鬼王暫作盟主發號施令。

千手鬼王笑道：「老朽恭敬不如從命，只有勉爲其難了！」身形一轉，掠至白骨殃神柳南身前，落指如飛，點了柳南數處穴道昏睡過去。

茅屋內陰暗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岑寂若水。

窗櫺隙縫中忽蠕蠕滑溜入來十數條奇毒怪蛇。

武顯揚等均靜坐不動，似知羣邪必不甘退身，欲全力進襲，目注羣蛇蜿蜒穿入來。

屋外響起一縷低微悲沉的笛音，羣蛇按着笛音節奏滑行逼前。

白鳳棲內傷已復癒，目擊羣蛇徐徐逼近，張牙吐信，欲擇人而噬，禁不住劍眉一聳，右手迅快挽出那支斷劍。

凌雲天低喝道：「且慢！」右掌疾拂出去，吐出一片暗勁。

十數條毒蛇如遇上尅星一般，停得一停，掉頭由原路飛竄遁去。

武顯揚大爲驚愕，道：「唐少俠，你施展的是何武功，將羣蛇驚退！」

凌雲天淡淡一笑道：「萬物相尅，生死互替，此乃千古不移之理，在下用的一塊雄黃精，蛇畏雄黃，故而驅退。」說着略略一頓，又道：「我等不能守株待兔，宜先發制人。」

武顯揚搖首道：「老朽萬不願與他們爲敵，只要他們知難而退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緩不濟急，宮廷皇子似意欲老前輩絆往羣邪，兩敗俱傷，坐收一石二鳥，漁翁之利！」

武顯揚嘆息一聲道：「這個老朽豈不

知道，老朽故意造此僵持不下局面，以寬宮廷皇子大內鷹犬之心，認爲我等已受牽制不遑他顧，唐少俠若有高明之見，老朽自當洗耳恭聽！」

凌雲天聰睿果斷，暗知武顯揚並非眞實乾坤居士，如此作爲，必心懷叵測，倒不如利用武顯揚達成自己心願，遂低聲附耳密語。

武顯揚聽得連連點首，軒眉微笑。

羅素蘭暗道：「此人眞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但願他心術方正才好！」

只聽武顯揚道：「少俠你去吧！」

凌雲天疾掠出得茅屋外，只是羣邪竊竊聚議，滕鳳注視着地面上十數條蛇屍，目露怨毒之色。

千手鬼王瞥見凌雲天出來，不禁面色一變，大喝道：「武顯揚呢？」

凌雲天微笑道：「武老前輩現在屋內策劃潛入十三陵方策，各位均是武林前輩，功力不同凡響，何不明智如是，眞令人扼腕嘆息。」

千手鬼王怒說道：「你說此話是何用意？」

凌雲天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請問諸位朋友，此來是否受宮廷皇子網羅，存心與武老前輩爲敵，抑或爲了不使『軒轅秘笈』淪入大內皇子之手，免日後武林慘遭荼毒！」

千手鬼王冷笑道：「自然是不使軒轅秘笈淪入大內皇子之手，如今武林諸大正派均門前自掃，坐而觀望，我等雖草莽野人，却亦深明大義，爲保全武林精英，萬不能袖手不顧……」

凌雲天截住千手鬼王話音，朗聲道：「前輩之言可是句句出於肺腑麼？」

千手鬼王聞言，不禁目中神光暴射，大喝道：「老朽生平出言無欺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那就好辦了，武老前輩言只要諸位朋友捐棄私欲，願偕同諸位潛入十三陵，又道『軒轅秘笈』武林絕學，唯有德者居之，他絕不伸手攫爲私有。」

「你這話是眞實麼？」

凌雲天朗笑道：「武老前輩命在下出見即是爲此，信與不信端憑諸位前輩，倘武老前輩懼怕與諸位爲仇，那倒未必，我等人數雖寡，却可與諸位周旋到底，就拿在下而論，武功雖然不濟，却自信未必落敗！」

麻烱忽面色一變，厲喝道：「無知小輩，你藉武顯揚之勢便可猖妄大言麼？」

凌雲天冷笑道：「在下與老前輩昨日仍是陌生，麻堡主雖威震甘涼，但中原道上可難容你頤指氣使，目中無人。」

麻仲堯突飛身竄出，一劍飛出，寒光電奔，直襲凌雲天七坎死穴，迅辣狠毒，威勢絕倫。

凌雲天冷笑一聲，搶步欺身，右掌平拍迎着劍勢而出。

劍芒堪欲點實掌心，凌雲天掌勢一沉，倏地一閃翻腕扣在麻仲堯腕脈上。

麻仲堯腕脈一麻，長劍脫手墜地，凌雲天右手兩指迅如電光石火虛點在麻仲堯「心兪」穴上，森冷說道：「麻堡主，令郞生死全在你一念之間！」

麻烱不禁面色大變。

羣邪不禁面面相覷，麻仲堯武功不弱，竟未及一招便受制於凌雲天之手，凌雲天武學可想而知。

千手鬼王咳了一聲道：「少俠手下留情，老朽深信少俠之言，可否請武老師出見！」

凌雲天五指一鬆。

麻仲堯痛得冷汗直冒，咬牙切齒暗恨，退在麻烱身後，運功調息。

凌雲天望了千手鬼王一眼，微笑道：「前輩被推爲盟主之位，負有發號施令全權，依在下之見，不如前輩自往屋內與武老前輩商談！」

千手鬼王道：「安知不是詭計！」

凌雲天道：「同舟共濟，推誠相與，此後艱危凶險與日俱增，前輩這一點却信不過，怎能共事！」

千手鬼王被他一言，激起萬丈雄心，宏聲大笑道：「好！老朽與少俠去見武顯揚！」

邛崍雙星蒲文蒲武同聲道：「我等隨往。」

凌雲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三位前輩請！」轉身緩緩向茅屋飄然走去，似全無機心一般。

千手鬼王邛崍雙星暗中凝聚眞力，蓄勢橫胸，若一有異，則全力出手。

身形一踏入門中，只見一張方桌上燃着一支燭火，乾坤居士武顯揚，八指閻羅耿若殿，羅素蘭，白鳳棲四人各踞一方，伏案低聲研商，桌面上平舖着一張厚紙，由耿若殿執着眉筆繪圖講解。

王澤五人及一雙捧劍青衣小童則守着牆角窗前，注視屋外羣邪舉動。

千手鬼王見狀不禁一怔，大感內愧，暗道：「看來，武顯揚並無對自己等人有不利之謀，唉！我等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」

武顯揚目睹千手鬼王三人走入，忙立起抱拳笑道：「方才老朽一時不忿，說了幾句氣話，請三位大量包涵。」

千手鬼王道：「不敢，兄弟等人實有不是之處……」

武顯揚搖手大笑道：「事情已過，不必再提，三位請坐，時機稍縱即逝，商量大事要緊。」

耿若殿三人倏地讓坐，武顯揚手指桌面圖形道：「此乃通往十三陵秘徑墓隧，相傳十三陵由永樂鳩工相度地勢興建，重金禮聘巧匠監造，永樂成祖，陰狠毒辣，這名巧匠已有先見，知造成後必無倖免，預置一寬廣墳穴，待陵地竣工即與七十二名工人在墳穴中飲鴆自盡，王命合墳封葬，其實此巧匠已預留生機，三日後鴆毒自解，由秘徑中逃生埋名隱世，這條秘徑岔道繁複如網，設有風雷水火五行諸般惡毒禁制……」

千手鬼王目露疑容道：「這巧匠預留一條逃生路徑已是不錯，那有此心機安設五行奇門，未免畫蛇添足，多此一舉。」

武顯揚笑道：「鬼王兄有所不知，老朽也是方才得知詳情，當時還有工部官員及御林軍提察監造，巧匠詭詞說動一官員，謂十三陵中有一眞龍吉地，其祖先遷葬於此，定可身登九五之尊，以後的話老朽不說亦可知過半了。」

千手鬼王微微嘆息一聲道：「此人可謂有鬼神不測之機，但武老師怎知道這般清楚！」

武顯揚手指八指閻羅耿若殿笑道：「兄台可識得耿若殿兄麼？」

千手鬼王不禁一怔，道：「神交巳久，却未謀面，原來是耿兄，幸會幸會。」

武顯揚又指着凌雲天微笑道：「這位是唐子建少俠，耿若殿老師同門師弟。」

千王鬼王道：「失敬了！」

只聽武顯揚道：「那名巧匠後人與昔年名震江湖的神偷丘燕大有淵源，丘燕獲有一紙圖形，與耿若殿老師由秘徑潛入陵寢盜出先朝帝后殉葬寶物，歷經艱險，幾乎喪命。」說着語聲略略一頓，又道：「此圖是憑着耿若殿記憶繪出，難免遺漏之處，所以，我等由秘徑進入，尚須耗盡心智破除禁制！」

千王鬼王長嘆一聲道：「未經武老師說明，恐誤會難釋，兄弟決隨武老師等進入十三陵，但不知何時動身。」

武顯揚略一沉吟道：「老朽並非故作神秘，擇此林中棲身，乃有意穩住大內鷹犬以示不疑，更以羣雄中有不少暗與大內勾結，必須避開他們。」說着目中神光逼射邛崍雙星，冷笑道：「賢昆仲與老朽一般，絕意江湖巳久，風聞兩位蒲老師巳受四皇子網羅門下……」

邛崍雙星冰冷面色猛然一變，倏地立起，突感胸後數處穴道一痲，兩臂眞氣立時逆攻內脾，不由悶哼一聲，神色慘變，頹然坐下，冷汗如雨冒出。

只聽凌雲天冷笑道：「兩位最好俯首認罪，坐着別生妄念！」

千手鬼王大吃一驚，怒目瞪了邛崍雙星一眼，冷笑道：「原來二位自願跟隨老朽，心懷叵測，眞乃無恥之尤。」說着望了耿若殿道：「唐少俠武功巳臻化境，是否與耿老師二師相傳！」

耿若殿淡淡一笑道：「武功造詣深淺雖由明師指敎，還在個人秉賦悟性，我這唐老弟根骨資質無一不高過耿某，天生異稟，又多奇遇，是以相形之下，不啻霄壤之別。」

千手鬼王暗暗心驚。

武顯揚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兄台不妨出外……」附耳密語數句。

千手鬼王點點頭道：「兄弟這就出外照計施行，不過……」望了邛崍雙星一眼，接道：「他們兩人如不隨兄弟出外，只恐羣雄起疑！」

凌雲天道：「無妨，須臾在下自會送蒲氏昆仲出外。」

千手鬼王聞言疾閃而出，只見秦中九怪，痲烱父子等羣邪神色有異，不禁詫道：「諸位因何……」

驀地——

隨風飄來一聲森冷笑聲，四面林蔭叢中湧入一片錦衣勁裝大內高手，停住在十丈開外，由七個身着織鏤金綫玄衣長衫人護着兩個衣着華麗，肩搭長劍，年約廿七八，氣度威嚴的少年走來。

七個身着金綫玄衣長衫人中有一四旬開外，三綹長鬚，目如朗星的中年儒生，精芒內蘊，不言而知是一內家絕頂高手。此人之後相隨着一雙嬌艷如花，俏麗絕世的揹劍少女，頰呈嫵媚微笑。

林中氣氛頓爲一變，風嘯林木，怒吼如雷，更顯得森冷肅殺！

× × ×

茅屋中人影一閃，飄然走出凌雲天，身後隨着邛崍雙星，目中神光略呈暗滯。

凌雲天見那中年儒生正是葛厚麒，一雙艷美少女朱寒蓉吳黛青。

而華服少年其中之一正是八皇子，凌雲天業巳易容，不虞八皇子認出。

只聽葛厚麒朗聲道：「諸位老師嘯聚在此，敢情是要造反麼？」

大怪甘谷冷笑道：「血口噴人，無中生有，老夫等出身草莽，向不服王化，葛厚麒，你無須倚恃八皇子十一皇子之勢凌人，老夫無不接着，少林叛逆，欺師滅宗，此處無你說話餘地。」

葛厚麒不禁面紅耳赤，目中怒焰逼射懾人，八皇子右手一擺，沉聲道：「你且退下！」

語聲不怒而威。

葛厚麒聞命立即退後，面容現出不忿之色。

八皇子峻冷眼神望了江湖羣雄一瞥，道：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諸位都是武林高手，明智通理，不如歸順我門下，共享榮華富貴。」

這時凌雲天緊立在千手鬼王身旁，低聲道：「前輩，你認得葛厚麒麼？令高足余獨非在白鹿洞即喪命在葛厚麒掌下。」

千手鬼王神色一變，道：「少俠此話是眞？」

凌雲天道：「在下親眼目擊，怎可惡意中傷，無的放矢。」

千手鬼王目中泛出一抹森厲殺機。

八皇子說完，見江湖羣雄竟無一人回答，面色倏地一沉，寒冽如霜，冷冷一笑道：「諸位既是不願，人各有志，豈能相强，但願諸位能生出這林外。」

千手鬼王放聲大笑，聲震霄漢，林木上積雪簌簌飛落如雨。

八皇子大喝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千手鬼王良久笑定，徐徐森冷出聲道：「老夫等無法出林外，八殿下，你也活不了。」

八皇子淡淡一笑道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我等穩如泰山，你如不信不妨試試。」

羣雄中立有三四人身形一矮，撲向林外而去。

只聞隱隱傳來了弓弦亂響，數聲低微悶哼過處，叭叭四具屍體飛擲投入，墜在羣雄之前。

四具屍體箭聚如蝟，膚色紫青，口角溢出絲絲黑血，猙獰恐怖。

八皇子陰冷一笑道：「我在林外佈伏三千弓弩神射手，一發十二隻，連珠發射七次，弩鏃不但染淬奇毒，見血封喉，而且弩身爲金精寒鐵所鑄，專破玄功護體鐵布衫、金鐘罩橫練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務請諸位三思。」

朱寒蓉吳黛青忽聞極輕微熟悉語聲送入耳中道：「二位姑娘可記得在下麼？」

二女不禁神色微變，巳聽出那語聲就是夢魂縈繞的凌雲天，四道清澈如水的眼神巡望武林羣雄中，意欲發現凌雲天身形

何在。

吳黛青目光銳利，突發現千手鬼王旁立着一個身背雙劍少年，雖然面目神情有異，身後雙劍欵式却一目瞭然，忖道：「怎麼雙劍一模一樣，莫非他仿製一柄不成？」低聲向朱寒蓉道：「凌公子立在千手鬼王左側。」

朱寒蓉道：「是他麼？」

吳黛青道：「他巳易容，防人認出他本來面目。」

只聽凌雲天語聲也傳來道：「八阿哥之言如果是實，倘尙有更厲害的佈伏，請二姑娘頷首示意，容在下思一退兵之策，萬一動手相搏，二位姑娘若非不得巳，亦避免出手。」

二女相望了一眼，微微頷首示意。

但聽凌雲天朗笑道：「八殿下，你雖有周詳佈署，我等如不就範，可一網打盡，不過殿下你忘懷了一件事？」

八王子沉聲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」

八王子陰陰一笑道：「我向不輕爲危言所惑。」

凌雲天冷笑道：「我等中尙有何人未至，殿下諒巳知之。」

八皇子聞言茫然不解，神色一呆。

凌雲天朗笑道：「據在下所知骷髏帮主與落魂谷主與我等意見不合，離羣獨去，率領門下潛跡近處，他們兩人與宮廷大內積不相容，殿下恐自身難保。」

八皇子聞言暗驚，但不動聲色，冷笑道：「除非投順於我，別無生路，你就舌燦蓮花，也無法說動我。」

凌雲天哈哈朗笑，仰面望了天色一眼，道：「不論殿下相信與否，事實俱在，天交午時，殿下必有所見。」說着飄然向屋內走去。

八皇子眉梢一皺，道：「茅屋中乾坤居士武顯揚爲何遲遲不現身，莫非他有詭計不成。」

葛厚麒道：「待屬下毀他茅屋，逼使武顯揚現身。」

吳黛青嬌聲道：「不可，風聞武顯揚與七殿下巳有默契，爲此武顯揚與此間羣雄頓成水火之勢，被殿下毀去武顯揚茅屋，恐與七殿下滋生誤會。」

八殿下道：「依姑娘之見呢？」

吳黛青道：「婢子看此人，似是武顯揚手下，出外與武林羣雄有所商談，但目睹殿下現身，心意立改，讓殿下與羣雄兩虎相爭，武顯揚可收兵不血刃之功。」說着略略一頓，又道：「我等且按兵不動，靜觀其變，此人似非故作危言，個中必有原因，片刻就是午時，他不說其他時刻或是入晚，殿下可想而知。」

八皇子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好，命人巡視林外，查明有否落魂谷及骷髏帮門下潛踪！」

且說凌雲天一入茅屋，忽又掠出屋外，藉着濃密樹幹掩蔽，獨鶴冲天拔起，沾足枝柯，宛如猴猿登上樹梢，揚手拋出一珠形物冲入雲霄，爆裂流燄異彩。

八皇子等人及江湖羣雄均爲密林隱蔽一無所覺。

只見雲中飛瀉下來一隻神鷹，停在凌雲天肩上，羽毛磨擦凌雲天頸間，狀至親熱。

凌雲天取出一紙卷展開，以眉筆疾書，重又摺叠成小塊，置入鷹足一竹管內，拍了神鷹三下。

神鷹展翼，冲空飛起，隱入黑際遂卽迅杳。

凌雲天定了定神，身形甫欲落地，耳邊突響起羅素蘭嬌媚語聲道：「這神鷹可愛巳極，是少俠豢養的麼？」

身後驚鴻一閃，現出玉貌花容的羅素蘭。

凌雲天心中一驚，低聲笑道：「此鷹乃在下豢養，讓牠傳訊邀約友人引開八皇子等大內爪牙。」

羅素蘭螓首微點，嬌媚一笑道：「我知道，這個我不問，唯憂慮的是白……」

凌雲天忙道：「姑娘所命焉敢不遵，不過在下巳考慮過，此時此地，除去白鳳棲，不但師出無名，而且於姑娘將蒙受極爲不利，待進入墓隧時，借機除去尙不爲遲。」

羅素蘭點點頭，嫵媚一笑道：「全靠少俠，我看少俠聰明果斷，武功不在乾坤居士之下，必然大有來歷。」

凌雲天笑笑道：「在下眞正來歷，自然要掬誠相告，事了後在下尙須姑娘相助之處仍多，姑娘，我們下去吧，以免他們起疑。」

說着身形疾瀉落了下地。

場中雙方敵意雖濃，却未動手相搏，氣氛生似冰凍凝結了般，八皇子與十一皇子低聲商談，觀察羣雄有無妥協之意。

驀地——

林外起了兩聲激烈銳嘯，播迴雲空，嘯聞刺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八皇子神色一變，只見一個錦衣侍衞飛奔而至，神色惶恐，躬身禀道：「骷髏門下發動暗襲，弓弩手傷亡不下百人，均身中骷髏毒箭，最令人困擾的是敵暗我明，迄未發現骷髏帮手下影踪。」

話聲剛落，突然傳來數聲凄厲慘嗥之聲。

八皇子神色更是一變，天時正交午時，心中猛萌退兵之意。

千手鬼王察覺八皇子神色，放聲大笑道：「草莽布衣，一怒足令天下震動，殿下與我等爲敵，不嫌得不償失麼？」說着身形慢慢走前。

八皇子大喝道：「你可是要與我動手麼？」

千手鬼王道：「不敢，殿下來去盡可自如，老朽無意成仇，不過須將一人留下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葛厚麒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老朽徒兒余獨非在白鹿洞外命喪在葛厚麒之手，血債血還，必欲清償。」

八皇子道：「你是親眼目睹麼？」

千手鬼王不禁一呆，碍於出口指凌雲天親眼目擊余獨非爲葛厚麒殺害。

八皇子見千王鬼王語塞，不禁冷笑一聲，率衆疾撤出林外而去。

一場血腥大浩刦，至此，頓告烟消雲散。

乾坤居士武顯揚在茅屋內注視林中情

勢，見狀不禁對凌雲天深懷戒心，只見羅素蘭身後隨凌雲天入，眼中忽泛出一抹殺機，倏又轉笑容道：「唐少俠運籌帷幄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智勝孫武諸葛，老朽欽佩不勝，自愧不如。」

羅素蘭發現武顯揚眼中殺機，不禁芳心暗震，手肘碰了凌雲天一下。

凌雲天早就察出，更料定他並不是乾坤居士武顯揚，羅素蘭輕觸他時立即會意，朗笑道：「老前輩過獎，在下不過適逢其會，幸獲機緣窺見骷髏門下說話而已。」說時略略一頓後又道：「此刻武林羣雄諒已消袪私欲，必與老前輩同心合力，其中雖不少與宮廷皇子勾結狼狽爲奸，但不難察出，在下無意招惹江湖是非，更無覬覦『軒轅秘笈』之圖，有事藏邊，刻不容緩，耿師兄輕車熟路，老前輩當能順利到達十三陵。」

武顯揚聞言驚愕道：「唐少俠你去意甚堅麼？」

凌雲天點點頭，微笑道：「是非江湖，終無了局，故在下多年潛跡深山，如非耿師兄力邀，適在下亦動念藏邊訪友，怎能與老前輩晤面。」

耿若殿目露怒光道：「師弟豈可爲德不終，顯得太絕情了點，同門手足，誼深似海，就不可爲愚兄稍留數日麼？」

「師兄若應允泯除佔有『軒轅秘笈』之念，小弟則可稍留，武林秘笈，唯有德者居之，師兄德薄能鮮，徒招喪身之禍而已。」

耿若殿笑道：「愚兄未來此之前尚有妄念，此刻就是師弟不說，愚兄已不作此打算，前途艱危，生死難料，有師弟過人智慧倚助，凶危便可稍減。」

凌雲天微笑朗聲道：「武老前輩現在可與羣雄商談，依計行事，兵貴神速，不宜猶豫。」

武顯揚呵呵一笑，飄身走出茅屋外，一雙執劍青衣小童緊隨而出。

屋內螢光瑩然如豆，靜如止水。

白鳳棲突出聲長嘆道：「羅賢妹，愚兄趕來相助，反落了一個不是，怎不令愚兄寒心……」

羅素蘭玉靨酡紅，嗔道：「胡說，小妹師命森嚴，不可違忤，你處處掣肘，越俎代庖，置小妹於何地。」

白鳳棲苦笑道：「師妹究竟年輕識淺，愚兄默察情勢，只覺武顯揚用心奇險，令人費解，師妹此舉，不啻與虎謀皮，說不定未至十三陵，即罹不測之禍。」

羅素蘭聞言暗驚，忖道：「恩師曾言白鳳棲聰穎，果然不錯，但他心術不端，豈能付託終身？」

凌雲天冷笑道：「乾坤居士德高望重，你惡意中傷爲何？」

白鳳棲淡淡一笑道：「兄台不信，再說也是枉然，不過禍將不遠，兄台恐後悔莫及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這個白少俠無須憂慮，在下並無貪念，自保有餘，可惜你白少俠無端捲入是非漩渦中，恐怕禍殃師門。」

說着，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秦中九怪、千手鬼王等羣邪不下廿餘人，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卓著盛名的黑道巨擘，微笑道：「老朽所需人手僅限於此，其餘的江湖朋友，均留在此佈伏奇門，以穩住大內高手……」

說時一雙青衣背劍小童抬着白骨殃神柳南進入。

千手鬼王抱拳，笑道：「煩勞施治，柳道長攝魂魔笑獨步武林，於此行不無裨益。」

武顯揚點頭微笑道：「不錯，一切均仰賴諸位大力，宮廷鷹犬何足爲懼。」說着一掌印向白骨殃神柳南胸前穴道。

只見武顯揚一隻手掌變爲血紅，柳南面色疾轉如常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悶煞貧道了。」

武顯揚手掌急收。

白骨殃神柳南睜眼一躍而起，怨毒眼神望了武顯揚一眼，道：「一掌之仇，日後必報。」

乾坤居士武顯揚淡淡一笑，道：「爲仇爲友，端在道長一念之間，目下不必再提。」

一雙青衣小童移開木桌，掃開地面一層泥土，顯露出一方石板。

羣雄不禁一怔，千手鬼王暗道：「武顯揚城府之深，眞是罕有其匹。」

只見兩童掀起石板，顯露出隧道，武顯揚當先拾級而下，羣雄魚貫相隨。

凌雲天穩立不動，白鳳棲望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唐少俠，你眞的不願同往麼？」

羅素蘭柳眉微皺道：「你還是回轉百毒宮，免得在此無事生非。」

白鳳棲聞言目中神光暴射，泛出森厲殺機。

羅素蘭盈盈一笑道：「你要殺我，何不動手？」

王澤等人怒視着白鳳棲。

凌雲天冷笑道：「白少俠，我等未邀約你來此，最好安份守己一點，萬一觸怒乾坤居士，必罹不測之禍。」

白鳳淒將一腔怒火抑制下去，淡淡一笑道：「唐少俠……」

一言未出，那一雙小童霍地拔出肩後長劍，手腕疾震，洒出一片劍颷寒星攻向白鳳棲而去。

白鳳棲劍眉猛剔，身形斜飄，右手忽揚，掌招甫欲拂出，羅素蘭叱道：「不得妄用百毒掌法。」

雙童劍招疾撤。

白鳳棲鼻中冷哼一聲，身形一轉步下地穴而去。

凌雲天道：「此人狂戾，必自取其禍，羅姑娘，我們也走吧！」

茅屋內只有一雙青衣小童留守，重新把石板蓋好還原，不留下一絲可疑痕跡。

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羣雄魚貫走出地穴，只見是一穩秘的山谷，積雪銀白，眩眼欲花。

這片山谷相距那「段氏佳城」墳塚處不過百數十丈遠近。

武顯揚正欲率領羣雄走向墳塚，只聽去路上傳來朗朗歌聲。歌聲宏亮蒼邁，但聽得是一闋寄情詠雪詞曲，鏗鏘悅耳。

武顯揚望了八指閻羅耿若殿，皺眉道：「那歌聲似在墳塚間，這般雪地冰天，酷冬嚴寒，怎還有人有此閒情逸緻？」

耿若殿道：「此人終久要離去，我等何妨稍待一時。」

那人歌詞詠畢，須臾歌聲又起，只聽得是：「雲輕柳弱，內家髻要新梳掠，生香眞色人難學，橫管孤吹，月淡天垂幙，朱唇淺破桃花蕚，倚樓人在欄干角，夜寒手冷羅衣薄，聲入霜林，簌簌驚梅落。」

顯然是武林高手匿藏墳丘中存心困擾他們，秦中九怪互望了一眼，甘谷道：「此人分明有意作梗，老朽等用化血甲虫，除去以絕後患。」

秦中九怪如飛掠去。

雪地墳塚累累，九怪身形奇快而去，只見一墳丘上插着一支招魂旛，旛上書有：「君欲死否？請入地獄。」

但闃無一人，不知何往。

秦中九怪不禁面色大變。六怪右手一揚，放出四隻化血甲虫。

這化血甲虫也與秦中九怪心意相通，一聞得生人氣味，立即噬下。

但，四隻化血甲虫漫空盤旋甚久，竟向六怪飛來，六怪伸手一招，將甲虫收回，詫道：「此人走得如此之快，甚難令人置信。」

此刻——

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羣雄奔至，道：「九位諒必將此人致死，老朽聞得寂寂無聲，是以率衆而來。」忽瞥見招魂旛，不由面色微變。

秦中九怪聞言面露愧容。

白鳳棲冷笑一聲道：「化血甲虫並非無敵天下，此人分明已離去。」

秦中九怪大怒，甘谷一掌呼地劈了出去。

九怪向來少有單獨出手，除非是無名之輩，其餘八怪亦隨着聯臂攻了出去。

白鳳棲長劍早巳斷，目擊秦中九怪聯臂猛攻，鼻中冷笑出聲，懷中掣出一柄短劍，長可一尺五寸，湛藍光華閃閃。

一寸短，一寸險，白鳳棲如非身蘊奇學，面對秦中九怪如此威望的江湖巨擘，焉敢施展，尤其白鳳棲長劍被七皇子削斷，自認畢生奇恥大辱，如不藉此機會揚名於世。

武顯揚看出白鳳棲短劍鋒芒無匹，而且淬有奇毒，霜眉微皺，似欲出言阻止，倏又忍住。

只見白鳳棲一劍揮出，洒開一片藍色寒星，劍勢詭厲之極，竟然將秦中九怪逼得各自撤出兩步。

千手鬼王說道：「武老師，大敵當前，同室操戈，極爲不智，你爲何不出面制止。」

武顯揚微微一笑道：「老朽何顧目視此事，但風聞秦中九怪在洞庭君山喬裝骷髏帮中人，用心委實不可叵測，同我等進入十三陵，必不同心協力，志在混水摸魚，巧取豪奪，白鳳棲狂傲自負，夜郎自大，功力亦高，受挫於七皇子後，老朽瞥見白鳳淒服下一種藥丸……」

千手鬼王詫道：「什麼藥丸？」

武顯揚道：「百毒宮主秘製一種激發本身潛在體能，使武功突飛猛進之藥丸，在老朽未歸隱前，偶聞一位友人言說故知。」說着面色肅然，接道：「老朽未出言制止，即雙方心術陰險毒辣，狂傲自負，藉此一戰，最多兩敗俱傷，均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，免得目中無人，再老朽另有心意，可仔細觀察白鳳棲服下藥物後，武功究竟有何變異？」

千手鬼王不禁一怔，道：「武老師親眼瞧見他服下藥物麼？」

武顯揚點點頭道：「老朽瞧得千眞萬確，一點不錯。」

只見羅素蘭率着王澤五人前來，瞥見羅素蘭星眸中泛出極爲震驚神色。

武顯揚道：「羅姑娘，白少俠是否服下百毒宮秘製增進功力的靈藥？」

羅素蘭道：「家師只練成一爐七丸，秘藏不見一用，此藥雖有催發體內潛在本能，激增功力，但神智漸變不清，跡近瘋狂，家師居然賜給他，令人難解。」

武顯揚嘆息一聲道：「骨肉情深，有道是血濃於水，此乃人之常情，這也難怪令師。」

場中雙方激搏猛烈，白鳳棲面上泛起一片紫青之色，目光如電，突然口中大喝一聲，只見藍芒疾閃，九怪齊齊飄身躲避開去。

三怪左肩劃開寸許口子，六怪右脅被劍芒割穿，衣袖四翻，却不見絲毫傷血外溢。

白鳳棲哈哈大笑道：「名震天下的秦中九怪，合手聯攻，也不過爾爾。」

大怪甘谷厲聲喝道：「白鳳淒，你自認能活得了麼？」

羅素蘭忽目露驚容，尖叫一聲。

羣雄聞聲不禁一怔。

白鳳棲轉面望去，詫道：「賢妹，爲何驚呼出聲。」

羅素蘭淒然一笑道：「白兄背上巳釘着九隻化血甲虫，你茫然無覺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百數十道目光均凝注在白鳳棲背上，果然釘着九隻甲虫，不禁相顧愕然驚詫。

白鳳棲淡淡一笑道：「愚兄決然活不了，但秦中九怪必死無疑，他們都中了百毒陰風掌，尤其劍傷兩怪死得更快。」

三怪六怪神色漸變，似禁受不住毒發之苦。

大怪甘谷道：「白鳳淒，你準定自認活得了麼？不錯，百毒陰風掌爲武林一絕，但你別忘記了我秦中九怪並非易與之輩。」撮嘴吐出一聲尖銳刺耳嘯聲。

白鳳棲猛感背上九縷飛麻似欲直攻內腑，不由心神暗凜，趕忙封住穴道。

大怪甘谷忽手腕疾振，獨門兵刃龍頭戟連攻三招，三招疾如風雨均是襲向白鳳棲死穴。

白鳳棲面色鐵青，沉樁不動，短劍緩緩劃起一道藍色寒弧，帶出一片刺耳厲嘯聲。

羅素蘭忽大喝道：「住手！」玉掌疾拍出一股無形潛勁。

大怪甘谷撤招疾飄了開去，但白鳳棲却劍勢一展開似無法歇止，藍色劍虹爆裂射出千萬朵金星，攻襲大怪甘谷，威勢絕倫。

驀地，只見一片白色暗器電射撞擊劍勢而去，起了急劇叮叮交擊聲，劍勢頓爲阻遏，白鳳棲回腕緩緩撤去劍勢，別面向羅素蘭道：「賢妹，想不到妳竟能破解愚兄這『開天闢地』奇招。」

羅素蘭搖首，目閃茫然之色，道：「

小妹有何能爲？但你此事似存心與小妹爲難，既然如此，小妹就率衆返回百毒宮去了。」

白鳳樓張口欲言，羅素蘭忙道：「你如果眞心相愛小妹，必須聽小妹說話，與秦中九位老師解開身罹無形奇毒及劍傷，」繼目注甘谷道：「甘老師，你也收回化血甲虫吧，相殘鬩牆，大可不必。」

甘谷鼻中冷哼一聲，右手望白鳳樓肩後一招，化血甲虫立時離肩飛回。

白鳳樓長嘆一聲道：「賢妹眞個欲進入十三陵中麼？只怕甚難生還，不過愚兄不敢違忤賢妹之命。」說着身形向秦中九怪走去。

乾坤居士武顯揚震驚於白鳳樓這招「開天闢地」奇異的劍勢，更凜於邢化解劍招之人無法察知是誰。

他心內雖疑惑凌雲天，但凌雲天隨着羅素蘭趕來，即緊旁着自己負手屹立，他一直均在注意自己之下，並無發現可疑之處。

那麼除凌雲天之外還有誰呢？

無疑是邢方才在墳地中吟詩詠詞神秘的武林高人了，武顯揚不禁從心底冒上一縷澈骨寒意，仰望灰黯的雲天，默默忖思着。

忽聞千手鬼王語聲傳來道：「武老師，你瞧出白鳳樓有何可異之處麼？」

乾坤居士武顯揚轉面目注千手鬼王道：「白鳳樓如不服下增進功力藥物，便無法使出這威力無匹的『開天闢地』一式劍招，這招劍法多年前老朽似曾目睹，却一時之間無法想出來歷。」

麻烟突出聲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等立即進入秘徑，避免無端風波，徒增自身困擾。」

武顯揚哈哈一笑道：「麻堡主說得極是。」目中神光一望耿若殿道：「耿老師請帶路。」

此刻，白鳳樓已解開秦中九怪百毒陰風掌傷，一躍落在武顯揚身後。

乾坤居士向秦中九怪微微一笑道：「九位不要意氣用事，須知十三陵中，還有更强的敵手。」說着望了八指閻羅耿若殿一眼，道：「耿老師，我們走吧！」

八指閻羅耿若殿低聲道：「那留下招魂旛之人未必離去，也許就潛隱在附近，我等一舉一動，無不在他的監視中，不可不防萬一。」

武顯揚微微一笑道：「此人不知墓隧禁制，妄入必死無疑！耿老師這點無庸置慮。」

耿若殿也不再言，走向段氏佳佳墓前，施展神力掀移墓碑，探身而入。

武顯揚等羣雄陸續魚貫穿入墓中。

墓隧中黑暗如漆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每長廿八丈一轉，凡九轉，到達一間寬敞石室中，只見這間石室由瑩澈如玉，紋理細密，色澤晶黃的文石砌建，除羣雄進入那道門外，尙有八扇門戶。

石室中未嵌有夜明珠等珍寶，但光輝如燭，柔和恬靜，壁上鐫有風水雷雲符篆等。

耿若殿朗聲道：「諸位老師，由此八門任擇其一，均可到達目的之地，但禁制引發，威力絕倫，無法阻擋，但分途而行，雖引發禁制，則威力減弱，爲示徵信，我等不如拈鬮，以示公允。」

麻烟道：「如何拈鬮？」

耿若殿道：「我等共是卅二人，每批四人，在此用紙上書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』八字，每字四紙，由諸位任憑拈取，先在八門上分貼八字，以爲類別，拈得何字即無異議。」

千手鬼王道：「由何人做鬮？」

「耿某師兄弟與武前輩避嫌，諸位互推一人做鬮如何？」

千手鬼王暗道：「這倒是極爲公允之法。」

互推結果，還是由麻烟作鬮。

須臾——

拈鬮已定，乾坤居士武顯揚立與白鳳樓凌雲天羅素蘭成爲一路。

八指閻羅耿若殿，白骨殃神柳南，甘涼金風堡主麻烟，百毒門下王澤四人爲一撥……

耿若殿領着三人進入暗隧中，走出不過廿餘步，身後忽生起一陣風雷聲。

麻烟不由變色一變，「嘩啦」一聲亮開了手中松油火摺，沉聲道：「耿老師，這風雷之音是否禁制已發？」

耿若殿點點頭道：「我等進入暗隧，此門即予封閉，引發奇門禁制，去路驚險凶危萬分，麻堡主，你是否有所畏懼。」

麻烟冷笑道：「耿老師，你乃識途老馬，所以奇門禁制泰半熟知能詳，我等三人安危所繫，但耿老師莫妄生歹毒念頭，否則你亦無法全命。」

耿若殿哈哈大笑道：「麻堡主，我等四人同舟共濟，安危與共，你未免疑心太重了。」說着已進入一間滿壁鐫有鬼頭蛇首的石室內，地面置有一具石棺。

火光映閃之下，只見鬼首猙獰，獠牙紅舌，陰風慘慘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但聞輕微風雷過處，進入邢重門戶，倏地封開。

麻烟柳南兩人不禁心神一凜，王澤面色凝重，八指閻羅耿若殿則凝視着那尊石棺，久久不則一聲。

柳南忽右臂疾伸，迅如電光石火扣向耿若殿右手腕脈要穴。

耿若殿似心神貫注在石棺上，並未察覺柳南襲來，右手腕脈頓被扣住，徐徐抬面，眼神森冷懾人，淡淡一笑道：「柳道長，你這是何意？」

柳南道：「看來，耿施主並未知此墓隧奇門禁制破解之法，不然，施主則存心將我等三人葬生在此，如貧道所料不差，耿施主必受了宮廷皇子羅致，毒念將我等一網打盡。」

耿若殿冷冷答道：「若眞如柳道長所言，道長醒悟得未免太遲了。」

王澤突大喝道：「柳道長無事生非，撒手！」

一股奇寒如割的勁風，逼向白骨殃神柳南後胸，柳南心頭一震，五指一鬆，飄身開去。

王澤沉聲道：「王某與耿老師前未相識，亦無半點淵源，但深知他對我等並無心存歹毒之念。」

柳南陰惻惻一笑道：「王施主，你憑何作此斷言。」

王澤道：「請問柳道長，你與乾坤居士武顯揚相比武功孰强？」

柳南聞言，認爲王澤有意揭瘡疤，不禁殺機逼泛眉宇。

只是王澤厲聲接道：「柳道長你別忘了王某出身百毒宮，武功未必遜於道長，相搏之下，後果難料。」

麻烟忙道：「諸位何必傷了和氣，王老師揭人所短，難怪柳道長動怒。」

王澤嘿嘿笑道：「耿老師倘眞是如柳道長所說，當知挽弓先挽强之理，他與唐子踺兩人爲何要分開，不聯手對付武顯揚，以除心腹大害。」

麻烟柳南聞言暗道：「此話委實是有理。」

八指閻羅耿若殿道：「三位不必妄費口舌了，耿某當日身隨神偸丘燕進入墓隧，並未遍歷其境，而此墓奇門禁制亦按大干引發不同，幾乎喪身此墓，所以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」說着冷笑一聲道：「耿某還有什麼心情對二位不利，此禁制樞鈕當在這具石棺內，如何毁去石棺，耿某尙未忖出良策。」

麻烟道：「眞的麼？」雙掌向石棺猛力平推而出。

狂嘯如潮，力逾山岳。

但石棺竟紋風不動。

突然，一具鬼頭七孔內迸射出墨綠火燄。

竟然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滿壁鬼頭，蛇首中迸射出無數暗器，密集如蝟，望四人罩襲而下。

四人不禁大驚，暴喝出聲，掌力連劈，將襲來暗器紛紛震飛。

八指閻羅耿若殿揣出一柄短匕，騰身一躍望口噴綠燄鬼頭撲去。

寒光一閃，那具鬼頭應刄削落，顯出一方小孔，猛迸噴射出一蓬墨綠色水霧，籠罩全室。

四人雖然武功卓絕，却不能以掌力避開那蓬墨綠水霧，只覺撲面有一種清涼感覺。

倏地，綠霧暗器全然停止。

王澤忽微喟了聲道：「三位有無感覺不適麼？」

柳南三人聞言不禁一怔，耿若殿道：「莫非墨綠水霧之故麼？」

王澤點點頭道：「兄弟出身百毒，知水霧中蘊有毒性。」

麻烟忽冷哼一聲，感覺顏面微生痲癢，漸浮起一個個水泡。

轉眼之間，耿若殿，柳南面頰之間亦隆起一個個透明水泡，只覺癢不可耐，禁不住伸手抓去。

王澤大喝道：「不可抓破。」在懷中取出三顆丹藥，接道：「速吞了下去，護住心脈，不讓毒性入侵，若然抓破，必顏面潰爛，無法在短時期內痊癒。」

麻烟三人慌不迭地將藥丸服了下去，只覺痲癢全失，水泡漸消。

柳南道：「難道我等就困死在此石室內麼？」

八指閻羅耿若殿目光緩緩巡視室中，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，冷冷答道：「麻堡主請勿出言，徒亂人意。」倏地身形凌空升起，半空中右臂疾伸，抓向一具獨角鬼頭而去，一把抓緊獨角，望右一擰，旋轉鬼頭。

白骨殃神柳南三人猛感脚下一動，地底疾旋轉了一周方始停住，只見棺蓋冉冉升起，豎立不動。

耿若殿身形落下，探首棺內一望，但見有石塊多級，通往地底，喃喃自語道：「身入此棺，生死難卜。」一躍而入，疾步下堦。

王澤如影隨形跟踪步下石堦。

柳南、麻烟相視了一眼，苦笑出聲，先後翻入棺內。

他們與耿若殿、王澤兩人只須臾之隔，發覺石塊甚多，愈下愈暗，王澤、耿若殿影踪全無，猛覺心神巨震。

石塊不下百餘級，兩人漸感陰氣逼人，麻烟手中松油火摺已爲墨綠水霧熄去，已無法再點燃使用。

待兩人落實地上，只覺置身一片潮濕泥濘中。

麻烟朗聲道：「耿老師！」

語聲滯悶，久久不聞耿若殿回聲。

柳南神色大變，道：「麻堡主，我倆中了耿老鬼的歹毒詭計了。」

究竟耿若殿、王澤兩人眞個不知何去了麼？不，他們藏身暗中，不則一聲。

八指閻羅耿若殿昔日隨丘燕曾履過這片泥濘潮濕石室內，顯然，另外七撥人物亦要到此會齊，不久便要出得墓隧進去十三陵中。

此刻。

七路人物迄無一人到達，不言而知，其餘七路所遇凶險比自己四人過之而無不及，是以，耿若殿與王澤密議，不如讓七路人物到來再作計議，再也須默察悟解去路奇門禁制，故作未聞麻烟呼喚。

其實，八指閻羅耿若殿尙另有心機在內。

這時。

白骨殃神柳南越想越胆寒，神色連變，道：「麻施主，我們不能坐而待斃。」

麻烟嘆息一聲道：「來路已斷，進退失據，請問道長計將安出，倘耿若殿、王澤兩位老師如遇意外，你我草率行事，恐將弄巧成拙。」

柳南低聲道：「依貧道看來，他兩人必未遭遇意外，定藏身暗處，施展詭計，欲置你我於死地，如不先發制人，後果則不堪設想，待貧道施展攝魂魔笑，逼使他們現身。」說着張口發出一絲低沉笑音。

笑聲如梟，刺耳心顫，由低轉昂。

一盞茶時分過去，白骨殃神柳南見一無動靜，面色疾變，笑聲突轉猛烈，聞之攝魄蕩魂。

忽聞一聲大喝，笑聲立止。

暗中一點珠光亮起，霎時間光芒大盛，只見武顯揚手執着一顆龍眼大小紅珠，怒喝道：「柳道長，你這是何意。」

原來七撥江湖羣雄二十八人幾乎傷折了一半，驚險比白骨殃神柳南等四人更甚，只剩下十八人。

但這十八人有半數疲憊不堪，一至此室猝聞白骨殃神柳南發出攝魂魔笑，禁受不住，內腑氣血激烈翻盪，眼前一黑，七人紛紛倒地昏死過去。

白骨殃神柳南抬目望去，只見僅剩下

乾坤居士武顯揚、凌雲天、羅素蘭、霹靂尊者陶彥、蛇神滕鳳、白鳳棲、千手鬼王，秦中九怪大怪甘谷及九怪中三怪五怪十一人。

昏死在地的七人是秦中九怪中的四怪、七怪、八怪及百毒門下的胡錦春、匡濟華、鄧子元、秦魁。

武顯揚接着冷笑道：「柳道長用心狠毒，欲將老朽等生葬在此麼？」

柳南呆得一呆，道：「貧道與厖堡主片刻之前，相隨耿若殿、王澤兩位老師來至此處，不料耿、王兩位老師突失去影踪，分明有意陷害，逼非得已施展攝魂魔笑，圖使耿老師現身，豈知武老師適巧趕來此室，豈可責怪貧道。」

武顯揚聞言不由皺眉一愣，冷電眼神四巡，搜索耿若殿、王澤兩人何去，暗道：「寧可武林羣雄喪身在此，不可失去耿若殿一人……。」

突然瞥見耿若殿盤坐在遠處，目注着壁上一伏羲八卦圖形，身後站着王澤，握劍凝神戒護，伸手一指，朗聲說道：「那不是耿老師，王老師麼？」

正欲跨步邁去，忽地凌雲天伸手一攔，道：「武前輩不可擾惑耿師兄心神，伏羲八卦圖形乃一奇門禁制，按時辰自發風雷水火諸般形像，耿師兄潛心悟解在禁制未發動之前找出通往十三陵秘門。」

武顯揚道：「眞是如此麼？」

凌雲天道：「在下之言，句句都是眞實。」

武顯揚慢慢轉身，目注白骨殃神柳南沉聲道：「柳道長，你不解救誤傷在你那攝魂魔笑之下七人麼？」

白骨殃神柳南悻悻一笑道：「只要諸位知貧道並非出於存心，貧道焉能不救。」說着，一躍落在傷者面前，心內怨毒已極。

厖烱察覺羣雄中並無厖仲堯，心神猛震，面色大變，高聲道：「我兒何在？」森厲眼神注視在蛇神滕鳳及大怪甘谷的面上。

大怪甘谷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令郎喪身毒火弩中，甘某自顧不暇，解救不及，心餘力拙，不能解救令郎免於一死，愧疚良深。」

厖烱聞言虎目中不由沁出兩顆豆大淚珠，奪眶欲出，面現悲憤之色道：「滕老師，此話當眞。」

蛇神滕鳳道：「厖堡主細心觀察滕某形像，便知所言不虛。」

厖烱凝目望去，只見滕鳳鬚髮被燒去小半，一件長衫千創百孔，顯出烙痕及弩箭勾破小孔，大怪甘谷衫履上亦帶有焦痕，情知所言不虛，忽心中一動，厲聲道：「我兒武功不弱，單單死他一人，其中不無蹊蹺。」

滕鳳冷笑道：「行走江湖，本刀口上舔血，死生由命，這並非武功高低所致，乃氣數使然，豈能怨天尤人。」

大怪甘谷厲聲道：「甘某二弟六弟八弟至今尚未出伏，分明凶多吉少，那麼甘某問何人索命？」

厖烱滿懷悲憤，長笑一聲道：「兄弟就不信甘老師忍得下去。」

甘谷冷冷一笑道：「厖堡主眞個料事如神，深知我心，這筆賬該算在八指閻羅耿若殿身上。」

乾坤居士武顯揚目中神光電射，道：「甘老師，這話是何用意。」

甘谷冷笑道：「耿若殿昔年已隨神偷丘燕來此，分明諳知此間一切蘊秘……」

凌雲天面色一寒，喝道：「住口，是耿師兄威迫利誘你們秦中九怪來此的麼？甘老師，最好歛束一點，別信口雌黃，無事生非，否則，秦中九怪一生英名俱葬埋這墓中了。」

甘谷面色一變，厲聲道：「憑你這無名小輩，也敢對老夫無禮。」呼的一掌，向凌雲天直劈了出去。

凌雲天手腕疾翻，一式「攔江截斗」橫封而出，兩股暗勁相接，「蓬」的一聲，勁風四溢，兩人身形各自搖撼了幾下，沉樁定住。

千手鬼王忽笑道：「甘老師，無謂爭執則甚，秦中九怪今日竟損折其三，雖不無可疑，但錯怪了耿若殿了。」

甘谷聞言不禁一呆，道：「什麼？怎麼甘某錯怪了耿若殿？」

千手鬼王道：「稍經細心思索，便不難明白，你那二弟六弟九弟同行何人。」

甘谷面色微變，道：「百毒門下鄧子元。」

千手鬼王哈哈大笑道：「秦中九怪名滿江湖，威震武林，一身武學內外兼修，堪爲一派宗師，怎不及百毒門下。」

甘谷聞言一呆，暗道：「是啊，鄧子元爲何能逃出禁制，安然無恙來此，分明鄧子元暗施百毒指力，猝不及防下均慘罹毒手。」遂向千手鬼王抱拳一拱道：「兄台一言，頓開茅塞。」說着疾轉身軀，向昏死在地的鄧子元走去。

柳南逐個救治，見大怪甘谷走來，眉頭一皺道：「甘施主，鄧子元並無抗拒之力，如向他出手，恐貽武林話柄。」

甘谷陰陰一笑道：「甘某只問明內情，難道不可麼？」

羅素蘭星目微瞟了白鳳棲一眼。

白鳳棲已明羅素蘭心意，倏地掠身，疾逾閃電落在甘谷之前，沉聲道：「甘谷，你太狂妄了。」

豈料甘谷先發制人，手腕一刁疾攻三招，左手兩指迅疾無倫點截白鳳棲執劍腕脈。

三掌迅如奔雷，不容白鳳棲援手之機，腕脈一麻，短劍墜地，一記掌力轟的擊中前胸。

白鳳棲悶嗥一聲，左掌穿飛如電印實在大怪甘谷右脅上，哇的噴出一口鮮血，踉蹌倒出數步，迸出陰森厲笑道：「老怪，少爺雖傷得不輕，你也中了少爺百毒神指，活不了一個對時。」

羅素蘭疾若驚鴻閃落在白鳳棲面前，星眸中深情流露，道：「是小妹害了你，傷得重麼？」

乾坤居士武顯揚嘆息一聲道：「好勇鬥狠，焉能成事，老朽深悔此行。」說着取出一顆金丹遞與白鳳棲道：「速吞下，氣運周天，可保無虞。」

白鳳棲伸手欲接，只聽送來一個細如蚊蚋語聲道：「你如想活，最好別吃。」忙縮手搖首笑道：「在下向不受人涓滴之

惠，身旁尚有保命固本靈藥，武前輩盛情心領了。」

武顯揚聞言絲毫不以爲忤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老朽尚忘懷了百毒宮主煉有多種珍貴靈藥，功能起死人而肉白骨。」重又把金丹收起，接道：「與老朽金丹一比，不啻雲泥之別。」

突然，厖烱忽身如離弩之矢般射向八指閻羅耿若殿而去，武顯揚神色一變，右手虛空劈去，左掌中紅珠失手墜地。

只見武顯揚迅疾抓起紅珠，就在此一暗一明之際，厖烱叭達墜地死去。

千手鬼王等人均未見厖烱如何喪命，但見武顯揚掌力委實辣毒。

凌雲天目光銳厲，就在珠光一暗一明霎那間，武顯揚雙掌同出，一掌印向厖烱，一掌虛空拂向白鳳棲大怪甘谷兩人，掌心噴出一股目力幾不可察辨的淡紅色罡炁，暗暗心驚道：「此人心懷叵測，借刀殺人，一點不露痕跡，倒要留神一二。」

他在未識破武顯揚眞正面目前，故暫不揭穿。

柳南喝道：「武施主，你爲何致厖堡主死命。」

武顯揚面色一沉，沉聲說道：「耿老師爲我等安危所繫，厖烱一再無事生非，安能容忍，老朽如料事不差，道長與厖烱堡主均暗與宮廷勾結，意欲將我等生葬此處，以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永成武林不解之謎。」

白骨殃神柳南不禁泛起滿面殺氣，厲聲道：「武施主含血噴人，莫非起了除去貧道之念？」

武顯揚冷冷答道：「老朽如要殺你，也不等到現在了。」

「這倒未必！」

「你那攝魂魔笑旁門小術，還嚇不倒老朽。」

白骨殃神柳南形單勢孤，一腔怒火暫且按忍了下去，鼻中怒哼一聲道：「貧道日後自要向武施主討還公道。」

武顯揚暗道：「你還想活出十三陵麼？」朗笑道：「老朽問心無愧，是非自有公論，道長不要弄巧成拙便好。」

凌雲天道：「受傷七人，道長施治得如何了。」

柳南冷冷一笑道：「這七人雖經貧道施治，但內腑已受重傷，須調息三日才能如常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這七位老師都須留在此地了。」白骨殃神柳南說時，忽感機伶伶連打兩個寒噤，反聽身後傳來羅素蘭冰冷語聲道：「柳道長，你中了姑娘百毒神指，如姑娘四名屬下三日後不能復元，道長罹受之慘將無法忍受。」

白骨殃神柳南聞言不禁面色大變。

武顯揚微笑道：「羅姑娘不必憂急，如姑娘身未懷令師靈藥，貴屬下何妨服用老朽保命金丹。」

羅素蘭已得凌雲天示意，忙嬌笑道：「前輩盛情心領，身旁還帶有師門靈藥。」說罷嬌軀一晃，向胡錦春等四人掠去。

凌雲天暗中觀察大怪甘谷及白鳳棲神情，只見兩人面上似罩上一層淡紅色陰影。心中暗暗驚疑。

忽聞面壁而坐的七指閻羅耿若殿高聲喝：「諸位留神。」

王澤倏地飄身退後，羣雄抬面望去，只見那八卦圖形疾轉如輪，生起一股強風，但聽軋軋聲響過處，石壁齊中裂開一條甬道。

驀地。

大怪甘谷及白鳳棲同時躍起，迅如流星撲向甬道中。

三怪五怪唯恐甘谷有失，急隨身後而去。

耿若殿朗聲一笑，道：「出得甬道，便是明帝十三陵，此後一切均仰仗武大俠了。」

羣雄迤邐走入甬道。

武顯揚道：「我等宜分批潛入，探聽查訪無量賊道藏匿之處，如無必要，切忌與宮廷鷹犬爲敵。」

× × ×

十三陵，石馬銅駝，荒草蔓烟，如今俱罩在一片茫茫銀雪下，寒風凜冽砭骨。

兩個錦衣大內高手正踞坐在頹殘石獸座上飲酒，面前放着一包鹵味。

一個面目深沉，高顴塌鼻的中年漢子鯨飲了一口酒後，道：「這兩日風聲很緊，草木皆兵，外間武林人物却無侵襲舉動，倒是各藩邸之間嫉視日甚，杯弓蛇影，無量賊道迄今並無影踪，殿下爲此憂心如焚。」

另外一人冷笑道：「守株待兔則甚，何不掘挖十三陵墓道，使無量賊道無法藏身。」

「哼。」那人冷笑道：「殿下還說是投鼠忌器，唯恐激怒七殿下，迄至如今，各皇子無一人敢擅自行動。」說着面色一變，四面望去，只見雪掩亂草叢中冒出甘谷及白鳳棲身形，便知有異，悶聲不響，一刀劈出，迅如電閃攻向兩人。

另一宮廷鷹犬揚手投出一道旗花，冲霄奔空，爆射漫空紅燄流霞，絢爛奪目。

大怪甘谷怒喝一聲，身如電閃，叭的一聲，掌力擊實在面目深沉漢子脅上，胸骨全折，根根插入內腑，痛極神昏，張嘴發出一聲淒厲慘嗥，鮮血噴洒氣絕喪命。

白鳳棲流星揮劍，寒芒虹捲，另一宮廷鷹犬無法閃避凌厲的劍勢，一顆六陽魁首應劍飛離肩上，洒起漫空飛雪。

陵地昇騰起一片嘯聲，隨風播迴，益增了陵墓中肅殺恐怖氣氛。

白鳳棲及大怪甘谷似若瘋狂一般，也不回望武顯揚等隨來了未？身形凌空暴起，疾如流星地掠出七八丈外。

秦中三怪五怪現身而出，目睹老大及白鳳棲的情狀，不禁互望了一眼，急急追趕上去。

忽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：「好狂妄鼠輩，竟敢闖入皇陵，自投羅網，還不束手就縛！」

語聲中，四面八方湧來二十餘大內高手，紛紛出手，刄光如電，攻向白鳳棲四人。

這二十餘人無一不是武功卓絕能手，出招詭異迅辣，勁風銳嘯，幻起了漫空寒飆。

高丘上立着一雙衣着華麗，氣度威嚴的三旬左右青年人，正是四皇子七皇子。

（未完・十九）

十君子傳奇故事

爭盟擂台上　姑侄兩相對

白羽・文

・前文提要・

前文書至雷家堡「爭盟大會」的前夕，蕭秋風和過曉梅勸雷嘯天，要他全力爭取「武林盟主」之位，雷嘯天不願違背先人遺志，堅不答應，後蕭秋風和過曉梅向他說明原委，雷嘯天聞言之後，知道自己非要負上此重担不可，答應全力以赴，……此時擂台上，一個叫南化萍的人物出手殺死「花花太歲」童貞，童貞是一個奸惡之徒，比武死有餘辜，但雷嘯天不願再有傷人的現象出現，再次說明只可點到即止……南化萍又上擂台叫陣，過曉梅見狀立即上台迎戰，雙方交手，戰況激烈，突見一聲女人尖叫，擂台上激鬥倏停，只見曉梅姑娘屹立台上，而南化萍長髮披肩，竟是女的，長劍已摔在台下……

曉梅姑娘的這句話，可叫羣小有些不解！

古存文笑道：「小妹，你這話叫我們好生難懂了，試想這『武林爭盟』大會，凡是武功夠格之人，皆可上台，為甚麼你說費堡主的門下上台之事，好像認為別有居心，是何道理呢？」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古五哥，你忘記了麼？那『追風堡』也與少林、武當一樣，是列入十二門派之中的哩！」

古存文道：「列入十二門派之中，就不能爭奪『武林盟主』了麼？」

曉梅姑娘笑着說道：「古五哥，你莫非忘了那『十君子』與十二門派掌門所共立的『黑石船令』了？誰是盟主，早有成算啊！」

古存文搖頭道：「但是……擂台總得有人上去吧！」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不錯，擂台是應該有人上去，可是，十二門派的弟子，最好是不必參與，否則，就有暗違掌門指令之嫌！」

古存文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小妹，大概又是你對的……」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我本來沒錯哩。」

他們說話之間，擂台上的一男一女，已動起手來了。

那女的，正是「蟠龍谷」中的弟子，名叫王秀芳！

男的則自稱「追風堡」弟子池長彪！

兩人均是用劍，但那池長彪顯然比不上王秀芳犀利！

終於，在四十招左右，由聞文判定王秀芳獲勝！

此時，心禪掌門忽然走到台口！

這位老和尚合十向台下作了個羅圈揖，朗聲發話道：「爭奪盟主之戰，老衲要在此略作一些補充說明，凡是獲勝一場者，請坐在台上前面的空席之上，等待第二次抽籤較技，適才那位南施主違例之事，茲後不許再犯，否則就要取消爭奪盟主的資格……」

老和尚話音一頓，自袖中掏出一張白紙，又說道：「今夜通過試功，有意爭奪盟主的人數，包括雷堡主兄弟十人在內，尚有廿五位合格，除了南化萍，及已死的兩人和適才已分勝負的女施主和『追風堡』門下池長彪以外，共計還有廿名之多，是以老衲認為有抽籤分場，以定對手的必要！」

心禪大師話音一落，台下立時叫好！

因為，這樣才亂不了章法！

心禪大師慈祥的一笑，又說道：「老衲請雷堡主兄弟和通過試功的各位施主上台！」

大師語音甫落，雷嘯天已應聲道：「晚生兄弟敬遵大師法諭……」

頓時，十君子的後人，全在雷嘯天領導之下，步上了擂台！

另一邊，也上來了十名男女！

蕭秋風目光在十人身上一轉，不禁暗中皺眉！

他想不到去了强敵「萬魔之旅」，却又引來了另一羣不比伍仇更好對付的魔道中高手！

是故，蕭秋風皺眉了。

這時，籤號業已抽畢！

心禪大師不等各人報出號碼，就大聲說道：「各位請即回到席上，老衲叫到號次，再請上台吧！」

衆人聞言，一笑回座！

聞文、金成却走向心禪大師，低聲交談了幾句！

心禪大師點了點頭，又向台下說道：「今夜是本次武林大會的最後一場壓軸大戰，老衲在此再度申明，除了適才廿位以外，那位朋友尚想奪盟的話，最好立即先試三功，老衲現在計數十下，如是十字出口，仍然無人起身參與，爭盟之戰開始以後，非曾參加抽籤之人，一概不許再行挑戰，否則，其人即為武林公敵，由老衲與十二門派的掌門人聯手驅逐……」

老和尚的話音，宛如霹靂震心！

誰敢跟十二門派聯手為敵？

台下的羣豪沒有半個人啃氣！

心禪大師已張口唸數：「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四……」

蕭秋風低聲一笑道：「大哥，聞、金二俠果然精明過人！若是沒有心禪大師這番話，只怕盟主定位以後，還少不得另有糾紛。」

雷嘯天道：「不錯，那些居心叵測之人，很可能向新盟主找碴的！」

蕭秋風道：「大哥，小弟認為心禪大師這幾句話說明以後，他們縱然胆大，也不敢與十二門派共同為敵的！」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二哥，那可要看是甚麼人得到盟主之位了！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三妹，你可是認為如是雷大哥獲得盟主之望不大？」

曉梅姑娘回答道：「二哥，你比我明白！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我担保大哥可以獲得如何？」

曉梅姑娘笑了。

「我也敢担保！但是，二哥，那樣做不行……」

怎樣做？曉梅姑娘沒說明白！

羣小都有些兒楞楞的！

可是，蕭秋風却是會心的一笑道：「三妹，妳不同意大哥獲得盟主麼？」

曉梅姑娘道：「我若不同意，又怎會要大哥打賭？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三妹既然同意，為何又阻止我暗中相助！」敢情他敢担保，乃是要暗中相助雷嘯天！

曉梅姑娘道：「二哥，暗中相助之舉，固是你一番好意，但却不合二哥平日為人，而且，也有辱大哥名望！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事有從權，我認為這一次不妨破例！」

曉梅姑娘搖頭道：「二哥，小妹請你三思。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妳以為我未曾考慮過麼？」

曉梅姑娘道：「二哥所想，並未面面顧到！比如說，大哥同意沒有？你怎麼能不尊重大哥心意，問問他呢？」

蕭秋風皺眉道：「大哥……他怎麼不肯……」

他話音未落，雷嘯天已搖頭道：「二弟，你如暗中相助於我，倒不如你先殺了我！」

好！雷嘯天果然不同意！蕭秋風怔了一怔！

曉梅姑娘道：「如何？二哥，依小妹之見，一切到時再看情況吧！說不定，大哥會很輕易的獲勝也不定呢！」

蕭秋風知道她是說要靠抽籤上的機會，讓對方的幾個極為厲害的老魔頭，互相的自己碰上面，這就可減少了雷嘯天的阻力！

可是，這種機會，只是廿分之一啊！

不過，蕭秋風此時也想不出來別的辦法了。

他只好淡淡的笑道：「看來只有聽天由命了……」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二哥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我們盡力而為吧！」

曉梅姑娘這句話的含意極深！

蕭秋風心中清楚，是以，低聲一嘆道：「若能盡力而為，天命應可改變……」

而適時，心禪大師已然數到了「十」字！

沒有人站起來！

十二門派掌門人的名望，看來真是不弱。

心禪大師合十一笑，說道：「老衲交待已畢，既是各位之中已再無有心爭奪盟主之人，老衲這就要宣佈爭盟大會重新開始了！」

玄天道長這時候已經走到心禪大師身旁！

心禪大師向玄天道長合十一禮，低聲說道：「道兄，煩請道兄主持這第一場比鬥！」

玄天道長稽首一笑，應道：「貧道遵諭……」

話音一頓，宏聲向台下喝道：「持第一號籤號的施主，請登台較技！」

玄天道長話音甫落，台下已經飛來兩人！

蕭秋風舉目望去，不禁一雙劍眉倏告緊鎖！

心中暗叫道：「怎麼換了人？」

不錯，是換了人。

那台上的兩個手持一號籤號的人中，有一位就不曾參與抽籤！

但是，她却持了籤號上了台。

算是違規不算呢？

蕭秋風自己也不明白。

此刻，玄天道長也似是楞了。

心禪大師則合十皺眉，一臉愁容。

結果，還是「神通雙俠」出了面。

聞文大步向那不曾親自抽籤的老婆婆走去，抱拳道：「雷神婆，妳老沒參加抽籤啊！」

嘿！不愧「神通雙俠」，他認得這位白髮老嫗！

雷神婆聞言之後，却是大笑着說道：「老身不曾抽籤是不錯，聞老弟，難道你們幾時規定過不許老身叫我的徒兒代我抽籤呢？」

聞文為之語塞。

不錯！沒有這個規定！

但是，他可心中靈機一動，想起另一個難題。

聞文淡淡一笑道：「神婆反問得好！但晚輩還有一事請教！」

雷神婆冷笑道：「你說吧，少心中不痛快，嘴裏還是要賣乖了！」

這位老婆子火氣不小。

聞文却不以為意的笑道：「妳老也沒經過試功啊！」

雷神婆陡然大喝道：「聞文，你敢輕視我老婆子？」

聞文笑道：「晚輩豈敢？」

雷神婆嘿嘿一笑道：「你胆敢要老身試功？聞文，你如不信，老婆子就拿你和金成兩人試試，倒也未曾不可！」

聞文似是料不到老婆子會找上他們兩試功，一楞道：「那怎麼行？」

雷神婆道：「不行麼？聞文，你少給

老身嚕嗦了！」

聞文皺眉道：「雷神婆，這可是武林大會的規定啊……」

雷神婆兩眼一瞪，暴喝道：「聞文，剛才抽籤的人是不是都經過試功了？」

聞文笑道：「妳明明看見他們都已通過了三種試功……」

雷神婆不容聞文再說下去，冷冷喝道：「聞文，你給老身住口吧！我那不成器的徒兒都通得過試功，難道我這做師父的還差過徒兒麼？」

聞文倒是沒話可說了。

雷神婆所行所爲，雖然不盡合於大會規定，但於情於理，却是十分站得住脚，師父，當然比徒兒强！

因是，他果然試不試功，都無所謂！

雷神婆適時沉聲喝道：「聞文，你給我閃開着些！」

這個白髮老婆婆，理也不理聞文，大步走向她的對手！

聞文十分爲難的叫道：「雷神婆，妳老何必要跟他們後生晚輩們過不去？」

雷神婆本來是已經在向那名對手叫陣了！

聞文的話，却使她掉轉了頭，怒喝道：「聞文，你再不識相，就莫怪老婆子對你不起！」

聞文皺眉笑道：「神婆，老前輩，妳老人家就不肯爲我們想一想麼？」

雷神婆忽然一笑，道：「爲你們想什麼？」

聞文道：「武林大會的規矩啊！如果妳老可以不遵守，我們不加制止，回頭別人不遵守時，我們又怎能制止呢？」

雷神婆聽得怪笑道：「哦？就爲這個麼？」

聞文說道：「不錯，就是爲了這個！因爲此事在晚輩等看來，實在是十分需要的！……」

雷神婆哈哈一笑道：「聞文，這事老身包下來了！你們不用担心！」

話鋒一頓，這個白髮老女人忽然向台下各人高聲喝道：「誰敢破壞今日武林大會規矩，就得先闖過我『霹靂神婆』這一關！」

她是「霹靂神婆」雷秋娘！

台下起了一陣大大的騷動！

誰有胆子惹她？

那他八成是「壽星老吃砒霜——活的不耐煩了」！

蕭秋風神色未變，但却也着實吃了一驚！

他看看雷大哥——。

雷嘯天的神情慘透了！

說不上是喜，是愁！

兩隻眼盯着雷神婆，嘴裏却彷彿在唸咒……

曉梅姑娘玲瓏心竅，她這時已想出了幾分內情，笑道：「大哥，你聽說過這位老人家？」

雷嘯天沒答！

他根本被自己的心情激動得耳目不聰敏了！

曉梅姑娘看着蕭秋風低聲道：「二哥，大哥他……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三妹，大哥忽睹親人，自是難免感情激動的！」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二哥，這位老婆婆眞是大哥的親人麼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她老人家是雷大哥的姑姥姥！雷三叔只有這麼一位姐姐啊！」

曉梅姑娘雖然事先已經料到，而蕭秋風說明以後，依然令她呆了一呆，蹙眉放聲低嘆道：「二哥，這事演變得有些不好收拾了！」

蕭秋風懂得她話中之意！

實則，他此刻也想不出什麼較好的方法！

有了這位「霹靂神婆」雷秋娘在擂台之上，要雷大哥奪取盟主，恐怕已經是不大可能的事了！

聰明如蕭秋風，他這時候也難免木訥了！

適時，那擂台之上，已傳出金成的暴喝：「停！雷神婆勝了！」

這是早在衆人預料之中的事！作爲雷神婆對手的，乃是「蟠龍谷」門下的一名弟子，力所不敵，毫無可恥之處！

雷神婆搖動着白髮，嘿嘿冷笑中，走下擂台，她看都不看羣小一眼，就坐在他們身前的客席之上。

這時，玄天道長已報出了持第二號籤的人上台！

結果，是過萬乘跟古存文同時站了起來的！

曉梅姑娘眉梢帶笑道：「哥哥，你該讓！」

過萬乘在發現對手竟是古存文時，不禁又坐了下去！

曉梅姑娘話音甫落，過萬乘已笑道：「小妹，我已坐下來了！我正要準備認輸呢！」

而此刻古存文跟他一樣心思，過萬乘剛坐下去，他也跟着學樣，坐在自己位子上不動，口中却道：「過兄，這場小弟輸了！」

雷嘯天此刻目光仍在雷神婆身上轉動，是以對於身旁過、古二人的事，却似未曾發現！蕭秋風笑了一笑，他不能不說話了：「過兄、古兄，你們必須上台！」

過、古二人同時搖頭不肯！

蕭秋風笑道：「不管誰讓，也得上台向台下交代……」

話鋒一轉，又道：「依我之見，兩位上台抓鬮或是猜拳决定勝負爲何？」

這倒是個好辦法。

過、古二人一笑而起，雙雙走上了擂台！

當着少林、武當兩位掌門人，過萬乘抓了個「勝」字的鬮兒，而贏得了這一塲勝利！

第三對，是曉梅姑娘和一位名叫宇文慧的少女！

結果，這位身着黑衫的「蟠龍谷」中少女宇文慧，在二十一招之上，被曉梅姑娘震脫了手中長劍！

過曉梅又勝了一塲！

說她又勝了一塲，是因爲她已經贏過那位南化萍！此刻，又把「蟠龍谷」中的弟子擊敗一名！

第四對，是强百柔對「萬刦門」中的一名高手胡孟和！

强百柔在八十招時，用一式「飛雲追月」，快捷無比的掌法，將胡孟和擊倒擂台之上。

玄天道長那句「抽得五號籤條的施主請上台……」的台字甫落，人羣之中，已昇起一陣狂笑！

笑聲之中，一條人影，箭也似地射上台去！

原來是一個老魔頭。

他是積石山四大護法之一的「七海浪和尙」！

在武林之中，「七海浪和尙」的名望，遠遠超過了十二大門派掌門人，與積石山的另一位護法「九幽痴道人」同時被人目爲釋道雙怪！誰都不願意去惹上這兩個怪人！

他也參與奪盟主，正像雷神婆一樣，令人震悸！

是故，台下羣雄都替他的對手担心。

誰會是他的對手呢？

一干羣雄在心中懷疑、思索！

「七海浪和尙」上台已經亮了相，而他的對手却未出現！

會不會是那位抓着「五」號籤的人，見到對方竟是雙怪中的「七海浪和尙」，而臨時不敢應戰了？

一時，議論之聲，紛紛四起！

不過，他們都想左了！

那位抽着「五」號籤的人，他並沒有退縮！

他只是不肯炫耀，而順着扶梯走上了擂台！

「這下子有好看的了……」

不知道是那位冒失鬼在發現了走上扶梯的人以後，竟然敞開了嗓門眼兒，拍手大叫起來！

不差！果眞是有好看的！

這順着扶梯上台的人，正是那一身銀衫，俊逸絕倫的，傳說中已是天下無敵的蕭秋風！

他這等走上擂台，倒是連「七海浪和尙」都有些兒吃驚，也有些兒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！

蕭秋風洒脫的走到台上，含笑抱拳，向「七海浪和尙」道：「大師怎麼稱呼？小可蕭秋風候教！」

他倒是禮數周到得很！

這位光頭如鏡，目如紫豆，圓圓臉，笑迷迷，但神態却又十分狂傲的高大和尙，聞言一抖大紅袈裟道：「你就是蕭秋風了！聽說你神功無敵，手下甚少十合之將，老僧今天可謂十分幸運……」

話音一頓，哈哈一笑，問道：「蕭兄弟，你聽說過『七海浪和尙』麼？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聽說過！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道：「就是我！像麼？」說着一昂頭，擺出一副吊兒郎當的神態來。

蕭秋風依然笑道：「像倒是像，可惜大師不會換上一套衣飾！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一怔道：「換一套衣服麼？幹嗎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那也許更像一些！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狂笑道：「蕭兄弟，你別忘了，老僧是佛門弟子，理應穿着這身僧衣！如是換了衣衫，豈不令佛門弟子洩氣麼？」

蕭秋風也冷冷大笑道：「大師既知身爲佛門弟子，就該嚴嚴正正，規規矩矩的拜佛唸經，修心養性才是！而大師捨此不爲，却以一個『浪』字爲名，這身衣衫穿在大師身上，豈非錯着了地方麼？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紫目一瞪道：「蕭兄弟，你沒聽說過『三車和尙』麼？」

蕭秋風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大師想與玄奘大師的弟子，那位身爲江由縣開國公，左金吾將軍尉遲敬宗的公子尉遲大師相比麼？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大笑道：「蕭兄弟，你知道得不少嘛！但老僧認爲那窺基大師既可每出必以三車載家妓、女僕、食膳葷腥相隨，老僧稍爲放浪又有何不可呢？蕭兄弟莫非也要太厚古人而薄今人啊……」

蕭秋風忽然大笑道：「大師這等自比，小可認爲不倫不類！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說道：「怎麼不倫不類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窺基大師成就之高，你能比麼？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笑道：「老僧並沒想比得上！」

好厚的臉皮！倒是不怕醜得很！

蕭秋風沉聲道：「大師既有自知，爲何善者不比，惡者又要相比呢？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忽然正色道：「是非善惡，你這等年紀又能見過多少？蕭兄弟，老僧向來養心不修口，修命不修行，你懂麼？」

蕭秋風懂不懂？

懂！

這「七海浪和尙」大有來歷！

只怕這個「浪」字，正是對那些表面苦修苦行，內心汚穢齷齪的狗肉僧侶的極大暗諷！

他微微一笑，抱拳道：「大師是個有心人了！小可失敬得很！」

「七海浪和尙」忽然呵呵一笑道：「蕭兄弟，咱們動口的結果，你敗了！現在，老僧要跟你動手了！希望你別再敗了！老僧抽上了你作爲對手，實是你我兩人的大大不幸！」

蕭秋風聽得心頭狂震！

他忽然胸中靈光乍現，明白了「七海浪和尙」話中的深意！

不錯，自己確是敗不得！他目光一凜，驚聲地道：「小可拜謝大師教諭！大師請！」

蕭秋風一上台，那「七海浪和尙」就找他鬥上了口，也曾令台下羣豪大感詫異！此時，却有不少人明白了！

這位和尙乃是別有用心而來！

曉梅姑娘發出了會心的笑意！

同時，他也發覺，另一怪物「九幽痴道人」恐怕也與這位「七海浪和尙」抱了同一心理，才參與奪盟大會的！

這一來，曉梅姑娘担心的事，已等於解決了一半！

她含笑向雷嘯天一瞥，低聲道：「大哥，今日爭盟大會有了轉機了……」

曉梅姑娘忽然止住話鋒，一掌拍向雷嘯天後心重穴！

羣小一驚之下，紛紛立起！

他們不明白曉梅姑娘怎麼暗襲起雷大哥來！

不過，當曉梅姑娘的掌力，將雷嘯天拍得長長吐出一口大氣之時，他們才恍然大悟，重新落座！

敢情，雷嘯天是一時驚痛之下，痰迷心竅，失了知覺！

他是由於雷神婆的出現爲敵，而致愁急攻心的！

若非曉梅姑娘適時一掌，只怕他雖不會由於痰塞心竅而致瘋狂，內腑之間，也難免要受到傷害！

說來，曉梅姑娘這一掌是救了他！

雷嘯天一旦靈明恢復，不禁低低一嘆道：「三妹，謝謝妳……」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大哥，先人遺志重於一切，尚望大哥珍重……」

雷嘯天感愧無巳的點頭道：「三妹，愚兄受教了……」

雷嘯天話音未巳，擂台上巳然展開爭搏！

蕭秋風跟「七海浪和尚」彼此謙讓了半天，結果正是由「七海浪和尚」率先的攻出第一掌！

盛名之下，豈有虛士？

雖然那「七海浪和尚」是另有居心而來，但在出手以後，卻也不肯藏私，拿出了眞實功力！

他還想看一看蕭秋風的功力究竟如何哩！

蕭秋風面對這位怪客，倒也未曾掉以輕心！不過，他也不能太給對方難看而一招尅敵！是以，他僅以六成眞力，接了對方一掌！接着，他以五成眞力，回敬了一招！

「七海浪和尚」兩招接實，心裏巳經有數！

這小子果然行！

「刷——刷——」

「七海浪和尚」忽然迅速地劈出了兩掌！

這兩掌不但快，而且絕！

他那第一掌是拍向蕭秋風的前胸，而另外的一掌卻是拍向了蕭秋風的脚跟右側半步之處！

蕭秋風目光一亮，叫道：「大師好神奇的掌法……」

他說話之間，人巳向右一閃，避過了第一掌，而正好雙腿卻要捱上了「七海浪和尚」的第二掌！

這就是他所以叫好的原因！

「七海浪和尚」的掌法，是預見了先機！

可是，蕭秋風的功力奇高，就算「七海浪和尚」眞個這一掌打實在他的身上，也傷不了他分毫！

是故，那擊向蕭秋風的第二掌，只是迫得蕭秋風表現了一身難得一見的絕技給台下羣豪拍手叫絕！

蕭秋風爲了再閃避第二掌，竟是兩臂一張，迫使身形鵠起半空，恰讓對方掌力自脚下滑過！

這一手振臂騰身的功力，果眞嚇人！

一時，叫好之聲，轟然四起！

「七海浪和尚」却在羣豪叫好聲中，收掌而退，哈哈狂笑一聲，向那位掌門人和「神通雙俠」道：「蕭施主武功，巳至天人境界，老僧輸了！」

說完，頭也不回，一躍下台，沒入人羣之中！

聞文應聲大喝道：「第五場，蕭少俠勝！」

蕭秋風含笑向心禪、玄天兩位掌門，以及「神通雙俠」聞文、金成一揖，同時低聲說道：「有勞幾位老前輩，晚生告退了……」

肩未搖，足未曲，雙臂一分，倒飛下台而去！

好！

又是一陣雷鳴般的喝采！

蕭秋風輕描淡寫的五招，巳叫台下羣豪大開眼界！

曉梅姑娘適時向倒躍而下，卻能絲毫不差，落向自己坐位之中的蕭秋風，嫣然一笑道：「二哥，你今天可眞露臉了！」

蕭秋風赧然一笑道：「三妹，妳也取笑我麼？」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我何嘗是取笑你？你這兩手『馭氣淩空』的功力，巳足夠懾服不少心懷叵測的小人了！二哥，小妹爲你不戰而屈人之威致賀……」

蕭秋風知道她說的不假，一笑道：「謝謝三妹……」

此時，台上巳在叫第六對上台！

展雲翼站了起來，走上台去！

而另一面，是來自「崆峒」門下的弟子！

結果，是展雲翼勝了！

接下來的第七場，是尚自强對「九幽痴道人」！

上台之前，曉梅姑娘暗告尚自强，只許輸，不許贏！

尚自强在第九招，就落了敗！

第八場，是木頭僧對一位「天山」門下，結果，木頭僧以「大擒拿」手法，摔了對方一個筋斗！

第九場是雷嘯天對「蟠龍谷」中的四大弟子的「越女劍」施香菱！

雷嘯天很輕易的勝了對方！

最後一場，是伍重遠對「萬刦門」中的一位堂主，武林之中，人稱「玉掌」白楓的中年文士！

在曉梅姑娘的想法中，「萬刦門」中的一位堂主，應該不是伍重遠的對手！

可是，雙方動上手以後，卻叫人吃驚了！

那「玉掌」白楓，卻强得出人意料之外！

伍重遠竟是對方掌影之下，沒有還攻之力！

終於，金成判定「玉掌」白楓獲勝！

伍重遠非常懊喪的退回座中。

他懊喪，是因爲在十君子後人之中，他是唯一的一位眞正在擂台之上被人打敗了的人！

雷嘯天、蕭秋風笑着安慰他，伍重遠仍感鬱鬱不樂！

可是，曉梅姑娘却用幾句話，使他露出了笑容！

「伍三哥，你知道這白楓是什麼人弟子麼？」

伍重遠搖頭不答。

他不知道！

曉梅姑娘笑道：「伍三哥，他的掌法，你識得麼？」

伍重遠依舊搖頭。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伍三哥，你聽說過『柔掌金剛』四個字嗎？」

伍重遠一驚，兩眼看着曉梅姑娘道：「難道這白楓會是青海魔僧『天機和尚』的傳人麼？」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白楓的掌法，正是『天機和尚』的『蝕骨掌』啊！」

伍重遠的心頭好受多了！他也曾聽過自己父母說過，青海魔僧「天機和尚」的武功之强，幾與「黑石船主人」蕭大先生相頡頏！

昔年，十君子遠赴青海，在塔爾寺內，曾跟那位青海魔僧「天機和尚」盤桓了十多天之久！

十君子中，有七位在論武中被對方折服！

伍二爺和雷三爺也只落得過勉强不敗之局！

那時候，魔僧氣燄之高，眞是目空一切……

最後，還是蕭大先生施展了罕絕神功，才懾服了這位魔僧，赧然洩氣之餘，那魔僧「天機和尚」遂發下誓言；「十君子」中只要有人活着在，他決不踏入中原一步！

而今，「十君子」巳然十去其九，唯一僅存的「九魂魔鈴」卜窺宇老人，又因愧對這批懷仇的子弟，也遁跡荒山，埋首思過，魔僧的傳人忽然踏入中原，自然也是相當合理，十分可能的事了！

這一段事實說明了那「玉掌」白楓既是「天機和尚」的傳人，勝得了伍重遠，自也應該！

伍重遠的神色略霽，曉梅姑娘巳再度笑道：「伍三哥，你想通了麼？」

伍重遠微現赧然的一笑道：「想通了！多謝小妹的指點……」

蕭秋風卻微微一笑道：「那白楓寄身在『萬刦門』中，確是叫人煞費思量，如若塔爾寺的勢力，與『萬刦門』聯成一氣，只怕除了那伍仇兄『萬魔之旅』以外，武林之中又將出現了另一股逆流！」

雷嘯天豪氣的一笑道：「二弟，別顧慮得那麼多了！俗話說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咱們盡力而爲，必可問心無愧！」

蕭秋風聞言，肅容揖讓道：「多謝大哥教誨！」

蕭秋風等人談話之際，擂台上的兩位掌門，巳經做好了十一個籤，招請獲勝的十一人上台！

頓時，羣小中獲勝者紛紛上台。

這十一位有資格爭奪盟主的是：

雷嘯天！

蕭秋風！

過曉梅！

過萬乘！

强百柔！

木頭僧！

展雲翼！

九幽痴道人！

雷神婆！

白楓！

王秀芳！

這十一人在台上一亮相，台下昇起一片喝采！

誰會是武林盟主，每個人都有十分之一的機會。

不過，幾乎十分之八的人都看中了蕭秋風！

另外的兩成人，則看中了雷嘯天和雷神婆！

台上的抽籤，巳經揭曉！

十一個人中，有一個輪空！

這輪空的人，竟是蕭秋風。

他笑了。

他並非爲自己的不戰而晋級微笑，而是他可以不去淘汰一名好手，而感到心中舒貼才笑！

十一位退下去了九位！

台下留下的兩位，是抽得第一號籤的人。

他們是展雲翼和白楓！

這兩人年紀相差無幾，同樣的都是一身書生打扮，看上去又都是那麼瀟洒、俊逸！

是以，台上的人尚未動手，台下巳然叫好。

展、白兩人交待了幾句場面話，各揮肉掌，立卽就纏向一起。

休看兩人那等文質彬彬，但動起手來何眞夠人瞧上個半天哩。

掌影翻飛之中，不時傳出陣陣「砰！砰！碎！」之聲。

這是雙方掌力接實之後的音響！三十招甫過，展雲翼就支持不住了！

眼看「玉掌」白楓再有幾掌，就會將展雲翼擊成重傷，那担任執法的聞文忽然大喝道：「停手！白楓少俠勝了。」

展雲翼聞言，抽身就跳下台去。

「玉掌」白楓皺皺眉，冷哼了一聲，也下台而去。

他對聞文這聲暴喝大感不滿！此人居心叵測，他似乎誠心想將展雲翼擊斃台上，方始過癮！

若非聞文看出危機，適時暴喝，弄得「玉掌」白楓下不了毒手，那展雲翼恐怕就要吃大虧了。

心禪大師在兩人下台以後，立即宣佈第二號持籤人物上台。

過曉梅、王秀芳同時躍上台去。

曉梅姑娘的美，是不用提了。

而王秀芳却並不比曉梅姑娘遜色。

這麼兩個嬌嬌滴滴的美人上了台，頓時將台下羣豪的眼神都給勾直了。

沒有半個人嘴巴是合攏了的。

叫好、喝采、一片呼喝！

而曉梅姑娘和那位來自「蟠龍谷」的王秀芳則在羣豪的喝叫聲中，展開了一場驚人的苦鬥！

一白一黃兩條人影，像電一般在台上閃躍！

兩支長劍發出的光華，却映着燈月光輝滿台的幻采！

曉梅姑娘的劍勢，快速犀利。

王秀芳的劍勢，則在犀利之中還帶有幾分詭異！

是以，她比那南化萍、宇文慧看來要强上不少。

曉梅姑娘盡出全力，方始在第五十七招之上！磕落了王秀芳手中的長劍，迫使對方認敗下台！

曉梅姑娘退下台以後，抽得第三號籤的人上了台。

是雷神婆對木頭僧！

休看那木頭僧在對付七魔之時，顯得十分的刁鑽古怪，裝瘋作傻，全沒把「天魔宮」中的羣魔放在眼中！可是，此刻他面對這位雷大哥的姑姥姥，却一點也不敢嬉笑放肆！

他畢恭畢敬的向雷神婆合十恭聲笑道：「老前輩請！」

雷神婆兩眼一瞪，冷笑道：「你這和尚是不是那『癲和尚』的徒兒！」

木頭僧笑道：「小僧正是！」

雷神婆怪笑道：「小和尚，老身要試試那『癲和尚』到底敎了你多少家當，動手吧，你別叫老婆子眞發火……」

木頭僧微微一笑道：「妳老法諭，小僧不敢不遵！老前輩看打！」

木頭僧心裏明白，面對此老，自己不先動手是不行的。

所以，他一聲喝打出口，立即揮拳進擊。

拳勢虎虎，力道可眞不小！

雷神婆嘿嘿一笑道：「小和尚，這種烏龍拳也想賣乖麼？」

笑聲中，一連兩掌拍出！

別看雷神婆這十分輕鬆的兩掌，似是隨手拍出，但那木頭僧的拳勢頓時一挫，被對方迫退了三步！

木頭僧眉頭一揚，拚命的又是三拳搗出！

雷神婆再度嘿嘿一笑，揮掌猛拍！

「砰——」

一聲大震，倏告傳出。

木頭僧的身形，晃了兩晃，連退七步，仍然拿樁不穩，終於一屁股坐倒台上，才止住了後退之勢。

聞文睹狀，剛待喝停，木頭僧已一躍高起，叫道：「雷姥姥，小僧輸慘了。」一合十一禮，掉頭就撲下台去。

雷神婆似是沒料這個小和尚這麼快就輸了，而且，又那麼快就落下了擂台，一時倒弄得呆呆的在台上發楞！

直到心禪大師向她合十報勝，她才大笑下台而去！

第四對上台的是「九幽痴道人」和强百柔！

結果，强百柔敗了！

第五場是雷嘯天對過萬乘！

兩人一上台，過萬乘堅持不肯抽籤或猜拳！

出乎意料的，他一定要跟雷嘯天動手分個勝負！

這一來，休說台下的羣豪人人詫異，連一干「十君子」的後人，也全部爲之變色皺眉不已！

尤其是曉梅姑娘，說不出的有多麼難過！

她想不出自己的哥哥爲什麼這等不通情理？雷大哥身負重責大任，此後尚有四場硬仗，怎可在此時耗他眞力。

儘管曉梅姑娘心中對他哥哥此舉大大的不快，那擂台之上，過萬乘已經跟雷嘯天動起了手來了！

曉梅姑娘皺眉恨道：「二哥，我哥哥怎麼這等糊塗啊……」

豈料蕭秋風聞言反倒笑了。

曉梅姑娘不解的嗔道：「二哥，你笑什麼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三妹，這就叫事不關己心不亂，此刻妳是心亂了，所以才想不出令兄的此舉用心之苦吧！」

曉梅姑娘倒眞是有些心亂，而致靈明不敏。

雖然蕭秋風已經點明於她，她却依然沒想出其中道理。

「二哥，你是說……」

蕭秋風阻止她再說，一笑道：「令兄不願抽籤、猜拳，那是因爲這兩種方法的勝負之機，雙方是完全相等的，誰也無法取巧！」

曉梅姑娘螓首連點，說道：「本來是嘛！」

伍重遠則一旁沉聲說道：「盟主，這有什麼不對呢？過兄弟要想從中取巧獲勝麼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伍賢弟正好說反了！」

伍重遠問道：「莫非過兄弟並非想取勝？」

蕭秋風道：「他正是要令得自己落敗是實才選擇了動手！」

曉梅姑娘此時忽然格格一笑道：「二哥，小妹明白了！」

伍重遠一怔道：「你們明白了，我怎麼還……」

蕭秋風一笑道：「伍賢弟，若以武功而論，雷大哥與過兄弟應該誰强？」

伍重遠笑道：「當然雷大哥强！」

蕭秋風道：「這不很明顯麼？過兄弟想敗，而且敗得非常實在，甚至是連一分一毫獲勝的機會都沒有，他如果選擇了猜拳，或是抽籤，那不是雙方均有五五的機會去勝得了對方麼？」

伍重遠再笨，這會兒也明白了。

「是啊！小弟也明白了……」他話音甫落，台上勝負已分！

過萬乘被雷嘯天一掌擊倒台上！

看來，過萬乘還受了不輕的傷，雷嘯天正滿臉懊喪的跑過去抱起過萬乘，在他身上推拿。

蕭秋風不禁向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小妹，令兄眞的受傷了！」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二哥，這怪不得雷大哥，誰叫他不讓，誠心要挨上這一掌呢？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若非如此，又何以向台下羣雄交待，小妹，妳不該埋怨令兄，他已經盡了他的全力了！」

此時，過萬乘已在雷嘯天、金成的扶持下，走回席中。

雷嘯天大是不安的向曉梅姑娘道：「小妹，請恕愚兄失手……」

曉梅姑娘不容雷嘯天再說下去，一笑道：「大哥，這事怎能怪你呢？大哥，我們先別管這些事，擂台上還要抽一次籤，大哥，你得記住，輸了東道，你不能不盡力而爲啊！」

雷嘯天感激的一笑，朗聲道：「三妹放心，愚兄定將全力以赴！」

這時，心禪大師已在俯請獲勝的六人上台了！

雷嘯天、過曉梅、蕭秋風、雷神婆、「九幽痴道人」和「玉掌」白楓六人，應聲走上擂台！

在羣豪的鼓掌聲中，六人已經抽籤完畢。

第一組，過曉梅遇「九幽痴道人」！

第二組：蕭秋風對「玉掌」白楓！

第三組是最尷尬的一組！

那雷嘯天竟倒霉的抽到了姑姥姥作爲對手。

這一仗怎麼打呢？

雷嘯天傻了！

不但他傻了，連台下羣小都傻了！

曉梅姑娘也皺眉不語。

還是蕭秋風比較鎭定，在他們退下擂台之時，他笑向雷嘯天道：「大哥，面對親人前輩，大哥不可作不孝之人而作出犯上之行，一切但求交代過去便是！」

雷嘯天有些神思不安的道：「我怎麼交代過去呢？二弟……我想退出了！」

蕭秋風搖頭道：「大哥，你不可這麼做！」

雷嘯天道：「二弟，你不是說我們不能不孝犯上麼？如果我竟然冒此不諱，而向姑姑動手，今後將以何種面目去見天下武林同道？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大哥，你何不先跟令姑交代幾句呢？如果他老人家要成全大哥，說不定她老人家會退出的！」

雷嘯天搖頭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大哥先別武斷後果，何不試試再說呢？」

雷嘯天無奈的一嘆道：「好吧，我試試就是……」

兩人說話之間，那擂台上的曉梅姑娘跟「九幽痴道人」已然迅快的分出了勝負來了。

非常意外的是，這位「武林店」老主人的女公子過曉梅，竟然吃了敗仗，慘遭淘汰！

她已無緣染指「武林盟主」了！

蕭秋風跟雷嘯天也微覺意外的互看了一眼。

等到曉梅姑娘下台回來，雷嘯天不禁問道：「三妹，那痴道人武功果眞這等厲害麼？」

過曉梅淡淡一笑道：「大哥，小妹爲了大哥的姑姑，必須要靠痴道人對付，所以小妹不願多耗此老眞力……」

這話說得很明白，她讓了「九幽痴道人」！

雷嘯天聽得長嘆一聲道：「小妹，爲了愚兄的這位姑姑，眞叫妳委曲了……」

雷嘯天的話並不過份！

武林中的人物，把勝敗的觀念，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的，曉梅姑娘這麼做，犧牲得確是不小！

曉梅姑娘一笑道：「人算不如天算，大哥，你抽了第三號籤，這眞是命了，不知大哥可有什麼打算了？」

雷嘯天一嘆道：「還能有什麼打算，盡力而爲而已！」

曉梅姑娘聞言，好像還想說什麼，但因蕭秋風已在步上了擂台，而將到口的話忍了回去！

「玉掌」白楓已卓立擂台之上！

蕭秋風緩緩的走上來，他笑着向白楓道：「白兄請了！」

「玉掌」白楓臉上掠過難以形容的色彩，一笑道：「蕭兄好！」

蕭秋風又是一笑道：「白兄，你我是空手一搏，還是動用兵刄？」

「玉掌」白楓心中電轉，他明白自己如果動用長劍，只怕獲勝的機會要少了一半。因此，聞言立即笑道：「蕭兄，你我不必拿刀動劍，就是空手一搏便了！」

蕭秋風早知他會選擇空手一戰，因爲他既有「玉掌」之名，在掌上的工夫，自是高人一等！

白楓話音一落，蕭秋風立卽笑道：「既然白兄不願意動用刀劍，在下同意就是了！」

話鋒一頓，又道：「白兄請！」

他倒是挺大方的！

「玉掌」白楓劍眉一揚，笑道：「如此兄弟有僭了……」

他也蠻客氣，不過，客氣是客氣，口中那「了」字方出，雙掌一錯，已倏忽間向蕭秋風遞出了五掌之多！

好快捷的掌法！

蕭秋風目光微凜，暗道：「這青海魔僧果然有點眞才實學！」

轉念之間，也揚掌一拍！他這一拍之威，在台下的人看來，並不怎麼！

但是，「玉掌」白楓可就感受到非同小可！

蕭秋風的眞力之强，逼得他遞出的掌勢，無從發揮！

白楓心頭暗驚之下，頓時起了殺意。只見他掌法一變，竟是繞着蕭秋風快步旋轉！

而他那快捷無比的掌勢，却連綿不斷的向對方全身各處大穴拍出。

蕭秋風看得心中暗暗一笑，他順着白楓的旋轉身形，緩緩地在對方掌影之內，閃躲趨避！

他不肯再度還手！

直至「玉掌」白楓已攻到第三十六招，掌法的變化已盡，他才冷冷一笑，飛身脫出掌影之外！

「玉掌」白楓想不到對方會這等輕易的就脫出了自己的掌力範圍。

一時間倒是怔了一怔！

蕭秋風如果想傷他，這時只要一伸指頭就夠了。

但他沒有這麼做，反而笑道：「白兄，你這套掌法，果然好極，好極！」

白楓心中暗道：「你小子倒是算得上蠻識貨：『蝕骨掌』本來就是以快捷著稱於世嘛……」

心中雖是暗道，口中却是回應道：「蕭兄過獎了……」

蕭秋風笑道：「白兄，你這套掌法雖然妙極，快極，却是傷不了我，在下也想施展一套掌法請白兄指敎！」

白楓心中微微一驚，雖然蕭秋風在話中不啻暗罵了他武功不濟，而他此刻已無暇顧及了。

暗中一調眞氣，全神貫注蕭秋風！

蕭秋風又是淡淡一笑，道了聲：「白

兄，留意了……」話音一落，陡然亮掌一擊而來。

白楓的「蝕骨掌」本來就以快速著稱！但與蕭秋風此時所發的掌勢相較，那就可以看出高低來了，自己的掌法，要比對方慢了一籌！

台下羣豪先前已經震悸於白楓的掌法奇絕！而此時則只有瞪大了眼，不住嘆息，爲蕭秋風的掌法更快，快得已非肉眼所可凝視。

「玉掌」白楓一連揮臂擊了三掌一指，才將蕭秋風這一掌讓了開去！

而蕭秋風的第二掌，又一閃而來！接着：第三掌，第四掌，第五掌……

這五掌似是一氣呵成，連續而發！

但却又每掌均未拍實。否則，白楓焉能還站在擂台之上？

五掌出手，蕭秋風又是一笑道：「白兄，在下的掌勢夠快麼？」

他笑語聲中，已停手不攻！

「玉掌」白楓俊面微紅，大聲道：「尊駕掌法之妙，不在兄弟『蝕骨掌』之下……」話鋒一轉，忽然又道：「蕭兄，兄弟還有些不成氣候的成功，一併向蕭兄討教了……」

話音一落，倏地欺身發出一指！

這白楓的功力，看來眞不弱！

指力發出，就有一陣「絲——絲——」之聲劃空而來！蕭秋風也不免心中暗讚，這白楓確是很高明。

但是他却不在乎對方這十分惡毒的指力。

他那「芝血神丹」所蘊聚的功力，已到金剛不壞地步，「玉掌」白楓的區區一指，又能怎樣呢？

蕭秋風面含笑意，隨手一揮道：「白兄，你這通天指力，只有六成火候吧！」

「玉掌」白楓的俊面之上，不但是現出了詫異之色，而且是現出了一種說不出口的絕望之色！

白楓知道自己已經無能達成恩師的希望！

不過，他雖然絕望，但却沒想到死！

他必須回到青海，將蕭秋風的一切，他必須告訴恩師！

是以，他在蕭秋風話音一頓之後，臉色微微一變，却又忽地仰天發出一陣大笑，抱拳道：「盟主之位，非蕭兄莫屬，兄弟自知難敵蕭兄神功，這一仗，就到此爲止，別叫兄弟出醜如何？」

蕭秋風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被自己視爲十分難纏的「玉掌」，竟然會自動的認了敗！

他固然欽佩白楓的坦率，但也忍不住怔得一怔，說道：「白兄何以忽生退讓之心了？」

白楓呵呵一笑道：「蕭兄，兄弟不才，却有自知之明，這一場如果兄弟再不見好收舵，只怕蕭兄再一伸手，兄弟就難看大了……」他忽然話鋒一轉道：「蕭兄，榮獲盟主以後，尙盼蕭兄能撥冗來到青海一遊，家師和兄弟定當掃室以待！」

他要回青海去了。敢情他連「萬刧門」的堂主也不幹了麼？

蕭秋風心念至此，脫口笑道：「白兄要離開『萬刧門』麼？」

白楓一笑道：「那還不一定……」他說了這半句話，臉上神色一變，似是覺出說漏了口，連忙止住話頭，哈哈一笑，抱拳道：「蕭兄，兄弟在青海候駕了。」

不等蕭秋風回答，便閃身撲下台去！只見他在人叢之中幾個起落，就走得個無踪無影。

蕭秋風心頭感慨殊深的緩步走下擂台！適時心禪大師催請第三組上台比試。

雷神婆怪笑聲中，飛上台去！但是，雷嘯天却步履沉重，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擂台。

姑侄相對，老天爺也未免太以作弄人了。

台下的羣豪此時輾轉相傳，差不多全知道了這位「霹靂神婆」是雷堡主的嫡親姑母了。

是以，大家都露出了一種懷疑和期待的神色，目光全注視着這一老一少，會不會眞的動起手來？或者，究竟是誰會自動退讓呢？

雷嘯天走到台口，突然雙膝一曲，跪了下去！

「姑姑……」

這個豪氣凌人的漢子，這一句姑姑，叫得令人心顫。

雷神婆寒霜般臉色，一連變了幾變！連她那臉上的皺紋，也起了一陣陣痙攣！

她看着雷嘯天！

雷嘯天看着她。

這兩個有着血緣骨肉至親的的姑侄，一時僵了台上。

台下，一片沉寂，沒有一個人願意出聲。

這沉重的氣氛，壓得每個人都小心翼翼，惟恐自己出了聲音，就會惹下什麼滔天大禍一般！

良久！良久！

「霹靂神婆」雷秋娘忽然桀桀一笑。她那雙細眼，驀地暴睜喝道：「誰是你的姑姑？誰告訴你的？講！」

雷嘯天聞言，眼睛之中突然現出了淚光！

「姑姑，你老人家的事，爹都跟孩兒講過……」

雷秋娘白眉一掠道：「你爹說了些什麼？快講！」

雷嘯天頓首道：「爹說姑姑是爲了生他的氣，才離開家中的！所以，爹說要窮有生之年，把姑姑請回家來！」

雷秋娘聽得嘿嘿一笑道：「看來你爹好像蠻有良心哩！他人呢？」

她這麼一問，可把雷嘯天問得傷心以極。

他忽然放聲大哭道：「姑姑，爹已死了……」

雷秋娘到底與雷三爺有着手足之情，聞言一怔道：「死了？怎麼死的？」

雷嘯天咬牙說道：「是被仇家暗算致死……」

雷秋娘陡地跺脚道：「誰是那仇人？誰是那仇人？混帳的東西，你怎麼不找仇人報仇？雷家怎會有你這種沒出息的的子孫？你……你……你還有臉來叫我姑姑麼……」

（未完・三十）


常服
事業成功
腦活腎通
各大藥房有售
峨嵋藥廠